魯迅譯文集

九

死　魂　灵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魯迅譯文集

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056　字數287,000
开本850×1168耗$\frac{1}{32}$　印张$15\frac{1}{4}$　插頁13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册
定价(3)2.85元

第九卷說明

本卷收入《死魂灵》一种。

《死魂灵》是俄国果戈理所作长篇小說。第一部于1935年譯成，同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譯文丛書》之一。第二部残稿三章，1936年5月譯訖(第三章未完)。193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增訂本，曾加入这残稿三章，并有許广平所作《附記》一篇。

在193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会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本書編为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六月

第九卷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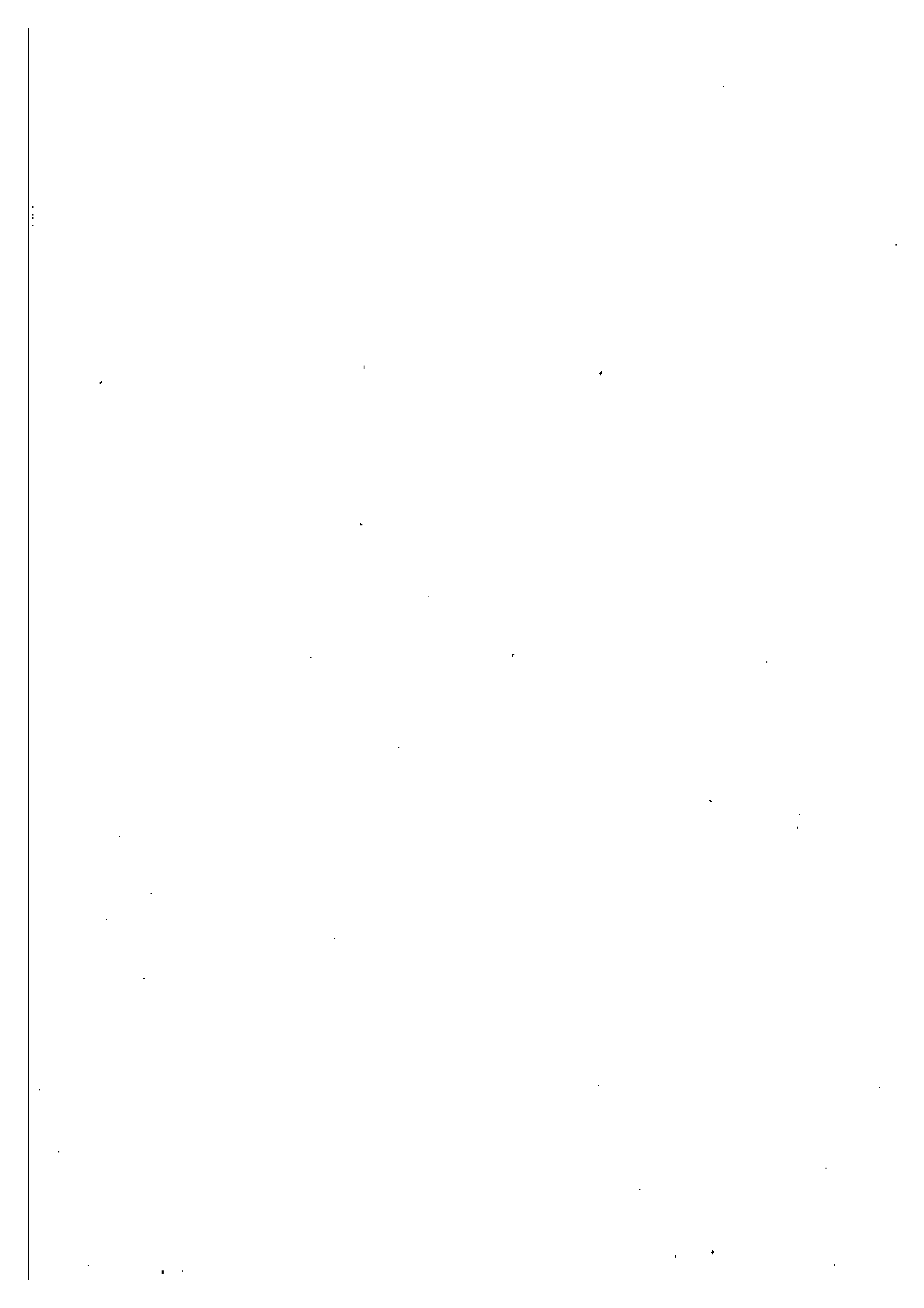
死魂灵

第二部残稿

附　录

死魂灵

俄国 N. 果戈理 著
俄国 K. 勃罗日 插画



序　　言

1

果戈理的长篇小說《死魂灵》，在十九世紀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値的第一部长篇小說，其中呈現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眞实的图象。在这小說里，俄国的詩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編入他的小說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說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眞实来。

由这意义說，《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紀念碑的。

在十九世紀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謂“浪漫諦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詩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詩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純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紀的第四个十年中，艺

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誠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現；人生本身的紛繁和牴牾，对于他詩人，現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詳加析分，于是純粹地，誠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見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轉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理这才非常显明的見于俄国文学中。在《巡按使》和《死魂灵》上，我們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是在西欧也負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謂"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軌的，他們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对它們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現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岡察罗夫，托尔斯泰和薩尔蒂珂夫—錫且特林。如果他們之中，有誰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連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眞实的图象中，織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讀者前面，說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眞实的伟大而詳細的肖象，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紀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見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輪廓。

果戈理的創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該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訓的哀情小說，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說，以及散文所写的許多抒情詩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將地方讓給环境故事——給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說和它那远大的前程；給提醒讀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評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2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的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維支·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絕非沉靜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評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將詩学供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靜的自然描写，来作純粹的規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果戈理是純然屬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現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人的精神的特質，是不断的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圓滿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規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換流轉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

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間，这就在他前面照耀。隨时隨地，他都在这里发見他的奖賞，或者責罰和裁判，这些賞罰，不断的指揮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人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現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値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視。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見解，由实在遁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馳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豫先賞味中：对于現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評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見来看現实，又把这硬归入他信为和現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貯力相調和，也不能辛苦地，內面的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劳作；极困难的問題，在他是覺得很容易解决的，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敗，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形成我們的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繼承部份的尘世的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們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詞，所指的特征，是感情的过量，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間的兴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剧，即成立在这里面，他

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創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預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説，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飾，使这变成童話，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象这人生，他在开口于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間的破裂之下，有过可怕的經驗，他覺察到，但做不到对于存立和确定，用一种健全的批判，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創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説起要点来——他所自任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近来，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資質中，果戈理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稟，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点，但同时也造出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見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輕視，或者想要加以輕視的，但这些一切，却都拥到果戈理的調色版上，儼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了。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起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戈理的人，产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創作的才能都这样的分裂时，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結束的：或

者那用毫无粉飾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調由艺术来閟死和破坏了誠实地再現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現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見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純粹而率直的宣講者。但当已将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輝。

3

这部长篇小說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傾向和他的鋒利而誠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禀之間，起了长久的爭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經显然可見了。在这小說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現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詩人，将古代的传說从新創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見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間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許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縱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純粹的簡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眞正的写实法，来表現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謝，就清楚的显示着詩人的創作还沒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

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經演过內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資。

关于艺术的創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是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煩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題，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运命极不寬容地使討厌的，严酷的現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說《肖象》里，就很深刻的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間的分裂的問題。

这篇小說的梗概极象霍夫曼①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眞正的，純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經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是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象，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簡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現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該为理想效力，却非連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內的眞实的再現——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們講說这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象的危险影响，貪利趋时，終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象，乃是一幅太

① E. Th. A. Hoffmann(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譯者。

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們的生活之間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見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間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駭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損害，在精神上无足輕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記》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創作里，漸漸的起了决定的轉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讓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現实和眞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們美化，理想化了；它們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現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齷齪的眞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严重的問題，这是他在《肖象》里也已經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齷齪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齷齪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尙的使命嗎？"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說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覚得。

这些小說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簡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雕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

那幽深和詩趣，是沒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激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誘惑，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試，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的地，人工的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的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戟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但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貫注着深的眞实和詩情。这在果戈理的創作上，表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的胜利。

在历史的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給我們的面前展开了完全两样的詩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从早先的理想化的风格，向着写实主义的分明的轉变来，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說上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內容，所包含和那复杂，恐怕不下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見各种典型和插話的一样的丰富，做法的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驟。心理的活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别的作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用的人物更認眞，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的叙事詩，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生活着古代传說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眞实的，并且脫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薩波罗格的哥薩克民族的古代，和他們的服装，他們的家庭生活，他們和犹太

人以及波兰人之間所发生的战爭——这些一切，都用了一种神奇的眞实，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練的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又并不累及著作，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絢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由那描写的史詩式的匀称，制作的尙武的精神，以及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話的精湛这方面来看，它的模样是小俄罗斯的伊里亚斯[①]——而且写实主义还容許考古学也跟着传說在历史故事里作为艺术的要素，它冲进这叙事詩里了。

但写实的描写艺术，果戈理却从他那有名的笑剧《巡按使》(一八三六年)，这才达到很眞正的本色的完成。

果戈理是屬于創造"俄国的"戏剧，把俄国的生活实情，不粉飾，不遮掩地搬到戏台上来的数目有限的詩人群里的，俄国的国民戏剧的历史，由望維旬的笑剧开头。在这剧本里，用了十足的誠实，描写着加迭林娜一世时代的貴族地主，然而这里还覚得有一种并不可爱的要素：浮躁的講道理。也是貴族，不过这回是都市的官僚，那情景在格里波也陀夫的《苦恼由于聰明》里上演了，这是天才的諷刺，却决不是天才的笑剧。而且那眞实也表現得失却了本相：只是一种法国式文学传統的收容。

在《巡按使》里，是俄国的官場到底搬到戏台上来了。关于这笑剧的对象，其实是看客早从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的作家所做的，其中攻击着腐敗邪惡和向收賄講着道

---

① Ilias，希腊詩人荷馬(Homeros)所作有名的两大史詩之一。——譯者。

德的冗談的真正中庸的一批剧本上，看得很为熟悉的了。《巡按使》却只要这一点就比这批剧本更出一头地，就是所描写的典型都是真实的活人，看客随时——倘若并非全体，那就是部分的代表者——都能够在他四近的邻人們中遇見。果戈理之后有阿思德罗夫斯基，他的剧本把商界搬上了戏台，而且使俄国生活的图画，达到几种很有意义的样式。这就是三个“黑暗世界”——貴族，官場和商业的世界，从此以后，就在戏台上用这真实的黑暗方面警醒了太傾于理想的俄人。最末，这类剧本中又增加了新图象，臻于完全了——是下等人民的黑暗世界的图象：在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的剧本中。

果戈理在他的笑剧里，在紧釘着社会生活的社会的弊病和邪恶的全体上，揮舞着嘲笑的鞭子：他把政务的胡塗，庸俗和空虚搬上了戏台，并且懲治官僚界，就是把他們委給一个大言壮語者，空洞的饒舌者的嘲笑和愚弄，还由他来需索他們，但幸而他終于使他們站在合法的审判者之前，还派来一个宪兵，这才使他們恍然大悟，这笑剧在第一幕不过是严肅的客观的和事实的，临末就自然很分明的闖出了道德。警察局長来得非常胡塗，本身就尽够嗤笑和輕蔑，对于他自己的性格描写，更无需强有力的言語。宪兵的出現，是恰如在《假好人》[①] 的末一幕里一样，当作法律的代表，来鎮靜看客的；他通知他們，政府的眼睛是永远开

① 《Le Tartufe》，法国笑剧作家莫利哀（J. B. P. Molière, 1622—1673）的作品。——譯者。

着的，縱使大家以为它閉着。然而詩人的拔群的艺术的才气，是懂得整頓道德和环境的真实以及典型的活泼的不一致的。在这以前，看客总在剧本的种种紧凑的时候，从戏台上得到教訓的言論，但《巡按使》里却完全缺少这言論。这笑剧是一种全新的，异样的創作；它絕不采取戏剧艺术的熟悉的形式，因为它并非一本容易感动的笑剧，也不是一本趣剧，又不是道德的剧文。

这作品給它的創造者运来大苦痛和許多的失望，因为这引起了对于他的极猛烈，极矫激的不平。他用旅行，来疗救他精神的忧愁和对于同类市民的憤懣。这是果戈理常用于自己的幽郁和精神的疲倦的方法，那效驗，确也比一切藥餌更切实，更不差。这傾慕漫游和变换居住，是发于他那浪漫的才情的。关于这一点，他和一个为企慕，忧愁，郁积所驅策，竭力要离开故乡，向新的，远的祖国的海涯去的热狂者，很有許多类似。果戈理也有这样的一个辽远的祖国，虽然他原以神圣的爱，爱着俄国，而在外国的人們里，也并不觉得安閑。他还有一个巨大的眷爱，意太利。

果戈理也常常推究他那漫游和旅行的热情，搜索原因，以解释自己的游牧生活；他归原于自己的必須多换气候的疾病，以及倘要研究人們和生活，写进他的作品里面去，就还有間隔之处的艺术家的純粹的精神药需求。如果他很久之后，重回俄国来，就觉得好象有些后悔，而且很增涨了对于故乡之爱；然而这感觉，一遇着招他远行的难以言传的热望，也就頹然中止了。他的魂灵上带着一种病，这

病在世紀之初曾經君临西欧，将人們拉开故乡，渴仰着遙远的天涯海角——这病，裴倫和夏杜勃良①都曾經历过，并且給修貝德②由此在他那謠曲《游子》里，在这三十年代一切俄国青年男女所心爱的謠曲里，发見了非常神异的音乐的表现的。

然而，果戈理从五年間（自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的国外旅行所携来的，却并非一本悲观的日記，也不是一篇感情的史詩。他带来了《死魂灵》的第一部：一部小說或者一篇詩，其中庆祝着年青的俄国写实主义的大胜利。这是果戈理在詩界上所获得的决定的胜利。

4

当他流寓外国，尤其是在意太利的时候，果戈理很勤勉，工作也流暢的进行。这是他的創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浪漫的傾向还在那美丽的短篇小說《罗馬》里闖出了最末的一回，就逐漸的退开，在冷漠的，平静的，詼諧的人生观上占了坐。这文人的盛行发展的才能，不断的竭力使人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成为亲密的融和——总是不断的获得优胜，不但在能够表现了还在旧浪漫形式上設定的一切早先計画的存储上，也还在改造和革新象果戈理旧作那样的

① Gordon Byron (1788—1824)，英国詩人；August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世称近代浪漫主义的开創者。——譯者。

② Franz Schubert (1797—1828)，奥国有名的音乐家，最大功績是在完成謠曲(Lied)，世有"謠曲王"之称。——譯者。

一类作品上。

用着这样的一种写实的精神，果戈理就在这时候改作了他的故事《肖象》和《塔拉斯·布尔巴》。然而最有力，最自由地显出諧谑家和人生描写家的力量，庆祝他在这时代对于激动感情的浪漫的傾向和心情，大获全胜的，則是那短篇小說《外套》。这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极其特殊的地位的。这是当时这一种类中的最先，而且恐怕是最完全的一例，后来非常流行，并且获得巨大的社会的意义。这是《被侮辱与損害的》[①] 的故事的一頁，陀思妥夫斯基因为自己的特别的爱重，曾由果戈理直接采取的。当这时候，伴着社会理想的滋长和迅速的发展，西方已經由文学和行动开始了对于屏弱者和損伤者的关心。但在俄国，却漠然的放过了将社会看作人們的集团，从果戈理才有最初的企图，全不受西欧的傾向的影响，而做出《外套》这一篇作品，人指为俄国之所謂“弹劾小說”[②] 的起点和根源，是正确的。大家应該看好，在果戈理的故事里，反抗和弹劾显得很微弱，倒代以一种柔和的同情之感。詩人使我們和他那老实的主角，遍历了他的生活路径的一切重要的兵站；我們到他的屋頂房里去訪問他，他就在那里一文一文的放在小匣子里，終年数着一小堆銅元，为了好去換銀币，他在那里挨餓，受冻，节省蜡烛，脫下他的衣服，免得它破得快，

---

① 陀思妥夫斯基的长篇小說，中国有李霽野譯本，在《世界文学名著》中。——譯者。

② Anklageliteratur，也曾譯作“譴責小說”。——譯者。

他在那里穿了睡衣寂寞的坐着，精神上抱着外套的永远的理想；我們又跟他到局里去，在那里人們不很留心他，好象飞过的蒼蝇，在那里人們侮弄他，把紙片撒在他的头頂上，在那里他年年伏着他的写字桌，很小心的在紙上写着字，或者把文件放在旁边，要誊写一遍来自寻乐趣。果戈理給这故事的幻想的收場，是有一点任性的，但幸而到处发見一种和他先前的幻想故事完全不同的性格。这幻想的东西含有一种嘲弄，詼諧和玩笑的极强的混合，至于几乎完全退向末一种要素，把他的浪漫的性格損坏了。作者不过要用这怪事于結束他的小說的两幅小小的世情图画上而已。

果戈理的艺术，如果他从他的旧样式轉了向，并且使他的鋒利的观察才能和詼諧，自由馳騁起来，就有这么的强有力。

然而誰要認識这天才的力量，那就应該取起悲壯滑稽的詩篇《死魂灵》。在这里，每一頁上都放着煊赫的証据。

5

做《死魂灵》的工作，在作者是一个大欢喜，也是一个大苦痛。当他的詩整頁的好象自己从笔端涌出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高尙的享乐和內心的满足，但一年之久，累月的等候着热望的灵感的时候，却也为他向来未曾經历过的。这工作果戈理整做了十六年：从一八三五年，他写这作品的第一頁的草稿起，到一八五二年，死从他手里把笔掣去

了的时候止。在这十六年中：他用六年：一八三五至一八四一年——这之間，他自然还写另外的詩——，来完成那第一部。其余的十年，就完全化在續写他的作品的尝試上了。

据作者的理想，《死魂灵》該是一篇"詩"，用所有光明的和黑暗的两方面，显出在俄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五花八門来。果戈理要在这里使旧的史詩复活在新的形式上；所以他故意把自己的小說来比荷馬的歌唱——一篇韵語，也就是一篇詩。这作品的全盘計画，在作者的心里自然是并未完全設定的，后来就取了很奇特的方向。这冷靜的，非趣味的敍事詩的故事，逐漸的变为宣講道德的眞理和但願俄国完全照改的希望，逐漸的回到向全人类宣传一种新教訓，以振作精神和提高他們的生活的理想里去了。

这詩的全局，果戈理只藏在自己的心里，不过間或用很平常的样子，告訴他最亲近的朋友，說他的計画是怎样的大和深。果戈理的关于自己作品的这太刺戟人的傲語，在他的朋友和相識者中惹起了极猛烈的反对，他們嫌恶，不高兴这种話。他們的見解，以为艺术家的計画倘使眞的远大，也許会增长他更甚的驕慢，倒不是因为使他傲慢的，并非他的伟大的艺术界，却在他自信拥有道德的眞理，因此立刻置重于这崇高的使命，以义务自任，向他的邻人宣講起这眞理来。

果戈理的关于他的作品的計画，虽然守着秘密，但也

可以根据了偶然的发言和暗示，根据了他和亲近的人們的談話，加以信札和第二部的断片，用十分的充足，来弥补作家的秘密的；这也就是艺术家和道德家的秘密。

"上帝創造了我，"果戈理曾經說，"他对我并沒有隐瞞我的使命。我的出世，全不是为了要在文学史上划出一个时期来。我的职务还要簡单而切近：就是要各人都思索，而不是我独自首先来思索。我的范围是魂灵，是人生的强大的，坚实的东西。所以我的事务和創作，也应該强大和坚实。"《死魂灵》的全体构造，該是一个这样的"强大的，坚实的"工作，当风暴扑向他們的魂灵上来时，人就可以靠它来支持，它是他們的救济之道的問答示教。① 这詩的对于人，应該是引他們到道德的苏生的領导者，恰如对于作者，当他起了精神的照明，作一个虔誠的祷告，懺悔过他本身的罪业之后一样。

但在詩人的精神上，怎么会形成一个这样的見解的呢？

果戈理的天性，原是易于感动的，他喜欢指教和宣講。这劝善的調子，早就見于他先前的書简中，而且作証的不但有动摇孩子的怀疑，也还有他的精神的抒情詩样的飞舞在他的感情和思想里的这抒情詩，也曾求表現于他的小說上，所以我們在这第一篇故事里，就和天真烂漫的玩笑和詼諧一起，也看見很是幽郁的短章；看見对于人生的許多悲哀方面的苦痛。然而到得果戈理的詼諧严肃起来的时

① Kathechismus，耶稣教中对于新入者用問答施以教化的方法。——譯者。

候，詩人也跟着逐步为这思想所拘束，以为他的責任，是在創造一种伟大的东西，于是道德的傾向，也逐步的加强，拉了他去了。自从《巡按使》第一次上演以后，他才确信他在群众上，真有一种道德的效驗的力量，就决計要把这力量来給大事业效劳，并且不为小举动去浪費他已成的势力。当年青时，还沒有覚到这势力的时候，他就已經梦想着成功一种大事，做邻人的恩人和教师，祖国的英雄和战士的。因为要貫彻这崇高的使命，他把全部希望都托之自己的才能，又开始去找貴重的任务，就是和他的信仰相合，一实現便要給人真正的益处的，伟大而显著的材料了。

于是买《死魂灵》的奇談就飞快的失掉它滑稽的性質，轉向果戈理还沒有找到分明的界限和适宜的框子的一个对象上去了。从此以后，果戈理便向这主題集中了他的抒情詩的全力，要在这里表現出他自己的道德的确信来；他开手来把这材料开拓，掘深，提它到那"伟大的对象"的高度，使他可以說：从早先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梦想的高貴的作品，可要完成了。一个簡单的奇談，改造成一种宏大的理想，只能緩緩地，漸漸地进行，而作者在他的工作之初，說不出它当完成时，将显怎样的模样，那是明明白白的。

这倫理的傾向之外，还有詩人的爱国的志向，也給詩篇以很有力的影响。果戈理的爱国主义，原是与年俱进了的，当詩人准备实施他的計画时，这对于祖国之爱，已經和上述的宗教的色采，結合成一种坚强的保守的世界观了。而且这爱国主义也如他的将真理之路指示同类市民的

努力一样，并不停止进行，倒是詩人愈是开拓和掘深他的作品的时候，这也跟着愈加强大。果戈理在他的小說上，一定要談起俄国，尤其在第一部里，曾經說过許多微辞。他在还未想到續作他的詩篇时，給我們看了他的故乡的"一方面"，而且还是它的最不象样子的。小說的主角和他所遇見的一切脚色，都是簡直空虛得可怜的人。那尽写得——十分冷酷和无情的来对付自己的祖国，这就是說，关于它那好的方面，也就是关于可以要求我們的爱敬的所有俄国人，却并不提起。果戈理的滋长不止的祖国之爱，使他觉得負有义务，該在他的詩篇里，对于自己的同类市民也說一句鼓励，同情和亲爱的話了。他的故事的范围越展开，也越加切迫的感到这义务。于是果戈理就从詼諧和諷刺，走到文飾俄国和贊美俄国的道德去。他要在他的詩篇里給他們留一个适当的位置，而且也已經在小說的第一部里实行。他知道，讀者是有着权利，来要求他也描写些俄国生活的最好的方面的，因此他迎着这希望，又依照了自己的爱国的感情，开始来給他的作品找寻积极的典型，而他的精神，又上升到他先前的作品那时似的飞揚的感奋了。

这是詩篇的全盘計划中的爱国的理想的部分。倘使果戈理在流离中逐年增大的宗教的心情，在詩人的創作上沒有更其有力的影响，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他在外国，得了应做的特别使命的确信。对于上帝，和上帝对于他以及他的工作都有特别的同情的一个坚固的信仰，鼓励着他。他的文字的創作，从他看来就高到成为圣道的一种，那就

自然，他也只得把自己的一生从此看作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义务了，这义务，是倘要尽上帝放在他手中的职务，人就只好努力和自强的。果戈理先从禁食和祷告来准备他的作家的任务；他"决然的改造自己"，他决不宽容的剿灭他所認为不净和有罪的一切，并且依照了他的道德的苏生，来裁判他所有的思想；他相信惟有用純洁的心和明净的感情，这才能尽他的崇高的天职，而这些心緒的印象，自然也出現于他的詩篇中。于是这就成了向着同类和同胞，給自己贖罪之一法的道德的說教了。

在果戈理，作家的职务是这样的和他本心的特質融和为一的。在果戈理，他的詩是給他淨罪的牺牲。他所叙述的罪，要求贖取和懲罰——他的主角的罪，也如他本身的一样。他的作品就变为一个犯罪和迷誤的魂灵的淨化和明悟的历史，带上一种深的神秘的气味来——和果戈理总以尊敬的惊异来讀的但丁的伟大的叙事詩，[1]有着相象的意义了。

果戈理是自己想做一个从黑暗进向光明，由地獄升到天上的但丁第二的，有一种思想，很深的掌握而且振撼着詩人的魂灵，是仗着感悟和懺悔，将他的主角拔出孽障，縱使不入圣賢之域，也使他成为高貴的和道德的人。这思想，是要在詩的第二和第三部上表現出来的，然而果戈理沒有做好布置和草案，失敗了，到底是把先前所写下来的一切，

[1]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太利的大詩人；"叙事詩"即指他所作的《神曲》。——譯者。

都抛在火里面。所以以完成的詩的圓滿的形式，留給我們的，就只有詩篇的第一部：俄国人的堕落的历史，他的邪恶，他的空虛，他的无聊和庸俗的故事。

6

如果我們从《死魂灵》上，除去了作者用以指示他的詩篇的秘密意义和其次的部份的处所，就是詩人自己来开口的一切抒情詩的講解，那么，这小說就几乎成为《巡按使》的直截的，至少是更加丰富，方面更多的續編。两部作品描出着一幅俄国生活的并不錯杂的，真得惊人的图象。所用的人物，《巡按使》上是官僚，在《死魂灵》里还夹进地主和农奴去。但那图画，在这里是显得无穷之广和深。《巡按使》的主角的心理的活动，还少差别，也不大复杂——比起《死魂灵》的滿是强有力的对照，跳动着很丰富，有微差的人生来，完全不一样。在我們面前展开了一幅性格的典型的画卷，每个典型都显着敍述分明的相貌，从詩篇的第一頁到末一頁，写得毫无錯誤。这些活着似的，有血有肉似的站在我們之前的人物中間，生活，动作着主角：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并沒有細带将他和围繞他的社会相連系，倒是他从外面飘了进来，恰如赫来斯泰科夫的在《巡按使》里一样。这主角，是作者用了特别的眷爱和小心描写出来的。他是枢紐，周围聚集着詩篇的一切的人物，我們的头領在这农奴，地主和官僚的珍品展覽会里，从中取出一个，就发生这样无穷的可笑和滑稽，合了起来，

便惹起一种这样悲哀之至的印象。

然而果戈理的处罰他的主角，是还很寬大的。乞乞科夫是一个道德的性質实有可疑，往事无非黑暗，現实确也无聊的人么，这幷不是問題。以人和市民而論，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和騙子，以典型的代表者的人格而論，則是一个展得很大的切开道德，在它的最深处就是不道德，然而是自己活着，也使别个活着的。对于这很可爱而彬彬有礼的强盜，詩人幷不以这冷淡和偏頗的性格描写为滿足；他給我們講他少年时代的全部历史，他給我們解释，怎么会在乞乞科夫里发生这强盜的本能，而且使我們再想下去，他的主角的恶棍和騙子行为的全部責任，眞应該判給乞乞科夫一个人，还是他的罪恶的大部份，倒該落在他所生長的环境的总賬上的呢。是的，作者終于还更进而向讀者直接提出了問題："那么，乞乞科夫确是一个这样的无賴嗎？"他立刻接下去道："为什么就是无賴？对于别人，我們又何必这么严厉呢？——他不过人們之所謂好掌柜和得利的天才。"①

罪恶第一是在获得的热情：它就是使世界显得不大干凈的事情的原因。乞乞科夫是他的热情的牺牲，"然而有些热情，也非人力所能挑选。"

只要办得到，給乞乞科夫就已經很寬大了，对于那些实在沒有这么坏的朋友和相識者，当然更其輕減。在实际

① 这里引的是第十一章，但原譯和本文即微有不同，所以現在也不敢和本文一律。——譯者。

上，詩人是用大慈大悲来对付一切的；首先，是对于貴族，他比处置官僚还要寬容得远。他們自然也是空虛，无聊，猥瑣的人，但并不激起我們特別的憤怒和很大的反感。我們确是嗤笑他們，我們怜憫他們，但我們到底也还可以在他們之間生活，用不着妥协和怎么大的牺牲。对于总是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人的誠实而恳切的瑪尼罗夫还提什么抗議呢？是的，就是一个梭巴开維支，也几乎当得：这笨重和粗暴的劊子手，不过他那动物的本能有时使我們惊駭，此外倒也毫不損害他的邻人。連泼留希金和科罗嶓契加也賺得我們的同情，过于我們的判罪。作者自己是陈列了他們的灵魂的渺小和空虛，他們的生活的无聊的，但也連忙来使讀者在太早的判罪之前，先从这两样中选取它一样。他向我們說明了泼留希金在他那生活的幸福的，已經很在先前的时期，我們就知道当面站着一个不幸者，是他自己不能抵抗的热情的牺牲。作者怀着深的苦痛，講述着一个人能够堕落进去的无聊，渺小和討厌；他指示出人象的变相来，并且給我們智慧的忠告，如果我們从娇柔的童年跨进了严正固定的成人年紀，就得給自己备好一大批灵感和理想，作为存儲，不在中途随便浪費。果戈理用活尸来恐吓我們，然而他总說这并不使人胆怯，倒博得我們同情之泪。虽是罗士特来夫，这浮躁，无耻，欺騙和冷嘲的集成，果戈理也写得他还有一点好意，連坏心思也都沒有遮掩，他对我們几乎完全解除了武装，使我們对他也无需真的发怒了。

果戈理是这样的恳切和宽容地来描写和他的主角同伴的人物的，这些人物，都属于自由人一类，本身并不是官僚。但反之，对于这一流人物，他就严厉得远了，如果他們任着国家的什么一种職务，换一句話，就是如果他們是一个官。

恰如在《巡按使》里一样，《死魂灵》也毫不含有政治的諷喩的痕迹。譏刺也沒有一句触着很高的上位，不过一个一个的向着官場中的小脚色。

全部的詩，是一个美意的模范，所以也不会使讀者覺得它所批判是对于統治和行政，但除了《戈貝金大尉的故事》，这是检查官簡直不肯放过的，由作者这一面大加改换和承認，这才通过了检查。这故事是果戈理敢对君权置議的惟一的表演。别的一切处所，他总不过选取由这权力而来的机关为目标，还要細看了主角的品級和地位，再来区别他的攻击的輕重。官愈大，作者的批判也愈温和，他的主意，自然并不在专来奉承統治者，倒只为了一种意料，以为高的智識，就也会令人恪守高的道德的。

这样的是《死魂灵》里的所有的大官，就是除了总督和知事，也都是可敬可爱的人們，至多也不过有一两点古怪和特别之处。这优美的官場的样子，給道德家仅有很少的一点暗淡，真的，从果戈理的表现，他可以置身他們之中，簡直好象在家里一样。

然而图画突然强有力的变换了，如果我們从这位分較大的外省官員的圈子，走下低級的区域，和乞乞科夫一同

跨进那容着小官的办公室里去。这时我們就到了公文的王国，有齷齪的，有干凈的，而这不法和邪恶的內面，还有一片很寬广的活动的余地。我們参加假証人的置办，真到場的很少，大抵是挑选些沒教育的法官；我們看見乞乞科夫的騙局怎样得到法律的許可，单是为了情面就毫不收他法定的款子，倒用了莫名其妙的方法写在别个請願人的賬目上……总而言之，我們已在一个不管画給他們上司的殉情主义的路綫，却投降了冷淨而純粹的功利主义的真的恶棍和騙子的社会中間了。

如果我們再走下去，出了都市，投到乡間，那么，我們就要在这地方遇到足色的废料和无賴，例如宪兵大佐特罗巴希金，是一个心腸柔軟的汉子，历訪各村，象逞威的时疫似的无处不到，因此他到底也被农人們送往别一世界去了。这报告我們乡村警察的英雄行为的一段，在全部詩篇里，确要算是很大胆的。

《死魂灵》的第一部，因此实在是一篇人們的可怜和无聊的叙事詩。这禀着猛兽的本能的鑽謀騎士的可怜——都市社会全体，男男女女的可怜和猥瑣——这細小和无聊的利益关系，这沒有目的的醉生梦死，这精神的愚鈍，这嘮叨和这讒謗的王国的可怜。然而最显出特性来的，也还有农人界，作者不过极短的适宜的一提，在《死魂灵》中，出色的描写了他們的不好看和可怜方面。农人是无所謂不德和有德，无所謂好和坏的，就只是可怜，愚鈍，麻木。果戈理不願意象和他同时的許多善感而浪漫的作家的举动一

样，把他們的智力和心思來理想化和提高；然而他也不願意把他們写得坏，象諷刺作家的办法，要将讀者的注意拉到我們的可怜的，孱弱的同胞的罪孽和邪恶方面去，借此博得他們的玩味和賞識。

詩人对于他的这些同胞，有着衷心的同情，是毫无疑問的。只要一瞥乞乞科夫对于他买了进来的农奴的运命所下的推測，就够明白在詩人的幻想中的这些可怜人的未知之数，这些人們，都被很生动的描写着死掉之后，他們的主人就給了非常贊美的証明。然而乞乞科夫在路上遇見一个农夫时，却除了听些米略衣叔和米念衣叔的呆話而外，一无所有。在全部詩篇中，也沒有一处可以发見俄国农夫的天生的机鋒和狡猾，但这灵魂的才气，是使我們喜欢，而且凡是祖国之友，也应該常常，并且故意的講給我們的。

7

这是这伟大的祖国之詩的幸而尙存的部分的內容的眞相。据我們看起来，这作品，在它的作者是收得深的道德的意义的；那主意是在先使我們遇見一群空虛，邪恶和可怜的人，于是再給我們一幅他們的振作起来的美丽的图画；在作者的眼中，这詩篇是献給他的祖国的誓約，首先蕩滌过一切可憎和汚秽，然后指出神圣之爱来。这作品的倫理的意义，是果戈理据了他的宗教的观点，他的爱国主义，和他的柔軟的，同情的心，抄录下来的。在这里，果戈理屹

然是对于邪恶，孱弱，庸俗，怠慢和游惰，一句話，就是凡有一切个人的和社会的弊病的弹劾者，是最进步的俄国男子中的一个，而这为着祖国的崇高的服务，也沒有人要来夺取，或者克扣他。

然而熟讀了他的作品，人就很容易知道他的力量和才能，并不单在于弹劾和譴責。这諷刺家其实是一个柔軟的，温和的，傾向同情的人，并且知道对于在他的作品里縛到笞柱上去的人，給以公平的寬恕。他还替最邪恶者找寻饒恕和分辯的話，他絕不喜欢称人为邪恶者，就选出一个名称，叫做孱弱者，想借此使讀者对于被弹劾和被擯斥的人，心情常常寬大。他令人認識自己的罪孽。那方法，并不是揭发他們的坏处和罪恶，倒往往是在他們那里，惹起他們对于因本身或别人的罪过，陷于不幸的邻人的同情。

但《死魂灵》在俄国的文学和生活上造出伟大的意义来的，却并非这道德的理想和观照。作品还沒有完成，俄国的讀者从詩人的冷静的誓約中，毫无所得。讀者留在手里的，还不过是一卷对于他所生活着的社会的弹劾状，自然是一卷成于眞实詩歌的巨匠，伟大的写实作家之手的弹劾状。

《死魂灵》在俄国文学中，是伟大的写实小說的开首的模范，而常常戏弄人們的运命，是要这浪漫者和詩人所写的写实小說的伟大的标本，那作者的行径以浪漫的梦幻始，而以宗教的宣講終。

然而造化将神奇的才干，給这宣講者放在摇籃里了，他禀着别人所无的純淨的，本色的，因理想化而不羈的描

写眞实的能力——在这才干达到极頂，又即迅速而不停的消灭下去的短时期中，詩人却用极深的眞实，創造了这巨大的图，在这上面，俄国人这才第一次看見他自己，他本身的生活的猥狽的信实的映象。

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斯基

第一部

第一章

省会ＮＮ市的一家旅館的大門口，跑进了一輛講究的，軟垫子的小小的篷車，这是独身的人們，例如退伍陆軍中佐，步兵二等大尉，有着百来个农奴的貴族之类，——一句話，就是大家叫作中流的紳士这一类人所要坐的車子。車里面坐着一位先生，不很漂亮，却也不难看；不太肥，可也不太瘦，說他老是不行的，然而他又并不怎么年青了。他的到来，旅館里并沒有什么惊奇，也毫不惹起一点怎样的事故；只有站在旅館对面的酒店門口的两个乡下人，彼此講了几句話，但也不是說坐客，倒是大抵关于馬車的。“你瞧这輪子，”这一个对那一个說。“你看怎样，譬如到莫斯科，这还拉得到么？”——“成的，”那一个說。“到凱山可是保不定了，我想。”——“到凱山怕难，”那一个回答道。談話这就完結了。当馬車停在旅館前面的时候，还遇見一个青年。他穿着又短又小的白布褲，时式的燕尾服，下面露出些坎肩，是用土拉出产的别針連起来的，針头上装飾着青銅的手枪样。这青年在伸手按住他快要被风吹去的小帽时，也向馬車看了一眼，于是走掉了。

馬車一进了中园，就有侍者，或者是俄国客店里慣叫作伙計的，来迎接这紳士。那是一个活泼的，勤快的家伙，勤快到看不清他究竟是怎样一副嘴脸。他一只手拿着抹布，跳了出来，是高大的少年，身穿一件很长的常礼服，衣領聳得高高的，几乎埋沒了脖頸，將头发一搖，就带領着这紳士，走过那全是木造的廊下，到楼上看上帝所賜的房子去了。——房子是极其普通的一类；因为旅館先就是极其普通的一类，象外省的市鎮上所有的旅館一样，旅客每天付給两卢布，就能开一間幽靜的房間：各处的角落上，都有蟑螂象梅子似的在窺探，通到邻室的門，是用一口衣橱挡起来的，那边住着邻居，是一个靜悄悄，少説話，然而出格的爱管閑事的人，关于旅客及其个人的所有每一件事，他都有兴味。这旅館的正面的外观，就説明着內部：那是細长的楼房，楼下并不刷白，还露着暗紅的砖头，这原是先就不很干凈的了，經了利害的风雨，可更加黑沉沉了。楼上也象别处一样，刷着黄色。下面是出售馬套，繩子和环餅的小店。那最末尾的店，要确切，还不如説是窗上的店罢，是坐着一个卖斯比丁[①]的人，带着一个紅銅的茶炊[②]，和一张脸，也紅得象他的茶炊一样，如果他沒有一部烏黑的大鬍子，远远望去，是要当作窗口摆着两个茶炊的。

① Sbiten 是一种用水，蜜，薤叶或紫萁做成的飲料，下层阶級当作茶喝的。——譯者。

② Samovar 是一种茶具，用火暖着茶，不使冷却，象中国的火鍋一样。——譯者。

这旅客还在观察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他的行李搬进来了。首先是有些磨損了的白皮的箱子，一見就知道他并不是第一次走路。这箱子，是馬夫綏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抬进来的。綏里方生得矮小，身穿短短的皮外套；彼得尔希加是三十来岁的少年人，穿一件分明是主人穿旧了的寬大的常礼服，有着正經而且容易生气的相貌，以及又大又厚的嘴唇和一样的鼻子。箱子之后，搬来的是樺木块子嵌花的桃花心木的小提箱，一对靴楦和藍紙包着的烤鷄子。事情一完，馬夫綏里方到馬房里理値馬匹去了，跟丁彼得尔希加就去整頓狹小的下房，那是一个昏暗的狗窠，但他却已經拿进他的外套去，也就一同带去了他独有的特别的气味。这气味，还分給着他立刻拖了进去的袋子，那里面是装着侍者修飾用的一切家伙的。他在这房子里靠墻支起一张狹小的三条腿的床来，放上一件好象棉被的东西去，蛋餅似的薄，恐怕也蛋餅似的油；这东西，是他問旅館主人要了过来的。

用人刚刚整頓好，那主人却跑到旅館的大厅里去了。大厅的大概情形，只要出过門的人是誰都知道的：总是油上顏色的墻壁，上面被烟熏得烏黑，下面是給旅客們的背脊磨成的伤疤，尤其是給本地的商人們，因为每逢市集的日子，他們总是六七个人一伙，到这里来喝一定的几杯茶的；照例的烟熏的天花板，照例的挂着許多玻璃珠的烏黑的烛台，侍者活泼的輪着盘子，上面象海边的鳥兒一样，放着許多茶杯，跑过那走破了的地板的蜡布上的时候，它

也就发跳、发响；照例是挂满了一壁的油画；一句話，就是无論什么，到处都一样，不同的至多也不过图画里有一幅乳房很大的水妖，讀者一定是还沒有見过的。和这相象的自然的玩笑，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弄到我們俄国来的許多历史画上，也可以看見；其中自然也有是我們的闊人和美术爱好者听了引导者的劝誘，从意太利买了回来的东西。这位紳士脫了帽，除下他毛絨的虹色的圍巾，这大抵是我們的太太們亲手編給她丈夫，还恳切的敎給他怎样用法的；現在誰給一个鰥夫来做这事呢，我实在断不定，只有上帝知道罢了，我就从来沒有用过这样的围巾。总而言之，那紳士一除下他的围巾，他就叫午膳。当搬出一切旅館的照例的食品：放着替旅客留了七八天的花卷兒的白菜湯，还有脑子燴豌豆，青菜香腸，烤鷄子，腌王瓜，以及常备的甜的花卷兒；无論热的或冷的，来一样，就吃一样的时候，他还要使侍者或是伙計来講种种的废話：这旅館先前是誰的，現在的东家是誰了，能賺多少錢，东家可是一个大流氓之类，侍者就照例的回答道："啊呀！那是大流氓呀，老爷！"恰如文明了的欧洲一样，文明的俄国也很有一大批可敬的人們，在旅館里倘不和侍者說废話，或者拿他开玩笑，是要食不下咽的了。但这客人也并非全是无聊的質問：他又詳細的打听了这市上的知事，审判厅长和检事——一句話：凡是大官，他一个也沒有漏；打听得更詳細的是这一带的所有出名的地主：他們每人有多少农奴，他住处离这市有多么远，性情怎样，是

不是常到市里来；他也細問了这地方的情形，省界內可有什么毛病或者时疫，如紅斑痧，天泡疮之类，他都問得很担心而且注意，也不象单是因为爱管閑事。这位紳士的态度，是有一点定规和法则的；連醒鼻涕也很响。眞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每一醒，他的鼻子就象吹喇叭一样。然而这看来并不要紧的威严，却得了侍者們的大尊敬，每逢响声起处，他們就把头发往后一摇，立正，略略低下头去，問道："您还要用些什么呀？"吃完午膳，这紳士就喝一杯咖啡，坐在躺椅上。他把垫子塞在背后，俄国的客店里，垫子是不装綿軟的羊毛，却用那很象碎砖或是沙砾的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他打呵欠了，叫侍者領到自己的房里，躺在床上，迷糊了两点鐘。休息之后，他应了侍者的請求，在紙片上写出身分，名姓来，給他可以去呈报当局，就是警察。那侍者一面走下扶梯去，一面就一个一个的讀着紙上的文字："五等官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侍者还沒有讀完单子的时候，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却已經走出旅館，到市上去逛去了，这分明給了他一个滿足的印象；因为他发見了这省会也可以用别的一切省会来作比例的：最耀人眼的是塗在石造房子上的黃色和木造房子上的灰色。房子有一层楼的，有两层楼的，也有一层半楼的，据本地的木匠們說，是这里的建筑，都美观得出奇。房子的布置，是或者設在曠野似的大路里，无边无际的树籬中；或者彼此挤得一团糟，却也更可以分明的覺得人生和活动。到处看見些几乎完全給雨洗

清了的招牌，画着花卷，或是一双长統靴，或者几条藍褲子，下面写道：阿小裁縫店。也有一块画着无边帽和无遮帽，写道："洋商华希理·菲陀罗夫"[1] 的招牌。有的招牌上，是画着一个弹子台和两个打弹子的人，都穿着燕尾服，那衣样，就象我們的戏院里一收場，就要蹺上台去的看客們所穿的似的。这打弹子人画得捏定弹子棒，正要冲，臂膊微微向后，斜开了一条腿，也好象他要跳起来。画下面却写道："弹子房在此！"也有在街路中央摆起桌子来，卖着胡桃，肥皂，和看去恰如肥皂一样的蜜糕的。再远一点有飯店，挂出来的招牌上是一条很大的魚，身上插一把叉。遇見得最多的是双头鷹的烏黑的国徽，但現在却已經只看見簡单明了的"酒店"这两个字了。石路到处都有些不大好。这紳士还去看一趟市立的公園，这是由几株瘦树兒形成的，因为看来好象要长不大，根上还支着三脚架，架子油得碧綠。这些树兒，虽然不过蘆葦那么高，然而日报的"火树銀花"上却写道："幸蒙当局之德澤，本市遂有公園，遍栽嘉树，郁蒼茂密，虽当炎夏，亦复清凉。"再下去是："观民心之因洋溢之感謝而战栗，泪泉之因市长之热心而奔迸，即足見其感人之深矣"云。紳士找了警察，問过到教会，到衙門，到知事家里的最近便的路，便順着貫穿市心的河道，走了下去。——途中还揭了一张貼在柱上的戏院的广告，这是預备回了家慢慢的看的。接着是細看那

[1] 这是純粹的俄国姓名，却自称外国人，所以从他們看来，是可笑的。——譯者。

走在木鋪的人行道上的很漂亮的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身穿軍装，挾个小包的孩子。接着是睜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看了一遍，以深通这里的地势，于是就跑回家，后面跟着侍者，輕輕的扶定他，走上梯子，进了自己的房里了。接着是喝茶，于是向桌子坐下，叫点蜡烛来，从衣袋里摸出广告来看，这时就总是睞着他的右眼睛。广告却沒有什么可看的。做的是珂者蒲[1]的詩剧，波普略文先生扮罗拉，沙勃罗瓦小姐扮珂罗。别的都是些幷不出名的脚色。然而他还是看完了所有的姓名，一直到池座的价目，幷且知道了这广告是市立印刷局里印出来的；接着他又把广告翻过来，看背后可还有些什么字。然而什么也沒有，他擦擦眼睛，很小心的把广告叠起，收在提箱里，无論什么，只要一到手，他是一向总要收在这里面的。据我看来，白天是要以一盘冷牛肉，一杯檸檬汽水和一場沉睡收梢了，恰如我們这俄罗斯祖国的有些地方所常說的那样，鼾声如雷。——

第二天都化在訪問里。这旅客遍訪了市里的大官。他先到知事那里致敬，这知事不肥也不瘦，恰如乞乞科夫一样，制服上挂着圣安娜勛章，据人說，不远就要得到明星勛章了；然而是一位温和的老紳士，有时还会自己在絹上綉花。其次，他訪检事，訪审判厅长，訪警察局长，訪专卖局长，訪市立工厂监督……可惜的是这世界上的闊佬，

---

[1] Kotzebue(1761—1819)，德国的戏曲作家。——譯者。

总归数不完，只好断定这旅客对于拜訪之举，做得很起劲就算；他連卫生监督和市的建筑技师那里，也都去表了敬意。后来他还很久的坐在篷車里，計算着該去訪問的人，但是他沒有訪过的官員，在这市里竟一个也想不出来了。和闊人談話的时候，他对誰都是恭維。看見知事，就微微的露一点口风，說是到貴省来，簡直如登天堂，道路很出色，正象鋪着天鵝絨一样；又接着說，放出去做官的都是賢明之士，所以当軸是值得最高的贊頌和最大的鉴識的。对警察局长他很称贊了一通这市里的警察，对副知事和审判厅长呢，两个人虽然还不过五等官，他却在談話中故意錯叫了两回"大人"，又很中了他們的意了。那結果是，知事就在当天邀他赴自己家里的小夜会；别的官員們也各各招待他，一个請吃中飯，別个是玩一場波士頓[1]或者喝杯茶。

关于自己，这旅客迴避着多談。即使談起来，也大抵不着边际。他显着惊人的謙虛，这之际，他的口气就滑得象背書一样，例如：他在这世界上，不过是无足重輕的一条虫，并沒有令人注意的价值。在他一生中，已經經历过許多事，也曾为真理受苦，还有着不少要他性命的敌人。現在他終于想要休息了，在寻一块小地方，給他能够安靜的过活。因此他以为一到这市里，首先去拜謁当局諸公，并且向他們表明他最高的敬意，乃是自己的第一义务云。市

[1] Partie Boston 是叶子牌的一种。——譯者。

民对于这忙着要赴知事的夜会的生客所能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那赴会的标准，却足足費了两点鐘，这位客人白天里的专心致志的化装，眞是很不容易遇見的。午后睡了一下，他就叫拿脸盆来，将肥皂抹在两頰上，用舌头从里面頂着，刮了很久很久的时光。于是拿过侍者肩上的手巾，来擦他的圓脸，无处不到，先从耳朵后面开头，还靠近着侍者的脸孔，呫呫的哼了两回鼻子。于是走到鏡面前，套好前胸衣，剪掉两根露出的鼻毛，就穿上了越橘色的紅紅的閃閃的燕尾服。他这样的化过装，即走上自己的篷車，在只从几家窗戶里漏出来的微光照着的很闊的街道上馳过去。知事府里，却正如要开夜会一样，里面很輝煌，門口停有点着明灯的車子，还站着两个宪兵。远处有馬夫們的喊声；总而言之，应有尽有。当乞乞科夫跨进大厅的时候，他不得不把眼睛細了一下子，因为那烛，灯，以及太太們的服飾的光亮，实在强得很。无論什么都好象澆上了光明。烏黑的燕尾服，或者一个，或者一群，在大厅里蠢动，恰如大热的七月里，聚在白糖块上的苍蝇，管家婆在开着的窗口敲冰糖，飞散着又白又亮的碎片；所有的孩子們都围住她，惊奇的尽看那拿着槌子的善于做事的手的运动，苍蝇的大队駕了輕风，雄赳赳地飞过来，仿佛它們就是一家之主，并且利用了女人的近視和眩她眼睛的阳光，就这边弄碎了可口的小片，那边撒散了整个的大块。丰年的夏天，吃的东西多到插不下脚，它們飞来了，却并不是为了吃，只不过要在糖堆上露脸，用前脚或后脚彼此摩一

摩，在翅子下面去擦一擦，或者张开两条前脚，在小脑袋下面搔一搔，于是雄赳赳的轉一个身，飞掉了，却立刻从新編成一大队，又复飞了回来。乞乞科夫还不及細看情形，就被知事拉着臂膊，去紹介給知事夫人了。当此之际，这旅客也不至于胡塗：他对这太太說了几句不亢不卑，就是恰合于中等官阶的中年男子的应酬話。几对跳舞者要占地方，所有旁观的人們只好靠壁了，他就反背着两只手，向跳舞者很注意的看了几分鐘。那些太太們大都穿得很好，也时式，但也有就在这市里临时弄来应急的。紳士們也象别处一样，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很瘦，始終釘着女人；有几个还和彼得堡紳士很难加以区别；他們一样是很小心的梳过鬍子，鬚样一样是很好看，有意思，或者却不过漂亮而已，一张刮得精光的鷄蛋脸，也一样是拚命的跟着女人，法国話也說得很好，使太太們笑断肚腸筋，也正如在彼得堡一样。别一类是胖子，或者象乞乞科夫那样的，不太肥，然而也并不怎么瘦。他們是完全两样的，对于女人，不看，避开，只在留心着知事的家丁，可在什么地方摆出一頂打牌的綠罩桌子来沒有。他們的脸都滚圓，胖大，其中也有有着疣子或是麻点的；他們的发样既不挂落，也不卷縮，又不是法国人的à la Diable m'emporte① 式，头发是剪短的，或者梳得很平，他們的脸相因此就越加显得滚圓，威武。这都是本市的可敬的大官。唉唉！在这世界上，胖子实在比

---

① 法国話，直譯是"恶魔捉我"，意譯是"任其自然"。——譯者。

瘦子会办事。瘦子們的做官大抵只靠着特别的囑咐，或者不过充充数，跑跑腿；他們的存在輕得很，空气似的，簡直靠不住。但胖子們是不来占要路的旁边之处的，他們总是抓住紧要的地位，如果坐下去，就坐得稳稳当当，使椅子在他們下面发响，要炸，但他們还是处之泰然。他們不喜欢好看的外观，燕尾服自然不及瘦子們的做得好，但他們的錢柜子是滿滿的，还有上帝保佑只要三年，瘦子就沒有一个还未抵債的农奴了，胖子却过得很安乐，看罢——忽然在市边的什么地方造起一所房子来了，是太太出面的，接着又在别的市边造第二所，后来就在近市之处买一块小田地，于是是連带一切附属东西的大村庄。凡胖子，总是在給上帝和皇上出力，博得一切尊敬之后，就退职下野，化为体面的俄罗斯地主，弄一所好房子，平安地，幸福地，而且愉快地过活的。但他的瘦子孙却又会遵照那很好的俄罗斯的老例，飞毛腿似的把祖遺产业化得一干二淨。我們的乞乞科夫看了这一群，就生出大概这样的意思来，是瞞也瞞不过去的，結果是他決計加入胖子类里去，这里有他并不陌生的脸孔：有浓黑眉毛的检事，常常䀹着左眼，仿佛是在說："請您到隔壁的房里来，我要和您講句話。"——但倒是一个認真，沉靜的人。有邮政局长，生得矮小，但会說笑話，又是哲学家；还有审判厅长，是一个通世故，懂人心的紳士——他們都象見了老朋友似的欢迎他，乞乞科夫却只招呼了一下，然而也沒有失礼貌。在这里他又結識了一个高雅可爱的紳士，是地主，姓叫瑪尼罗

夫的，以及一个紳士梭巴开維支，外观有些魯莽，立刻踏了他一脚，于是說道“对不起”。人們邀他去打牌，他照例很規矩的鞠一鞠躬，答应了。大家围着綠罩桌子坐下，直到夜膳时候还沒有散。認真的做起事来，就話也不說了，这是什么时候全都这样的。連很爱說話的邮政局长，牌一到手，他的脸上也就显出一种深思的表情，用下唇裹着上唇，到散場都保持着这态度，如果打出花牌来，他的手总是在桌子上使劲的一拍，倘是皇后，就說，“滚，老虔婆！”要是一张皇帝呢，那就叫道，“滚你的丹波夫庄家汉！”但审判厅长却回答道：“我来拔这汉子的鬍子罢！我来拔这婆娘的鬍子罢！”当他們打出牌来的时候，間或也漏些这样的口风：“什么：随便罢，有鑽石呢！”或者不过說：“心！心兒！毕克宝宝，”或者是“心仔，毕婆，毕佬！”或者簡直叫作“毕鬼”。这是他們一伙里称呼大家压着的牌的名目。打完之后，照例是大声发議論。我們的新来的客人也一同去辯論，但是他有分寸，使大家都觉得他議論是发的，却总是灵活得有趣，他从来不說：“您来呀……”說的是“請您出手……”或者“对不起，我收了您的二罢”之类。倘要对手高兴，他就递过磁釉的鼻烟壶去，那底里可以看見两朵紫罗兰，为的是要增加些好香味。我們的旅客以为最有意思的，是先前已經說过的两位地主，瑪尼罗夫和梭巴开維支。他立刻悄悄的去向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打听他們的事情。看起他所問的几点来，就知道这旅客并非单为了好奇，其实是别有緣故的，因为他首先打听他們有多少农

奴，他們的田地是什么状态；然后也問了他們的本名和父称。[1]不多工夫，他就把他們俩籠絡成功了。地主瑪尼罗夫年紀并不大，那眼睛却糖似的甜，笑起来細成一条縫，佩服他到了不得。他握着他的手，有許多工夫，一面很热心的請他光临自己的敝村，并且說，那村，离市柵也不过十五維尔斯他[2]，乞乞科夫很恭敬的点头，紧握着手，說自己不但以赴这邀請为莫大的荣幸，实在倒是本身的神圣的义务。梭巴开維支却說得很簡洁："我也請您去，"于是略一弯腰，把脚也略略的一并，他穿着大到出人意外的长靴，在俄国的巨人和騎士已經死絕了的現在，要寻适合于这样长靴的一双脚，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了。

第二天，乞乞科夫被警察局长邀去吃中飯并且参加夜会了。飯后三点鐘，大家入坐打牌，一直打到夜两点。这回他又結識了一个地主罗士特来夫，是三十岁光景的爽直的紳士，只講过几句話，就和他"你""我"了起来。罗士特来夫对警察局长和检事也这样，弄得很亲热；但到开始賭着大注輸贏的时候，警察局长和检事就都留心他吃去的牌，連他打出来的，也每张看着不放松了。次日晚上，乞乞科夫在审判厅长的家里，客人中間有两位是太太，主人却穿着有点脏了的便衣来招呼。后来他还赴副知事的晚

---

① 俄国旧例，每人都有两个名字，例如这里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末一个是姓，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本名，中間的就是父称，譯出意义来是"伊凡之子"，或是"少伊"。平常相呼，必用本名連父称，否则便是失礼。——譯者。

② Versta，俄里名，每一俄里，約合中国市里二里余。——譯者。

餐，赴白兰地专卖局长的大午餐会和检事的小小的午餐会，但場面却和大醼一样；終于还被市长[1]邀去赴他家里的茶会去了，这会的化费，也不下于正式的午餐。一句話，他是几乎沒有一刻工夫在家里的，回到旅館来，不过是睡覺。这旅客到处都相宜，显得他是很有經驗很通世故的人物，每逢談天，他也总是談得很合拍的；說到养馬，他也講一点养馬；說到好狗，他也供献几句非常有益的意見；講起地方审判厅的判决来罢——他就給你知道他关于审判方面，也并非毫无知識；講到打弹子——他又打得并不脫空；一談到道德，——他也很有見識，眼泪汪汪的談道德；講到制造白兰地酒呢，他也知道制造白兰地酒的妙法——或者講到稅关稽查和稅关官吏罢——他也会談，仿佛他自己就做过稅关官吏和稅关稽查似的。但在談吐上，他总給带着一种認真的調子，到底一直对付了过去，却实在值得惊叹的。他說得不太响，也不太低，正是适得其当。总而言之，无論从那一方面看，他从头到脚，是一位好紳士。所有官員，都十分高兴这新客的光临。知事說他是好心人——检事說他是精明人——宪兵队长說他有学問——审判厅长說他博学而可敬——警察局长說他可敬而可爱，而警察局长太太則說他很可爱，而且是知趣的人。連不很說人好話的梭巴开維支，当他在夜間从市里回家，脫掉衣服，上床躺到他那精瘦的太太旁边去的时候，也就說："宝貝，

---

[1] 据原文，这里的"市长"即本書前面提到的"知事"。——編者。

今天我在知事那里吃夜飯，警察局长那里吃中飯，認識了五等官①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一个很好的紳士！”他的太太說了一声“嚇”，并且輕輕的蹬了他一脚。

对于我們的客人的，这样的夸奖的意見，在市里传布，而且留存了，一直到这旅客的奇特的性質，以及一种計划，或是乡下人之所謂“掉枪花”，几乎使全市的人們非常惊疑的时候。关于这，讀者是不久就会明白的。

① 据原文，这里应系“六等官”。——編者。

第 二 章

这客人在市里住了一礼拜以上了，每天是吃午餐，赴夜会，眞是所謂度着快乐的日子。終于他决心要到市外去，就是照着約定，去訪問那两位地主，瑪尼罗夫和梭巴开維支了。但他的下了这决心，似乎骨子里也还有别的更切实的原因，更要紧的事故……但这些事，讀者只要耐心看下去，也就自然会慢慢的明白起来的，因为这故事长得很，事情也越拉越广，而且越近收場，也越加要紧的緣故。馬夫綏里方得到吩咐，一早就在那篷車上駕起馬匹来；彼得尔希加所受的却是留在家里，守着房子和箱子的命令。就在这里把我們的大脚色的两个家丁，給讀者来紹介一下，大約也不算多事的罢。当然，他們倆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仅仅是所謂第二流或者第三流的人們，而且这史詩的骨干和显著的展开，也和他們无关，至多也不过碰一下，或者带一笔；——但作者是什么事都极喜欢精細的，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俄国人，而审愼周詳却象德国人一样。但也用不着怎么多的时光和地方，讀者已經知道，例如彼得尔希加，是穿着他主人穿旧的不合身的灰色常礼服，而且有着奴僕类中人无不如此的大鼻子和厚嘴唇的，这以外，也

沒有加添什么的必要了。至于性質，是爱沉默，不爱多言，还有好学的高尚的志向，因为他在拚命的讀書，虽然並不懂得內容是怎样："情爱英雄冒险記"也好，小学的初等讀本或是祷告書也好，他完全一視同仁——都一样的讀得很起劲；如果給他一本化学教科書，——大約也不会不要的。他所高兴的並非他在讀什么，高兴的是在讀書，也許不如說，是在讀下去，字母会拼出字来，有趣得很，可是这字的意义，却不懂也不要紧。这讀書，是大抵在下房里，躺在床上的棉被上面来做的，棉被也因此弄得又薄又硬，象蛋餅一样。讀書的热心之外，他还有两样习惯，也就是他这人的两个特征：他喜欢和衣睡觉，就是睡的时候，也还是穿着行立时候所穿的那件常礼服，还有一样是他有一种特別的臭味，有些象臥房的气味，即使是空屋，只要他搭起床来，搬进他的外套和随身什物去，那屋子就象十年前就已經住了人似的了。乞乞科夫是一位很敏感的，有时簡直可以說是很难服侍的主子，早上，这臭味一扑上他灵敏的鼻子来，他就摇着头，呵斥道："該死的，彼得尔希加却一声也不响，只管做他的事；他拿了刷子，刷刷挂在壁上的主人的燕尾服，或者单是整理整理房間。他默默的在想什么呢？也許是在心里說："你的話倒也不錯的！一样的話說了四十遍，你还沒有說厌嗎……"家丁受了主人的訓斥，他在怎么想呢，連上帝也很难明白的。关于彼得尔希加，現在也只能說述他这一点点。

馬夫綏里方却是一个完全两样的人……但是，总将下流社会来紹介給讀者，作者却实在覺得过意不去，因为他从經驗，知道讀者們是很不喜欢認識下等人的。凡俄国人：倘使見着比自己較高一等的人，就拚命的去結識，和伯爵或侯爵应酬几句，也比和彼此同等的人結了亲密的友誼更喜欢。就是本書的主角不过是一个五等官①，作者也担心得很。假使是七等官之流，那也許肯去亲近的罢，但如果是已經升到将軍地位的人物——上帝知道，可恐怕竟要投以傲然的对于爬在他脚跟下的人們那样的鄙夷不屑的一瞥了，或者簡直还要坏，即是置之不理，也就制了作者的死命。但縱使这两层怎么恼人，我們也还得回到我們的主角那里去。他是先一晚就清清楚楚的发过必要的命令的了，一早醒来，洗脸，用濕的海綿从头頂一直擦到脚尖，这是礼拜天才做的——但刚刚凑巧，这一天正是礼拜天——于是刮脸，一直刮到他的两頰又光又滑象緞子，穿起那件閃閃的越橘色的燕尾服，罩上熊皮做的大外套，侍者扶着他的臂膊，时而这边，时而那边，走下楼梯去。他坐上馬車，那車就格格的响着由旅館大門跑出街上去了。过路的牧师脫下帽子来和他招呼；穿着齷齪小衫的几个野孩子伸着手，"好心老爷呀，布施点我們可怜的孤兒罢！"的求乞。馬夫看見有一个总想爬上車后面的踏台来，就响了一声鞭子，馬車便在石路上磕撞着跑远了。远远的望見画着条紋

① 同第45頁注①。——編者。

的市栅，这高兴是不小的，这就是表示着石路不久也要和别的各种苦楚一同完結。乞乞科夫的头再在車篷上重重的碰了几回之后，車子这才走到柔軟的泥路上。一出市外，路两边也就来了无味而且无聊的照例的风景：长着苔藓的小土岡，小的樅林，小而又低又疏的松林，焦掉的老石楠的干子，野生的杜松，以及諸如此类。間或遇見拖得綫一般长的村落。那房屋的造法，仿佛堆积着旧木柴。凡有小屋子，都是灰色的屋頂，檐下挂着雕花的木头的装飾，那样子，好象手巾上面的綉花。几个穿羊皮袍子的农夫，照例的坐在門口的板凳上打呵欠。圓脸的束胸的农妇，在从上面的窗口窺探；下面的窗口呢，露出小牛的脸或者乱拱着猪子的鼻头。一言以蔽之：千篇一律的风景。走了十五維尔斯他之后，乞乞科夫記得起来了，照瑪尼罗夫的話，那庄子离这里就該不远了；但又走过了第十六块里程牌，还是看不見象个村庄的处所。假使在路上沒有遇見两个农夫，恐怕他們是不会幸而达到目的地的。听得有人問薩瑪尼罗夫村还有多么远，他們都脫了帽，其中的一个，显得較为聰明，留着尖劈式鬍子的，便回答道："您問的恐怕是瑪尼罗夫村，不是薩瑪尼罗夫村罢？"

"哦哦，是的，瑪尼罗夫村。"

"瑪尼罗夫村！你再走一維尔斯他，那就到了，这就是，你只要一直的往右走。"

"往右？"馬夫問道。

"往右，"农夫說，"这就是上瑪尼罗夫村去的路呀。一

定沒有薩瑪尼罗夫村的。它的名字叫作瑪尼罗夫村。薩瑪尼罗夫村可是什么地方也沒有的。一到那里，你就看見山上有一座石头的二层楼，就是老爷的府上。老爷就住在那里面。这就是瑪尼罗夫村。那地方，薩瑪尼罗夫村可是沒有的，向来沒有的。”

駛开車，寻瑪尼罗夫村去了。又走了两維尔斯他，到得一条野路上。于是又走了两，三，以至四維尔斯他之远，却还是看不見石造的楼房。这时乞乞科夫記起了誰的話来，如果有一个朋友在自己的村庄里招待我們，說是相距十五維尔斯他，則其实是有三十維尔斯他的。瑪尼罗夫村为了位置的关系，訪問者很不多。邸宅孤另另的站在高岡上，只要有风，什么地方都吹得着。岡子的斜坡上，滿生着剪得整整齐齐的短草；其間还有几个种着紫丁香和黃刺槐的英国式的花坛。五六株赤楊处处簇作小丛，揚着它带些小叶的疏疏的枝杪。从其中的两株下面，看見一座藍柱子的綠色平頂的园亭，扁上的字是“靜观堂”；再远一点，碧草丛中有一个池子，在俄国地主的英国式花园里，这是并不少見的。这岡子的脚边，沿着坡路，到处閃爍着灰色的小木屋，不知道为什么，本書的主角便立刻去数起来了，却有二百所以上。这些屋子，都精光的站着，看不見一株小树或是一点新鮮的綠色；所見的全是粗大的木头。只有两个农妇在給这村落风景添些活气，她們象图画似的撩起了衣裾，池水浸到膝弯，在拉一张縛在两条木棍上头的破网，捉住了两只虾和一条銀光閃閃的鱸魚。她們彷彿在爭鬧，

彼此相駡着似的。旁边一点，松林远远地显着冷静的青苍。連气候也和这风景相宜，天色不太明，也不太暗，是一种亮灰的顏色，好象我們那平时很和气，一到礼拜天就烂醉了的卫戍兵的旧操衣。来补足这幅图画的豫言天候的雄鷄，也并沒有缺少。它虽然为了照例的恋爱事件，头上給别的雄鷄們的嘴啄了一个几乎到脑的窟窿，却依然毫不措意，大声的报着时光，拍着那撕得象两条破席一般的翅子。当乞乞科夫漸近大門的时候，就看見那主人穿着毛織的綠色常礼服，站在阶沿上，搭凉棚似的用手遮在額上，研究着逐漸近来的篷車。篷車愈近門口，他的眼就愈加显得快活，脸上的微笑也愈加扩大了。

"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一下車，他就叫起来了。"您到底还是記得我們的！"

两个朋友彼此亲密的接过吻，瑪尼罗夫便引他的朋友到屋里去。从大門走过前厅，走过食堂，虽然快得很，但我們却想利用了这极短的时間，成不成自然說不定，来講講关于这主人的几句話。不过作者应該声明，这样的計划，是很困难的。还是用大排場，来描写一个性格的容易。这里只好就是这样的把顏料抹上画布去——发閃的黑眼睛，浓密的眉毛，深的額上的皺紋，儼然的搭在肩头的烏黑或是血紅的外套，——小照画好了；然而，这样的到处皆是的，外观非常相象的紳士，是因为看惯了罢，却大概都有些什么微妙的，很难捉摸的特征的——这些人的小照就很难画。倘要这微妙的，若有若无的特征摆在眼面前，就必

須格外的留心，还得将那用鑒識人物所練就的眼光，很深的射进人的精神的底里去。

瑪尼罗夫是怎样的性格呢，恐怕只有上帝能够說出来罢。有这样的一种人：恰如俄国俗諺的所謂不是魚，不是肉，既不是这，也不是那，并非城里的波格丹，又不是乡下的綏里方。[①] 瑪尼罗夫大概就可以排在他們这一类里的。他的风采很体面，相貌也并非不招人欢喜，但这招人欢喜里，总很夾着一些甜膩味；在应酬和态度上，也总显出些竭力收攬着对手的欢心模样来。他笑起来很媚人，浅色的头发，明蓝的眼睛。和他一交談，在最初的一会，誰都要喊出来道："一个多么可爱而出色的人呵！"但停一会，就什么話也不能說了，再过一会，便心里想："呸，这是什么东西呀！"于是离了开去；如果不离开，那就立刻覚得无聊得要命。从他这里，是从来听不到一句象别人那样，講話触着心里事，便会說了出来的泼刺或是不逊的言語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玩意兒：有的喜欢猎狗，有的以了不得音乐爱好者自居，以为深通这艺术的奥妙；第三个不高兴吃午餐；第四个不安于自己的本分，总要往上鑽，就是一两寸也好；第五个原不过怀一点小希望，睡覚就說梦話，要和侍从武官在园游会里傲然散步，給朋友，熟人，連不相識的人們都瞧瞧；第六个手段很高强，至于起了要諷刺一下闊人或是傻子的出奇的大志，而第七个的手段却实在有限得很，

① Bogdan 和 Selifan 都是人名。这两句話，犹言既非城里的紳士，又非乡下的农夫。——譯者。

不过到处弄得很齐整，借此討些站长先生或是搭客馬車夫之流的喜欢。总而言之，誰都有一点什么东西的，就是他的个性，只有瑪尼罗夫却沒有这样的东西。在家里他不大說話，只是沉思，冥想，他在想些什么呢，也只有上帝知道罢了。說他在經营田地罢，也不成，他就从来沒有走到野地里去过，什么都好象是自生自长的，和他沒干系。如果經理来对他說："东家，我們还是这么这么办的好罢，"他那照例的回答是"是的，是的，很不坏！"他仍旧静静的吸他的烟，这是他在軍队里服务时候养成的习惯，他那时算是一个最和善，最有教养的軍官。"是的，是的，实在很不坏！"他又說一遍。如果一个农夫到他这里来，搔着耳朵背后，說："老爷，可以放我去繳捐款么？"那么，他就回答道："去就是了！"于是又立刻吸他的烟，那农夫不过去喝酒，却連想也沒有想到的。有时也从石阶梯上眺望着他的村子和他的池，說道，如果从这屋子里打一条隧道，或者在池上造一座石桥，两边开店，商人們卖着农夫要用的什物，那可多么出色呢。于是他的眼睛就愈加甜腻腻，脸上显出滿足之至的表情。但这些計划，总不过是一句話。他的書房里总放着一本書，在第十四頁間总夹着一条書签；这一本書，他是还在两年以前看起的。在家里总是缺少着什么；客厅里却陈設着体面的家具，綳着华丽的絹布，化的錢一定是很不在少的；然而到得最后的两把靠手椅，材料不够了，就永远只綳着麻袋布；四年以来，每有客来，主人总要預先发警告："您不要坐这把椅子，这还沒有完工哩。"在别一

間屋子里，却簡直沒有什么家具，虽然新婚后第二天，瑪尼罗夫就对他的太太說过："心肝，我們明天該想法子了，至少，我們首先得弄些家具来。"到夜里，就有一座高高的华美的古銅烛台摆在桌上了，鑄着三位希腊的格拉支[①]，还有一个罗鈿的罩，然而旁边却是一个平常的，粗銅的，跛脚的，弯腰的，而且积滿了油膩的烛台，主人和主妇，还有做事的人們，倒也好象全都不在意。他的太太……他們是彼此十分滿足的。結婚虽然已經八年多，但还是分吃着苹果片，糖果或胡桃，用一种表示眞摯之爱的动人的娇柔的声音，說道："张开你的口兒来呀，小心肝，我要給你这一片呢。"这时候，那不消說，她的口兒当然是很优美的张了开来的。一到生日，就准备各种惊人的贈品——例如琉璃的牙粉盒之类。也常有这样的事，他們俩都坐在躺椅上，也不知为了什么緣故，他放下烟斗来，她也放下了拿在手里的活計，来一个很久很久的身心交融的接吻，久到可以吸完一枝小雪茄。总而言之，他們是，就是所謂幸福，自然，也还有别的事，除了彼此长久的接吻和准备惊人的贈品之外，家里也还有許多事要做，各种問題也是层出不穷的。例如食物为什么做得这样又坏又傻呀？仓庫为什么这么空呀？管家妇为什么要偸呀？当差的为什么总是这么又脏又醉呀？僕人为什么睡得这么沒規矩，醒来又只管胡鬧呀？但这些都是俗务，瑪尼罗夫夫人却是一位受过好教育的閨秀。这好

① Grazie，是神女們，分掌美，文雅和欢喜，出希腊神話。——譯者。

教育，誰都知道，是要到慈惠女塾里去受的，而在这女塾里，誰都知道，則以三种主要科目，为造就一切人倫道德之基础，法国話，这是使家族得享家庭的幸福的；弹鋼琴，这是使丈夫能有多少愉快的时光的；最后是經济部份，就是編錢袋和諸如此类的惊人的贈品。那教育法，也还有許多改善和完成，尤其是在我們現在的这时候：这是全在于慈惠女塾塾长的才能和力量的。有些女塾，是鋼琴第一，其次法国話，末后才是經济科。但也有反过来：首先倒是經济科，就是編織小贈品之类，其次法国話，末后弹鋼琴。总之，教育法是有各式各样的，但这里正是声明的地方了，那瑪尼罗夫夫人……不，老实說，我是很有些怕敢講起大家閨秀的，况且我也早該回到我們这本書的主角那里去，他們都站在客厅的門口，彼此互相謙逊，要别人先进門去，已經有好几分鐘了。

“請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請呀，您先請，”乞乞科夫說。

“不能的，請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瑪尼罗夫回答道，用手指着門。

“可是我請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請請，您不要这么费神；請請，請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說。

“那可不能，請您原諒，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紳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那里有什么教育呢！請罢請罢，还是請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請您賞光，請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瑪尼罗夫带着和气的微笑，說。这两位朋友終于并排走进門去了，大家略略挤了一下。

"請您許可我来紹介賤內，"瑪尼罗夫說。"心兒！这位是保甫尔·伊凡諾維支。"

乞乞科夫这才看見一位太太，当他和瑪尼罗夫在門口互相逊讓的时候，是毫沒有留心到的。她很漂亮，衣服也相称。穿的是淡色絹的家常便服，非常合式；她那纖手慌忙把什么东西抛在桌子上，整好了四角綉花的薄麻布的头巾。于是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了。乞乞科夫倒也愉快似的在她手上吻了一吻。瑪尼罗夫夫人就用她那带些粘舌头的調子对他說，他的光临，眞給他們很大的高兴，她的男人，是沒有一天不記挂他的。

"对啦，"瑪尼罗夫道。"賤內常常問起我：'你的朋友怎么还不来呢？'我可是回答道：'等着就是，他就要来了！'現在您竟眞的光降了。这眞給我們大大的放了心——这就象一个春天，就象一个心的佳节。"

一說到心的佳节的話，乞乞科夫倒頗有些着慌，就很客气的分辯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有着大的名声，或是高的职位和銜头的人物。

"您都有的，"瑪尼罗夫含着照例的高兴的微笑，堵住他的嘴。"您都有的，而且怕还在其上哩！"

"您覺得我們的市怎么样？"瑪尼罗夫夫人問道。"过得还适意么？"

"出色的都市，体面的都市！"乞乞科夫說。"眞过得适意极了；交际場中的人物都非常之恳切，非常之优秀！"

"那么，我們的市长[1]，您以为怎样呢？"瑪尼罗夫夫人还要問下去。

"可不是嗎？是一位非常可敬，非常可爱的紳士呵！"瑪尼罗夫夾着說。

"对极了，"乞乞科夫道。"眞是一位非常可敬的紳士！对于职务是很忠实的，而且看得职务又很明白的！但愿我們多有几个这样的人才。"

"大約您也知道，要他办什么，他沒有什么不能办，而且那态度，也眞的是漂亮，"瑪尼罗夫微笑着，接下去說，滿足得細眯了眼，好象有人在搔它耳朵背后的猫兒。

"眞是一位非常恳切，非常文雅的紳士！"乞乞科夫道。"而且又是一个怎样的美术家呀！我眞想不到他会做这么出色的刺綉和手艺。他給我看过一个自己綉出来的錢袋子；要綉得这么好，就在閨秀們中恐怕也很难找到的。"

"那么，副知事呢？是一位出色的人！可对？"瑪尼罗夫說，又細眯了眼。

"是一位非常高超，极可尊敬的人物呀！"乞乞科夫回答道。

"請您再許可我問一件事：您以为警察局长怎么样？也是一位很可爱的紳士罢？可是呢？"

---

① 同第44頁注①。——編者。

“哦哦，那眞是一位非常可爱的紳士！而且又聪明，又博学！我和检事，还有审判厅长，在他家里打过一夜牌的。实在是一位非常可爱的紳士！”

“还有警察局长的太太，您覚得怎么样呀？”瑪尼罗夫夫人問。“您不覚得她也是一位非常和藹的閨秀么？”

“哦哦，在我所認識的閨秀們里面，她也正是最可敬服的一位了！”乞乞科夫回答說。

审判厅长和邮政局长也沒有被忘記；全市的官吏，几乎个个得到品評，而且都成了极有声价的人物。

“您总在村庄里过活么？”乞乞科夫終于問。

“一年里总有一大部份！”瑪尼罗夫答道。“我們有时也上市里去，会会那些有教育的人們。您知道，如果和世界隔开，人簡直是要野掉的。”

“眞的，一点不錯！”乞乞科夫回答說。

“要是那样，那自然另一回事了，”瑪尼罗夫接着說。“如果有着很好的邻居，如果有着这样的人，可以談談譬如优美的礼节，精雅的仪式，或是什么学問的，——您知道，那么，心就会感动得好象上了天……”他还想說下去，但又覚得很有点脫綫了，便只在空中揮着手，說道：“那么，就是住在荒僻的乡下，自然也好得很。可是我全沒有这样的人。至多，不过有时看看《祖国之子》[①] 罢了。”

---

① 完全中立的关于历史，政治，文学的杂志，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五二年，在彼得堡发行。——譯者。（按：《祖国之子》是带有保守傾向的杂志。——編者。）

乞乞科夫是完全同意的，但他又加添說，最好不过的是独自过活，享用着天然美景，有时也看看書……

"但您知道，"瑪尼罗夫說，"如果沒有朋友，又怎么能够彼此……"

"那倒是的，不錯，一点也不錯！"乞乞科夫打断他。"就是有了世界上一切宝貝，又有什么好处呢？賢人說过，'好朋友胜于世上一切的財富'。"

"但您知道，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瑪尼罗夫說，同时显出一种亲密的脸相，或者不如說是太甜了的，恰如老于世故的精干的医生，知道只要弄得甜，病人就喜欢吃，于是尽量的加了糖汁的藥水一样的脸相，說，"那就完全不同了，可以說——精神的享乐……例如現在似的，能够和您扳談，享受您有益的指教，那就是幸福，我敢說，那就是难得的出色的幸福呵……"

"不不，怎么說是有益的指教呢？……我只是一个不足道的人，什么也沒有，"乞乞科夫回答道。

"唉唉，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我来說一句老实話罢！只要給我一部份象您那样的伟大的品格，我就高高兴兴的情願抛掉一半家財！"

"却相反，我倒情願……"

如果僕人不进来說食物已經准备好，这两位朋友的彼此披肝瀝胆，就很难說什么时候才会完結了。

"那么，請罢，"瑪尼罗夫說。

"請您原諒，我們这里是拿不出大都市里，大第宅里那

样的午飯来的：我們这里很簡陋，照俄国风俗，只有菜湯，但是誠心誠意。請您賞光罢。”

为了誰先进去的事，他們又爭辯了一通，但乞乞科夫終于側了身子，横走进去了。

食堂里有两个孩子在等候，是瑪尼罗夫的兒子；他們已經到了上桌同吃的年紀了，但还得坐高脚椅。他們旁边站着一个家庭教师，恭恭敬敬的微笑着鞠躬。主妇对了湯盆坐下，客人得坐在主人和主妇的中間，僕人給孩子們系好了飯巾。

“多么出色的孩子啊！”乞乞科夫向孩子們看了一眼，說。“多大年紀了？”

“大的七岁，小的昨天刚滿六岁了，”瑪尼罗夫夫人說明道。

“綏密斯多克利由斯！”瑪尼罗夫向着大的一个，說，他正在把下巴从僕人給他縛上了的飯巾里掙出来。乞乞科夫一听到瑪尼罗夫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由斯”收梢的希腊气味名字，就把眉毛微微一揚；但他又赶紧使自已的脸立刻变成平常模样了。

“綏密斯多克利由斯，告訴我，法国最好的都会是那里呀？”

这时候，那教师就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在綏密斯多克利由斯身上了，几乎要跳进他的眼睛里面去，但到得綏密斯多克利由斯說是“巴黎”的时候，也就放了心，只是点着头。

"那么，我們这里的最好的都会呢?"瑪尼罗夫又問。

教师的眼光又紧釘着孩子了。

"彼得堡!"綏密斯多克利由斯答。

"还有呢?"

"莫斯科，"綏密斯多克利由斯道。

"多么聪明的孩子呵！了不得，这孩子!"乞乞科夫說。"您看就是……"他向着瑪尼罗夫显出吃惊的样子来。"这么小，就有这样的智識。我敢說，这孩子是有非凡的才能的!"

"阿，您还不知道他呢!"瑪尼罗夫回答道。"他实在机灵得很。那小的一个，亚勒吉特，就沒有这么灵了，他却不然……只要看見一点什么，甲虫兒或是小虫子罢，就两只眼睛閃閃的，釘着看，研究它。我想把他养成外交官呢。綏密斯多克利由斯，"他又轉脸向着那孩子，接着說，"你要做全权大使么?"

"要，"綏密斯多克利由斯回答着，一面正在搖头摆脑的嚼他的面包。

但站在椅子背后的僕人，这时却給全权大使擦了一下鼻子，这实在是必要的，否則，毫无用处的一大滴，就要掉在湯里了。談天是大抵关于幽靜的退隐的田园生活的风味的，但被主妇的几句品評市里的戏剧和演員的話所打断。教师非常注意的凝視着主客，一覚得他們的脸上有些笑影，便把嘴巴张得老大，笑得发抖。大約他很有感德之心，想用了这方法，来报答主人的知遇的。只有一次，他却显出

可怕的模样来了，在桌上严厉的一敲，眼光射着坐在对面的孩子。这是好办法，因为綏密斯多克利由斯把亚勒吉特的耳朵咬了一口，那一个便挤細眼睛，大张着嘴，要痛哭起来了；然而他覺得也許因此失去好吃的东西，便使嘴巴恢复了原状，开始去啃他的羊骨头，两頰都弄得油光閃閃的，眼泪还在这上面順流而下。

主妇常常向乞乞科夫說着这样的話："您簡直什么也沒有吃，您可是吃得眞少呀，"这时乞乞科夫就照例的回答道："多謝得很，我很飽了。愉快的談心，比好菜蔬还要有味呢。"于是大家离开了食桌。瑪尼罗夫很滿足，正想就把客人邀进客厅去，伸手放在他背上，輕輕的一按，乞乞科夫却已經显着一副大有深意的臉相，說是他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必須和他談一談。

"那么，請您同到我的書房里去罢，"瑪尼罗夫說着，引客人进了一間小小的精舍，窗門正对着青葱的閃爍的树林，"这是我的小窠，"瑪尼罗夫說。

"好一間舒适的屋子，"乞乞科夫的眼光在房里打量了一遍，說。这确是有許多很愜人意的：四壁抹着半蓝半灰的无以名之的顏色；家具是四把椅子，一把靠椅和一张桌子，桌上有先前說过的夹着書签的一本書，写过字的几张紙，但最引目的是許多烟。烟也各式各样的放着：有用紙包起来的，有装在烟盒里面的，也有簡直就堆在桌上的。两个窗台上，也各有几小堆从烟斗里挖出来的烟灰，因为要排得整齐，好看，很費过一番心計的。这些工作，总令

人覺得主人就在借此消遣着时光。

"請您坐在靠椅上，"瑪尼罗夫說，"坐在这里舒适点。"

"請您許可，讓我坐在椅子上罢！"

"請您許可，不讓您坐椅子！"瑪尼罗夫含笑說。"这靠椅是专定給客人坐的。无論您願意不願意——一定要您坐在这里的！"

乞乞科夫坐下了。

"請您許可，我敬您一口烟！"

"不，多謝，我是不吸的！"乞乞科夫殷勤的，而且惋惜似的說。

"为什么不呢？"瑪尼罗夫也用了一样殷勤的，而且惋惜的口气問。

"因为沒有吸慣，我也怕敢吸慣；人說，吸烟是損害健康的！"

"請您許可我說一点意見，这話是一种偏見。据我看起来，吸烟斗比嗅鼻烟好得多。我們的联队里，有一个中尉，是体面的，很有教育的人物，他可是烟斗不离口的，不但带到食桌上来，說句不雅的話，他还带到别的地方去。他現在已經四十岁了；謝上帝，健康得很。"

乞乞科夫分辯說，这是也可以有的；在自然界中，有許多东西，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也不能明白。

"但請您許可我，要請教您一件事……"他用了一种带着奇怪的，或者是近于奇怪模样的調子，說，并且不知道为什么緣故，还向背后看一看。瑪尼罗夫也向背后看一

看，也說不出为的什么来。“最近一次的戶口調查册，您已經送去很久了罢！”

“是的，那已經很久了，我其实也不大記得了。”

“这以后，在您这里，死过許多农奴了罢？”

“这我可不知道；这事得問一問經理。喂！人来！去叫經理来，今天他該是在这里的。”

經理立刻出现了。他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剃得精光的下巴，身穿常礼服，看起来总象是过着很舒服的生活，因为那脸孔又圆又胖，黄黄的皮色和一对小眼睛，就表示着他是万分熟悉柔軟的毛絨被和毛絨枕头的。只要一看，也就知道他也如一切管理主人財产的奴子一样，走过照例的軌道；最初，他是一个平常的小子，在主人家里長大，学些讀書，写字；后来和一个叫作什么亚喀式加之类的結了婚，她是受主妇宠爱的管家，于是自己也变为管家，終于还升了經理。一上經理的新任，那自然也就和一切經理一样；結識些村里的小財主，給他們的兒子做干爹，越发向农奴作威作福，早上九点鐘才起床，一直等到煮沸了茶炊，喝茶。

“听哪，我的好人！送出了最末一次的戶口調查册以后，我們这里死了多少农奴了？”

“您說什么？多少？这以后，死了許多，”經理說，打着飽嗝，用手遮着嘴，好象一面盾牌。

“对啦，我也这么想，”瑪尼罗夫就接下去，“死了許多了！”于是向着乞乞科夫，添上一句道：“眞是多得很！”

“譬如，有多少呢？”乞乞科夫問道。

“对啦，有多少呢？”瑪尼罗夫接着說。

“是的，怎么說呢——有多少。那可不知道，死了多少，沒有人算过。”

“自然，”瑪尼罗夫說，便又对乞乞科夫道：“我也这么想，死亡率是很大的；死了多少呢，我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

“那么，請您算一下，”乞乞科夫說，“幷且开給我一张詳細的全部的名单。”

“是啦，全部的名单！”瑪尼罗夫說。

經理說着：“是是！”出去了。

“为了什么緣故？您喜欢知道这些呢？”經理一走，瑪尼罗夫就問。

这問題似乎使客人有些为难了，他脸上分明露出紧张的表情来，因此有一点脸紅——这表情，是显示着有話要說，却又說不出口的。但是，瑪尼罗夫也終于听到非常奇怪，而且人类的耳朵从来沒有听到过的东西了。

“您在問我：为什么緣故么？就为了这緣故呀：我要买农奴，”乞乞科夫說，但又吃吃的中止了。

“还請您許可我問一声，”瑪尼罗夫說，“您要农奴，是連田地，还是单要他們去，就是不連田地的呢？”

“都不，我幷不是要农奴，”乞乞科夫說，“我要那已經……死掉的。”

“什么？請您原諒……我的耳朵不大好，我觉得，我

听到了一句非常奇特的話……"

"我要买死掉的农奴，但在最末的戶口册上，却还是活着的，"乞乞科夫說明道。

瑪尼罗夫把烟斗掉在地板上面了，嘴张得很大，就这样的张着嘴坐了几分鐘。刚刚談着友誼之愉快的这两个朋友，这时是一动不动的彼此凝視着，好象淳厚的古时候，常爱挂在鏡子两边的两张象。到底是瑪尼罗夫自去拾起烟斗来，趁势从下面望一望他的客人的脸，看他嘴角上可有微笑，还是不过講笑話：然而全不能发見这些事，倒相反，他的脸竟显得比平常还認真。于是他想，这客人莫非忽然发了疯么，惴惴的留心的看，但他的眼睛却完全澄净，毫沒有見于疯子眼里那样犷野的暴躁的閃光：一切都很合法度。瑪尼罗夫也想着現在自己应該怎么办，但除了細細的噴出烟头以外，也全想不出什么来。

"其实，我就想請教一下，这些事实上已經死掉，但在法律上却还算活着的魂灵，您可肯讓給我或者卖給我呢，或者您还有更好的高見罢。"

但瑪尼罗夫却簡直发了昏，只是凝視着他，說不出一句話。

"看起来，您好象还有些决不定罢！"乞乞科夫說。

"我……阿，不的，那倒不然，"瑪尼罗夫道，"不过我不懂……对不起……我自然沒有受过象您那样就在一举一动上，也都看得出来的好教育；也沒有善于說話的本領……恐怕……在您刚才見教的說明后面……还藏着……什么別

的……恐怕这不过是一种修辞上的詞藻，您就爱这么使用使用的罢？”

“阿，并不是的！”乞乞科夫活泼的即刻說。“并不是的，我說的什么話，就是什么意思，我就确是說着事实上已經死掉了的魂灵。”

瑪尼罗夫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他也覺得这时該有一点表示，問乞乞科夫几句，但是問什么呢，却只有鬼知道。他最末找到的惟一的出路，仍旧是噴出烟头来，不过这回是不从嘴巴里，却从鼻孔里了。

“如果这事情沒有什么为难，那么，我們就靠上帝保佑，立刻来立买卖合同罢，”乞乞科夫說。

“什么？死魂灵的买卖合同？”

“不的！不这样的！”乞乞科夫回答道。“我們自然說是活的魂灵，全照那登在户口册上的一样。我是无論如何，不肯违反民法的；即使因此在服务上要吃許多苦，也沒有别的法；义务，在我是神圣的，至于法律呢……在法律面前，我一声不响。”

最后的一句話，很惬了瑪尼罗夫的意了，虽然这件事本身的意思，他还是不能懂；他拚命的吸了几口烟，当作回答，使烟斗开始发出笛子一般的声音。看起来，好象他是以为从烟斗里，可以吸出那未曾前聞的事件的意見来似的，但烟斗却不过嘶嘶的叫，再沒有别的了。

“恐怕您还有点怀疑罢？”

“那可沒有！一点也沒有！請您不要以为对于您的人

格，我有……什么批評似的偏見，但是我要提出一个問題来：这計划……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是这交易……这交易，結局不至于和民法以及将来的俄国的面子不对么？”

說到这話，瑪尼罗夫就活泼的摇一摇头，显着极有深意的样子，看定了乞乞科夫的脸；脸上还全部露出非常恳切的表情来，尤其是在那紧閉了的嘴唇上，这在平常人的脸上，是从来看不到的，除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精明的国务大臣，但即使他，也得在談到实在特别困难的問題的时候。

然而乞乞科夫就簡单地解释，这样的計划或交易，和民法以及将来的俄国的体面完全不会有什么相反之处，停了一下，他又补足說，国家还因此收入合法的税，对于国庫倒是有些好处的。

“那么，您的意見是这样……？”

“我以为这是很好的！”

“哪，如果好，那自然又作别論了。我沒有什么反对，”瑪尼罗夫說，完全放了心。

“現在我們只要說一說价錢……”

“什么？說价錢？”瑪尼罗夫又有些发昏了，說。“您以为我会要魂灵的錢的么……那些已經幷不存在了的？如果您在这么想，那我可就要說，是一种任意的幻想，我这一面，是簡直奉送，不要报酬，买卖合同费也归我出。”

倘使这件故事的記述者在这里不叙我們的客人当听到瑪尼罗夫的这一番話的时候，高兴的了不得，那一定是要大

遺物議的。他虽然鎮定，深沉，这时却也显出想要山羊似的跳了起来的样子，誰都知道，这是只在最大高兴的发作的时候，才会显出来的。他在靠椅上动得很厉害，連罩在那上面的羽紗都要撕破了；瑪尼罗夫也覚得，惊疑的看着他。为了泉涌的感激之誠，这客人便規規矩矩的向他淋下道謝的話去，一直弄到他完全失措，脸紅，大摇其头，終于声明了这全不算一件什么事，不过想借此表示一点自己的眞心的爱重，和精神的相投——而死掉的魂灵呢——那是不足道的——是純粹的废物。

"决不是废物，"乞乞科夫說，握着他的手。

他于是吐了很深的一口气。好象他把心里的郁結都出空了；后来还并非沒有做作的說出这样的話来："阿！如果您知道了看去好象瑣細的贈品，給了一个无名无位的人，是怎样的有用呵！眞的！我什么沒有經历过呢！就象孤舟的在惊涛駭浪中……什么迫害我沒有熬过呢！什么苦头我沒有吃过呢！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忠实于眞理，要良心干净，就因为我去帮助无告的寡妇和可怜的孤兒！"这时他竟至于須用手巾，去擦那流了下来的眼泪了。

瑪尼罗夫完全被感动了。这两个朋友，繼續的握着手，并且許多工夫不說話，彼此看着泪光閃閃的眼睛。瑪尼罗夫簡直不想把我們的主角的手放开，总是热心的紧握着，至于使他几乎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自由自在。后来他終于温順的抽回了，他說，如果买卖合同能够赶紧写起来，那就好，如果瑪尼罗夫肯亲自送到市里来，就更好；

于是拿起自己的帽子，就要告辞了。

“怎么？您就要去了？”瑪尼罗夫好象从梦里醒来似的，愕然的問。

这时瑪尼罗夫夫人适值走进屋里来。

“丽珊加！”瑪尼罗夫显些訴苦一般的脸相，說，“保甫尔·伊凡諾維支要去了哩！”

“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一定是厌弃了我們了，”瑪尼罗夫夫人回答道。

“仁善的夫人！”乞乞科夫說，“这里，您看这里，”——他把手放在心窝上——“是的，这里是記着和您們在一起的愉快的时光的！还要請您相信我，和您們即使不在一所屋子里，至少是住在邻近来过活，在我也就是无上的福气了！”

“真是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瑪尼罗夫說，他分明佩服了这意見了。“如果我們能够一起在一个屋頂下过活，在榆树阴下彼此談論哲学，研究事情，那可真是好透……”

“阿，那就象上了天！”乞乞科夫叹息着說。“再見，仁善的夫人！”他去吻瑪尼罗夫夫人的手，接着道。“再見，可敬的朋友！您不要忘記我拜托过您的事呀！”

“呵，您放心就是！”瑪尼罗夫回答說。“不必两天，我們一定又会見面的！”

他們跨进了食堂。

“哪，再会再会，我的可爱的孩子！”乞乞科夫一看見級密斯多克利由斯和亚勒吉特，就說，他們正在玩着一个

臂膊和鼻子全都沒有了的木制驃騎兵。"再会呀，可爱的孩子們！对不起，我竟沒有給你們带一点东西来，但我得声明，我先前簡直沒有知道你們已經出世了呢。但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点来的。給你是一把指揮刀。你要指揮刀么？怎么样？"

"要的！"綏密斯多克利由斯回答道。

"給你是带一个鼓来。对不对，你是喜欢一个鼓的罢？"乞乞科夫向亚勒吉特弯下身子去，接着説。

"嗡，一个堵，"亚勒吉特小声説，低了头。

"很好，那么，我就給你买一个鼓来。——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好的鼓呵，——敲起来它就总是蓬的……蓬……咚的，咚，咚，咚的，咚咚。再見，小宝貝！再会了呀！"他在他們头上接一个吻，轉过来对瑪尼罗夫和他的夫人微微一笑，如果要表示自己覺得他們的孩子們的希望，是多么天眞烂漫，那么，对着那些父母是一定用这种笑法的。

"唉唉，您还是停一会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当大家已經走到阶沿的时候，瑪尼罗夫説。"您看呀，那边上了多少云！"

"那不过是些小云片，"乞乞科夫道。

"但是您知道到梭巴开維支那里去的路么？"

"这正要請教您呢。"

"請您許可，我説給您的馬夫去！"瑪尼罗夫于是很客气的把走法告訴了馬夫，其間他还称了一回"您"。

馬夫听了教他通过两条十字路，到第三条，这才轉弯

的时候，就説："找得到的了，老爷，"于是乞乞科夫也在踮着脚尖，摇着手巾的夫妇俩的送别里，走掉了。

瑪尼罗夫还在阶沿上站得很久，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馬車，直到这早已望不見了，他却依然銜着烟斗，站在那里。后来总算回进屋子里去了，在椅子上坐下，想着自己已經給了他的客人一点小小的滿足，心里很高兴。他的思想又不知不觉的移到别的情事上面去，只有上帝才知道要拉到那里为止。他想着友誼的幸福，倘在河濱上和朋友一起过活，可多么有趣呢，于是他在思想上就在这河边造一座桥，又造一所房子，有一个高的眺望台的，从此可以看見莫斯科的全景，他又想到夜里在戶外的空曠处喝茶，談論些有味的事情，这才該是愉快得很；并且設想着和乞乞科夫一同坐了漂亮的篷車，去赴一个夜会，他們的应对态度之好，使赴会者都神迷意蕩，終于連皇帝也知道了他們俩的友誼，賞給他們每人一个将軍銜，他就这样的梦下去；后来呢，只有天晓得，連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了。但乞乞科夫的奇怪的請求，忽然冲进了他的梦境，却还是猜不出那意思来：他翻来复去的想，要知道得多一些，然而到底不明白。他銜着烟斗，这样的还坐了很多的时光，一直到晚膳摆在桌子上。

第 三 章

这时候，乞乞科夫是很愉快的坐在他那皮篷馬車里，已經在村路上走了許多工夫了。他的趣味和嗜好的主要对象是什么，我們是从第二章早就明白了的，所以他把肉体和心灵都化在这上面，也看得毫不覺到奇怪。从他那显在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那推測，那估量，那計划，都好象很得意，因为他总在露出些滿足的微笑来。他尽在想着那些事，而对于他那受了瑪尼罗夫家的仆役的款待，弄得飘飘然了的馬夫，可曾注意着右边的花馬，却一点也沒有留心。这花馬很狡猾，当中間的青馬和左边的那匹因为从一个議員买来，名字就叫“議員”的枣騮，都在使劲的前进的时候，它却只装作好象也在拉車模样。那两匹馬，却因为自己这样的卖力，人可以从眼睛里看出它們的滿足来。“你尽量的刁罢！沒有好处的！我还要使你刁些呢！”綏里方說着，略略欠起身子来，給了懶馬一鞭子。“要守本分，你这废料……！阿青……是好馬，它肯尽职；我也要多給它些草料的，因为它是好馬。議員呢——也是一匹好馬……喂，你搖耳朵干什么？昏蛋，人对你講話，你要留心！我不会教你坏道的，你这驢子！好罢，随便你跑！”于是他又

給了一鞭子，嘮叨道："哼！野蛮！拿破仑，該死的东西！"接着是向它們一起大声的叫道："喂！心肝宝貝！"并且給三匹都吃了一鞭子，不过这并非責罰，乃是他中意它們了的表示。他把这小高兴分給它們之后，又向着花馬道："你当作对我玩些花样，我会看不出你坏处来的罢。这不成的，我的宝貝，如果想人尊敬你，你得規規矩矩的做。你瞧！剛才的老爷府上的人們——那是好人！我只喜欢和好人談天，好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好伙計；我喜欢和他同桌吃飯，或者喝一杯茶。好人是誰都尊敬的！比如我們的老爷——誰都尊敬他，你好好的听着罢，就因为他肯給我們的皇上尽力，又是个五等官[①]呀……"

綏里方这样的想开去，一直跑到最飘渺，最玄妙的事情上去了。假如乞乞科夫留心的听一下，是可以明白关于他本身的許多仔細的；但他的思想，都用在自已的計算上，待到一声霹靂，这才使他从梦中惊醒，向周围看了一看；空中已經密布了云，大雨点打在烟尘陡乱的驛路上。接着一个又是一个更近的更响的霹靂，雨就傾盆似的倒了下来。对于車篷，开初是横打的，忽然从这边，忽然从那边，接着又改換了攻击法，打鼓似的向篷頂上直淋，弄到水点都濺到乞乞科夫的脸上。他只好放下皮帘，遮住了原是开着以便賞鉴风景的小圓窗，一面叫綏里方赶快走。綏里方被打断了講演，也知道这不再是迁延的时候了，便从馬

---

① 同第45頁注①。——編者。

夫台下，拉出一件青布的外套似的东西来，两手向袖子里一套，抓住繮繩，向着那听了他的講演，覺得愉快的疲劳，正在踉踉蹌蹌的三匹牲口，发一声喊。不过已經走过了两条岔路，还是三条呢，却連綏里方自己也弄不明白了。他想了一通之后，就随随便便的定为确已走过了許多十字路。凡俄国人，一到紧要关头，是总归不肯深思远虑，只想寻一条出路的，他也这样，到了其次的岔路，便向右一弯，对馬匹叫道："喂，好朋友，走好哪！"一面赶着它們开快步，至于順着这条路走到那里去呢，他可是并沒有怎么想过的。

雨好象并不想就住。蓋在村路上的灰尘，一下子就化了泥浆，馬匹的拉車，越来越艰难了。梭巴开維支的村庄，还是望不見，乞乞科夫覺得很焦急。照他的計算，是早該走到了的。他从窗洞里向两面探望，然而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見。

"綏里方！"他終于从窗口伸出头去，叫了起来。

"什么事呀，老爷？"綏里方回答說。

"你瞧罢；村子还看不見呢！"

"对了，老爷，还看不見呢！"于是綏里方揮着鞭子，唱起歌似的东西来了。說这是歌，是不可以的，因为很散漫，而且长到无穷无尽。綏里方把一切都放进那里面去，全俄国的馬夫对馬所用的称贊語和吆喝声，还有随手牵来，随口說出的一切种类的形容詞。到后来，他竟拉得更远，至于称他的牲口为"書記"了。

但乞乞科夫現在却发見了他的車在左右搖动，每一搖动，就給他很有力的一震；使他想到这好象已經离开道路，拉到耕过的田里来了。綏里方大約也覚得的，然而他一声不响。

"你究竟在怎样的路上走呀，你这流氓？"乞乞科夫喊道。

"有什么法子呢，我的老爷，已經晚上了。我是連我的鞭子也看不見呢，就这么漆黑！"正說着这話，馬車就向一旁直歪过去了，至于使乞乞科夫得用两只手使劲的攀住。他这才看出，綏里方是喝得烂醉的。

"停下来！停下来！你要摔出我去了！"他向他叫喊。

"不会的，我的老爷，您怎么会想到我要摔出您去呢，"綏里方說。"如果这样，可就坏了，那我自己也知道；唔，不会的，无論怎样，我不会摔出您去的！"他这时就把馬車拉轉来，車轉得很緩，可是終于全部翻倒了。乞乞科夫爬在泥浆里。綏里方是在拉住馬；但馬也好象自己站住了似的，因为正疲乏得要命。这意外的大事件使綏里方沒了办法。他爬下馬夫台，两手插腰，对馬車站着，当他的主人在泥浆里打滚，掙扎着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說道："这东西可到底翻倒了！"

"你醉得象猪一样！"乞乞科夫說。

"沒有的事，我的老爷！我怎么会喝醉呢！我知道的，喝醉，是坏事情。我不过和一个好朋友談了些閑天；和一个好人，是可以談談的——这不算坏事情——后来

我們就一起吃了飯。这也沒有什么不对——和一个好人吃一点东西。”

“你前回喝醉了的时候，我怎么对你說的，唔？你又忘記了么？”乞乞科夫說。

“一点也沒有，您好老爷，我怎样能忘記呢？我知道我的本分！我知道喝醉是很不对的。我不过和体面人談了些天，这可不算……”

“我要用鞭子狠抽你一頓，那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作和体面人談天……”

“随您好老爷的高兴，”綏里方完全滿足了，回答道。“如果要給鞭子，那很好，我是沒有貳話的。如果做了該吃鞭子的事，怎么可以不給鞭子呢；这全都随您的便，您是主子呀！农奴是应該給点鞭子的，要不然，就不听話。規矩总得有。如果我鬧出事来，那么，抽我一頓就是了，怎么可以不給鞭子呢？”

对于这样的一种深思熟慮，乞乞科夫竟想不出回答来。但在这时候，好象运命也发了慈悲了。忽然間，远远的听到了狗叫。乞乞科夫高兴极了，就命令綏里方出发，并且叫他用了全速力的走。俄国的馬夫是有一种微妙的本能的，可以用不着眼睛；所以他即使合了眼，飞快的跑，也会跑到一处什么目的地。綏里方虽然看不見东西，却放馬一直向着村子冲过去，待到車棒碰着了籬垣，簡直再沒有可走的路，这才停下来。乞乞科夫只能在极密的烟雨中，看見了象是屋頂的一片。他便叫綏里方去寻大門，假

使俄国不用恶狗来代管門人，发出令人不禁用手掩住耳朵的大声，报告着大門的所在，那一定是寻得很費工夫的。窗戶里漏着一点光，这微明也落到籬垣上，向我們的旅客通知了走向大門的路径。綏里方去一敲，不多久，角門开处，就現出一个披着睡衣的人影来。主僕两个，也听到对他們嚷叫的发沙的女人声音了："誰敲門呀？誰在这里逛蕩呀？"

"我們是旅客，媽媽，我們在寻一个过夜的地方，"乞乞科夫說。

"是么？眞莽撞！"那老婆子嘮叨着。"来得这么迟。这兒不是客店。这兒是住着一位地主太太的。"

"叫我怎么办呢，媽媽？我們迷了路了。这样的天气，我們又不能在露天下过夜。"

"眞的，天是又暗，又坏，"綏里方提醒道。

"不要你說，驢子！"乞乞科夫說。

"您是什么人呀？"那老婆子問。

"是一个貴族，媽媽。"

貴族这个字，好象把老婆子有些打动了。"等一等，我稟太太去，"她低声說着，进去了，两分鐘之后，又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风灯。大門开开了。这回是别的窗子里也有了亮光。馬車拉进了大門，停在一所小小的屋子的前面。这屋子在黑暗里，很不容易看得明白，只有一边照着些从窗子里射出来的光；屋前还有一个水洼，灯光也映在这上面。大雨潺潺的注在木屋頂上，又象溪流似的落在下

面的水桶中。狗兒們发着各色各样的叫声；一匹昂着头，发出拉长的幽婉的声音；它怀着一种热心，仿佛想得什么奖賞；别一匹却象教会里的唱歌队一样，立刻接下去了；夹在中間，恰如郵車的鈴鐺一般响亮的，是大約还是小狗的最高音，最后压倒全部合奏的是具有坚定的，狗式的，大約乃是老狗的最低音，因为合奏一到頂点，它就象最低弦乐器似的拚命的叫起来了；中音歌手們都踮起脚趾，想更好的唱出高声来，大家也都伸长了頸子，放开了喉嚨；独有它，它最低弦乐演奏者，却把沒有修剃的下巴藏在領子里，蹲着，膝髁几乎要着地，忽然从这里起了吓人的声音，使所有的窗玻璃都因此发了响，发了抖。只要听到这样音乐似的各种的狗叫，原是就可以知道这村子是很体面的；但我們的半冻而全湿的主角，却除了温暖的眠床之外，什么也不理会。馬車刚要停下，他跳出来，一絆，几乎倒在阶沿上了。这时門口又出現了别一个女人，比先前的年青些，然而模样很相象。她領乞乞科夫走进屋里去。經过这里，他就瞥了一眼屋子的內部；屋子是糊着旧的花条的壁紙的；壁上挂着几幅画，一律是花鳥，窗戶之間挂有小小的古风的鏡子，昏暗的鏡框上都刻着卷叶。鏡子后面塞着些信札，旧的紙牌，袜子，或者諸如此类；还有一口指針盘上描花的挂鐘……这些之外，乞乞科夫就什么也沒有看到了。他覺得他的眼瞼要粘起来，仿佛有誰給塗上了蜂蜜一样。再过了几分鐘，主妇出現了，是一位老太太，戴着睡帽，可見她是忽忽忙忙的走出来的，頸子上还圍着一条弗

兰絨的領巾。这位婆婆，是小地主太太們中的一个，如果沒收成，受損失，是要悲叹，頹唐的，然而一面也悄悄的，即使是慢慢的，总把現錢一个一个的弄到藏在她柜子的抽屜里的花麻布錢包里面去。一个錢包装卢布，别一个装五十戈貝克，第三个装二十五戈貝克的現貨，但看起来，却好象柜子里面，除了衬衣，睡衣，綫团，拆开的罩衫之外，什么也沒有似的。假使因为过节，烤着酪餅和姜餅的时候，旧的給烧破了，或者自然穿破了，这拆开的就要改作新的用。如果衣服沒有烧破，也还很可以穿呢，我們的省俭的老太太大約还要使这罩衫拆开着躺在抽屜里，終于和許多别样的旧貨，由她的遺嘱传授給那里的一位平輩亲戚或者外甥侄子的。

乞乞科夫首先告罪，說是为了他突然的登門，惊动了她了。"不要紧，不要紧！"那主妇說。"上帝竟教您来得这么晚！又是这样的大风雨！走了这么远的路，本应該請您用点什么的，可是在这样的深夜里，我实在不能預备了！"

一种奇特的騷扰打断了主妇的話，乞乞科夫很吃了一吓。这騷扰，也象忽然之間，屋子里充满了蛇一样；但抬眼一看，也就完全安静了；他知道，这是挂鐘快要敲打时候的声音。接着这騷扰，又发出一种沙声来，到底是敲起来了，聚了所有的力量，两点鐘，那声音仿佛是誰拿了棍子，敲着一个开裂的壶，于是鐘摆又平稳下去了，从新来来往往的摆着。

乞乞科夫向主妇致谢，并且声明自已一无所需，請她不要抱歉，除了一张眠床之外，他是什么也不希望了的。这时他想問明，他究竟错走到什么地方来了，到梭巴开維支先生的村庄去，还有多少远，但那老太太的回答，却道是她从来沒有听到过这姓名，姓这的地主，是那里也沒有的。

“那么，瑪尼罗夫，您許是知道的罢?”乞乞科夫問。

“那是怎样的人呀，瑪尼罗夫?”

“是一个地主，太太。”

“沒有，我从来沒有听到过他的姓名，沒有这么一个地主的。”

“那么，这里的地主全是些什么人呢?”

“皤勃罗夫，斯惠宁，卡拉派且夫，哈尔巴庚，武累巴庚，泼来卡科夫。”

“都有錢沒有呢?”

“沒有，先生，这里是沒有什么有錢人的。不过这有二十个，那有三十个魂灵罢了；有着百来个魂灵的人，这里是沒有的。”

乞乞科夫这才明白，他竟错走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来了。

“那么，您可以告訴我，从这兒到市上去有多么远嗎?”

“总該有六十維尔斯他罢。我真簡慢了客人，竟什么也不能請您吃！您高兴喝一杯茶么，先生?”

“多謝得很，太太。我只要有一张床，就尽够了。”

“是呀，真的呢，走了这么多的路，是要歇一歇的。請

您躺在这张沙发上面罢，先生。喂！菲替涅，拿一床垫被，一个枕头和一条手巾来！天哪，这样的天气！就象怪风雨呀！我这里是整夜的在圣象面前点着蜡烛哩。阿呀，我的上帝，您的背后和一边，都龌龊得象野猪一样了。这是在那里弄得这么脏的呢？"

"谢谢上帝，我不过弄得这么脏；没有折断了脊梁，可还要算是运气的！"

"神圣的耶稣，您在説什么呀？您可愿意給您的背后刷一下呢？"

"不不，多謝您！請您不要費心！还是請您吩咐您的使女，拿我的衣服去烘一烘，刷一下罢！"

"听着呀，菲替涅！"那使女已經拿了灯走上阶沿，搬进垫被来，并且用两手一抖，絨毛的云便飞得满屋，主妇于是轉过脸去，对她説道，"拿上衣和外套去，在火上烘一烘，就象老爷在着那时候的那样子做，以后就拍一拍，刷它一个干净。"

"明白了，太太！"菲替涅在垫被上鋪上布单，放好两个枕头，一面説。

"哦，床算是鋪好了！"主妇説。"請安置罢，先生，好好的睡！您可还要什么不？也許慣常是要有人捏捏脚后跟的罢。先夫在着的时候，不捏，可简直是睡不着的。"

然而客人又辞謝了这享乐。主妇一出去，他連忙脱下衣服来。把全副披挂，从上到下，都交給了菲替涅，她説过晚安，带着湿淋淋的收获，走掉了。当他只剩了独自一个

的时候。就頗为满足的来看他那快要碰着天花板的眠床。他摆好一把椅子，踏着爬上眠床去，垫被也跟着他低下去，快要碰到地板，从綻縫里挤了出来的絨毛，又各到各处，飞满了一屋子。他熄了灯，拉上羽紗被来蒙着头，蜷得象圓面包一样，一下子就睡着了。到第二天，他醒得不很早。太阳透过窗子，直射在他脸上，昨夜静静的睡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的蒼蝇，現在却向他集中了它們全部的注意：一匹坐在下唇上，別一匹站在耳朵上，第三匹又想跑到眼睛这里来；还有胡里胡塗的一匹，竟在鼻孔边占了地盘，他在半睡半醒中，一吸，就吸进鼻子里去了，自然是惹他打一个大噴嚏——但也因此使他醒轉了。他向屋子里一瞥，这才知道挂在壁上的原来也并非全是花鳥图，他又看見一张庫士梭夫①的肖象和一幅油画，上面是一个老人，穿着象是保惠尔·彼得洛維支②时代的紅色袖口的制服。挂鐘又騷扰起来了，打了九点鐘；一个女人的头在門口一探，立刻又消失了，因为乞乞科夫想要睡得熟，是全脫了他的衣服的。这一探的脸，他覺得有点認識，他要記出这究竟是誰来，終于明白了可就是这家的主妇。他連忙穿起小衫来，衣服就放在他旁边，燥了，还刷得很干淨。于是他穿好外衣，走到鏡子前面，大声的又打一个嚏，打得恰

① Kutusov，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攻俄國时，給他打退了的有名的将軍。——譯者。

② Pavel Petrovich（1754—1801），指俄皇彼得第一世，是对于軍队的服飾和教練，非常認眞的人。——譯者。（按：Pavel Petrovich（1754—1801），指俄皇保罗一世（彼得三世之子）。——編者。）

恰走近窗口来的火鷄，——那窗門原也比地面高不了多少，——也大声的嘓嘓的叫了起来，还用它那奇特的話，极快的向他說了些什么，那意思，总归好象說是“恭喜”似的，乞乞科夫就回答它一句“昏蛋”。之后，他走向窗前，去观察一下四近；从窗口所見，仿佛都是养鷄場；因为在他眼前的，至少，是凡有又小又窄的院子中，滿是家禽和别样的家畜。无数的公鷄和火鷄在那里奔走；其間有一匹公鷄跨开高傲的方步，摇着鷄冠，側着脑袋，好象它正在傾听什么似的。猪的一家也混在这里面；老母猪在掘垃圾堆，也似乎兼顧着小猪仔，但到底完全忘記，自去大嚼那散在地上的西瓜皮去了。这小院子或是养鷄場，是用板壁围起来的，外面是一大片菜园，种着卷心菜，葱，馬鈴薯，甜菜和别样的蔬菜。菜园里面，又处处看見苹果树和别的果子树；上面蒙起网来，防着喜鵲和麻雀。尤其是麻雀，成着大群，飞来飞去，簡直象斜挂的云一样。因此还有許多吓鳥的草人，都擎在长竿上，伸开了臂膊；有一个还戴着这家的主妇的旧头巾。菜园后面是农奴的小屋子，位置很凌乱，也不成为有空場和通路的排列，但由乞乞科夫看来，那居民們的生活是要算好的；屋頂板一旧，就都換上新的了，也看不見一扇倒坏的門，向这边开口的仓庫里，有的是一輛預备的貨車，有时还有二輛。“哼！这小村子可也并不怎么小哩！”他自言自語的說，并且立刻打定主意，要和主妇去扳談，好打交道了。他从她先前探进头来的門縫里向外一望，看見她在喝茶，就装着高兴而且和气

的模样走过去。

“日安，先生！您睡得怎么样？”那主妇說着，站了起来。她比昨夜穿得闊綽了，头上已不戴睡帽，換了黑色的头巾。頸子上却还是围着什么一些物事。

“很好的，好极了，”乞乞科夫一面說，一面坐在靠椅上。“您呢，太太？”

“不行呀，先生！”

“这是怎么的呢？”

“睡不着呀。腰痛，腿痛，連脚跟都痛。”

“就会好的，太太，您不要愁。”

“但願就会好呵。猪油呀，松节油呀，我都擦过了。您用什么对茶呢？这个瓶子里的是果子汁。”

“很好，太太。就是果子汁罢。”

大約讀者也已經覺到，乞乞科夫虽然表示着殷勤的态度，但比起在瑪尼罗夫家来，却随便說話，沒有拘束得远了。这里应該說明的，是有許多节目，俄国固然赶不上外国，但善于交际，外国人却也远不及我們。我們的交际样式上的許多精微和层次，是簡直数也数不清的。一个法国人或德国人，一生一世也不会懂得我們的举动的奇特和差别；他們对一个富翁和一个香烟小販說話，所用的几乎是一样的調子，一样的声音，縱使他們的心里，对于富翁也佩服之至。我們这里可是完全不同了：我們有这样的艺术家，对着蓄有二百个魂灵的地主說話，和对那蓄有三百个的全两样；但对他說話，又和蓄有五百个的全两样；而和他說起

来，又和对于蓄有八百个魂灵的地主全两样；就是增到一百万也不要紧，各有各的說法。我們来举一个例罢，这并非我們这里，乃是一个很远的王国的什么地方，这地方有一个衙門，又假如这衙門里有一位长官或是所长。当他坐在中間，围繞着他的屬員們的时候，我要請讀者仔細的看一看——我相信，你們就要吓得說不出話来了。威严，清高——有什么还不显在他顧盼之間呢？倘要拿了画笔，画出他来，給他留下这相貌：那簡直是普洛美修斯！[①]一点不差：一个普洛美修斯！他老雕似的看，他的步子是柔軟，鎮定，而且稳当。但你們看着这老雕罢，他一出大厅，走近他的上司的屋子去，可就不大能够認識了；他紧紧的挾着公文夹，逃跑的鷓鴣似的急急的走过去，几乎要失了魂。倘到一个俱乐部，或者赴一个夜会，如果都是职位較低的人們，那么，我們的普洛美修斯是仍不失为真正普洛美修斯的，但只要有一个人，比他大一点，我們的普洛美修斯可就要起一种連渥辟提烏斯[②]也梦想不到的变化：比蒼蝇还要小，他簡直化为几乎沒有，一粒微乎其微的尘沙了！"然而这岂不是伊凡·彼得洛維支嗎？"有人看見了他，

---

① Prometheus，希腊神話上的天神和地祇所生的巨人之一，因把大神宙斯（Zeus）从人間取回之火，又送給人类，被罰，鎖在高加索斯（Caucasus）山的岩石上，白昼有大鷲啄食其肝，夜又复生如故。后为赫尔庫来斯（Hercules）所释放。这里所用的意义，和原典有些不符。——譯者。

② Publius Ovidius Naso（B. C. 43—18 A. D.），罗馬的著名的詩人。著有《变形記》（Metamorphoses），今尙存。——譯者。

就会説，"伊凡·彼得洛維支还要高大些，这人却很小，又很瘦；他总用大声說話，也总不笑的，但这人，哼，却小鳥兒似的啾啾唧唧，而且总在陪笑哩。"然而走近去仔細一看——也还是伊凡·彼得洛維支！"阿呀，这样，"人就对自己說……然而我們还是再講这里的登場人物罢。我們知道，乞乞科夫是已經决定，不再客气了；他于是拿了一杯茶，加一点果子汁，談起来道：

"您的村庄可真的出色呵，太太。魂灵有多少呢？"

"到不了八十，"那主妇說，"可惜我們光碰着这样的坏年头；去年又来了一个歉收，連上帝都要发慈悲的！"

"可是农奴却都显得活泼，屋子也象样。但我想請教您：您貴姓呀？昨天到得太晚，忙昏了……"

"科罗博契加①，十等官夫人。"

"多謝。还有您的本名和父称呢？"

"那斯秦莎·彼得洛夫娜。"

"那斯秦莎·彼得洛夫娜么？高雅得很！——那斯秦莎·彼得洛夫娜。我有一个嫡亲的姨母，是家母的姊妹，也叫那斯秦莎·彼得洛夫娜。"

"可是您的貴姓是什么呢？"地主太太問。"您是税务官罢？不是的？"

"不是的，太太，"乞乞科夫微笑着回答道。"我不是税务官；我在外面走，只为着自己的事情。"

"那么，您是經手人？多么可惜！我把我的蜂蜜都賤卖

① Korobochika，"小箱"或"小窝"之意。——譯者。

了；您一定是要的，先生，可对？"

"不，我不大收买过蜂蜜。"

"那就是什么别样的东西。要麻罢？我現在可实在还不多——至多半普特①。"

"唉！不的，太太，我要的是别样的貨色，請您告訴我，您这里可死了許多农奴沒有呢？"

"唉唉！先生，十八个！"那老人叹息着，說。"还都是很出色，会做事的。自然也有些在大起来，可是有什么用呢，毫沒力气的家伙，税务官一到，却每个魂灵的税都要收。他們已經死掉了，还得替他們付錢。上礼拜里，我这里烧死了一个鉄匠，一个很有本領的鉄匠！也知道做銅匠手艺的。"

"莫非这村子里失了火嗎，太太？"

"謝上帝不給有这样的灾殃！如果是火灾，那可就更坏了。并不是的，他全由自己燒死的。火是从他里面的什么地方燒出来的；他真也喝的太多了，人只看見好象一道青烟，他就这么的焦掉了，一直到烏黑的象一块炭；唉唉，是一个很有本領的鉄匠呢。我現在簡直全不能坐車出去了。这里就再沒有人会釘馬掌。"

"这是上帝的意志呵，太太，"乞乞科夫叹息着說，"違背上帝的意思的事，人是嘮叨不得的。您知道不？您肯把他們讓給我嗎，那斯泰沙·彼得洛夫娜？"

"讓什么呀，先生？"

---

① Pud，四十俄磅为一普特。——譯者。

"唔，就是所有的那些人，那已經死掉了的。"

"我怎么能把他們讓給您呢！"

"唔，那很容易。或者我問您买也可以。我付給您錢。"

"但是，怎么办呢？我实在还不懂您。您想把他們从土里刨出来嗎？"

乞乞科夫知道这老婆子弄錯了目标，必須将事情解释給她听。于是用簡单的几句話，說明了这所謂讓与或交易，不过是紙面上的事，而且魂灵还要算是活着的。

"但是，您拿他們做什么用呢？"老婆子說，詫异地凝視着他。

"这是我的事情了！"

"但他們是死了的呀！"

"当然，誰說他們是活的呢？正因为他們是死了的，所以使您吃亏。您仍旧要付人头稅，我就想替您去掉这担子和麻煩呵；現在懂了沒有？不但去掉，我并且还要付您五个卢布呢。您現在明白了罢？"

"我还是不明白，"那老婆子躊躕着，說，"我向来沒有卖过死人。"

"这有什么稀奇！如果您卖过了，这才稀奇哩。您莫非以为这眞的值錢的嗎？"

"不不，我自然并不这么想。这怎么会值錢呢？已經什么用处也沒有了的！但使我担心的，却是他們已經死掉了的这一点。"

"这女人可眞的是胡塗，"乞乞科夫想。"您听我說，太

太，您再想一想罢！象他們还是活着一样，付出人头税去，这是您的很大的损失呀。”

“阿呀，先生，再也不要提了，”地主太太打断他的話。“三礼拜前，我就又繳了一百五十卢布，还要应酬税务官。”

“您瞧罢，太太，您再想想看，从此您就用不着应酬税务官了，因为納税的是我，不是您了。全副担子我挑了去，連税契的經費也归我出。您明白了罢！”

主妇沉思了；她覺得这交易也并不坏；不过太新鮮，太古怪，也恐怕买主会給她上一个大当。他从那里来的呢，只有上帝知道，况且又到的这么半夜三更。

“那么，您可以了罢，太太，”乞乞科夫說。

“老实說，先生，我可向来沒有卖过死人。活人呢，那是有过的，还在三年前，我把两个娃兒讓給了波罗多波波夫，一百卢布一个；他高兴得很。那都是很能做事的。她們連飯单也会織的。”

“現在說的可不是活人呀！上帝在上！我要的是死人！”

“老实說，我首先就怕会吃亏呢。你到底还是瞞着我；先生，也許他們是……，他們的价錢还要貴得远的。”

“您听我說，太太……您在想什么呀！他們怎么会值錢；您想想看！这是废料呀！您要知道，是毫沒用处的废料呀！譬如您得了旧貨，我們来說破布片罢：那自然是还值些錢的，紙厂还会来买它。然而他們，却什么用也沒有了！好，請您自己說，他們还有什么用！”

“那是一点不錯的！自然什么用也沒有。但使我担心的，

也就是他們已經死掉了的这一点呵。”

“我的上帝，这眞是一匹胡涂虫，”乞乞科夫忍耐不住了，对着自己說。“总得說伏她。眞的我弄得出汗了！这該死的老家伙！”于是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来，在額上拭着汗。但乞乞科夫的懊恼是沒有道理的。即使是闊人，尤其是官員，如果和他們一接近，就知道关于这些事，就和科罗皤契加一式一样。一在脑袋里打定了什么主意之后，你就是用十匹馬也拉它不轉。无論怎样抗辯，都沒有用。縱使說得大白天一样明明白白，也总象橡皮球碰着石墙壁似的弹回来了。乞乞科夫拭过汗，就又想，用了别样的方法，来打动她試試看。

“太太，”他說，“您是不管我說什么，还是只顧自己說什么呢……我付您錢，十五卢布的鈔票；您懂了沒有？这是錢呀，路上是不会撒着的。比方您卖出蜂蜜去，什么价錢呢？請您說一句罢！”

“一普特十二个卢布。”

“您不要造孽，太太！您沒有卖到十二个卢布的。”

“眞的，先生！”

“現在您看，这是蜂蜜呀。到您能够采取它，恐怕要費一个年头，一整年的心計，辛苦和手脚的。馬車載着到各处走，保护那可怜的蜂兒。一冬天还得藏在窖子里。您瞧就是！但死魂灵，却是不在这世界上的了。您并沒有吃辛苦，費手脚。他們的离开这世界，給您的府上有損失，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一面，十二个卢布是您一切心計和辛苦的报酬，而这一面，您什么力气也不化，进益却不止十二个，倒是十五个卢布，

而且并非銀的，却是很好看的滴蓝的鈔票哩。”乞乞科夫用这么强有力而且发人深省的道理，上了战場之后，他以为这老婆子的終于降伏，大約是可以无疑的了。

“一点不錯，”那地主太太說，“我是一个可怜的不懂世故的寡妇，还是再等一下，等有別的买主到这里来罢。我也可以比一比价錢。”

“不要鬧笑話，太太！您自己想想看，您在說什么了。誰会来买这东西呢。他要这做什么用呢？”

“也許湊巧可以用在家务上的呵……”老婆子反对道。——但她沒有說完話，张开嘴巴，吃惊的看定他，紧张着在等候回答。

“死人用在家务上！——我的上帝，您真的不知道想到那里去了！莫非在您的菜园里，到夜里好吓雀子嗎？！对不对？”

“神圣的耶穌，救救我們罢！你說着多么可怕的話呀，”那老婆子說，划了一个十字。

“另外还有什么用呢？坟和骨头，还是您的。这买卖不过是紙面上的事。究竟怎么样？您至少总得回答我一句。”

那老婆子又沉思起来了。

“您只在想些什么呀，那斯泰莎・彼得洛夫娜？”

“我可真不知道我該怎么办才是哩。您还不如买点麻去罢？”

“什么，麻！謝謝您！我要的是別的东西，您却拿您的麻来嚕囌。給麻靜靜的麻它的去罢！如果我下一次来拜訪，恐

怕要买麻也难説的。那么，怎么样呢，那斯泰涉·彼得洛夫娜？”

“上帝知道，这眞是古怪透頂的貨色，我向来沒有經手过的。”

这时候，乞乞科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憤憤的抓起一把椅子，在地板上一頓，幷且詛咒她遭着恶鬼。

説到恶鬼，地主太太就怕得要命。

“阿呀呀，不要提它了！上帝也在的！”她脸色发青，叫喊説。“就在两三天前的夜里，我梦里总是看見它，看見这地獄胚子。祷告之后，我卜了一回牌，可确是上帝差来罰我的呀。它的模样眞可怕。它的角，比公牛的还长。”

“我希望您不至于看見一打！我还不及眞正的基督敎徒的博爱；我一看見一个可怜的寡妇沒处安身，沒法生活……那还是和你的田地都完結罢。”

“阿呀呀，你在这里説着多么怕人的話呀，”老婆子惴惴的看定他，説。

“眞的，沒有别的話好説了，簡直沒有——您不要怪我説的直白——就象一匹鎖住的狗，躺在干草上；自己不吃草，却又不肯交給誰。您田地里的所有的出产，我都要买，因为我是也在办差的……”这里他順便撒了一点謊，幷不希望好处的，然而很有效。

这“办差”的話，給了那斯泰涉·彼得洛夫娜一个深的印象了；她説話，几乎用了恳求的声音：“为什么你就立刻生气呢？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么暴躁，我倒不如不要回嘴的好

了。”

“那里那里，我全沒有生气呀！所有的事情比不上一个挤过汁的檸檬。我会气恼嗎？”

“好咧，好咧。我拿十五卢布鈔票把他們讓給你就是。不过有一件事，先生，办差的时候不要忘記我，如果你要秫麦呀，蕎麦粉呀，压碎麦子呀，或是肉类的話。”

“不会不会，太太，我再也不会忘記你了的，”他一面用手擦着三条小河似的，流下他脸孔来的汗，一面說。他还訊問，她在市里可有一个在法院里的密友，全权代理或相識者，可以办妥那訂立合同和一切其余的必要的例規的人。“有的，那住持，希理耳神甫；他的兒子是在法院里的，”科罗皤契加說。乞乞科夫就托她寄一封委托書去，还至于自己来起草稿，省得老婆子写些无用的費話。

“如果他給上司买我一点面粉或是家畜，”科罗皤契加其时想，“那就好了。我应該应酬他一下。昨晚上还剩着一点蛋面。我还是去吩咐菲替涅烤蛋餅罢。用奶油面来做鷄蛋饅头，倒也不坏。这我做得好，也用不着多少时光。”于是主妇走了出去，实行饅头計划去了，并且好象还要添上家庭烹調法上的另外几样。但乞乞科夫却因为去取提箱里的紙，走进了他睡过一夜的客厅。屋子早巳打扫好，胖胖的毛絨被和垫被，已經搬走了。沙发前面放着一张盖了罩布的桌子。他把提箱擱在桌子上，自己坐在沙发上，想休息一下；因为他覚得，自己滿身是汗了，凡有他穿在身上的，从小衫到袜子，完全稀湿。“苦够我了，这該死的老貨，”他說，休息了一会之

后，就开开提箱来。

作者知道，許多讀者們是愛新奇，很願意明白提箱的构造和装着的东西的。那可以，我为什么不給滿足一下这好奇心呢。总之，里面是这样子：中間一个肥皂盒；肥皂盒旁边有狭狭的六七格，可以放剃刀。其次是两个放沙粉盒和墨水瓶的方格。两格之間有一条深沟，是装羽毛笔，封信蜡和长的物事的。还有一些有盖和沒有盖的格子，为装短的物事，如拜客名片，送葬名片，戏园門票以及留作紀念的别的各种票子之用。抽出上面的抽屜来也有許多格子。其中的一个很寬大，藏着裁开了的許多紙。还有一个做在旁边的秘密的小抽屜，可以暗暗的抽出来，乞乞科夫的錢就总藏在这里面。这小抽屜，他总是飞快的抽开，同时又飞快的关上的，所以他究竟有多少錢呢，无从明白。乞乞科夫馬上动手，削好笔尖，写起来了。这时候，主妇也走进屋里来。

"你的箱子可眞好哪，先生！"她說着，在旁边坐下了，"你一定是在墨斯科买的罢？"

"对了，在墨斯科，"乞乞科夫回答着，仍然写。

"我知道，在那边买来的都是好的。两年以前，我的姊妹从那边带了一双孩子穿的暖和的长靴来。眞好貨色！不会破！她現在还穿着呢。阿呀，你有这許多印花，"她向提箱里看了一眼，就說。而实际上，也确有很多的印花在里面。"你送我一两张罢。我沒有这东西。有时是得向法院去上呈文的。可总是沒有印花。"

乞乞科夫向她解释，这并不是她所意料那样的印花。这是只用于买卖契約的，声請書上就不能用。但为了省得麻煩，他仍然送了她一张値一卢布的物事。写好信件之后，他就請她签名，并且要看农奴們的名单。但这位地主太太却好象全无她自己的农奴們的册子，倒是暗記在心里的。他催她說，自己来鈔。有些姓，尤其是諢名，使他非常詫异，至于正在鈔录的时候，一听到就得暂时停下来。給他一个特別的印象的是彼得·薩惠略夫·內烏伐柴衣－科卢以多①，使他不禁叫了起来道：“好长的名字！”有一个名叫科罗符衣·启尔辟支②，别一个却只简截的叫科娄維·伊凡③。他鈔完之后，用鼻子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就嗅出奶油煎炒的食物的香味来。

“請您用一点吧，”主妇說。乞乞科夫回顧时，看見了摆滿着美味的食品的桌子；有香菇，有烙餅，有蛋糕，有蒸餅，有酪条，有脆餅和烘糕，以及各式各样的包子：大葱包子，芥末包子，凝乳包子，白魚包子，还有莫名其妙的許許多。

“請呀，这是奶油煎过的蛋糕，也許还可以罢？”那主妇說。

---

① Petr Saveliev Neuvazhai-Koruito，意云“蔑視洗濯水槽的彼得·薩惠略夫”。——譯者。

② Korovuii Kirpitch，Otto Buek 的德譯本作“母牛屎”，S. Graham 序的英譯本和上田进的日譯本均作“母牛砖”，虽然直譯原語，却不象諢名，也許倒是不对的。——譯者。

③ Kolovi Ivan，譯出来，是“輪子伊凡”的意思。——譯者。

乞乞科夫抓过那奶油煎过的蛋糕来，沒有吃到一半，就极口称贊起来了。在实际上，蛋糕本身固然幷不坏；但当和老婆子使尽力气和轉战沙場之后，也覚得格外可口了。

“您不用蒸餅么？”那主妇說。作为这一个問題的答案的，是乞乞科夫即刻抓起三个蒸餅来，卷作一筒，蘸了溶化的奶油，抛进嘴巴里，于是用飯单揩揩嘴唇和两只手。他大約这样的吃了三回之后，就請主妇吩咐去駕車。那斯泰沙·彼得洛夫娜立刻派菲替浕到院子里去了，还教她回来的时候，再带几个热的蒸餅来。

“府上的蒸餅眞是好极了，太太，”乞乞科夫一面去拿刚刚送来的蒸餅，一面說。

“对啦，家里的厨娘，倒是做得很好的，”主妇回答道，“可惜的是今年的收成坏得很，面粉也就幷不怎么好了。但是您为什么这样的急急呢？”她一看見乞乞科夫已經拿起了帽子，就說。“車子还完全沒有套好哩。”

“阿，馬上套好的，太太。我的馬夫是套得很快的。”

“您到办差的时候，不会忘記我的罢，是不是？”

“不会的，不会的，”乞乞科夫說着，跨出了大門。

“您不要买葷油嗎？”主妇說，跟在他后面。

“为什么不要？我当然要买的。不过得緩一緩。”

“到耶穌复活节，我就有很好的葷油了。”

“您放心，我到您这里来买；您有什么，我就买什么，也要猪油。”

“恐怕您也要绒毛罢？一到腓立波夫加①，我就也有

馬兒的絨毛了。”

“好的，好的，”乞乞科夫說。

“你瞧罢，先生，你的車子还沒有套好哩，”他們倆走到阶沿的时候，那主妇說。

“他馬上套好的。只請您告訴我，我怎么走到大路上去呢？”

“这叫我怎么办呢？”主妇說。“拐弯很多，要說給你明白，是不容易的；或者不如叫一个娃兒同去，給你引路的好罢。可是你得在馬夫台上有地方給她坐。”

“那自然。”

“那么，我叫一个娃兒同去就是，她認識路的，不过你不要把她带走，你听哪，新近就有一个給几个买卖人拐去了。”

乞乞科夫对她約定，决不拐带女孩兒，科罗皤契加就又放了心，检閱她的院子了。她首先看到女管家，正从仓庫里搬出一只装着蜂蜜的木桶。其次向一个农奴一瞥，他正在門道上出現，于是順次的向她的家私什物看过去。为什么我們要把科罗皤契加講得这么长呢？科罗皤契加，瑪尼罗夫，家务或非家务，和我們又有什么相干呢？我們不管这些罢！在这世界上，是沒有整齐到异乎寻常的！刚刚看見欢喜，它就变成悲哀，如果留得它很长久，接着会迸出怎样的一个思想来呢，誰也不知道！人当然可以这么想：怎样

① Philipovka，耶穌复活节前的精进期。——譯者。

么!?在无穷之长的人格完成的梯級上，科罗晞契加岂不是的确站在最下面么?将她和她的姊妹們隔开的深渊，岂不是的确深得很么?和住在貴族府邸的不可近的围墙里，邸里是有趣的香喷喷的鑄鉄的扶梯，那扶梯，是眩耀着銅光，紅木，华貴的地毯的她們?和看了半本書，就打呵欠，焦躁的等着渊博精明的来客，在这里給他們的精神开拓一片地，以便发揮他們的見解，卖弄他們的拾来的思想的她們?——这思想，是遵照着"趋时"的神圣的規則，一礼拜里就风靡了全市的，这思想，是并非关于因为懶散，弄得不可收拾的他們的家庭和田地，却只是关于法兰西的政治有怎样的变革，或者目前的加特力教带了怎样傾向的。算了罢，算了罢，为什么要講这些事?然而又为什么在愉快无愁的无思无虑的瞬息中，却自然会透进一种奇特的光綫到我們这里来的呢?脸上的微笑还未消尽，人却已經不是那一个，他变了别一个了，此刻显在他脸上的，已是别一种新的影子了。

"来了，我的車，"乞乞科夫一看見他的馬車駛了过来，喊道，"你怎么尽是这么慢騰騰的，你这驢子!你那昨天的酒气一定还沒有走尽罢。"

对于这，綏里方沒有回答一句話。

"那么，再見，太太!哦，您的那小姑娘呢?"

"喂!貝拉該耶!"老婆子向一个站在阶沿近旁的大約十一二岁的娃兒，叫道。这孩子身穿一件手織的有顏色的麻布衫。赤着脚，因为刚弄得满腿泥濘，一直到上面，所

以看起来好象穿着长統靴。“給这位先生引路去！”

綏里方拉她登上馬夫台。上去的时候，先在踏脚上踏了一下，因此有点齷齪了，但即刻矫捷的爬上，坐在綏里方的旁边。她之后，乞乞科夫也把脚踏在踏脚上，重得車子向右边歪了过去，但也就坐好了。“呵，現在是全都舒齐了。再会罢，太太！”他用这話向地主太太告别，馬也开了步。

綏里方一路上都很認眞，正經，对于自己的职务也很注意，这是他在有了錯处或者喝醉过酒之后，向来如此的。馬匹也都干凈得出奇。有一匹的頸套，平常是破破烂烂，連麻屑都从破綻里露了出来的，现在也仔細的縫过，修好了。他在路上，簡直不大开口，不过有时响一声鞭子，也沒有对他的馬匹講演，虽然連阿花也极愿意听一点訓詞。因为在这些时候，雄辯滔滔的御者是总归放寬繮繩，鞭子也不过 Pro forma ① 地在馬背上拂拂的。然而阴凄凄的嘴，这回却只有单調的不高兴的吆喝了，例如：“嘘！嘘！昏蛋！慢罢！”之类，另外再沒有什么。阿青和議員也不滿足，因为沒有听到一句友爱的称贊它們的話。阿花在它那柔軟肥胖的身上，吃了不少出格的受不住的鞭子。“瞧罢，这是怎么一回事？”它把耳朵略略一竪，自己想。“他竟知道应該打在那里；他不打背脊，却直接的打在怕痛的处所，不是耳朵上一鞭，就是肚子上一鞭。”

---

① 形式的。——譯者。

“右边？是不是？”綏里方用了这枯燥的話，轉臉去問那并排坐着的小姑娘，一面拿鞭子指着亮澄澄的新綠之間的，給雨濕得烏黑的道路。

“不，还不！我就要告訴你了！”小姑娘回答道。

“那么，往那兒走呢！”当他們临近十字路的时候，綏里方問。

“这边！”小姑娘用手一指，說。

“阿唷！你！”綏里方說。“这就是右边呀！連左右也分不清。”

天气虽然好得很，道路却还是稀烂，烂泥粘着車輪，立刻好象包上了毛毡，車子不大好走了。而且泥土又很厚，很粘。因为这緣故，在午前，他們就走不到大路。如果沒有这小姑娘，那是一定也很难走到的，因为許多岔路，就象把捉住的螃蟹，从网里放了出来一样，向四面八方的跑着。綏里方的容易迷路，真也怪不得他。那小姑娘又即指着远处的已經看得分明的房屋，說道：“那就是大路了。”

“那屋子是什么呢？”綏里方問。

“客店呀，”小姑娘說。

“哦，那是我們自己找得到的了。你現在可以回家去了。”

他勒住車，帮她跳下去，一面自言自語道：“你这泥腿。”

乞乞科夫給她一枚两戈貝克的銅錢。她活泼的跑回去了，高兴得很，因为她能够坐在馬夫台上跑了一趟。

第四章

当临近客店的时候，乞乞科夫就叫停車，这为了两种原因，一是要給馬匹休息了，二是自己也要吃些东西，添一点力气。作者应該声明，这一类人物的好胃口和食欲，可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对于那些住在彼得堡或是墨斯科，整天的想着早上吃什么，中上吃什么，后天早上又吃什么，待到要用午膳了，就先吞一两顆丸藥，然后慢慢的吃下几个蠣黃和海蟹以及别的奇妙的海味去，終于就向凱尔巴特[1]或是高加索一跑的上流先生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不，这些先生們，是引不起作者的羡慕来的。然而中流的人們呢，第一个驛站上要火腿，第二个驛站上要乳猪，到第三站是一片鱘魚或者有蒜的香腸炙一下，于是向食桌面前坐下，无論什么时候，总仿佛不算一回事似的。大口魚的湯，鱘鰉魚和魚膏在他的嘴里发响，发沸，还伴着魚肉包子或一个鯰魚包子，使不想吃的也看得嘴饞。——这些人物，是有一种很值得羡慕的天禀的。上流的先生們里面，情願立刻犧牲他的农奴和他那用了本国式或外国式加以現代的

---

[1] Karlsbad，德国的温泉場。先前的俄国貴族是很喜欢到那里去的，但大抵只为了玩耍，并不是来养病的。——譯者。

改良，但已經抵押或并未抵押的田地的一半，來換取这好市民式的胃口的，目下也不只一两个了。然而对不起，即使用了錢以及改良了的或沒有改良的田地，也还是弄不到一个中流先生那样的胃口来。

木造的破烂的客店，把乞乞科夫招进它那熏得烏黑的屋檐下去了，屋檐被車光的柱子所支持，很象旧式的教堂烛台模样。这客店是俄国式农民小屋之一种，不过規模大一点。窗边和屋頂下，都有新木头的雕鏤的垂花，給暗昏的墙壁一比，更显得出色。外层的窗戶上，画着插些花卉的酒壶。

乞乞科夫走上狭窄的木梯，跨进大門去。他在这里推开那嘎嘎发响的門，就遇見一个身穿花布衣，口說"請进来"的胖胖的老婆子。一到飯堂，他又遇到那些在村市的木造小客店里，一定看見的老相好了：生锈的茶炊，鏤光的松板壁，屋角上的装着茶壶茶碗的三角架，圣象面前的描金的磁器，系着紅綠带子，刚刚生过孩子的一匹猫，还有一面鏡，能把两只眼睛变作四只，脸孔照成好象一种蛋饼的东西，最后，是插在圣象后面的香草和石竹的花束，但早經干透，有誰高兴去嗅一下，就只好打起噴嚏来。

"您有乳猪么？"乞乞科夫轉过脸去，問那胖老婆子道。

"有有！"

"用山葵腌的，还是用酸酪腌的？"

"自然有山葵也有乳酪的。"

"拿来！"

老婆子就到柜子里去寻东西，先拿来一张碟子，其次是一块硬得象干树皮样的飯单，后来一把刀，发了黄的骨柄，刀身薄得好象削笔刀，結末是一把只有两个刺的叉子和一个簡直站不住的盐瓶。

我們的主角就照着他自己的习慣，立刻和她扳談起来了。他訊問她，她自己就是这客店的主人呢，还是另外还有东家；可以賺多少錢；她的兒子們是否和她同住；大兒子是什么职业，已經結了婚呢，还是还是单身；他娶了一个怎样的女人，有嫁資呢，还是沒有；他的岳父是否滿足；嫁装太少了，那兒子可曾不高兴。总而言之，他什么瑣屑都不忘記。至于他要訊問近地住着怎样的地主，那是不消說得的，他明白了这里有的是勃罗辛，坡契太耶夫，米勒諾衣，大佐旦泼拉可夫，梭巴开維支。"哦！你知道梭巴开維支嗎？"他問那老婆子，但接着又知道她不但認識梭巴开維支，也認識瑪尼罗夫，而且瑪尼罗夫要比梭巴开維支"規矩"点。"他立刻要一盘燒母鷄或是燒牛肉；如果有羊肝，那么，他就也要羊肝，什么都只吃一点点。梭巴开維支却总是只要一样，还吃得一个精光。是的，錢照旧，东西还要添好許多哩。"

当乞乞科夫在这样的談天，一面享用着他的乳猪，盘里只剩了一片了的时候，忽然听到了跑来的馬車的輪声。他从窗口一望，就看見一輛駕着三头駿馬的輕快的篷車，停在客店前面了。从車子里出来了两位紳士。一个身材高大，黄头发的，別一个比較的矮小些，黑头发。黄头发穿一

件暗蓝的猎衫，黑头发是蒲哈拉[1]布的普通的花条的短衫。还看見远远的来了一輛空的小篷車；拉的是頸圈和肚帶絡头都已破烂，毛鬣蓬松的四匹馬。黄头发即刻走上扶梯来，黑头发却还在車子里尋东西，一面指着駛来的車，和僕役說話。乞乞科夫覺得这声音仿佛有些熟識似的。他正在凝視着他的时候，那黄头发已經摸着門口，把門开开了。是一个高大的汉子，长脸盘，或者如人們所慣說的失神的脸相，一撮发紅的鬍鬚。从他那蒼白的脸色判断起来，他是常常卷在烟里的，如果不是硝磺烟，那就是烟草烟。他向乞乞科夫优雅的鞠躬，这边也給了一个照样的鞠躬作为回答。不到几分鐘，他們就的确都想扳談起来，結識一下模样，因为倘沒有那黑头发旅客突然闖进屋里来，他們就已經做到第一步，几乎要同时說出大雨洗了尘埃，凉爽宜于旅行之类的彼此的愉快来了。那人除下帽子，摔在桌子上，使劲的搔着头发。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汉子，通紅的面頰，雪白鑠亮的牙齿，漆黑的鬍子的好家伙。他有血乳交融一般的新鮮的顏色；他的脸上就跃动着健康。

“唷，唷，唷，”他一看見乞乞科夫，就突然张开臂膊，喊起来了。“什么引你到这里来的？”

乞乞科夫知道，这是罗士特来夫，和这先生，曾在检事家里一同吃过飯，不到几分鐘，他就已經显得非常亲密，叫起你我来了，虽然从乞乞科夫这一面，对他也并沒有給

① Buchara，中央亚細亚的地名。——譯者。

与什么些微的沾惹。

“你那里去的？”罗士特来夫問，并不等候回答，又立刻接下去道：“我是从市集那里来的，好朋友；你給我道喜罢。我精光了，我連最后的一文也沒有了。实实在在，一生一世，就沒有弄得这么精光过。我只好雇一輛街車了。在窗口望一望罢，它还在这里！”于是他把乞乞科夫的头扭轉去，几乎碰在窗框上。“看看这小馬，这該死的畜生好容易把我拖到这里来了——我終于只好坐上他的車。”和这話同时，罗士特来夫就用指头指一指他的同伴。

“哦——你們还沒有相識哩。我的姻兄弥秀耶夫！我們講了你一早晨。‘留心着，’我說，‘我們也許遇見乞乞科夫的。’但是，我精光到怎样，你怕不見得明白。不管你信不信，我不但失掉了我的四匹乏馬，我真的什么都化光了。我也沒有了表和鏈子。”乞乞科夫向他一看，他可真的沒有带着表和鏈子。而且看起来，好象他一边的鬍子，也比别一边少一点，薄一点似的。

“但是，如果我的袋子里还有二十卢布呢，”罗士特来夫說下去道，“只要二十个，不必多，我一定什么都贏回来，不但什么都贏回来，还要——那么，我就是一位闊紳士，我現在还有三千在袋子里面哩。”

“那是你在那边也說了的，”这时黄头发回答他說。“但到我給你五十卢布的时候，你立刻又都輸掉了。”

“上帝在上，我沒有輸掉。真的沒有。如果我那一回不发傻，那是至今还在的。如果我在那該死的七的加倍之

后，不去打那角头，我可以把全場闊翻。”

“但是你沒有把它闊翻呀，”黄头发說。

“自然沒有，因为我在不合适的时候，打了角头了。你以为你的大佐玩得很好嗎？”

“不管好不好，总之他使你輸掉了。”

“那算得什么，”罗士特来夫說。“我也会使他輸得这么光。他該玩一回陀勃列忒[①]来試試，那我們就知道了，这家伙能什么。但这几天却逛得眞有意思哩，朋友乞乞科夫。哦，眞的，这市集可眞象样。商人們自己就說，向来沒有过这样的热鬧。从我那領地里拿来的东西，无論什么，都得了大价錢卖掉了。唉唉，朋友，我們怎样的吃喝呵！就是現在想起来，畜生……可惜你沒有在一起。你想想看，离市三維尔斯他的地方扎着一队龙騎兵，你想，全体的兵官，总該有四十个，我相信全到市里来了，于是大喝了起来……騎兵二等大尉坡渠路耶夫，是一个体面人；——有髯子，————————这么多。他把波尔陀的葡萄酒单叫作燒酒兒。‘快給我拿一瓶葡萄燒来，’他向堂倌大嚷着。中尉庫夫新涅科夫……你知道，朋友，是一个很可爱的人！簡直可以說，是一个眞正的酒客。我們是常在一起的。还有坡諾馬略夫可給我們喝了怎样的酒呵！那是一个騙子，你要知道。他这里买不得东西。鬼知道用什么混到酒里去。这家伙是用白檀，燒焦的軟木，接骨木心在著色的；但如果

① Doublet，紙牌比賽的一种。——譯者。

要他从最里面的，叫作'至圣无上'的屋子里，悄悄的取出一瓶来，那可实在，朋友，立刻要相信是在七重天上了。还有香槟，我对你說！……比起这来，那知事家的簡直就是水酒。告訴你罢，还不是单单的香槟哩，是一种极品香槟，双蒸的香槟呀。我还喝了一瓶法国酒，'蓬蓬'牌，哪，那香气——哼，就象蔷薇苞，另外呢，都有，你想什么就象什么……阿唷，我們大喝了呵！……我們之后还来了一个公爵。他要香槟。对不起，全市里一瓶也不剩了；兵官們把所有的酒都喝光了。你可以相信我，中飯的时候，我一个就灌了十七瓶！"

"喂，喂！十七瓶，你可是还沒有到的，"黃头发点破道。

"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确是喝了的。"

"你怎么想，就怎么說罢。我对你說，你一下子是挡不住十瓶的。"

"打一个賭罢！"

"賭什么呢？"

"好，我們来賭你那市上买来的猎枪！"

"我不来。"

"唉，什么，来罢，試試看！"

"但是我一点也不想試。"

"你以为沒有枪，就和沒有帽子一样坏。听呀，朋友乞乞科夫，我可是眞可惜你沒有在那里。我知道，你一定会和庫夫新涅科夫中尉分拆不开的。你們立刻会成为知己

的。他不象检事和那些我們市里的乡下闊佬一样，为了每一文錢发抖。他都来：蓋勒华克①呀，彭吉式加②呀，你爱什么就玩什么。唉唉，乞乞科夫，但和你玩什么，做什么呢。眞的，你是一个大滑头，你这老狐狸！和我亲一个嘴！我爱得你要死了。弥秀耶夫你瞧，运命拉攏了我們的；他来找我呢还是我在找他？一个很好的日子里，他来了，上帝才知道他从那里来的！但是我恰恰也正住在这地方……那边車子有多少呀，好朋友！多得很哩，你要知道。en gros③呀！我也去抽了一回签，赢了两小盒香油，一只磁杯，一张六弦琴。我再来看看我的运气的时候，又都輸出去了，舞弊呵，还添上六个卢布。如果你知道庫夫新涅科夫是怎样的一个花花公子，那就好。所有跳舞場，我总和他一同去；有一个，那眞是好打扮，瓔珞，花边，哼，什么都全有。我总在自己想：她媽的！但那庫夫新涅科夫呢——就是一匹野兽，可对？——却坐近她去，用法国話去打招呼了。你可以相信我，我是連一个乡下女人也不肯放过的。他叫作'摘野莓'。魚也眞好，尤其是鱘魚。我带了一条来——还好，还在有錢的时候，我就想到要买它一条了。那么，你現在要到那里去呀？"

"哦，我要去找一个人，"乞乞科夫說。

"找怎样的人？唉唉，算了罢！我們还是一同到我的

---

① Galbik，打牌之一种。——譯者。

② Bankishka，同上。——譯者。

③ "大批"之意。——譯者。

家里去罢！”

“不，不，这不行。我有事情呢。”

“怎么，有事情！胡說白道！喂，你，阿波兌勒杜克·伊凡諾維支①！”

“不行，真的，我有事情，而且很有点要紧的！”

“我来打一个賭，你撒謊！你說罢，到底找誰去？”

“唔，可以的。我梭巴开維支去。”

罗士特来夫立刻迸出一种洪大而且响亮的笑来，这种笑，是只有活泼而健康的人才有的，这时他大张了嘴巴，脸上的筋肉都在抖动，就露出一口完整的，糖一般又白又亮的牙齿来，連隔着两道門，在第三間屋子里的邻人，也会从梦中惊起，睜大了眼睛，喊起来道："怎的这么高兴呀！"

“这有什么好笑呢？”乞乞科夫說，对于这在笑的人，他有一点懊恼了。

然而罗士特来夫放大了喉嚨，仍然笑，一面嚷道："不，請不要見气；我要笑炸了！"

“这毫沒有什么可笑：我和他約过的，”乞乞科夫說。

“但到他那里去，你的生活不会有意思；他完全是一个吝嗇鬼，劊子手！我明白你的脾气；如果你想在那里玩彭吉式加，喝好蓬蓬酒或者别的什么，那是一个天大的

---

① 乞乞科夫的本名和父称是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罗士特来夫却乱叫作阿波兌勒杜克（Opodeldok）·伊凡諾維支，在那时的俄国是算很失礼的。——譯者。

錯。听哪，好朋友！抛掉这媽的棱巴开維支罢！到我那里去！我請你吃鱘魚，坡諾馬略夫这畜生，是什么时候都应酬得乱七八遭的，却担保道：'这是我特别办給你的！你就是跑遍全市集，也找不到这样的貨色。'不过他是一个好引的流氓！我就当面对他說：'您和我們的包做燒酒人，都是天下第一等大騙子，'我这么說了。这畜生就笑起来，摸摸自己的鬍子。庫夫新涅科夫和我，是每天到他店里去吃早飯的。哦，好朋友，我几乎忘記告訴你了：我知道你不会放开我，不过得声明在先，你就是出一万卢布也弄它不到手！"——"喂，坡尔菲里！"他走向窗口，去叫他的僕人。那人却一只手拿一把刀，一只手拿着面包皮和一片鱘魚，那是趁了到車子里去取东西的机会捞来的。"喂，坡尔菲里！"罗士特来夫喊道，"拿那小狗来！一条很好的狗！哼！"他轉脸向了乞乞科夫，接下去道。"自然是偸来的！那主人不肯卖。我要用那匹枣騮馬和他换，你知道，就是我从式服斯替略夫换来的那一匹呀。"但乞乞科夫却从他有生以来一向就沒有見过式服斯替略夫和枣騮馬。

"老爷們不要用点什么嗎？"这时那老婆子走近他們来，說。

"不！不要！我告訴你，朋友！我們逛了呀！不过你可以給我們一杯燒酒！你有什么酒？"

"有亚尼斯。"老婆子回答道。

"就是，也行，一杯亚尼斯，"罗士特来夫大声說。

"那就也給我一杯！"那黃头发道。

"戏园里一个歌女上台了，唱起来简直象夜鶯一样，这样的一只金絲雀！庫夫新諾科夫是坐在我旁边的，对我說：'朋友，你知道！这野禽我想搞一下了！'由我看来，就是玩乐的棚子的数目，也在五十以上。綏那尔提① 风磨似的打着旋子，有四个鐘头。"于是他从向他低低的弯着腰的老婆子的手里，接过杯子来。"拿这兒来！"一看見坡尔菲里捧着小狗，走进屋子里，他忽然大叫起来。坡尔菲里的衣服，也象他的主人一样，穿一件蒲哈拉布的短衫，不过更加脏一点。

"拿这兒来，放在这兒，地板上面！"

坡尔菲里把狗兒放在地板上，它就张开了四条腿，嗅起地板来了。

"就是这条狗！"罗士特来夫說着，一面捏住它的領子，用一只手高高的举起。那狗就迸出一种真的叫苦的声音。

"我吩咐过你的，你又沒有做，"罗士特来夫对坡尔菲里說，一面留心的看着那狗的肚子。"篦篦它，你簡直全不記得了。"

"沒有，我篦了的。"

"那么，这些跳蚤从那兒来的呀？"

"那我不知道。也許是，它从馬車上弄来的罢！"

"胡說！昏蛋！給它篦篦，你梦里也想不到；我看是

① Thenardi，那时的著名的馬戏班子。——譯者。

就是你这騷子把自己的过給了它的。瞧呀，乞乞科夫，瞧呀，怎样的耳朵！你来呀，碰一碰看！”

“何必呢！我看見的！这种子很好，”乞乞科夫說。

“不不，碰一碰看；摸一下耳朵！”

乞乞科夫要向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說。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碰一碰那鼻子，于是說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是眞正的猛狗呵！”罗士特来夫还要繼續的說。“我得招認，我想我一匹猛狗，是已經很久的了。喂，坡尔菲里，拿它去。”

坡尔菲里捧着狗的肚子，搬回馬車去了。

“听哪，乞乞科夫，你現在应該无条件的同我一道去。离这里不过五維尔斯他。我們一下子就到。这之后，你可以再找梭巴开維支去的。”

“唔！”乞乞科夫想。“其实我意不妨也去找罗士特来夫一趟。归根結蒂，他也不会比別人坏。同大家一样，是一个人！况且他又輸了錢。这人什么都大意。我也許能够无須破費，从他那里撈点什么来的。”——“也好罢，可以的，不过有一层，你不能留住我；我的时間是貴的。”

“你瞧，心肝，你这么听話；乖乖。走过来，給你亲一个嘴罢！”于是罗士特来夫和乞乞科夫拥抱着，亲爱的接了吻。“很好，現在我們三个兒走罢！”

“不成，我是得請你原諒的，”黃头发說。“我該回家去了。”

“吓，胡塗，朋友！我不放你走。”

“不成，眞的，我的太太也要不高兴的；况且你現在可以坐他的馬車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你万不要想。”

那黃头发是这样的人們中的一个，起初，看他的性格是刚强的，别人刚刚张开嘴，他的話里已經带着爭辯，如果和他的意見相反，他也决不贊成。他不肯称愚蠢为聪明，尤其是别人吹起笛子来，他决不跳舞。但到結末，却显出他的性質里有着一点柔弱，馴良，到底是对于他首先所反对的变了贊成，称愚蠢为聪明，而且跟着别人的笛子，做起非常出色的跳舞来了。他們以激昂始，以丢脸終。

“吓，胡塗，”对于那黃头发的抗議，罗士特来夫回答着，把帽子捺在他的头上，于是——黃头发就跟着他們出去了。

“慈善的老爷，酒錢还沒有付呢，”老婆子从他們后面叫喊道。

“不錯，不錯，媽媽！对不起，好兄弟，你替我付一付！我的袋子里一文也沒有。”

“要多少？”那亲戚問。

“有限得很，先生。不过八十戈貝克。”

“胡說！給她半卢布，已經太多了。”

“太少一点，慈善的老爷，”老婆子說。但也謝着收了錢，沒命的跑去开門了。她并不折本，因为她把烧酒涨价了四倍。

旅客們走上馬車，就了坐。乞乞科夫的車，和坐着罗士特来夫和他亲戚的篷車并排着走，三个人在一路上都可以彼此自由的談天。罗士特来夫的乡下牲口拉着的小篷車，綏綏的跟着，总是慢一点，那里面坐着坡尔菲里和小狗。

我們的旅客們的热心的談天，在讀者一定是沒有什么大趣味的，我們还不如趁这时候，講几句罗士特来夫本人罢，他在我們的詩篇里，所演的恐怕也并不是很小的脚色。

罗士特来夫的相貌，讀者一定已經很有些認識了。我們里面的无論誰，遇到这种典型的人物，是决不只一次的。大家称他們为快男兒；当还是兒童和在学校的时候，就被看作好脚色，但也因此得到往往很痛的鞭笞。他們的脸上，总表現着坦白，直爽，和确实的英勇。他們一看見人，别人还不及四顧，就馬上成了朋友。他們还立誓要做永久的朋友，而且好象也要守住他們的誓約似的；然而这新朋友大抵就在結交的欢宴的这一晚上，发生爭論，又彼此打起来了。他們爱說話，会化錢，有胆量，不改口。罗士特来夫已經三十五岁了，却还象十八二十岁一样：爱逛蕩，找玩乐。結婚也沒有改变他一点，况且他的太太不久就赴了安乐的地府，只留給他两个孩子，那在他是毫无用

处的。他把照管孩子們的事，都托付了一个真的非常之好的保姆。在自己的家里，他停不了一整天。如果什么地方有市集，什么地方有集会，有跳舞或是祝典，即使距离有十五維尔斯他之远，他的精灵的鼻子也嗅得出；一刹时他就在那里了，在賭桌上吵起来，大搗其乱，因为他也如这一流人一样，是一个狂热的赌客。我們在第一章上已經知道，他是玩得并不十分干凈的，他会要一套做記号和弄花样，所以到后来，这玩耍就常常变成别种的玩耍：他不是挨一頓痛打，遭儿脚狠踢，就是被人拔掉他那出色的茂密的絡腮鬍子，至于只剩了也很有限的半部鬍子回家。然而他那健康丰满的面頰，是用极好的質料造成的，又貫注着很强的繁殖力，鬍子立刻又生出来了，而且比先前的更出色。而且最奇特的是，这大概是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的，——不久之后，他就又和痛打了他的朋友混在一起，大家扳談，仿佛全沒有过什么事，他这一面，也好象毫未受过侮辱似的了。

在若干关系上，罗士特来夫是一位“故事的”人物。沒有那一个集会，只要他有份，会不鬧出一点“故事”来的。那“故事”常常是：被几个宪兵捏着臂膊，拉出客厅，或者給他自己的朋友硬推到門外去。如果不是这些，那么，就总要鬧一点别人决不会鬧出来的什么事，或者在食堂里喝得爛醉，只是笑个不住，或者受了亲口所說的謊話的拖累，終于自己吃亏。他无緣无故的說謊。他会突然想到，講了起来，說自己有过一匹馬，是蓝条紋毛的，或淡紅条紋毛

的，或者是諸如此类的胡說，一直弄到在場的人們全都走开，并且說道："哪，兄弟，我看你是誕妄起来了！"有一些人，是有一种毫无緣故，对于身边的人，說些坏話的热情的。例如有人，身居高位，一表非凡，胸前挂着星章，亲爱的握了别一个的手，談着令人沉思默想的极深刻的問題，但突然又当大家的眼前，說起对手的坏話来了，他就象一个平庸的十四等官，不再是胸前挂着星章，談着令人沉思默想的极深刻的問題的人物，人們就只好癡立，出惊，至多是聳一聳肩。罗士特来夫就也有这一种奇特的嗜好的。一有誰接近他，他就弄得他非常之窘：他散布一切出乎情理之外的，几乎不能更加昏妄的謠言，拆散婚姻，破坏交易，然而并不以为对人做了坏事；倒相反，待到再和他見面，却很亲热的走过来，說道："你真是一个平凡得很的家伙！你为什么一向不来看看我呢？"在許多事情上，罗士特来夫确是一个多方面的人物，这就是說，他无所不能。他肯馬上領你們到天涯海角去，他肯一同去冒险，他肯和你們換东西。枪，狗，馬，都是他的交換目的物，然而想沾便宜的隐情，却是絲毫沒有的；这不过是含在他那性格里面的一种活泼性和豪爽性的关系。他在市集上，幸而碰着一个傻瓜，賭贏了，那就把先前在店鋪里看中了的东西，統統买攏来：馬的頸圈，发香蜡烛，保姆的头巾，一匹母馬，葡萄干，一只銀盆，荷兰麻布，上等面粉，淡巴菰，手枪，青魚，画，磨石，壶，长統靴，磁器，到用完了錢为止。然而他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家去的事情，

是非常少有的：大抵就在这一日里，和别一个运道更好的賭客玩牌，弄得一干二净，有时还要添上自己的烟斗，烟袋，烟嘴，或者簡直又是四駕馬全班和一切附屬品：篷車和馬夫，弄得主人只好自己穿了一件短衣或者蒲哈拉布衫，跑去找寻可以許他搭車的朋友。这样的是罗士特来夫！人也許以为这是过去的典型，并且說，现在可全沒有罗士特来夫們了。阿，不然！說这話的人，是不对的。罗士特来夫在这世界上，是不至于消灭得这么快的。我們之間，到处都是，而且大約不过是偶然穿了一件別样的衣服；然而人們是粗心，皮相的；一个人只要換上別样的衣服，他們也就当作完全另一个人了。

这之間，三輛馬車已經到了罗士特来夫家的阶沿的前面。招待他們的設备，家里却一点也沒有。食堂中央，有两个做工的站在踏台上，刷着墻壁，一面唱着永不会完的单調的歌兒；石灰洒满了一地板。罗士特来夫立刻跑向他們去，他們就得和他們的踏台一同連忙滚出，于是跑向間壁的屋子，到那里續发其次的命令去了。客人們听到，他在叫厨子备午餐；已經又觉得有点肚餓的乞乞科夫，就知道总得快到五点鐘，这才可以入座。罗士特来夫又即回来了，要带客人們到他那領地上去散步，还給他們看看可看的东西。他們为了目睹这一切，大約化了两个多鐘头。直到无所不看，无可再看的时候，罗士特来夫这才安靜。他們最先看馬房，有两匹母馬，一匹是带斑的灰色的，一匹是枣紅色的，还有一匹栗壳色的雄馬。雄馬也并不見得出

色，但罗士特来夫却宣誓而且力說，这是他化了一万卢布买来的。

“一万是一定不到的，”那亲戚注意到，“这还值不到一千。”

“上帝在上！这值一万！”罗士特来夫說。

“你要起誓，随便起多少就是，”那亲戚回答着。

“那么，好罢，你肯打一个賭？”罗士特来夫說。

然而亲戚不要賭。

于是罗士特来夫把空的馬房示給客人們，先前是有几匹好馬在这里面的。也还有一只雄山羊，向来的迷信，以为这是馬房里万不可少的东西，它和它的伙伴会立刻很要好，在肚子下往来散步，象在家里一样。之后，罗士特来夫又带了两位紳士走，要給他們看一匹鎖着的小狼。“这是狼兒！”他說，“我是在用生肉喂它的！”之后又去看一个池，这池里，据罗士特来夫說，有着这么大的魚，倘要拉它上来，至少也得用两条大汉。然而这时候，他的亲戚又怀疑了。“听哪，乞乞科夫，”罗士特来夫說，“我給你看几条出色的狗，那筋肉之强壮，是万想不到的！还有那鼻子！尖得象針！”他說着，領他們去到一間干净的小屋子，在四面围着的大院子的中央。他們一走进去，就看見一大群收罗齐的狗，长毛的和浅毛的，所有毛色，所有种类，深灰色的，黑色的，黑斑的和灰斑的，浅色点的，虎斑的，灰色点的，黑耳朵的，白耳朵的，此外还不少……还有听起来簡直象是无上命令似的各种狗名字，例如咬去，

醒来，罵呀，发火，不要脸，上帝在此，暴徒，刺兒，箭兒，燕子，宝貝，女监督等。罗士特来夫在它們里，完全好象在他自己的家族之間的父亲：所有的狗，都高高兴兴的翘起了猎人切口之所謂“鞭”的尾巴，活泼的向客人們冲来，招呼了。至少有十条向罗士特来夫跳起来，把爪子搭在他的肩膀上。“罵呀”向乞乞科夫也表示了同样的亲爱，用后脚站起，給了一个誠恳的接吻，至于使他連忙吐一口唾沫。于是罗士特来夫用以自傲的狗的好筋肉，大家都已目睹了——誠然，狗也眞的好。还去看克理米亚的母狗，已經瞎了眼，据罗士特来夫說，是就要倒斃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从这里又走开去，因为要去看水磨，但使上面的磨石不动搖，并且轉得很快的軸子，或者用俄国乡下人的怪話，为了它上上下下的跳着，就叫作“蚤子”的那軸子，却沒有了。“現在是就要到鉄厂了，”罗士特来夫說。走了几步，大家也的确看見了鉄厂，于是又察看了一下。

“在这田坂上，”罗士特来夫指着，說，“兎子就有这么多，連地面都看不見了。新近我就亲自用手拉住了一匹的后脚。”

“哪，你要知道，用手是捉不住兎子的。”那亲戚插嘴說。

“我可是捉住了一匹！眞的！”罗士特来夫回答道。“哦，現在我要带你們看我的領地的边界去了，”他向乞乞科夫轉过脸来，接着說。

罗士特来夫領客人們經过田坂，到处是生昔的小土崗。客人們都得从休耕的和耕过的田里取路。乞乞科夫覚得有些疲乏了。許多地方，他的脚竟陷在烂地里，泥士应脚陷得很深。开初，他們是在留心迴避着走的，但到知道了这也不中用，就不管什么地方烂泥积得最厚，单是信步的跑上去了。走过許多路之后，終于也看見了边界，是用一个木桩和一条小沟分划开来的。

"这是边界，"罗士特来夫說。"統統，所有在这边的——都是我的产业，連那个树林，那你們望去在那边蓝森森的，还有树林后面的地方，都是我的。"

"什么时候变了你的树林的？"那亲戚問。"你新近买的嗎？先前可还不是你的呢。"

"唔，就是新近买进来的，"罗士特来夫說。

"怎么能买的这样快呢？"

"就是前天买好的，化了很多的錢，嫣的！"

"那时你不在市集上嗎？"

"唉唉，你这聪明的梭夫倫，人就不能一面逛市集，一面买田地嗎？不錯，我是在市集上，管家却当我不在的时候，把林子买下来了。"

"那总該是管家买的了，"那亲戚說，还是不相信，搖搖头。

客人們仍旧走着先前的不象样的路，回了家。罗士特来夫又引他們到自己的書斋里，但一間办事房里总归可以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却什么也不能发見的，这就是說，沒

有書，也沒有紙，壁上只挂着一把長刀和两枝枪，一枝三百卢布，别一枝是八百卢布。那亲戚向屋子里看了一遍，尽是摇着头。罗士特来夫又給他的朋友們看了几柄土耳其的劍，其中的一柄上見有銘文道，"匠人薩惠黎·西比略科夫"[1]，大概只是誤刻上去的。这之后，客人們又有搖琴賞鉴了，罗士特来夫立刻奏起一个曲子来。搖琴的声音并不坏，不过里面好象发生了一点什么，因为罗士特来夫奏着的瑪茲尔加，忽然变成"英雄馬尔巴罗[2]上陣了"的歌，而这又用那很旧的华勒支曲来結了末。罗士特来夫早已不搖了，但这机器有一个极勇敢的管子，简直不肯沉默，独自还响了很久的时光。之后是大家要看烟斗了，罗士特来夫收集得很不少：木烟斗，磁烟斗，海泡石烟斗，烟熏了的和沒有烟熏的，麂皮包着的和沒有包着的，等等；又看見一枝琥珀嘴的長烟管，是罗士特来夫新近赢来的，还有一个刺綉的烟袋，是在什么驛站上，忘魂失魄的愛上了他的一位伯爵夫人的贈品，而且她的手兒，是，"尽纖細之极致"的，这句話，大約算是把完美之至的意思，竭力表示了出来的了。大家吃过几片鱘魚之后，将近五点鐘，这才就了食桌。在罗士特来夫的生活上，中餐是沒有排在大节目里面的，因为对于食品的烹調，好象并不十分看重；有的太熟，有的还生。厨子也似乎大抵只照着一种什么灵

[1] Saveli Sibiriakov，这是俄国人的名姓。——譯者。

[2] John Churchill Marlborough(1650—1722)，英国的大将，以常胜著名。——譯者。

感，就用手头的一切好物事，做出肴馔来：近旁刚有胡椒瓶，他就把胡椒末撒在菜盘里——桌上有一株卷心菜，他就也加上卷心菜，还随手放进牛奶，火腿，豌豆去——一言以蔽之：他混起来，只要这菜热，也就已經有一种味道了！但罗士特来夫对于酒类，却看得很要紧：湯还沒有上桌，他就先敬了客人一大杯葡萄酒，第二杯是上等白葡萄酒。因为府署和县署所在的市里，是沒有平常的白葡萄酒的。此后罗士特来夫又叫取一瓶瑪豆拉酒来，“就是大元帅，也沒有喝过这么好的。”的确，这瑪豆拉会烧人的喉嚨，因为商人們是知道他們的买主——地主——的嗜好，喜欢强有力的瑪豆拉的，他就尽量的羼进蔗酒去，有时也看准了俄国人的胃脏，什么都受得下，于是放一点王水[1]在里面。临了，罗士特来夫又叫取一瓶很特别的酒来，据他說，是一种香檳和蒲尔戈涅的綜合。他极热心的斟滿了左右两边的杯子，給他的亲戚和乞乞科夫；但乞乞科夫觉到，他給自己却斟得很少。这使乞乞科夫有了一点戒心；当罗士特来夫正对着亲戚談天或是斟酒之际，便乘机把自己的一杯倒在菜盘里了。接着又立刻拿出一瓶烏莓燒酒来，据罗士特来夫說，是全象奶油味道的，但奇怪的是不过发着很强的浊酒气。后来又喝了一种香醪，有一个名目，然而很不容易記，連主人自己第二回說起来也完全是另一个了。中餐早已完毕，酒也都試过了，但客人們却还不离开桌面，乞乞

[1] 硝强水和盐强水的混合物。——譯者。

科夫总不願意当着那个亲戚的面，向罗士特来夫說出他藏在心里的事情来：那亲戚究竟是外人，这事情却只能密談的。但那亲戚也未必是一个于他有害的人，因为他已經大醉，埋在椅子里，早就抬不起头的了。后来他自己也覺得情形有些不妙，就請罗士特来夫放他回家去，而且說的很低，很倦的声音，很象——用民族的俄国的表現說起来——用鉗在馬头上拔馬嚼子。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放你走！”罗士特来夫說。

“不要难我了，好朋友！眞的，我要走！”那亲戚恳求道。“你不該这么虐待我的！”

“胡說！发夰！来，我們玩一下彭吉式加。”

“不行，好人，还是你自己玩罢！我实在不能玩了，我的太太要很不高兴我的；我也还得对她講講市集的情形去。眞的，朋友！不給她一点小高兴，这是我的大罪过呀。求求你，不要留我了罢！”

“管她老婆什么媽……！好象頂要紧的是你們两口子在一起！”

“不不，眞的，朋友！她是很好的，我的太太——能干，誠实，一个模范的賢妻！她待我好。你可以相信我，我是常常感激得至于下泪的。不不，不要想留住我了罢；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得走了。我告訴你！老老实实！”

“放他走罢，我們要他做什么呢！”乞乞科夫悄悄的对罗士特来夫說。

“你說的对！”罗士特来夫道，“我最討厌这样的孱头！”

于是他大声的說下去道："好罢，那就滚你的。去！尽找你的老婆去，你这吹牛皮的！"

"不是的，朋友！你不能駡我是吹牛皮的！"那亲戚回答說。"我仗她才有生活呢。真的！她是很可爱，很好，很温柔，娇小……我常常要流出眼泪来。她会問我，我在市集上看見了些什么——我得統統告訴她——她很可爱……"

"那么，去和她胡說白道去就是！"

"不，听哪，好朋友！你不能这样說她的，这也就是侮辱我呀，她是很好，很可爱的。"

"是了，快滚罢！找她去！"

"是的，的确，我要走了；原諒我不能奉陪。我是极高兴在这里的，但是我实在做不到。"那亲戚总在絮叨着一切陪罪的話，却沒有留心到他已經坐上馬車，拉出大門，在露天底下，田野上面了。由此知道，他的太太怕也未必会听到多少市集的情形罢。

"这么一个廢物！"罗士特来夫走向窗口，目送着跑远去的馬車，說。"这么跑！那旁边的馬倒不坏，我早就看上了的。不过这家伙总不肯。只是一个孱头！"

大家走到隔壁的屋里去。坡尔菲里拿进燭火来，乞乞科夫忽然見有一副紙牌在主人的手里了，却不知道他是从那里取来的。

"来一下小玩意罢，朋友！"罗士特来夫說，一面把紙牌一挤，又一松，那十字封条就断掉，落在地上了。"消遣消遣呀，你知道。我想玩一下三百卢布的彭吉式加！"

然而乞乞科夫只装作全沒有听到那些話的样子，却自己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說道："哦，几乎忘記了，我要和你商量一点事！"

"什么事呀？"

"但你得豫先約定可以允許我！"

"那是什么事呢？"

"不，你得先和我約定的！你听真！"

"那么，好罢。可以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么：你一定有一大批死掉的农奴，戶口册上却还沒有注消的罢！"

"自然！这又怎么样呢？"

"都讓給我。把他們归到我的名下去！"

"你拿这有什么用呢？"

"我有用。"

"不，你說，什么用？"

"就是有用……这是我这边的事情了——一句話，我有用处。"

"里面一定还有緣故的。你一定在計划什么事。說出来罢！什么事？"

"唉唉，什么計划呵！这样的无聊东西。我能拿它計划什么呢？"

"那么，你要他們做什么呢？"

“我的上帝，你真是爱管閑事！无論什么垃圾，你也要用手去摸一下，而且簡直还会嗅一下！”

“是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肯說呢？”

“就是我說了，你有什么用呢？这是很簡单的，不过我想这么的干一下！”

“就是了，如果你不說，我就也不給！”

“听罢，这是你丢面子的。你說过一言为定的了，現在却想不算了！”

“很好，随你說罢。在你沒有告訴我之前，我不答应！”

“我怎么告訴他才是呢？”乞乞科夫想；他略一盘算，才来說明他的要找死魂灵，为的是想在交际社会里，增加自己的名望，他沒有大財产，所以原有的魂灵也不多。

“你胡說，”罗士特来夫說，打断了他的話，“你胡說，兄弟！”

乞乞科夫自己也觉到，他的謊实在撒的不聪明，这虚构的口实也的确沒有力量。“那么，好，我老实告訴你罢，”他正經的說道，“我請你只放在自己的心里，不要传开去。我准备結婚了，但可恨的是我那新妇的父母是极难說話的人，总想出人头地。一对該死的东西！和这样的有了关系，我倒在懊悔了。他們一定要新郎至少也有三百个魂灵，但我可一共几乎还缺一百五十个，那么……”

“不的，兄弟，你胡說！”罗士特来夫又喊起来。

“不，真的，这回是連这样的一点謊也沒有的，”乞乞

科夫說着，用拇指头在小指尖上划出一块极小的地方来。

"如果不是胡denote，拿我的脑袋去！"

"听哪，你侮辱我！我是何等样人呀？我为什么总要說謊呢？"

"可是我明白你了：你是一个大騙子——要知道我是看朋友交情上，这才說說的。如果我是你的上司，第一着就是在树上縊死你！"

听了这話，乞乞科夫覺得受侮了。凡有粗鹵的，有伤中庸的界限的表現，是使他不舒服的。他不喜欢和不相干的别人亲暱，但如果那是上等人物，就又作别論。因此他現在覺得心里不高兴。

"上帝在上，我要縊死你！"罗士特来夫重复說，"我很坦白說出来，而且說这也并不是为了侮辱你，倒是因为我自己相信，我是你的朋友。"

"一切事情都有一个界限，"乞乞科夫儼然的說。"倘若你爱用这样的語調，不如进兵营去。"——于是他又接下去道："你不肯送，那么，卖給我也可以的。"

"卖！我明白你了。你是一个流氓。你不肯多出錢的。"

"哪，你也該知足了！想一想罢，你以为那是宝石似的东西嗎？"

"你說的对，我明白你了。"

"不，听罢，朋友，多么小气呀。你其实是应該送給我的。"

"那就是了，我一个錢也不要，給你看看我并不是这

么一个吝啬鬼。你买一匹种馬去，农奴就算作添头。”

“請你想想，我要种馬做什么用呢？”乞乞科夫說，对于这提議，非常詫异了。

“你做什么用？买这捣乱家伙，我化了一万卢布，你只要出四千。”

“但是我拿它去做什么呀！我并沒有牧場。”

“是的，再听我說，你还沒有懂呢。现在我只要三千。其余的一千你可以后来再付的。”

“是的，但是，我簡直完全用不着！实实在在！”

“那就是了，那么，买我的那匹枣紅的母馬去罢！”

“我也用不着母馬。”

“我給你母馬，还添上你已經見过的那匹灰色小馬，只要二千卢布。”

“我用不着馬！”乞乞科夫說。

“你可以再去卖掉的。无論在那一个市集上，你都能賺三倍。”

“如果你相信可以賺这么多的錢，还是自己卖去罢。”

“这能賺錢，我是知道的，不过我願意你也賺一点。”

乞乞科夫陈謝了他的友情，并且坚决的回絕了枣紅的母馬和灰色的小馬。

“那么，在我这里买几匹狗去罢！有一对可以給你的小夫妻在这里；会使你乐到脊梁都抽搐起来的。刺毫毛，硬胡子；那成堆的毫毛，就象刺猬的刺一样，而且那肋骨呵——簡直是鉄箍。还有那又小又胖的爪子——几乎不沾

地！……”

“唉唉！我用不着狗。我不是猎戶。”

“但我很希望你也养几条狗。不过，你知道，如果你不要狗，那就买我的搖琴去。我告訴你，那是好东西。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打謊，那时化了一千。給你却只要九百。”

“我要搖琴做什么用呀？我又不是德国人，要拿了这东西挨家的討錢去！”

“但这并不是德国人所有的那样筒琴哩。这是一个风琴，你仔細的看去。眞正瑪霍戈尼树做的！来，我再給你看一下罢！”罗士特来夫就捏住乞乞科夫的手，拉到邻室去，他抵抗，两脚釘住了地板，想不动，他力辯，自己很知道那搖琴，然而都沒有用，他总得再听一回馬尔巴罗怎样的去上陣。

“如果你不願意給我錢，那么，我們就这么办罢，你知道，我給你搖琴，再加上所有的死魂灵，你就留下你的篷車，还只要再付三百卢布。”

“又来了？我怎么回去呢？”

“我另外給你一輛車。在庫房里，我就給你看！你只要去漆一下。那就是一輛很体面的馬車了！”

“这人給冒失鬼附了体嗎，”乞乞科夫想，并且下了英勇的决心，凡有罗士特来夫的馬車，搖琴，以及一切平常和异常的狗，即使那是未尝前聞的，鉄撬似的肋骨和又小又肥的爪子，都給他一个不要。

“但是你全都到手了呀：馬車，搖琴，死魂灵。”

“但是我不要，”乞乞科夫又說了一遍。

“为什么你簡直不要？”

“很簡单，因为我不要，这就尽够了！”

“唉唉，你这家伙！和你打交道，是不能象和一个好朋友或是伴当的。眞是一个……人！立刻明白，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

“是的，我是驢子，对不对？毫无用处的东西，我为什么非买不可呢？”

“不不，不要提了！現在我明白你了。这样的一个无賴汉，的的确确。好罢，你听着，我們来玩一下彭吉式加。我押上所有的死魄灵，再加搖琴。”

“不，不，我的好人，用賭博来決輸贏，是靠不住的，”乞乞科夫向对手拿着的紙牌看了一眼，說。他覚得对手很难相信。連紙牌也可疑。

“为什么靠不住？”罗士特来夫說。“这是沒有什么靠不住的；如果你运气好，媽的，就什么都到手。瞧罢，你的运气多么好，”他說着，摊开几张紙牌来，要引起乞乞科夫打牌的兴趣。“哪，这样的好运气，这样的好运气！总是这样上风。你瞧，这是該死的十，我会因此輸得精光的。我知道会使我輸得精光。但是我閉起眼睛，心里想，媽的！請便罢，这奸細！”

罗士特来夫正在講說的时候，坡尔菲里又拿进一瓶酒来了。但乞乞科夫都坚決的拒絕，不喝酒也不玩牌。

"你为什么不要玩？"罗士特来夫道。

"因为我不高兴。老实說，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賭友。"

"为什么你不是一个賭友的呢？"

"就因为我不是一个賭友呀，"乞乞科夫說，并且聳一聳肩。

"无聊家伙，你这！"

"上帝这样的造了我了，我也沒法。"

"簡直是一条懶虫。先前我至少还当你是一个有些体面的人。可是你全不明白打交道。对你不能說知心話，你是連一点点的面子也不要的。全象梭巴开維支！废料一枚！"

"你說出来，为什么駡我的？不玩牌，就是我的錯处嗎？如果你是这么一个斤斤計較的家伙，那么，把魂灵卖給我就是了！"

"你拿恶鬼去！而且还是沒有头毛的。我本要白送給你的，現在你可是拿不到手了，就是你献出一个王国来，我也不給。这样的一个扒手！这样的一个齷齪的坏貨！我从此不和你来往了。坡尔菲里，告訴管馬房的去，不要給他的馬匹吃燕麦了。給吃干草就尽够。"

这样的結局，乞乞科夫是沒有豫先想到的。

"我还是不看見你的好！"罗士特来夫說。

这吵架并沒有阻碍了主人和他的客人一同吃晚飯，虽然这回在桌上不再摆出各种佳名的酒来。不过孤另另的站着一小瓶，是契沛尔酒之一种，但其实是人們大抵叫作酸的浊酒的。晚飯之后，罗士特来夫領乞乞科夫到一間旁边

的屋子里，那里面鋪着一张給他睡覺的床，并且說道："你的床在这里。我不高兴对你說什么晚安。"

說完这話，他出去了，只剩下乞乞科夫一个人，心情恶劣之至。他在懊恨自己，自責他的同来这里，费了他許多要紧的时光；最难寛恕的是竟对他說出了自己的事情；真是粗心浮气，活象一个傻子；因为这一类事情，是完全不能对罗士特来夫說的。罗士特来夫是一个坏貨；他会添造些謠言，不知道要散布怎样的謊話，到底还弄出一个无聊的話柄来呢……晦气，真真大晦气！"我真是一头驢子！"他对自己說。这一夜他睡得很坏。有一种很小，却很勇敢的虫，不住的来咬他，痛的挡不住，使他用五个指头搔着痛处，一面嘮叨道："恶鬼抓了你去罢，連罗士特来夫！"当他醒来的时候，还早得很。他的开首第一着，是披上睡衣，穿好长靴之后，就到院子边沿的馬房去，吩咐綏里方立刻套車子。归途中遇見了罗士特来夫，他也一样的穿着睡衣，嘴里咬着烟斗，在院子里从对面走过来。

罗士特来夫很亲暱的招呼他，还問他夜里睡得怎么样。

"总是这样！"乞乞科夫冷淡的答道。

"我也是的，朋友……"罗士特来夫說。"你可知道，我給該死的鬼东西鬧了一整夜，我简直說不清！昨夜嘴里还有一种味兒，好象是一整队的騎兵在那里面过夜。你知道，我梦見挨了鞭子。真的！你猜是誰打的呢？我来打一个賭，你一定猜不着：是騎兵二等大尉坡采路耶夫和庫夫新涅科

夫打的。”

“好，好，”乞乞科夫想，“如果你眞的挨一頓打，那倒实在不坏的。”

“上帝在上！这眞的痛得要命！我就醒了；不錯，周身都痒；該死的东西，这跳蚤！哦，回去穿起衣服来罢；我就到你那里去。我只要再去申斥一下管家这无賴子就行。”

乞乞科夫回到屋子里，洗过脸，換好了衣服。当他走进食堂去的时候，桌子上已經摆着茶具和一瓶蔗酒了。屋里却还分明的留着昨天的中餐和晚餐的遺迹；使女并沒有用过扫箒。地板上散着面包末屑，連桌布上也看見躺着成堆的烟灰。那主人，也就进来了，穿的还是睡衣，下面露着不穿小衫的，生着浓毛的胸脯。一只手拿了长烟管，一只手拿一个杯，喝着，这模样，对于极討厌理发店招牌上面那样卷起，掠光，或者剪短的头的画家，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图样。

“那么，你以为怎样？”略停了一会之后，罗士特来夫說。“你不想賭一下魂灵嗎？”

“我已經告訴过你了，我不賭；却买——我願意这样。”

“我不想卖，这不象朋友。莫名其妙的事，我是不干的。賭——那可是另外一回事了。玩牌罢！”

“我已經告訴过你了，我是不賭的。”

都是你的。該从戶口册上注銷的，我这里有一大批。喂，坡尔菲里！拿象棋盘来！”

“請你不要費神了，我可是不賭的！”

“但这并不是賭博呀；这不講运气，也不能玩花样，什么都靠眞本領的。而且我还得声明，我下得很不行；你应該饒我几著。”

“也許这倒很好的，試試看，”乞乞科夫想。“我先前象棋下得并不坏，况且他要在这里玩花样，也很难的。”

“也好！可以的。我还是和你下一盘象棋罢。”

“魂灵——对一百卢布？好嗎？”

“为什么？我想，五十卢布也足够了。”

“不行，你听哪，五十，这不象一注的！还不如我加上一匹普通的猎狗，或者一个金的图章罢，你知道，那就象人們挂在表鏈上那样的东西。”

“那就是了！我可以来，”乞乞科夫說。

“可是你讓我先几子呢？”罗士特来夫問。

“这怎么可以？自然不讓先。”

“至少，开手要讓我先两子的。”

“不行，我自己也下得很坏。”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罗士特来夫說着，动了一子。

“我长久沒有碰过棋子了，”乞乞科夫說着，也动了一子。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罗士特来夫說着，又动了一子。

“我长久沒有碰过棋子了，”乞乞科夫說着，又走下去。

“知道了——这下得很坏，”罗士特来夫說着，又动了一子，同时又用睡衣的袖口，把别的一子推向前去了。

“我长久沒有碰过棋子了……喂，这是怎么的，好朋友？把这一子收回去！”乞乞科夫喊道。

“什么？”

“这一子是你得退回去的，”乞乞科夫說；但他忽然看見在他的鼻子跟前另外还有一子，象是想去吃帅似的。它是怎么来的呢，却只有一个上帝知道。“不行，”乞乞科夫說，“和你，是不能下的。人不能一下子就走三著！”

“怎么三著？这是弄錯的。这一子是錯带上来的；我退回去，如果你要这样。”

“还有这里的是怎么来的呢？”

“你說的是那一子呀？”

“这里，这一子，这想来吃帅的。”

“你怎么了呀！你好象不明白似的。”

“不，我的好人，棋子我都数过，什么都記的清清楚楚的，你刚刚把它推上来的。这里是它的原位！”

“什么——那里？”罗士特来夫紅着脸，說。“你胡說白道，朋友！”

“不的，好人，恐怕正是你胡說白道，但可惜就是运气小。”

“你当我什么人？”罗士特来夫說。“莫非你以为我在玩花样嗎？”

“我幷沒有当你什么人，不过我自己警戒，不再和你

下棋了。"

"不成，現在你早不能退走了，"罗士特来夫憤激了起来，"棋已經下开了头的！"

"可是我可以不下，因为你下得不象一个規矩人！"

"你說謊！你沒有說出这样話来的权利！"

"不然，我的好人，那倒是你，你說謊的！"

"我沒有玩花样，你也不能退开。你得下完这一盘！"

"你强迫我不来的，"乞乞科夫冷冷的說，走近棋局去，把棋子攪乱了。

罗士特来夫怒得滿脸通紅，奔向乞乞科夫，至于使他倒退了两步。

"我却要强迫你，和我来下棋。你攪乱了棋局，也沒有用的。我著著都記得！我們可以把这一局从新摆出来的！"

"不成，我的好人，我不和你下，这就够了！"

"你不下嗎？是不？"

"你自己看就是，人是不能和你来下的！"

"不，要說明白：你下，还是不下？"罗士特来夫說着，更加走近乞乞科夫来，碰着了他的身体。

"不下，"乞乞科夫說，一面只得擎起双手，放在脸前，他看情形，已經料到要有一場剧战了。这准备很得当，因为罗士特来夫模样是就要动手的，而且很容易打过来，会使我們的主角的漂亮丰滿的脸上，蒙上洗不去的耻辱；然而他把那一击往斜下里架掉了，还紧紧的捏住了罗士特来夫的两只喜欢打架的手。

“坡尔菲里，保甫路式加！”罗士特来夫发疯似的叫喊起来，一面挣脱着。

这一叫喊，乞乞科夫就放掉了他的手，因为他不願意給僕役目睹这有趣的場面，而且同时觉得，永远招住着罗士特来夫，也是毫无意思的。这刹那間，坡尔菲里走进屋子里来了，后面跟着保甫路式加，是一个强壮的小子，和他是尝不到好味道的。

“你总不肯下完这一局嗎？”罗士特来夫說。“說出来：是，还是不。”

“要下完它，我可做不到，”乞乞科夫說着，向窗外瞥了一眼。他看見自己的馬車已經套好，旁边是綏里方，好象只在等候叫他拉到門口来的命令。然而总逃不出这屋子去，因为門口站着两匹强有力的驢子，罗士特来夫的家奴。

“你总不肯下完这一局嗎？”罗士特来夫再說一遍，脸上气得通紅。

“如果你下得規規矩矩……但是……不下了！”

“不下？你这恶棍！你觉得自己要輸了，你就会馬上不下了！打他！”他突然暴怒的喊起来，一面轉向坡尔菲里和保甫路式加，自己也抓起了他那樱木的长烟管。乞乞科夫白得象一块麻布。他想說些什么，但他只觉得自己的嘴唇在动，却沒有发出一点声音。

“打他！”罗士特来夫大叫着，拿了他那樱木的长烟管向他奔来，发紅而且流汗，恰如喊着向一个难攻的要塞冲鋒

一样。“打他！”罗士特来夫用了好象一个狂暴的中尉，正当猛烈的总攻击之际，对他的中队喊道“前进，兄郎們！”似的声音大叫着，这中尉，是以蛮勇获得名望的，当剧战使他无法可想的时候，就只好发这命令。然而战云已經把他弄昏，他觉得周圍一切，都在打旋子了。大將斯服罗夫的影子，仿佛就在前面飘浮。重大的目标在那里，他就瞎七瞎八的冲过去。他喊着“前进呀，兄郎們！”但这事怎样的破坏了已經筹定的总攻击的計划，却并不細想，而藏在云間一般的难攻的要塞的墙壁的枪洞里，有几百万枪口，和自己带着的无力的小队，会象輕微的羽毛似的在空中紛飞，以及敌人的枪弹会呼嘯着飞来，使这边的叫喊沉默下去之类的事，也并不重視了。然而，就是把罗士特来夫当作一个沒头沒脑的向要塞冲鋒，疯里疯气的中尉似的人物罢，而这被他猛攻的要塞本身，却和那种要塞毫不相象，倒相反，这要塞是感到一种恐怖，連心脏也掉到褲子里去了。他想拿着护身的椅子，已經被家奴們从手里搶去了，他已經閉上眼睛，死比活多，准备用脊梁来挨这家的主人的乞尔开斯的长烟管，另外还要出什么事呢，那可只有上帝知道了。然而厲从天降，我們的主角的肋肋，肩膀，以及所有养得很好的各处的皮肉，幸而都沒有事。完全出乎意外，突然响起来了，好象天使的声音，是一个鈴鐺声，駛来的馬車的車輪声，連屋里也听得到的三匹跑热了的馬的沉重的呼吸声。大家都不禁連忙跑到窗口去。一个留了鬍子，穿着軍人似的衣服的人，跨下車子来。他在門口問过主人之后，

就走进屋子里，其时乞乞科夫还在吓得发昏，也还在凡有垂死的人，总要尝到的可怜之至的状态里。

“我可以問，两位里面誰是罗士特来夫先生么？”那客人問，于是用了詫异的眼光，向手里拿着长烟管，站在那里的罗士特来夫看了一眼，也向刚从他那可悲的状态里开始恢复轉来的乞乞科夫看了一眼。

“我可以先問，光临的是誰么？”罗士特来夫走近他去，說。

“我是地方法院长！”

“您貴干呢？”

“我这来，为的是通知你一件我所收到的公文。在对于你的未决案件，有了法律的判决之前，你是被告。”

“吓，胡鬧！怎样的案件？”罗士特来夫說。

“您牵涉在地主瑪克西摩夫的案件里了，您在酩酊状态之际，用杖子打他，給了他人格的侮辱。”

“胡說，我根本就不認識这地主瑪克西摩夫。”

“可敬的先生！您要承認我所給您的注意：我是官吏。您可以对您的僕役这么說，却不能对我。”

到这里，乞乞科夫便不再等候罗士特来夫对于这的回答，抓起自己的帽子，从地方法院长的背后溜出門外，坐上他的馬車，并且命令綏里方，赶馬匹用全速力跑掉了。

第五章

我們的主角却还是担心得很。車子虽然用了撒野的速率在往前跑，罗士特来夫的庄子，已經隐在丘岡，田野，小山后面了，他总还在惴惴的四顧，好象以为就要跳出追兵来似的。他呼吸的很沉重，把手按在心上，就覺得跳得象是一只籠子里的鵪鶉。“我的上帝，眞教我出了一身大汗。这东西！”于是他从罗士特来夫本身咒起，一直到他的祖宗。其中确也有几句很不好听的話；但有什么用呢：一个俄国人，又是在生气呀！况且这事情完全不是开玩笑，“无論怎么說，”他对自己道，“如果这局面上沒有地方审判厅长出現，恐怕我現在也不能够还在欣賞这美丽的上帝的世界了！恐怕我就要象水泡似的消灭，不留一点我在这世間的痕迹，沒有后代，也沒有錢財和田地以及好名望传給我的兒子和孙兒了！”我們的主角，实在替他的子孙愁煩得很。

“这么一个坏老爷，”綏里方想。“这样的一个老爷，我一生一世里就还沒有看見过。眞的，应該对脸上唾他一口。不給人吃，那还可以，可是馬却总得喂的呀。因为馬是喜欢燕麦的。这就是所謂它的养料；我們要粮食，那么，它就要燕麦。这正是它的养料呵。”

馬匹也好象因为罗士特来夫而显着不高兴的态度。不但阿青和議員，連阿花也不快活。虽然它的一份，燕麦一向总比别的两匹少，而且綏里方放进槽去的时候，一定說这一句話："吃罢，你这废料！"不过这总归是燕麦，并非平常的干草：它便愉快的嚼起来，还时时把它的长脖子伸到两位邻居的槽里去，估量一下它們得到的是怎样的养料。当綏里方不在馬房里的时候，它就更加这么干。但这回却都不外乎干草——这是不行的！它們都不滿足了。

然而，这不滿足，却在它們的悒郁中，被突然的而且意外的事件打断了，当六匹馬拉的車子向它們馳来，坐在車里的女人們的贼声和車夫的叫罵声已經到了耳边的时候，这边的一切連着馬夫这才心魂归舍。"喂，你这流氓，該死的，我大声的告訴了你：向右讓开，老昏蛋！你喝昏了，还是怎的？"綏里方知道自己不对了；但俄国人，是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認錯的，他就也威风凛凛的叫道："你怎么瞎七瞎八的冲过来?！你把你眼珠当在酒店里了罢？"同时他使劲的收紧繮繩，想使車子退后，从糾結中脫开。但是，阿呀，他的努力沒有用；馬匹由它們的馬具叉住了。阿花很覚得新奇似的嗅着在它身边的新朋友。这时坐在車里的女客是忧容滿面，看着一切的糾紛。一个已經有了年紀，别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姑娘，金色头发，光滑的貼在她小巧的脸上。她那漂亮的脸盘圓得象一个嫩鷄蛋，閃着雪白，透明的光，也正象嫩鷄蛋，在刚从窠里取出，管家女的黑黑的手，拿着映了太阳，查看一下的时光。她那娇嫩的菲薄的耳朵，

当被逼人的温热照得潮紅时，也在微微的顫动。还有从那张着不动的嘴唇，閃在眼里的泪珠上的受惊的表情，也无不非常漂亮，至于使我們的主角失神的看了几分鐘之久，毫不留心車子，馬匹和馬夫的糾葛了。

"退后！老昏蛋！"那边的馬夫向綏里方叫喊道。他勒一勒韁繩，那边的同行也这么办，馬匹倒退了几步，但立刻仍旧回上来，那些皮条又从新纏繞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境里，那新相知却給了我們的阿花一个很深的印象，至于使它不再想从那因为意外的运命，陷了进去的輸道中走出。它把嘴脸擱在新朋友的頸子上，还似乎在耳朵边悄悄的說些什么事，确是些可怕的无聊事。因为那对手总在搖耳朵。当这大混乱中，从幸而住得并不很远的村子里，有农民們跑来帮忙了。一場这样的把戏，对于农民，实在是一种天惠，恰如他們的日报或聚会之对于德国人一样，車子周围即刻聚集了許多脑袋的堆，只有老婆子和吃奶孩子还剩在家里。人們卸下皮带来，阿花在鼻子上挨了很重的几下，因为要使它退走；一句話，馬兒們是拆散，拉开了。但那刚到的馬匹，不知道是不願意和新朋友分离，还是倔强呢，——任憑馬夫尽量的抽，也总象生了根似的站着。农人們的同情和兴味，大到不可限量了。大家爭着挤上来，給些聪明的意見。"去，安特留式加，把右边的馬拉一下。米卡衣叔騎在中間的一匹上，上去呀，米卡衣叔！"那又长又瘦的米卡衣叔，是一个紅鬍鬚的汉子，便爬在中間的馬上了。他就象乡下教堂的鐘楼，或者要更确切，就是一个汲井水的

瓶子。馬夫鞭着馬，然而沒有效，米卡衣叔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情。“慢来！慢来！”农人們喊着，“你还是騎到边馬上去，米卡衣叔；米念衣叔騎在中間的馬上罢！”米念衣叔是一个广肩闊背的农夫，一部漆黑的絡腮鬍子，那肚子，就象足够給一切市場上受冻的人們来煮甘甜的蜜茶的大茶炊，他高高兴兴的騎在中間馬上了，使它为了这重負，几乎要弯到地面。“現在行了，”农人們喊道。“打！打呀。給它一鞭；喂，給这黃馬！——为什么要小蜻蜓似的张了腿不听話的。”但一看出做不到，打也无用，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就都騎在中間这一匹馬上，使安特留式加爬到边馬上去了。馬夫到底也耐不下去了，便双双赶走，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都滾他的蛋。这正好，因为馬匹好象一息不停的，跑了一站似的正在出大汗。他先給它們喘过气来，它們也就自己拉着車走了。当鬧着这事变的时候，乞乞科夫却浸在对于不相識的年青小姐的考察中。他有好几回，想和她去扳談，然而总是做不出。这之間，那小姐就走掉了，漂亮的头带着标致的脸相，和那苗条的姿态，都消失了，象一个幻景；乞乞科夫又看見了村路，他的馬車和讀者早已熟識的三匹馬，还有綏里方这一流人，以及四面的空无一物的田野。凡在人間，在粗笨的，冷酷的，穷苦的，在不干净的，发霉的下等人們里——也如在干净的，規矩的，单調的上流人們里一样——无論在那里，我們总会遇到一回向来从未見过的現象，至少也总有一回会燃起向来无与相比的感情。这在我們，就是一道灿烂的光，穿过了用苦

恼和不遇所織成的我們的一生的黑暗，恰如黄金作飾，駿馬如画，玻窗发閃的輝煌的箱車，在突然間，而且在不意中，馳过了向来只見有看熟的乡下車子經过的寒村一样；农人們就还是张开嘴巴，詫异的站着，不敢戴上帽，虽然那体面的箱車早已远得不見了。这年青的金发小姐在我們的故事里，也就是这样的在突然間而且在不意中出現，又复这样的不見了的。倘使这时并非乞乞科夫，却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驃騎兵，或是一个大学生，或是一个刚刚上了他那人生之路的平常的凡夫俗子——那么，我的上帝，他会怎样的激昂奋发，他会怎样的魂飞神往呵！他将要久久的癡立在那地方，眼睛望着远处，忘記了道路和旅行的目的，忘記了因为他的迟延而来的一切呵斥和责难，是的，他并且忘記了自己，职务，世界，以及在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了！

然而我們的主角是已經到了中年，且有一种冷靜，鎮定，切实的性格的。他也曾沉思了一番，还想到过許多事，但他的思想却是更加着实的东西：他的思想决不如此胡塗，倒是很清楚，很有根据。“一个出色的姑娘！”他說，其时就打开他的鼻烟壶，嗅了一下。“但在她那里，最好的是什么呢……她那最好的是，她好象刚刚从学堂或者女塾毕业，还沒有特别的女形女势，这相貌，只使全体显得难看。她現在还是一个孩子，什么都朴实，单純；想到了就說，高兴了就笑。要使她成为什么还都可以，她能成为一个佳人，却也一样的会变一个废物——会变的，如果請嬷子或是媽

媽來教育。只要一年，就滿是女形女势，連她自己的父亲也会覺得她是别一个人了。她会成一个驕傲的，裝腔的人，只在外面的学来的規矩上彷徨，佩服，心思都化在她和什么人，講什么事以及講多少話，她怎样瞟她的情人这些事情上；于是駭怕得很，連一句多余的話也不敢說，終于就該做什么也簡直不明白了，一生就象是一个大謊在那里逛蕩着。呸，媽的！”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这才接下去道：“我願意知道，她是什么人呢？她的父亲是做什么的？是有名望的地主，还不过是一位正人君子，只从办公上积了一点小錢的呢——如果那娃兒带着二十万卢布来——那可就并非不好的——决非不好的貨色。一个規矩人，就可以和她享福了。”这二十万卢布对他发着很动人的光芒，使他心里怪起自己来，为什么不在叉事的时候，向馬夫問一声她們的名姓呢。但这时梭巴开維支的村庄已經分明可見，他的思想就被赶走，轉到他自己的事情上去了。

这庄子，在他看起来是很大的；两面圍着白樺和黑松的树林，象是一对翅膀，这一只显得比那一只暗一点；中間站着一所木房子，紅色的屋頂，暗灰色的——实在是粗糙的墻壁——恰如我們造給屯田兵和德国移民的房屋一样。一看就知道，关于建筑的設計，建筑家是很和主人的趣味斗爭了一下的。建筑家是內行，喜欢两面相称，主人却第一要便利，所以一面的墻壁上，一切通气的窗戶都堵塞了，只有一个該在昏暗的堆房上那样的小小的圓窗嵌。还有一个破风，虽然建筑家怎样費力，也总不能弄到屋子的中央去；

主人一定要把一枝柱子竖在旁边，于是原是四枝的柱子，便見得只有三枝了。前園是用很坚实，粗得出奇的木栅圍起来的。到处都显得这家的主人，首先是要牢固和耐久。馬房，堆房，厨房，也都用粗壮的木材造成，大約一定可以很經久。农奴的小屋，也造得非常坚牢。沒有一处用着雕刻装飾的雕墙，以及别样的兒戏——所有一切，为主的只有一个坚实。就是井干，也用厚实的槲树做成，这种材料，普通是只用于造水磨和船只的。一句話——凡有乞乞科夫所看見的，无不坚固，而且屹然的站在地面上，排排节节，还似乎有着深沉的不可动摇的布置。当馬車停在阶沿前面时，乞乞科夫看見了两张脸，几乎同时的从窗子里望出来：一张是女的，狹长到象一条王瓜，裹着头帕，一张是圓圓的男人脸，很大，象那穆尔大比亚的南瓜，就是俄国却叫作"壶卢"，用它来做巴罗拉加，那二弦的輕快的乐器——这在不怕羞，爱玩笑的农家少年們，是荣耀和慰借，那些修飾齐整的青年，就由此向着那聚到周圍，来听妙音的粉头酥胸的姑娘們，使眼色，发欢声的。那两张脸在窗口一瞥之后，就又消失了。一个灰色背心上带着蓝色高領子的家丁，便出到阶沿上，迎乞乞科夫进了大門，主人已經在那里等着。他一看見客人，只簡短的道了一声"請"，就引他到里面去了。

当乞乞科夫横眼一瞥梭巴开維支的时候，他这回覚得他好象一匹中等大小的熊。而且仿佛为了完全相象，連他身上的便服也是熊皮色：袖子和褲子都很长，脚上穿着毡

靴，所以他的脚步很莽撞，常要踏着别人的脚。他的脸色是通紅的，象一个五戈貝克銅錢。誰都知道，这样的脸，在世界上是很多的，对于这特殊的工作，造化不必多費心机，也用不着精細的工具，如锉子，錐子之类，只要簡单的劈儿斧就成。一下——瞧这里罢，鼻子有了——两下——嘴唇已在适当之处了；再用大錐子在眼睛的地方鑽两个洞，这家伙就完全成功。也无須再把他刨平，磨光，就說道"他活着哩"，送到世上去。梭巴开維支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結实的，随手做成的形相：他的姿势，直比曲少，不过間或轉一下他的头，为了这不动，他就当然不很来看和他談天的对手，却只看着爐角或房門了。当和他一同經过食堂的时候，乞乞科夫再瞥了他一眼，就又心里想："一只熊，实在完全是一只熊。"而且这是运命的怎样奇特的玩笑呵：他的名字又正叫作米哈尔·綏米諾維支。① 乞乞科夫是知道梭巴开維支的老脾气，常要踏在别人的脚上的，便走得很小心，总讓他走在自己的前面。但那主人似乎也明白他那坏脾气，所以不住的問道："恐怕我对您有了疏忽之处了罢？"然而乞乞科夫称謝，并且很謙虛的声明，直到現在，他还沒有觉得有什么疏忽之处。

他們进得客厅，梭巴开維支指着一把靠椅，又說了一声"請"。乞乞科夫坐下了，但又向挂在壁上的图画看了一眼。全是等身大的鋼版象，眞正的英勇脚色，即希腊的将軍們，

① 恰如我們的叫猴子作阿三一样，俄国呼熊为"米莎"，这就是米哈尔的爱称。——譯者。

如[①]密奥理，凯那黎，毛罗可尔达多等，末一个穿着軍服，紅褲子，鼻梁上戴眼鏡。这些英雄們，都是非常壮大的腰身，非常浓厚的鬍子，多看一会，就会令人吓得身上发生鷄皮皺。奇怪的是在这希腊群雄之間，也来了巴格拉穹[②]公，一个瘦小的人，拿一张小旗兒，脚下是一两尊炮，还嵌在非常之狭的框子里。其次又是希腊的女英雄：罗培里娜，单是一条腿，就比現在挂滿在这客厅里的无論那一位闊少的全身还要粗。这家的主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健康而且茁壮的人，所以好象也願意把真正健康而且茁壮的人物挂在他那家里的墙壁上。罗培里娜的旁边，紧靠窗戶，还挂着一个鳥籠，有一匹灰色白斑的画眉，在向外窺覷，也很象梭巴开維支。主客两位，彼此都默默的坐着不到两分鐘，房門开处，这家的主妇，是一位高大的太太，头戴綴着自家染色的带子的头巾，走进来了，她脚步稳重，头笔直，好象一株椰子树。

"这是我的菲杜略·伊凡諾夫娜。"梭巴开維支說。

乞乞科夫就在菲杜略·伊凡諾夫娜的手上接吻，那手，是几乎好象她塞到他嘴里来的一般；由这机会，他知道了她的手是用王瓜水洗的。

"心肝，我可以紹介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給你么?"梭

---

① 据原文，这里还有一个名字：可罗可尔德罗尼。——編者。

② Bagration (1766——1812)，是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俄国著名的将軍。——譯者。

巴开維支接着說。"我們是在知事和邮政局长那里認識的。"

菲杜略·伊凡諾夫娜請乞乞科夫就坐，她一样的說了一声"請"，把头一动，仿佛扮着女王的女戏子似的。于是她也坐在沙发上，蒙着她毛織的头巾，眼睛和眉毛，从此一动也不动了。

乞乞科夫又向上边一瞥，就又看見了粗腰身，大鬍子的凱那黎，罗培里娜以及装着画眉的鳥籠子。

大約有五分鐘，大家都守着严肃的沉默，来打破的只有画眉去吃几粒面包屑，用嘴啄着鳥籠的木板底子的声音。乞乞科夫又在屋子里看了一轉：这里的东西也无不做得笨重，坚牢，什么都出格的和这家的主人非常相象。客厅角上有一张胖大的写字桌，四条特别稳重的腿——眞是一头熊。凡有桌子，椅子，靠椅——全都带着一种沉重而又不安的性質，每种东西，每把椅子，仿佛都要說："我也是一个梭巴开維支"或者"我也象梭巴开維支"。

"我們在审判厅长伊凡·格里戈利也維支那里，談起了您呢，"乞乞科夫看見在場的人誰也沒有开口模样，終于說。"那是上一个礼拜四了。我在那里过了很愉快的一晚上。"

"是的！那一回我沒有到审判厅长那里去，"梭巴开維支道。

"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不是嗎？"

"您說誰呀？"梭巴开維支說，看着暖爐角。

"說审判厅长！"

"在您，恐怕是会覚得这样的：他其实是共济会員，

可又是世上无双的驴子。"

乞乞科夫一听到这过分的評論，頗有点仓皇失措了，但他即刻又有了把握，于是馬上接下去道："自然，人总是各有他的弱点的；但可对呢？那知事，却是一位很出色的人罢？"

"怎么？那知事——一位出色的人？"

"是的！我説得不对嗎？"

"是强盗，象他的找不出第二个。"

"怎么？——知事是一个强盗？"乞乞科夫説，怎么知事会入了强盗伙，他簡直不能懂。"我老实説，这可实在是沒有想到的，"他接着道。"但請您許我提几句，他的行为，却全不是这一类；倒可以説，他有很温和的性格。"作为証据，他还拉出知事亲手綉成的錢袋来，并且竭力贊揚了他那可亲的脸相。

"然而这可就是强盗脸呀！"梭巴开維支説。"您給他一把刀拿在手里，送他到街上去，——他就杀掉您，毫无情面，——只为一文小錢，他和那副知事，——是真真正正的——戈格和瑪戈格[1]。"

"唔，他和他們大約有些不对的，"乞乞科夫想。"我还是和他談談警察局长罢，那人，我看起来，是他的朋友。"——"但是，照我看来，"他説道，"老实説，我覺得警察局长是最惬人意了。多么直爽坦白的性格；他很有点質朴，誠

① Goga i Magoga，都是背叛天国的人。——譯者。

实。”

“是一个騙子！”梭巴开維支很冷靜的說。“他有本領，会先来騙了您，卖了您，又立刻和您一同吃中飯。我知道他們：眞正的騙贼。全市鎮就是这模样；这一个騙贼騎住了别一个，追捕着他們的还有第三个，全都是犹大，卑鄙的奸細。还有点什么用处的只有一个推事——不过到底也还是一只猪。”

在这些虽然略短，却是好意的传記的評論之后，乞乞科夫覺得其余的官員們的叙述，也不大記得起来了，而且他悟到，梭巴开維支是不喜欢說人們一点好处的。

“你看怎么样，心肝，我們去坐起来？”梭巴开維支夫人对她的男人說。

“請”，梭巴开維支說着，就走向菜桌那里去；照着古来的好习惯，主客各先喝过一杯燒酒，并且吃起来，这是广大的俄罗斯全国里，无論城乡，在中飯之前，总是豫备的先是各种咸漬和开胃食品的小吃，——然后大家都到食堂去。主妇走在最前面，好象一匹浮水的天鵝。小小的桌子上，摆着四个人的刀叉。那第四位上，立刻有一个人坐下去了，要說这人，是頗不容易的，她究竟是什么呢：是太太还是姑娘，是亲戚，是管家妇，还不过是住在这家里的女人呢——她大約三十岁，沒有头巾，用一条花布围巾披在肩膀上。在这世界上，是有这样的創造物的，她并非独立的存在，倒仅仅是别个上面的一个斑，一个点。她总是坐在同一的地方，头总是保着同一的姿势；人們拿她当家私什

物看，也想不到她在一生中，会张开嘴来說句話；倘要相信她会笑，倒是得到使女屋子或是堆房里去观察的。

"今天的菜湯很出色，我的宝貝，"梭巴开維支喝着湯，一面說，一面又拿过一大块包肚来，这有名的食品，普通是和菜湯同吃，用蕎麦粥，脑子，蹄子肉，灌在羊胃里做成的。"这样的包肚，"他又轉向着乞乞科夫，接續說，"您走遍全市也找不出；在那里，鬼知道卖給您的是什么呢！"

"但在知事那里，倒也吃的很不坏，"乞乞科夫道。

"是的，那么，您可知道，那东西是怎么做的呢？您一知道，可就不要吃了！"

"那东西是怎么做的，我自然不能明白；但那猪排和魚，却出色的。"

"在您，恐怕是会覚得这样的。我很知道他們在市場上买东西的事情。厨子这坏蛋，受了一个法国人的指教，就只买一只老雄猫，剝掉皮，当作兎子用。"

"呸！你說的是多么討厌的事情呀！"梭巴开維支的太太說。

"叫我有什么法子呢，宝貝？他們那里，就是这么干的呀；他們惯是这么干，可不是我不好呀。所有末胏，我們的亚庫拉是就教抛到垃圾桶里去的，他們却拿它来做湯。总是做湯，統統做湯。"

"在食桌上，你总說些这样的事！"梭巴开維支太太抗議道。

"这有什么要紧呢，宝貝？"梭巴开維支說。"如果我

自己也是这样子呢，然而我爽爽快快的告訴你：这样的脏东西，我可是不吃的。青蛙，即使是糖煮的，我不吃，蠣黄也一样；蠣黄看起来好象什么，我明白得很。請您再用一块烧羊肉，”他向着乞乞科夫，接續說。“这是羊肩身加粥，不是斯文的紳士們喜欢吃的，用市場上躺了四天的羊肉做出来的肉餅子。那都是德国呀，法国呀的医生先生們想出来的計策；因此我真想統統絞死掉他們。节食法——也是他們的发明。好法子——用餓肚子来治病。因为他們自己是又乏又躁的体子，就以为俄国人的肚子，也只要这么办一下就成。那里，这統統是不对的——这是真正的胡鬧，这統統是……”于是梭巴开維支气忿地摇摇头。“他們总在說什么文明，但他們的文明却不过是一个……哼……！我几乎要說出口来了，但这样的話，吃飯时候是不該說的。我这里却完全不一样。我这里呢，如果是烧猪或烧鵝，那就拿出一只全猪或全鵝来。我宁可只有两样菜，不过要給我吃一个飽，直到心滿意足。”梭巴开維支就用着实行，鲜明地支持了他的言論：他拿半爿羊脊肋放在盘子里，吃了下去，連骨头也嚼一通，直到一点也不剩。

“哦，哦，”乞乞科夫想，“他也知道什么是上算的。”

“我这里却完全不一样，”梭巴开維支用飯单擦着手，說：“我不是那什么泼留希金；他有八百个魂灵，那过活和吃喝，却比我們的看牛人还要坏。”

“这泼留希金是什么人呢？”乞乞科夫問。

“是一个賤种，”梭巴开維支說，“这样的吝啬鬼，人是

想也想不到的。囚犯的生活，也还是比他好；他把他所有的家伙都餓死了。”

“眞的？”乞乞科夫显着同情的样子，插嘴說。“这是眞的么，象您說过，他那里餓死了很多的农奴？”

“象蝇子一样。”

“不，眞的么？象蝇子一样？我可以問一下，他家离这里有多远嗎？”

“大約五維尔斯他罢。”

“五維尔斯他！”乞乞科夫叫了出来，还覚得他的心有点跳了。“如果从这里的大門出去，他的庄子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呢？”

“去找这狗的道兒，您还是全不知道好！我通知您，您倒不如不要关心他罢，”梭巴开維支說，“如果有誰到不成体統的地方去，比去找他倒还情有可原哩。”

“不，我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在这里打听的。我单是問問，因为对于风土人情，我是有很大的兴味的。”

羊后身之后，来了干酪餅，每个都比盘子还要大，于是又来一只小牛般大的火鷄，塞滿着各种好东西：白米，鷄蛋，肝，以及只有上帝知道的别的什么，都夹着装在肚子里，好象一个核。中飯这算是收場了；但当站了起来时，乞乞科夫覚得自己加重了整整一普特。大家又走进客厅去，却已經有一盘果酱，摆在桌上了；——然而不是梨子，不是李子，也不是什么莓子的——但主客两面，誰也沒有去碰一碰。主妇走出去了，要再取几样果酱来。趁这机会，

乞乞科夫就轉脸向了梭巴开維支，他却埋在一把靠椅里，只是哼；他飽透了；嘴巴一开一閉的，吐出几声不清楚的声音来，用手划过十字，就又去掩住了嘴巴。但乞乞科夫轉向了他，說道："有一点事情，我很願意和您談一談！"

"您不再用一点蜜餞么？"主妇又拿了一个果碟来，說。"这是蘿卜片，蜜煮的！"

"慢慢的！"梭巴开維支說。"現在进去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和我，我們要脫了外套，休息一下子了！"

那主妇又立刻要叫人去拿墊子和枕头，但梭巴开維支却道："不必，我們已經坐在靠椅上，"于是他的太太就走掉了。

梭巴开維支略略伸長着頸子，准备来听是怎样的事情。

乞乞科夫繞得很远，首先是通論俄国的广大，他竟无法称贊，恐怕古代的罗馬帝国，也未必有这么大，外国人覺得詫异，是一点都不錯的……（梭巴开維支仍然伸着頸子，傾听着。）而且看这光荣无比的国度里的現行的法律，还有登在人口册上，即使他已經不在这世上生活了，但在下次的新的人口調査之前，却还当作活着一样看待的农奴；这自然为的是不給衙門去多担任无聊的无益的調査，也就是省掉事务上的煩杂，因为虽是沒有这么办，国家机关也已經足够煩杂了……（梭巴开維支仍然伸着頸子，傾听着。）但要知道，这方法好固然好，不过总不免使多蓄农奴的人，有了很重的負担，因为他們还得繳已經不在了的农奴的人头稅，和活着的相同。但是他自己，乞乞科夫，

对于他梭巴开維支是怀着万分敬仰之意的，所以很願意来分任一点这沉重的义务。关于主要之点，乞乞科夫是說得非常留心的，而且也不說死掉的，却只說“不在的”农奴。

梭巴开維支仍然略略伸长了頸子，坐着，听是听的，但脸上竟毫不露出一点什么的表情。几乎令人疑心对着一个不活的，或是沒有魂灵的人，否则虽有魂灵，也不在身子里，恰如那不死的可希奄①似的，远在什么地方的山阴谷后，还带着一个厚壳，里面即使怎么震动，外面也絕无影响了。

“那么？”乞乞科夫問道，有些藏不住心里的焦急，等着回答。

“您要死掉了的魂灵么？”梭巴开維支很平静的說，絕无惊疑之色，好象說着蘿卜白菜似的。

“对啦，”他又想把話說得含胡一点，便添上一句道：“那些已經不在的。”

“那是有的，有的是！怎么会沒有呢？”梭巴开維支說。

“唔，是罢？您旣然有，那么，您一定是很願意脫手的罢？”

“可以！我是很願意卖給您的，”梭巴开維支說，还把头一抬。他分明已經看穿这买主是要去賺一笔大錢的了。

“畜生！”乞乞科夫心里想。“这家伙倒要卖給我了，

① Kosichai 是俄国传說中的人物，充着“无常”的脚色的，也就是“死”。——譯者。

我还一句也沒有提呀！”于是提高声音道：“那么，可否問一下，您要卖多少呢？虽然……这样的貨色……也很难定出价錢来。……”

“那么，克己一点：每只一百卢布罢，”梭巴开維支説。

“一百卢布！”乞乞科夫叫起来了，他张开了嘴巴，吃惊的看着梭巴开維支的脸；他已經摸不清，是自己听錯了呢，还是梭巴开維支的舌头向来不方便，原是想説别一句的，却説了这样的一句了。

“哦，您以为太貴么，”梭巴开維支説，又立刻接下去道：“那么，您出什么价錢呢？”

“我的价錢？我看我們是有点纏錯的，或者彼此都还沒有懂，而且，忘記了説的是什么貨色。干干脆脆。我説，八十戈貝克——这是最高价了。”

“天哪！这成什么話！八十戈貝克？”

“可不是么？我看是只能出到八十戈貝克的。”

“我不是在卖草鞋呀！”

“但您也得明白，这也并不是人。”

“哦，您以为您能找到誰，会二十戈貝克一个，把注册的魂灵卖給您的嗎？”

“不然，請您原諒，您为什么还説‘注册’呢？魂灵是早已死掉了的。剩着的不过是想象上的抓不住的一句話。但是，为了省得多費口舌，我就給您一个半卢布，一文不添。”

“您可眞是不顧面子，竟会説出这样的数目来！請您

老老实实，运一个实价！”

“这不能，米哈尔·級米諾維支；实在不能了！做不到的事，总归做不到的，”乞乞科夫說，但因了策略，立刻又添了五十戈貝克。

“为什么您要这么儉省的呢，”梭巴开維支說，“这可眞的不貴呵。您如果遇到了别人，他会狠狠的敲您一下，給您的并不是魂灵，倒是什么废物。您从我这里拿去的，却是眞正的挑选过的茁实的好脚色，都是手艺人和有力气的种田人。您要知道，例如米錫耶夫罢，他是造車子的，专造带弹簧的車子，而且决不是只好用一个鐘头的墨斯科生活。决不是的，凡是他做出来的，都結結实实；他做車子，还自己装，自己漆哩。”

乞乞科夫提出抗議来，說这米錫耶夫可是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然而梭巴开維支講开了兴头，总是瀑布似的滔滔不絕。

“还有那木匠斯台班·泼罗勃加呢？我拿我的脑袋来賭，您一定找不出更好的工人来。如果他去当禁卫軍，——是再好也沒有的！身长七尺一寸！”

乞乞科夫又想提出抗議，說这泼罗勃加是也不在这世界上的了；然而梭巴开維支講得出了神。他的雄辯仿佛潺潺的溪流一般奔下来，至于令人乐于傾听。

“还有弥卢錫金，那泥水匠，会給您装火爐，只要您願意装在什么地方，那一家都可以。或者瑪克辛·台略武尼科夫，靴匠：錐子一鑽，一双长靴就成功了；而且是怎

样的長靴呀！他并且滴酒不喝。还有耶来美·楼罗可波聊辛哩！他一个，就比所有的人們有价值。他是在莫斯科做工的，单是人头税，每年就得付五百个卢布。这都是些脚色呀！和什么波留希金卖出来的废物，是不同的。”

“但請您原諒，”給这好象不肯收梢的言語的洪水冲昏了的乞乞科夫，終于說。“您給我講他們的本領干什么呢？現在是什么意思也沒有了。他們是死了的人呀！俗諺里說的有，死人只好吓鳥兒。”

“他們自然是死了的，”梭巴开維支說，好象他这才醒悟，明白了他們确是死人一样，但即刻說下去道：“但所謂活人，是些什么东西呢？那是蒼蝇，不是人。”

“不过那至少是活的！您說的那些，却究竟单单是一个幻影。”

“阿，不然，决不是幻影；我告訴您，这样的一个家伙，象米錫耶夫的，您就很不容易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一个工匠，是不到您这屋子里来的。不然，决不是幻影。这家伙肩膀上有力量，連馬也比不上。您在别处还見过这样的一个幻影嗎，我倒願意知道知道。”說到末一句，他已經不再向着乞乞科夫，却向了挂在墻上的可罗可尔德罗尼和巴格拉雪的画象了，这在彼此談論之际，是常有的，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一个忽然不再看着对手，就是批評他的議論的人，却轉向了偶然走来，也許他全不相識的第三者，虽然他明知道不会得到贊同的回答，或者意見，或者表示的。然而他把眼光注在他上面，好象招他来做判斷人模

样，于是这第三者就有点惶恐，他竟来回答这并未听到的問題好，还是宁可守着礼节，先站一下，然后走掉的好呢，連自己也难以决定了。

"不成，两卢布以上，我是不出的，"乞乞科夫說。

"好罢，因为免得您說我討得太多，您可簡直还得太少，那就是了，就七十五个卢布一只——但是要鈔票的——卖給您罢。看朋友面上。"

"这家伙在耍什么呀，"乞乞科夫想，"他在把我当驢子看待哩！"于是他說出来道："这可真真奇特，看起来，几乎好象我們是在这里玩把戏，演喜剧似的。我是說不出别的什么来了，您显得是一位聪明人，一切教养都有。在商量的是什么物事呢？这不过是——嘘，——————一个真正的空虛！这有什么价值，这有誰要？！"

"但是您在想买；那么，您一定是要的了！"这时乞乞科夫只好咬咬嘴唇，找不出回答。他喃喃的講了一点家里的情形，梭巴开維支却不过声明道：

"我全不想知道您府上的情形；我不来参与家务——这是您个人的事，您要魂灵，我就来卖給您。在我这里不买，您是要后悔的。"

"两卢布，"乞乞科夫說。

"唉唉，您竟是这样的一个人！象俗諺里說的，黃鶯兒总唱着这一曲。咬住了两卢布，簡直再也放不掉了。您給一个克实价錢罢。"

"吓，这該死的东西！"乞乞科夫想。"不要紧，我就再

添上半个卢布罢，給这猪狗，使他可以好一些。”——“那就是了，我給您两个半卢布！”

“很好，那么，我也給您一个最后的价錢：五十卢布！这还是我吃亏，这样出色的家伙，您想便宜是弄不到手的！”

“这可真是一个吝啬鬼！”乞乞科夫想，于是不高兴的說下去道：“那不行，您听一下罢！您的模样，好象真在这里商量什么紧要事似的！这东西，别人是会送給我的。我到处可以弄到，用不着化錢，因为如果能够脫手，誰都高兴。只有真正老牌的驢子，这才願意留着，还給他們去納稅的。”

“不过您可也知道，这样的买卖——这是只有我們俩，并且为了交情，这才說說的——是并不准許的呢？假如我，或者别的誰講了出去的話，这买客的信用就要扫地；誰也不肯再来和他訂約，他想要恢复他的地位，也就非常困难了。”

“瞧罢，瞧罢，他就在想这样，这地痞！”乞乞科夫想，但他的主意并沒有乱，一面用了最大的冷静，声明道：“您料的全不錯；我到您这里来买这废物，倒并不是拿去做什么用，不过为了一种兴趣，由于我自己生成的脾气的。如果两卢布半您还覺得太少，那么，我們不談罢。再見！”

“放他不得！他不大肯添了，”梭巴开維支想。“好罢，上帝保佑您，您每个給三十卢布，就統統归您了。”

“不成，我看起来，您是并不想卖的；再见再见。”

“对不起，对不起，”梭巴开維支說着，不放开他的手，并且踏着他的脚；我們的主角忘記留心了，那报应，便是現在发一声喊，一只脚跳了起来。

“对不起的很。我看我对您有些疏忽了。您請坐呀，那边，請請。”他領乞乞科夫到一把躺椅那里去，教他坐下了。他的举动，有几手竟是很老練的，恰如一匹已經和人們混熟，会翻几个筋斗，倘对它說：“米莎，学一下呀，娘兒們洗澡和小孩子偸胡桃是怎样的？”它也就会做几种把戏的熊一样。

“不行，真的，我把时光白糟蹋了。我得走了，我忙哩！”

“請您再稍稍等一下。我就要和您講几句您喜欢听的話了。”梭巴开維支于是挨近他来，靠耳朵边悄悄的說，好象在通知一种秘密。“四开，怎样呢？”

“您是說二十五卢布嗎？不行，不行，不行！再四开也不行。一文不添的。”

梭巴开維支不回答，乞乞科夫也不开口。这靜默大約繼續了两分鐘。巴格拉窎公用了最大的注意，从墙壁上的自己的位置上，凝視着这交易。

“那么，您到底肯出多少呢？”梭巴开維支說。

“两卢布半！”

“一到您这里，一个人的魂灵就同熟蘿卜差不多了。至少，您出三卢布罢！”

"我看办不到。"

"我卖掉罢，自已吃点亏！但这有什么法子呢？我是有狗似的好性情的。我不会别的，只是总想給我的邻舍一点小欢喜。我們还得立一个合同，事情那就妥当了。"

"自然！"

"您瞧，我們还得上市鎮去哩！"

于是交易成功了。决定明天就到市里去，給这交易一个結束。

乞乞科夫要农奴們的名册。梭巴开維支是贊成的；他走到写字桌前面，去写出魂灵来，不但姓名，还历举着他們的特色。这时乞乞科夫沒有事情做，便考察着这家主人的大块的后影。当看見闊到活象短小精悍的瓦式加馬背的他的脊梁，很近乎一对路旁鉄柱的他的两脚的时候，他就禁不住要叫起来道：

"敬爱的上帝的做起你来，可是太浪費了，眞可以引了俗諺来說：裁得坏，縫得好。你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熊，还是草莽生活，田园事务，以及和农奴們的麻煩，使你变成現在似的杀人凶手的呢；并不是的，我相信，即使你在彼得堡受了簇新的，时式的教育，刚刚放下，或者你一生都住在彼得堡，不到田野里来过活，你也总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所有的区别，不过你現在是嚼完半身羊脊肋和粥之后，再来一个盘子般大的干酪餅，在那地方呢，却在中飯时候，吃些牛排加香菇。你現在稳稳当当的管理着你的农奴，对他們很和气，自然也不使他們有病痛，挨穷苦。

他們都是你的私产，倘用了别样的办法，倒是你自己受損的。但在都会里，你所管理的却是你竭力欺压的公务人員了，你知道他們并不是你的家奴，于是你就从金元搶到紙票。如果誰有一个鬼拳头，你不能把它攤成毛爪子。你也能挖开他一两个指头来的，但这鬼就更加坏。他先从什么艺术或科学上去喝过一两滴，于是飘到出众的社会地位上来了，那么，眞懂一点这艺术或科学的人，就要倒运；后来他还要对你說哩：我要来給你們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他忽然給你們一个大踏步走的聪明透頂的規則，消灭了許多耳聞目見。唉唉！如果統統是这杀人凶手……"

"册子写好了。"梭巴开維支轉过头来，說。

"写好了？那就請您給我罢！"他大略一看，惊奇了起来，这造得眞是很完备，很仔細：不但那职务，手艺，年龄和家景，都写得很周到，册边上还有备考，記着經历，品行之类。总而言之，看看册子，就是一种大快乐。

"那么，請您付一点定錢，"梭巴开維支說。

"为什么要定錢？到市里，就全部付給您了。"

"哪，您要知道，这是老例，"梭巴开維支反駁道。

"这怎么好呢？偏偏我沒有带錢。但这里，請您收这十卢布！"

"唉唉，什么，十个，您至少先付五十！"

乞乞科夫样样的推諉，說他身边并沒有这許多錢；但梭巴开維支坚決的申說，以为他其实是有的，終于使他只好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鈔票来，說道："哪，可以！这里再給

您十五卢布。一总是二十五卢布。請您写一张收条。"

"为什么要收条？"

"您知道，这就稳当些！好事多磨！会有种种变化的。"

"好的，那么您拿錢来呀！"

"怎的？錢在我手里呢。您先写好收条，立刻都是您的了。"

"唔，請您原諒，这可叫我怎么能写呢？我总得先看一看錢。"

乞乞科夫交出鈔票去，梭巴开維支連忙接住。他走到桌子前面，左手的两个指头按住鈔票，用别一只手在紙条上写了他收到卖出魂灵的帝国銀行鈔票二十五卢布正。写好收条之后，他又把鈔票检查了一番。

"这一张旧一点，"当他拿一张鈔票向阳光照着的时候，自己喃喃的說，"也破一点，用烂了。但看朋友交情上，这就不必計較罢。"

"一个吝啬鬼！我敢說，"乞乞科夫想。"而且是畜生！"

"您不要女性的魂灵嗎？"

"謝謝您，我不要。"

"价錢便宜。看和您的朋友交情上，一只只要一卢布。"

"不，我沒有想要女性的意思。"

"当然，如果这样，那就怎么說也沒有用。嗜好是沒法爭执的；諺語里也說，有的愛和尚，有的愛尼姑。"

"我还要拜托您一件事，这回的事情，只好我們两个人知道，"当告别之际，乞乞科夫說。

"那还用說嗎！两个好朋友相信得过，彼此所做的事，自然只該以他們自己为限，一个第三者是全不必管的。再見！我謝謝您的光降，还請您此后也不要忘記我！如果有工夫，您再来罢，再吃一回中飯，我們还談談閑天。也許还会有什么事，要大家商量商量的。"

"謝謝你，不来了，我的好家伙！"乞乞科夫坐上車，心里想。"一个死魂灵騙了我两个半卢布，这該死的恶霸！"

乞乞科夫很气忿梭巴开維支的态度。他总要算是自己的熟人了。在知事和警察局长那里，他們早經会过面，但他却象完全陌生人一样的来对付他，还用那样的废物弄他的錢去。当車子拉出大門口时，他再回顧了一下：梭巴开維支却还站在阶沿上，象在偵察客人走向那一方面去似的。

"他还站着，这流氓！"乞乞科夫在嘴里喃喃的說；他就吩咐綏里方，向着农村那面轉弯，使地主府上再也不能望見这車子。他的主意，是在去找泼留希金的，据梭巴开維支說，那里的人是死得象蒼蝇一样。然而他不願意梭巴开維支知道这件事。車子一到村口，他就把最先遇到的农夫叫到自己这边来。这人刚在路上拾了一棵很粗的木材，抗在肩上，象不会疲倦的螞蚁似的，想拖到自己的小屋子里去。

"喂！长鬍子！从这里到泼留希金家去，是怎么走的，

还得不要走过主人家的住宅。”

这問題，对于他好象有点难。

“哪，你不知道嗎？”

“是的，老爷，我不知道。”

“唉，你！可是这家伙头发倒已經花白了！連給他的人們挨餓的吝啬鬼泼留希金都不知道。”

“哦，原来，那打补釘的！”那农人叫了起来。在这“打补釘的”的形容詞之下，他还接着一个很惬当的名詞，但我們从略，因为在較上流的人們的話里，这是用得很少的。然而这表現的非常精确，却并不难于推察，因为車子已經走了一大段路，坐客也早已看不見那农夫了，乞乞科夫还是笑个不住。俄罗斯国民的表現法，是有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对誰一想出一句这样的話，就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他无論在办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尽头，总得背在身上走。即使造許多口实，用任何方法，想抬高自己的諢名，化許多錢，請那塞飽了的秘書从古代的公侯世家里找了出来，也完全无济于事。你的諢名却无須你帮忙，就会放开了烏鴉喉嚨，清清楚楚的报告了这鳥兒是出于那一族的。一句惬当的說出的言語，和黑字印在白紙上相同。用斧头也劈不掉。凡从并不夹杂德国人，芬兰人，以及别的民族，只住着純粹，活泼，勇敢的俄罗斯人的俄国的最深的深处所发生的言語，都精确得出奇，他并不长久的找寻着适宜的字句，象母鷄抱蛋，却只要一下子，就如一张长期的旅行护照一样，通行全世界了。在这里，你

再也用不着加上什么去，說你的鼻子怎么样，嘴唇怎么样，只一笔，就鈎勒了你，从头頂一直到脚跟。

恰如虔誠的神圣的俄国，散满着数不清的带着尖頂，圓頂，十字架的修道院和教堂一样，在地母的面上，也碰撞，拥挤，閃爍，汹涌着无数群的国民，种族和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各保有其相当的力量，得着創造的精力，有着分明的特征以及别样的天惠，由此显出它固有的特色来，在一句表現事物的話里，就反映着他那特有性格的一部份。我們在不列顚人的話里，听到切实的認識和深邃的世故；法兰西人的話，是輕飘飘地飞揚，豪华地发閃，短命地迸散的；德意志人則聪明而狡猾地造出了他那不易捉摸的干燥的謎語；但沒有一种言語，能这么远揚，这么大胆地从心的最深的深处流出，这么从最内面的生活沸騰，赤热，跃动，象精确的原来的俄罗斯那样的。

第六章

在很久，很久的时候以前，在我的兒时，在我的不可再得的消逝了的兒时，如果經过陌生的处所，无論是小村，是貧瘠的村鎮，是城邑，是很大的市街，总一样的使我很高兴。孩子的好奇的眼光，在这里会发見出許多有趣的东西来！所有建筑，凡是带着显豁的特色的，都使孩子留心，在精神上給以深刻的印象。高出于居民的木造楼房堆里的，名建筑家所造的装着許多飾窗的一所石叠房屋或公署，高出于雪白的新的教堂之上的，一个圓整的，包着白馬口鉄的圓屋頂，一个小菜場，一个在市上逛蕩的乡下闊少——都逃不出非常注意的兒童的嗅覚——，我把鼻子伸到我的幕車外面去，新奇的看着那剪裁法为我从未見过的外衣，看着开口的木箱装些硫黃华，釘子，肥皂和葡萄干，在小菜舖門口的滿盛着干了的墨斯科点心的瓶盒間远远的发閃；或者凝視着一个走过的，由一种稀奇的宿命，送他到这乡下的寂寞中来的步兵官长，或是凝視着坐在竞赛馬車里，赶上了我的一个身穿長袍子的商人——并且使我想得很远，一直到他們的可怜的生活。一个小市上的官員从身旁走过，我就梦想，推究了起来：他究竟到那里去呢？

他去赴他兄弟家里的夜会，还不过是回家，在自家門口閑坐半点鐘，到了昏暗，才和夫人，母亲，小姨，以及所有家眷去吃那迟了的晚膳呢？吃过湯之后，戴着珠圈的娃兒或是身穿寬大的家常背心的孩子，拿了传世已久的烛台来，点上油脂烛火的时候，他們会談些什么呢？临近什么地方的地主的村庄时，我就新奇的看着狹长的木造的鐘楼，或者陈旧的木造的教堂。一望見地主家的紅色的屋頂和白色的烟囱在树木的密叶間閃爍，那么，我只焦急的等着它从园林的遮蔽中出現，在我眼前显露了全不荒凉或全然无趣的面貌的一瞬息了。于是我又加以推测，这地主是怎样的人，胖的还是瘦的，有兒子还是半打的女兒，全家就和她們那响亮的处女的笑声，她們那处女的游戏和玩乐过活，一群快活的处女，有着永住的美丽和青春；她們是否黑眼珠，而主人自己，又是否会玩笑，或者正象写在他簿子上和历本上的九月之末一样，仅是阴郁的，偏执的看人，而且，唉唉！除了青年听得很是无聊的稞麦或小麦之外，再也不談别事的呢？

現在我却淡然的經过陌生的村庄，漠然的看着它困穷的外貌，我的冷掉了的眼光里不再有所眷恋，也沒有东西使我欢乐，象先前的过去的时光，使我的脸有一动弹，一微笑，使我的嘴迸出不竭的言論了，它現在在我面前瞥然而过，而冷淡的沉默，却封鎖了我的嘴唇。唉唉，我的兒时，唉唉，我的蓬勃的朝气！

当乞乞科夫正在沉思，暗笑着农夫們贈給泼留希金的

出色的諢名的时候，他竟全未想到，那車子已經駛进一个有着許多道路的房屋的，又大又长的村子中央了。但鋪着树干的木路給他很有力的一震，立刻使他醒悟过来，和这一比，市上的鋪道就成了真的兒戏。这里的树干，是能一高一低，好象鋼琴的鍵盘的，旅客倘不小心，随时可在后头部得一个疙瘩，前額上来一块青斑，或者簡直由自己的牙齿咬了舌尖，也不是我們这人間世的最大快意事。农奴小屋都显着衰朽的景象。木材是虫蛀，而且旧到灰色的。許多屋頂好象一面篩。有些是除了椽子之外，看不見屋盖，其間有几枝横档，仿佛骨架上的肋骨一样。显然是屋子的主人經了精确的思索，自己把屋頂板和天花板都抽去了，因为如果下雨，小屋的屋頂也不济，如果天气好，那就一滴也不会漏下来的，况且和老婆睡在炕床上，也毫无道理，可睡的地方另外多得很：酒店里，街路上——一言以蔽之，惟汝心之所如。到处沒有窗玻璃。間或用布片或破衣塞着窗洞。檐下的带着栏干的小晒台，不知道为什么緣故，俄国的許多农家是常有的，却都已傾斜，陈旧了，連油漆也剝落得干干凈凈。小屋后面，看見好些地方躺着麦束堆的长排，分明长久沒有动：那顏色，就象一块陈年的烧得不好的砖头，堆上生出各种的野草，旁边盘着蔓草根。麦是大約屬于地主的；由車子的变换方向，在麦束堆和烂屋頂后面，看見两个乡下教堂的尖塔，忽左忽右的指着晴空中。这两塔彼此很接近，一个木造，别一个是石造的，刷黃的墻壁，显着大块的斑痕和开口的裂縫。时时望

見了地主的住宅，到得小屋串子已經完結，換了圍着又低又破的籬垣，好象蔬圃或是菜園的处所，这才分明的站在眼前了。这长到无穷的城堡，看去好象一个跌倒的老弱的残兵。有些是一层楼，也有两层的。在沒有周到的保护它的年紀的昏沉的屋頂上，見有两个恰恰相对的望台，都已經歪斜，褪色，曾經刷过的顏色，早已无踪无影了。屋子的墙上，处处露出落了石灰的格子来。这分明是久經了暴雨，旋风，坏天气和秋老虎的侵袭。窗戶只有两个是开的；其余的都关着罩窗，或是竟釘上了木板。但連这两个开着的窗也还有一点瞎，一个窗上貼着三角形的蓝色紙。

住宅后面，有一个广大而古老的园，由宅后穿过村子，通到野地里，虽然也荒凉，蕪秽了，但独独有些生气，在这广大的村庄和它那如画的野趣里，显着美妙的风姿。在大自由中，树木的交錯的枝梢，繁盛的伸展开来的好象顫动的叶子織成的不整的穹門和碧綠的云，停在清朗的蔚蓝的天下。一株极大的白樺，被暴风或霹靂折去了树頂，那粗壮的白色的干子，从这万綠丛中挺然而出，在空中圓得恰如修长美丽的大理石柱一般。但并无柱头，却是很斜的断疤，在雪白的底子上，看去象是一頂帽或者一匹黑色的禽鳥。綠閃閃的蛇麻的丛蔓，要从接骨木，山薇，榛树的紧密的拥抱中鑽出，延上树干去，終于繞住了一株半裂的白樺。到得一半，它又挂下来了，想抓着别株的树梢，或者将长长的卷鬚悬在空中，那小鉤卷成圓圈，在軟风中搖动。受着明朗的阳光的碧林，有几处彼此分离开来，显出黑

沉沉的深洞，仿佛一个打着呵欠的怕人的虎口；这是全藏在黑蔭中的，在这昏暗的深处依稀可見的东西，人只能猜出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一些倒坏了的栏干，一个快要倒掉的亭子，一株烂空的柳树干，紧靠柳树背后，露着銀灰色的树从，縱横交錯的散乱在荒蕪中的枯枝和枯叶，还有一株幼小的枫树，把它那碧綠的紛披的叶子伸得远远的，不知道取的是什么路，一枝上竟有一道月光，化为透明的金光灿烂的星，在浓密的昏黑中煜然发閃。园的尽头，有几株比别的树木長得更高的白楊树，抖动着的树頂上架着几个很大的烏鴉窠。白楊之中，一株有折断的枝条，却还没有全断，带了枯叶凄凉的挂着。总而言之，一切都很美，但这美，单由造化或人力是都不能成就的，大抵只在造化在人类的往往并非故意，也无旨趣的創作上，再用它的凿子加以最后的琢磨，使笨重的东西苏生过来，給它一些輕妙和灵动，洗净那粗浅的整齐和相称，更除去恶劣的缺点和錯誤，将赤条条的主旨，赫然显在目前，对于生在精練的洁白和苦痛的严寒之中的一切，灌入神奇的温暖去的时候，这才能够达成。

車子又轉了几个弯，他終于停在房屋前面了，現在看起来，这房屋就更显得寒傖。墙壁和門上，滿生着青苔。前園里造着样样的房子：堆房，仓屋，下房等，彼此挤得很紧——而且无不分明的带着陈旧倒败的情形；左右各有一道門，通到别的园子里。所有一切，都在証明这里先前是曾有很大的家业的；但現在却統統見得落寞凄凉了。能

給这悲哀景象一点快活的东西，什么也沒有：沒有开放的門戶，沒有往来的人，沒有活泼的家景！只有園門却开着，因为有一个人拉了一輛蓋着席子的重載的大車，要进前園去；好象意在使这荒蕪寂灭的地方有一点活气：别的时候，却連这門也鎖得紧紧的，鉄門上就挂着一把坚强的大鎖。在一間屋子前面，乞乞科夫立刻发見了一个人样子，正在和車夫吵嚷。許多工夫，他还决不定这人的是男是女来。看看穿着的衣服，簡直不能了然，也很象一件女人的家常衫子；头上戴一頂帽子，却正如村妇所常戴的。"确是一个女人！"他想，然而立刻接下去道："不，幷不是的！"——"自然是一个女人！"他熟視了一番之后，終于說。那边也一样的十分留心的在观察。好象这来人是一种世界奇迹似的，因为不但看他，連对綏里方和馬匹也在从头到尾的注視。从挂在她带上的一串鑰匙和过份的給与农人的痛罵，乞乞科夫便断定了她該是一个女管家。

"請問，媽媽，"他一面跨下車子来，一面說，"主人在做什么呀？"

"沒有在家！"那女管家不等他說完話，就說，但又立刻接着道："您找他什么事？"

"有一件买卖上的事情。"

"那么，請您到里面去，"女管家說，一面去开門，向他轉过那沾滿面粉的背脊来，还給他看了衫子上的一个大窟窿。

他走进寬闊的昏暗的門，就向他吹来了一股好象从地

窖中来的冷气。由这門走到一間昏暗的屋子，只从門下面的闊縫里，透出一点很少的光亮。他开开房門，这才总算看見了明亮的阳光。但四面的凌乱，却使他大吃一吓。好象全家正在洗地板，因此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到这屋子里来了。桌子上面，竟擱着破了的椅子，旁边是一口停摆的鐘，蜘蛛已經在这里結了网。也有靠着墙壁的架子，摆着旧銀器和种种中国的磁瓶。写字桌原是嵌鑲罗鈿的，但罗鈿处处脫落了，只剩下塡着干胶的空洞，乱放着各样斑斓陆离的什物：一堆写过字的紙片，上面压一个卵形把手的已經发綠的大理石的鎮紙，一本紅边的猪皮書面的旧書，一个不过胡桃大小的挤过汁的干檸檬，一段椅子的破靠手，一个装些紅色液体，內浮三个蒼蝇，上盖一张信紙的酒杯，一小块封信蜡，一片不知道从那里拾来的破布，两枝鹅毛笔，沾过墨水，却已經干透了，好象生着痨病，一把发黃的牙刷，大約还在法国人攻入墨斯科[①]之前，它的主人曾經刷过牙齿的，諸如此类。

墙壁上是貼近的，乱到毫无意思的挂着許多画：一条狹长的鋼版画，是什么地方的战爭，在这里看見很大的战鼓，头戴三角帽的吶喊的兵丁和淹死的馬匹。这版画装在馬霍戈尼树做的框子里，框条上嵌有青銅的細綫，四角飾着青銅的薔薇，只是玻璃沒有。旁边挂一幅很大的发黑的油画，占去了半墙壁，上面画些花卉，水果，一个切碎的

① 一八一二年。——譯者。

西瓜，野猪的口鼻，和倒挂的野鴨头。天花板中央挂一个烛台，套着麻布袋，灰尘蒙得很厚，至于仿佛是蚕茧。屋子的一角上，躺着一堆旧东西：这都是粗貨，不配放在桌上的。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却很不容易辨别；因为那上面积着极厚的尘埃，只要誰出手去一碰，就会很象戴上一只手套。从这垃圾堆中，极分明的显露出来的惟一的物件，是：一个破掉的木鏟，一块旧的鞋后跟。如果沒有桌上的一頂破旧的睡帽在那里作証，是誰也不相信这房子里住着活人的。当我們的主角还在潜心研究这奇特的屋中陈設的时候，边門一开，那女管家，那他在前园里遇見过的，就走了进来了。但这回他覺得，将这人看作女管家，倒还是看作男管家合适：因为一个女管家，至少是大抵不刮鬍子的，然而这汉子刮鬍子，而且真也稀奇得很，他的下巴和脸的下半部，就象人們往往在馬房里刷馬的鉄絲刷。乞乞科夫的脸上显出要問的表情来；他焦急的等着这男管家来說什么話。但那人也在等候着乞乞科夫的开口。到底，苦于这两面的窘急的乞乞科夫，就决計发問了：

“哪，主人在做什么呀？他在家么？”

“主人在这里！”男管家回答說。

“那么，在那里呢？”乞乞科夫回問道。

“您是瞎的嗎，先生？怎的？”男管家說。“先生！我就是这家的主人！”

这时我們的主角就不自覺的倒退了一点，向着这人凝視。自有生以来，他遇見过各色各样的人，自然，敬爱的

讀者，連我們沒有見过的也在內。但一向幷未会到过一个这样的人物。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和普通的瘦削的老头子，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幷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沒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轉来轉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鑽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髭鬚，看看是否藏着猫兒或者頑皮孩子，猜疑的嗅着空气。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么底子，只好白費力；袖子和領头都非常龌龊，发着光，好象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幷非拖着两片的衣裾，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頸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但决不是围巾。一句話，如果在那里的教堂前面，乞乞科夫遇見了这么模样的他，他一定会布施他两戈貝克；因为，为我們的主角的名誉起見，应該提一提，他有一个富于同情的心，遇見穷人，是沒有一回能不給两戈貝克的。但对他站着的人，却不是乞丐，而是上流的地主，而且这地主还蓄有一千以上的魂灵，要寻出第二个在他的仓庫里有这么多的麦子，麦粉和农产物，在堆房，燥屋和栈房里也充塞着呢絨和麻布，生熟羊皮，干魚以及各种菜蔬和果子的人来，就不大容易，只要看一眼他那堆着沒有动用的各种木材和一切家具的院子就是——人就会以为自己是进了墨斯科的木器市場里，那些勤俭的丈母和姑母之流，由家里的厨娘带領着，在买她的东西之处的。他这里，照眼的是雕刻的，車

光的，拼成的，编出的木器的山：桶子，盆子，柏油桶，有嘴和无嘴的提桶，浴盆，匣子，女人們用它来理亚麻和别的东西的梳麻板，細柳枝編成的小箱子，白樺皮拼成的小匣子，还有无論貧富，俄国人都要使用的别的什物許許多。人也許想，泼留希金要这无数的各种东西做什么用呢？就是田地再大两倍，时候再过几代，也是使用不完的。然而他却实在还沒有够，每天每天，他很不滿足的在自己的庄子的路上走，看着桥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見的：一块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个鉄釘，一角碎瓦——他都拾了去，拋在那乞乞科夫在屋角上所看見的堆子里。“我們的漁翁又在那里撈魚了，”一看見他在四下里寻东西，农人們常常說。而且的确經他走过之后，道路就用不着打扫；一个过路的兵官落掉了他的一个馬刺——刚刚覺到，这却已經躺在那堆子里面了；一个女人一疏忽，把水桶忘記在井边——他也飞快的提了这水桶去。如果有农人当場捉住了他，他就不說什么，和气的放下那偸得的物件；然而一躺在堆子里，可就什么都完結了：他起誓，呼上帝作証，說这东西原是他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买得，或者簡直还是他的祖父传授下来的。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也拾起地上的一切东西来：一小段封信蜡，一张紙片，一枝鵝毛笔，都放在写字桌，或者窗台上。

然而他也曾經有过是一个勤俭的一家之主的时候的！他也曾为体面的夫，体面的父，他的邻人来訪問他，到他这里午餐，学习些聪明的节省和持家的方法。那时的生活还

都很活泼，很整齐：水磨和碌碡快活的轉动着，呢絨厂，旋盘厂，机織厂，都在不倦地作工；主人的鋒利的眼睛，看到广大的領地的角角落落，操劳得象一个勤快的蜘蛛，从这一角到那一角，都結上家政的网。在他的脸上，自然也一向沒有显过剧烈的热意和感情，但他的眼閃着明白的决断。他的話說出經驗和智識，客人們都愿意来听他；和藹而能談的主妇，在她的相識的人們中也有好名望；两个可爱的女兒常来招呼那宾客，都是金色发，鮮活如初开的蔷薇。兒子是活泼的，壮健的少年，跳出来迎接客人，不大問对手愿不愿，就和客人接吻。全家里的窗戶是統統开着的。中层楼上住着一个家庭教师，法国人，脸总刮得极光，又是放枪的好手；他每天总打一两只雏鷄或是野鴨来帮午膳，但間或只有麻雀蛋，这时他就叫煎一个蛋餅自己吃，因为除他之外，合家是誰也不吃的。这楼上，还住着一个强壮的村妇，是两位女兒的教师。主人自己，也总是同桌来吃飯，身穿一件黑色的燕尾服，旧是旖有些旧的，但很干净，整齐；肘弯并沒有破，也还并沒有补。然而这好主妇亡故了，鑰匙的一部分和瑣屑的煩虑，从此落在他身上。泼留希金就象一切鰥夫一样，急躁，吝啬，猜疑了起来。他不放心他的大女兒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了，但他并不錯，因为她不久就和一个不知什么騎兵联队里的騎兵二等大尉跑掉，她知道父亲有一种奇怪的成見，以为軍官都是賭客和揮霍者，所以不喜欢的，便赶紧在一个乡下教堂里和他結了婚。那父亲只送給他們詛咒，却并沒有想去寻覓，追

回。家里就更加空虚，破落了。家主的吝啬，也日見其分明；在他头上发亮的最初的白发，更帮助着吝啬的增加，因为白发正是貪婪的忠实同伴。法国的家庭教师被辞退了，因为兒子到了該去服务的时候；那位女士也被驅逐了，因为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的逃走，她也非全不相干。那兒子，父亲是要他切切实实的学做文官——这是父亲告訴了他的——送到省会里去的，他却进了联队，还寄一封信給父亲——这是做了兵官之后了——来討錢給他做衣服；但他由此得到的物事，自然不过是所謂碰了一鼻子灰。終于是，連和潑留希金住在一起的小女兒也死掉了，只有这老头子孤另另的剩在这世界上，算是他的一切财产的保护者，看守者，以及惟一的所有者。孤独的生活，又給貪婪新添了許多油，大家知道，吝啬是真的狠貪，越吃，就越不够。人类的情感，在他这里原也沒有深根的，于是更日見其浅薄，微弱，而且还要天天从这废墟似的身上再碎落一小块。有些时候，他根据着自己对于軍官的偏見，覚得他的兒子将要輸光了财产；潑留希金便送給他一些清清楚楚的父亲的訊咒，想从此不再相关，而且連他的死活也毫不注意了。每年总要关上或者釘起一个窗戶来，直到終于只剩了两个，而其中之一，讀者也已經知道，还要貼上了紙张；每年总从他眼睛里失去一大片重要的家計，他那狹窄的眼光，便越是只向着那些在他房里，从地板上拾了起来的紙片和鵝毛笔；对于跑来想从他的农产物里买些什么的买主，他更难商量，更加固执了；他們来和他磋商，論价，到底也只好放手，

明白了他乃是一个鬼，不是人；他的干草和谷子腐烂了，粮堆和草堆都变成眞正的肥堆，只差还沒有人在这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象石头一样，只好用斧头去劈下来；麻布，呢絨，以及手織的布匹，如果要它不化成飞灰，便千万不要去碰一下。潑留希金已經不大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了；他所記得的，只有：架子上有一样好东西，——一瓶子里装着甜酒，他曾做一个記号在上面，給誰也不能偸喝它，——以及一段封信蜡或一枝鵝毛笔的所在。但征收却还照先前一样。农奴須納照旧的地租，女人須繳旧額的胡桃，女織匠还是要照机数織出一定的布匹，来付給她的主人。这些便都收进仓庫去，在那里面霉烂，变灰，而且連他自己也竟变成人的灰堆了。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带着她的小兒子，回来看了他两回，希望从他这里弄点什么去；她和騎兵二等大尉的放浪生活，分明也并沒有結婚前所豫想那样的快活。潑留希金寬恕了她，还至于取了一个躺在桌上的扣子，送給小外孙做玩具，然而不肯給一点錢，别一回是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和两个兒子同来的，还带給他一个奶油面包做茶点，并一件嶄新的睡衣，因为父亲穿着这样的睡衣，看起来不但难受，倒簡直是羞慚。潑留希金很愛撫那两个外孙兒，給分坐在自己的左右两腿上，低昂起来，使他們好象在騎馬；奶油面包和睡衣，他感激的收下了，对于女兒，却沒有一点回送的物事，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就只好这么空空的回家。

現在站在乞乞科夫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人！但还应該

朴正，这一种样式，在要扩张和发展，更胜于退守和集中的俄国，是不常遇見的，更可詫异的情景，倒是随时随地可以遇見一个地主，靠着特出的門第来享乐他的生活，为了闊綽的大排場，将他的財产化到一文不剩，由此显出俄国式。一个还未多見世面的旅客，一看到这样的府邸，是就要站住，并且問着自己的：如此华貴的王侯，怎么会跑到这渺小卑微的农民中間来呢：象宮殿一样，屹立着他的白石的房屋，和无数的烟通，望台和占风，为一大群側屋以及造給宾客的住房所围繞。这里还缺什么呢！有演剧，有跳舞，有假面会，輝煌的花园，整夜妖艳的陈在斑斓的灯光下，响亮的音乐充滿了空間。半省的人們，都盛装着在树下愉快的散步，在这硬造的光彩里，誰也沒有留意，沒有覚得粗野吓人的不調和，这时候，有一条小枝，映着人造的光，做戏似的突然从树丛中伸出；那失了叶的光澤的臂膊；愈高愈严正，愈昏暗，愈可怕，高举在夜的天空中，蕭瑟的树梢，深深的避进永久的黑暗里，象在抱怨那照着它根上的光輝。

泼留希金默默的站着，已經好几分鐘了；乞乞科夫也不想先开口，看了他的主人和奇特的周围的情景，他失去豫定的把握了。他想对他这样說：因为他听到过泼留希金的道德和特出的品格，所以前来表示敬意，是自己的义务；然而又以为这未免太离奇。他又偸偸的一督屋子里的东西，覚得“道德”和“特出的品格”这两个字，是可以用“节俭”和“整頓”来代換的；于是照这意思，改好了他的話：

因为听到过泼留希金治家的节俭和非凡的管理，所以他觉得有趋前奉訪，将他的敬仰的表示，陈在足下的义务。自然，先前已經說过，也还有别样更好的理由的，但他不想說，这很不漂亮。

泼留希金低声的說了些話，仅仅动着嘴唇，——因为他已經沒有牙齿了；——他究竟說了些什么呢，听不分明，但他的話里大約是这样的意思："你还是带了你的敬仰到魔鬼那里去罢！"然而我們这里，是有对客的义务和道德的，就是吝啬鬼，也不能随便跨过这規則，于是他接着說得清楚一点道，"請請，您請坐呀！"

"我的沒有招待客人，已經很长久了，"他說，"老实說起来，这是沒有什么好处的。人們学着最沒用，最沒意思的时髦，彼此拜訪，——家里的事情倒什么也不管……况且馬匹还总得喂草呀！我早已吃过中飯了，家里的厨房又小，又脏，烟囱也坏着：我簡直不敢在灶里生火，怕惹出火灾来。"

"竟是这样的么？"乞乞科夫想。"幸而我在梭巴开維支那里吃过一点干酪餅和一口羊腿来了！"

"您只要想一想就是，这多么不容易！如果我要家里有一把干草的話！"泼留希金接下去道。"真的，从那里来呢？我只有一点点田地，农奴又懶，不喜欢做工，总只記挂着小酒店……人是应該小心些，不要到得他的老年，却还去討飯的！"

"但人家告訴我，"到这里，乞乞科夫謙和的回口道，

“您有着上千的魂灵哩！”

“誰告訴您的？您該在这家伙的脸上唾一口的，他造这样的謠言，先生！那一定是一个促狹鬼，在和您开玩笑呀。人們总是說：一千个魂灵，但如果算一算，剩下的就不多！这三年来，为了那該死的热病，我的农奴整批整批的死掉了。”

“真的？真有这么多嗎？”乞乞科夫同情的大声說。

“唔，是的，很多！”

“我可以問，那有多少嗎？”

“要有八十个！”

“的确？”

“我不說謊，先生！”

“我还可以問一下嗎？这数目，可是上一次人口調查之后的总数呢？”

“要是这样，就还算好的了！”泼留希金說。“照您說的一算，可还要多：至少要有一百二十个魂灵！”

“真的？竟有一百二十个？”乞乞科夫叫了起来，因为吃惊，张开了嘴巴。

“要說謊，我的年紀可是太大了，先生：我已經上了六十哩！”泼留希金說，好象他因为乞乞科夫的近乎高兴的叫喊，覚得不快活。乞乞科夫也悟到了用一副这样的冷淡和无情来对别人的苦恼，实在是不大漂亮的，就赶紧长叹一声，并且表示了他的悼惜。

“可惜您的悼惜，对我并沒有用处！我不能把这藏进

錢袋里去呀！"潑留希金說。"您瞧，近地住着一个大尉，鬼知道他是怎么掉进这里来的。因为是我的一个亲戚，就时常来伯伯长，伯伯短的，在我的手上接吻；如果他一表示他的同情，就发出一种实在是吼声，叫人要塞住耳朵才好。这人有一张通紅的脸，頂喜欢燒酒瓶。他的錢大約都在軍营里化光，或者給一个什么坤伶从衣袋里撈完了。他为什么这样的会表同情呢，恐怕就为了这緣故罢！"

乞乞科夫竭力向他声明，自己的同情和那大尉的，完全不是同类，再轉到他并非只用言語，还要用实行来表示；于是毫不迟延，直截的表明了他的用意，說自己情愿来尽这重大的义务，負担一切死于这样不幸的灾难的农奴的人头税。这提議，显然是出于潑留希金的意料之外了。他瞪着眼睛，看定了对手，許多工夫沒有动。到底却道："您恐怕是在軍营里的罢？"

"不是，"乞乞科夫狡猾的躲閃着，回答說，"我其实不过是做文职的。"

"做文职的！"潑留希金复述了一句，于是咬着嘴唇，仿佛他的嘴里含着食物一样。"唔，这又为什么呢？这不是单使您自己吃亏嗎？"

"只要您乐意，我就来吃这亏。"

"唉唉，先生！唉唉，您这我的恩人！"潑留希金喊了起来，因为高兴，就不再覺得有一块鼻烟，象浓咖啡的底脚一样，从他鼻孔里涌出，实在不能入画，而且他睡衣的豁开的下半截，将衬褲給人看見，也不是有味的景象了。"您

对一个苦老头子做着好事哩！唉唉，你这我的上帝，你这我的救主！”泼留希金再也說不出别的話来了。然而不过一瞬間，那高兴，恰如在呆板的脸上突然出現一样，也突然的消失，并不剩一絲痕迹，他的脸又变成照旧的懊丧模样了。他是在用手巾拭脸的，就捏作一团，来擦上嘴唇。

“您眞的要——請您不要見怪——說明一下，每年来付这稅嗎？收錢的該是我，还是皇家呢？”

“您看这怎样？我們要做得簡便：我們彼此立一个买卖合同，象他們还是活着的似的，您把他們卖給了我。”

“是的，一个买卖合同……”泼留希金說着，有些迟疑，又咬起嘴唇来了。“您說，一个买卖合同——这就又要化錢了！法院里的官兒是很不要脸的！先前只要半卢布的銅錢加上一袋面粉就够，現在却得滿滿的一車压碎麦子，还要紅鈔票[1]做添头。他們現在就是这样的要錢。我眞不懂，为什么竟沒有人发表出来的。至少，也得給他們一点道德的教訓。用一句良言，到底是誰都会被收服的。无論怎么說，决沒有人反对道德的教訓的呀！”

“哪，哪，你就是反对的哩，”乞乞科夫想；但他立刻大声的接着說，因为对于他的尊敬，連买卖合同的費用，也全归自己負担。

泼留希金一听到他的客人連买卖合同的費用也想自己付，就断定他是一个十足的呆子，不过装作文官模样，其

---

① 十卢布的鈔票。——譯者。

实是在什么軍营里做事，和坤伶們鬼混的。但无論如何，他总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将各种視覷出格的送給这客人，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孩子，虽然并沒有問过他孩子的有无。于是他走到窗口，用手指敲着玻璃，叫道："喂！泼罗式加！"立刻听到好象有人拚命的跑进大門来，四处响动了一陣，就有长靴的嚣闣声。終于是房門一开，泼罗式加走进来了，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他穿着几乎每步都要脫出的很大的雨靴。究竟泼罗式加为什么要穿这么大的长靴呢，讀者是就会明白的。泼留希金給他所有的僕役穿的，就只有一双长靴，总是放在前厅里。有誰受主人的屋子里叫喚，就得先在全个前园里跳舞一番，到得大門，穿上长靴，以这体裁走进屋子去。一走出屋子，又須在大門口脫下他的长靴，踮起脚后跟走回原路去。假使有人在秋天，尤其是在早晨，如果初霜已降，从窗子里向外一望，他就能欣賞这美景，看泼留希金家的僕役演着怎样出色的跳舞的。

"您看这嘴脸，先生，"泼留希金指着泼罗式加，向乞乞科夫說。"这家伙笨得象一段木头。但是您只要放下一点什么罢，吓，他已經撈去了。喂，你来干什么的，你这驢子？唔，有什么事？"这时他停了一停，泼罗式加也一声不响。"烧茶炊呀！听見嗎？鑰匙在这里！送給瑪孚拉去，再对她說，叫她到食物庫里去。那里的架子上还有一个复活节的餅干，是亚历山特拉·斯台班諾夫娜送給我的；就拿这来喝茶……等着，你要到那里去了，昏蛋？这胡塗

虫！你脚跟上有鬼的么。先要听我的話！那餅干的上面是不大新鮮了的。她得用小刀稍微刮一下；但那末屑不要給我拋掉！得留給鷄吃的。也不許你同到食物庫里去，要不，就給你吃樺树棍，知道嗎，那味道！你現在就有好胃口呢。我們就好好的多添些。給我到食物庫里去試試看！我在窗口看着你的鬼花样。这些东西是不能相信的，"当泼罗式加拖着他的七里靴，已經从門口不見了的时候，他轉过来对着乞乞科夫，接着說。于是向他射了一道猜疑的眼光。这样的未曾听到过的豪爽和大度，使他覺得难恃和可疑了，他自己想："鬼知道呢，恐怕象所有的游手一样，也不过是一个吹牛皮的！先撒一通謊，好談些閑天和喝几杯茶，之后呢，是走他的路！"一半为了小心，一半要探一探这客人，他就說，赶快写好买卖合同，倒不坏，因为人是一种极不稳当，非常脆弱的东西：今朝不知明朝事。

乞乞科夫声明，契約是照他的希望，立刻可以写的，只还要一张所有农奴的名单。

这使泼留希金放了心。他好象决定了一个計划，而且真的掏出鑰匙串子来，走近柜子去，开开了它，在瓶子和碟子之間找寻了好久，終于叫了起来道："現在找不到了；我还有一瓶很好的果子酒在这里的；如果那一伙沒有喝掉的話！那些东西实在是强盗。哦，在这里了！"乞乞科夫看見他两手捧着一个小瓶，滿是灰尘，好象穿了一件小衫。"这还是我的亡妻做的呢，"泼留希金接着說，"那女管家，那坏东西，就把它放在这里，再也不管，总不肯塞起来，

那坏貨！上帝知道，多少甜虫和蒼蝇和别的灰尘都掉进去了，但我已經統統撈出，现在可又很干净了，我想敬您一杯子。"

然而乞乞科夫却热烈的拒絕了这心願，并且声明，他早已吃过，喝过了。

"早已吃过，喝过了！"泼留希金說。"自然，自然，上流社会的人，是一看就知道的；他不餓，总是吃得飽飽的，但是閑蕩流氓呢，你喂他多少就多少……例如那大尉罢：一到我这里来，立刻說：'阿伯，您沒有什么吃的嗎？'我那里还象他的伯父呀，他倒是我的祖父哩。在自己的家里他也实在沒有东西吃，所以只好逛来蕩去！您要一张所有那些懶虫的名单嗎？自然，那不錯！这很容易，我早写在另外的一张紙上了，原想待到这回的人口調查的时候，就把他們取消的。"泼留希金戴起眼鏡来，开手去翻攪他的那些紙。他解开許多紙包的繩，又把它們抛来抛去，弄得灰尘飞进客人的鼻孔中，使他要打嚏。他終于抽出一张两面写着字的紙片来。滿是农奴的姓名，密得好象蒼蝇矢。那上面各式各样都有，其中有派拉摩諾夫和批美諾夫，有斑台来摩諾夫，而且簡直还有一个格力戈黎綽号叫作"老是走不到"。一共大約有一百二十人。乞乞科夫一看見这总数，微笑了。他把紙片藏在衣袋里，还对泼留希金說，他应該到市上去，把这件买卖办妥。

"到市上去？我怎么能……？我不能不管我的房子呀！我的当差的都是賊骨头，坏家伙；有一天，竟偷得我連挂

挂我的外套的釘子也沒有了。”

“您在那里总該有一个熟人罢？”

“誰是呢？我的熟人都已經死掉，或者早不和我来往了。唉唉，有的，先生！怎么会沒有！我自然有一个的！”他突然叫了起来。“那审判厅长，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先前常常来看我的；我怎么会不認識他呢！他是我的年青时候的朋友。我們常常一同去爬籬垣的！沒有熟人？我告訴您，这就是熟人！……我可以写信給他嗎？”

“那当然。”

“是很要好的熟人，是老同窗呀！”

呆板的脸上，忽然閃过一种好象温暖的光，一种人情的稀薄的发露，或者至少是一点影子，使那死相有了活气，恰如墜水的人，在忽然間，而且在不意中，竟在水面上出現，使聚在岸上的人們都高兴的欢呼起来；然而怀着欣幸的姊妹和兄弟們投下施救的繩，焦急的等着他一只肩膀，或是一只痙攣得无力了的臂膀再露到水上来，却不过一个泡影——那浮出，已經是最末的一次了，周围全都沉默，平靜的水面，这时就显得更加可怕和空虛。潑留希金的脸也就是这样的，感情的微光在这上面一閃之后，几乎越发冰冷，庸俗，而且沒有表情了。

“桌上原有一张白紙的呀，”他說，“可是我不知道，这弄到那里去了：那些不要好的底下人！”——他望过桌子的上面和下面，到处乱翻了一通，終于喊起来道：“瑪孚拉，喂！瑪孚拉！”在他的叫喊声中，一个女人出現了，手里拿

一个碟子，儼然坐在那里面的，就是讀者已經熟識的那餅干。这时候，他們俩就开始了这样的对話：

“你把紙弄到那里去了，你这女賊？”

“天在头上，老爷！我沒有看見什么紙呀，除了您盖着酒杯的那一片。”

“看你的眼睛就知道，你撈了去了。”

“我撈它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拿它来做什么用。我不会看書，也不会写字！”

“胡說白道，你搬到教堂的道人那里去了，他是会划几笔的，你就給了他了。”

“如果他要紙，什么时候都会自己去买的。他就从沒有見过您的紙！”

“等着就是，看到末日裁判的时候，魔鬼用了他們的鉄枷来着着实实的懲治你。要知道你会吃怎样的苦头！”

“我怕什么呢，如果我沒有拿过那张紙。您可以責备我別样的做女人的錯处，但我会偷东西，却还沒有人說过哩。”

“哼，看魔鬼来怎样的懲治你罢！他們說，就因为你騙了你的主人，还用了他們的燒得通紅的鉗，把你夹住！”

“那么我就回答說：我是沒有罪的，上帝知道，我是沒有罪的……但这紙就在桌子上呀。您总是鬧些无用的唠唠叨叨！”

泼留希金果然看見紙片就在桌子上，就停了一下，咬着自己的嘴唇，于是說道：“唔，为什么你就这么嚷嚷的？

这样的一个执拗貨。人說你一句，你就立刻回一打。去罢，給我拿个火来，我可以封信。且慢！你大約还要带了油脂烛来的；油脂很容易化，走掉了，那就白費！你倒不如給我拿些点火的松香火柴来罢。”

瑪孚拉出去了，泼留希金却坐在靠椅上，拿起笔来，把那紙片还在手指之間翻来复去的轉了好一会；他在研究，是否还可以从这里裁下一点来；然而終于知道做不到了；他这才把笔浸到墨水瓶里去，那里面装着一种起了白花的液体，浮着許多蒼蝇，于是写了起来；他把字母連得很密，极象曲譜的音符，还得制住那在紙上随便揮洒开去的笔势。他小心的一行一行写下去，一面后悔着每行之間，总还是剩出一点空白来。

一个人，能够墮落到这样的无聊，猥瑣，卑微里去的嗎？他会变化得这么利害的嗎？这还是真实的模样嗎？——是的！——这全是并非不真实的。人們确可以变成这一切！向一个現在热烈如火的青年，倘給他看一看他自己的老年的小照，恐怕他会吃惊得往后跳的。唉唉，要小心謹愼地管好你們的生活的路，如果已經从你們那柔和娇嫩的青年，跨到严正固定的成人时代去——唉唉，要小心謹愼地管好各种人类的感动，它会不知不觉的在中途消亡，失掉：你們再找不到它！可怕而残酷的是在远地里吓人的老年，它什么也不归还，什么也不交付。坟墓倒是比它还慈悲的；墓碑上也許写着文字道：“有人葬此。”但在老人的冰冷的，沒有表情的脸上，却看不出一点文字記号来。

“您沒有一个朋友，”泼留希金折着信紙，一面說，“用得着逃掉的农奴的嗎？”

“您也有逃掉的？”乞乞科夫連忙問，象从梦中醒来一样。

“那自然，我有。我的女婿已經去找寻过了，他說，連他們的踪影也看不見；不过他是一个兵，只会响响馬刺的，如果要他在法律的事情上出力，那就……”

“但是究竟有多少呢？”

“該有七十个罢，至少。”

“眞的？”

“上帝知道！沒有一年会不逃走一两个的。現在的人，都吃不飽了；整天不做事，只想吃东西，我可是連自己也沒得吃……眞的，我情願把他們几乎白送。不是嗎，您告訴您的朋友去：只要找回一打来，他就会弄到一笔出息的。一个出色的魂灵，要值到五百卢布。”

“連气息也給朋友嗅到不得！”乞乞科夫想，他并且說明，可惜他并沒有这样的朋友，况且单是办理这件事，就得化許多錢；請教法律，倒不如保保自己，因为那是連自己的衣服也会送掉半截的。然而如果泼留希金眞觉得境遇很为难，那么他，乞乞科夫，他为了同情心，可以付他一点小款子……但是这，已經說过，眞是有限得很，不值得說的。

“但您想給多少呢？”泼留希金問。他簡直变了犹太人，两只手象白楊树叶似的发抖了。

"每一个我給二十五戈貝克。"

"您現付嗎?"

"是的，您可以馬上收到錢。"

"听哪，先生，我有多么穷苦，您是知道的，您还是給我四十戈貝克罢。"

"最可佩服的先生，不但四十戈貝克，我还肯給您五百卢布哩！非常情願，因为我看見一位最可敬，最高尙的人，却为了他的正直，正在吃苦呀。"

"是的，可不是嗎！上帝知道的！"泼留希金垂了头，使劲的搖起来，說。"就是因为正直呵。"

"您瞧，您的品格，我立刻就明白了。我为什么不給五百卢布一个呢？不过我也是并不富裕的；再加五戈貝克倒不要紧，那就是每个魂灵卖到三十戈貝克了。"

"您再添上两戈貝克罢，先生。"

"那就是了，可以的，再添两戈貝克！魂灵有多少呢，您不是說七十个嗎?"

"不，一总七十八个。"

"七十八，七十八乘三十二戈貝克，那就得……"这时我們的主角想了一秒鐘，并沒有更长久，便說道："那就得二十四卢布九十六戈貝克！"对于算学，他是很能干的。于是使泼留希金写一张收条，付給他款子，他用两只手抓住，极担心的搬到写字桌前去，仿佛手里捧着一种液体，每一瞬間都在怕它流出一样，到得站在桌子的前面，也还要仔仔細細的看一通鈔票，然后仍然很小心的放在一个抽屜

里，大約錢是埋在这地方的了，一直到村子里的两个牧师，凱普长老和波黎凱普长老，来埋葬了他自己，給他的女兒和女婿一个难以言語形容的高兴——也許还有大尉，那要和他扳亲戚的。泼留希金藏好了錢之后，就坐在靠椅上，好象再也找不出什么新的談話資料来了。

“怎么，您要走了嗎？”当他看見乞乞科夫微微一动，想从衣袋里去取手巾的时候，就說。这一問，使乞乞科夫悟到久在这里实在沒有意思了。“对啦，这是时候了！”他說着，就去取帽子。

“您不喝茶？”

“不，多謝您！还是別的时候再喝罢。”

“哦，为什么呢？我已經叫生茶炊去了！但老实說，我是也不喜欢茶的：这是一种很貴的物事，而且糖价錢也尽在漲起来。泼罗式加！我們不要茶炊了。把那餅干交給瑪孚拉去！听見嗎？她得放回原地方；不不，还是放在这里罢，我自己会送去的。再見，先生；上帝保佑您！那封信請您交給审判厅长罢，是不是？他該会看的！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哦哦，从小就在一起玩的朋友呀。”

于是这奇特的形相，这打皺的老人領他到了前园，乞乞科夫一走，泼留希金即刻叫把园門鎖上了。接着是走到所有堆房和食物庫去，查考那些看守夫是否都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是站在屋角用木勺敲着空桶，以代馬口鉄鼓的；他也到厨房里去瞥了一眼，看看可曾給僕役們备妥了合式的，可口的食物，然而这不过是一句話，其实倒是自

己喝了粥和白菜湯。其次是他終于把大家訓一通他們的做坏事，駡一頓他們的偸东西，然后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待到他只有自己一个时，却忽然起了一种心思，要对于客人报答一下他那无比的义侠了："我要当作礼物，把表去送給他，"他想——"还是一只漂亮的銀表，并不是黃銅或白銅做的，自然破了一点，但他可以去修；他还是一个年青人，倘要引新娘子看得上眼，是得有一只表的。但是，且慢！"他再想过一会之后，接下去道，"还不如写在遺囑里罢，等我死后，他才得到表，那么，他到后来也还記得我了。"

然而我們的主角却即使沒有表，也还是极頂愉快滿足的心情。这样的出乎意外的收获，才是真正的上天之賜。这实在是毫无抗議之处的：不但是几十个死魂灵，还加上几打逃走的，一共竟有二百枚！当他臨近潑留希金的村庄时，自然已經有一种豫感，覺得这地方可以賺一点东西，但这样的好买卖，他却沒有計算到。一路上他都出奇的快活，吹口笛，唱歌，还把拳头靠着嘴巴，吹了起来，象是吹喇叭。后来他竟出声的唱着曲子了，很特别，很希奇，連綏里方也詫异的側着耳朵听，搖搖头，說道："瞧罢，我的老爷多么会唱呵！"

当他們駛近市街的时候，天已經全黑了。光和暗完全交錯起来，連一切物事也好象融成一片。画有条紋的市門，显着很不定，很不分明的顏色；市上的警兵，仿彿那鬍子生得比眉毛还要高，他的鼻子却簡直不大見有了。車

輪的响声，車身的震动，报告着已經又到了鋪石的街路上。街灯还沒有点，只从几处人家的窗户里，閃出一些光，在街角和横街里鬧着照例的場面；人們听着密談和私語，这是小市的晚間常常要有的，这地方，有許多兵丁，車夫，工人和特別的人物，是閨秀的一种，肩披紅围巾，沒有袜，在十字街头穿来穿去，象蝙蝠一般。然而乞乞科夫并不留心她們，一样的也不留心那拿着手杖，大概是从市外散步回来的瘦长的官吏。时时有些叫喊冲到他的耳朵里，好象是女人的声音："胡說，你喝醉了；我不許你这么随便！"或者是"又想吵架，你这野人，同到警察署去罢，那我就教你知道。"一言以蔽之，这些話的功效，就象对于一个从戏院回来，头里印着西班牙的街道，昏黃的月夜，挟琴的美人的富于幻想的二十左右的青年，給洗一个蒸汽浴。极神奇的梦，极古怪的幻想，是縱横交織的在他的脑子里回旋的。他覚得会飞上七重天，也会馬上到詩人希勒尔① 那里去做客——現在这晦气的話，象霹靂一样，突然落在他的身边，他覚得自己又回到地上来了，唔，而且竟还在一家小酒店附近的"干草市場"上，于是蒼老荒凉的忙日月，就从新把他吞去了。

篷車再猛烈的一震，象进地洞似的，終于鑽进了大門。乞乞科夫由彼得尔希加来迎接，他一只手捏住了衣裾——因为他是不喜欢衣裾分散开来的——用别一只手帮

①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德国有名的詩人和戏曲家。——譯者。

他的主人下了車子。伙計也跑出来了，拿着一枝烛，抹布搭在肩膀上，对于他主人的回来，彼得尔希加是否很高兴呢，这可很难説，但当他向着綏里方大有意义似的睞着眼睛的时候，在他那平时非常严正的脸上，却好象开朗了一点也似的。

“您可是眞也旅行得长久了，”伙計在前面給他照着扶梯，說。

“是呀，”乞乞科夫說着，走上扶梯去。“你們怎么样呢？”

“托福！”伙計鞠一个躬，回答道。“昨天来了一位兵官。他住在十六号。”

“中尉嗎？”

“我不知道。他是从路山来的，有四栗壳色馬。”

“很好，很好！但願你以后也很好！”乞乞科夫說着，跨进屋里去。当他走过前房的时候，就聳着鼻子，向彼得尔希加道：“窗戶是你也可以开它一开的。”

“我是开了的，”彼得尔希加回答說；但是他說謊。他的主人也知道这是一句謊話。然而他不想反駁了。在长途旅行之后，他所有的骨节都很疲乏。他吃了一点很輕淡的晚膳，不过一片乳猪，就赶紧脫了衣服，鑽进被窝里，立刻睡得很熟，很熟了，这是一种神奇的睡眠，只有不想到痔疮，不想到跳蚤，也不想到精神兴奋的幸运兒才知道。

第七章

旅人的幸福，是在和那些寒冷，泥濘，尘埃，渴睡的站长，鈴鐺声，修馬車，吵架，馬夫，鉄匠，以及这一类的伴当，經过了远路的，无聊的旅行之后，却終于望見了总在閃着明灯的摯爱的屋頂——他眼前已經浮出那有着熟識的房子的可爱的老家来，已經听到出迎的家眷的欢呼，孩子們的高兴和吵鬧，之后是幽婉的言談，时时被热烈的爱撫所間断，这就令人振起精神，将一切过去的辛苦从記忆中一扫而光了。幸福的是有着这样一个老家的一家之主；但苦痛的是鰥夫！作家的幸福，是在愕忙避开那无聊的，惹厌的，以可怕的弱点惊人的实在的人物，却去創出具有高洁之德的性格来，从变化无穷的情状的大旋风中，只选取一点例外，他的七弦琴的神妙的声調，也决不变更一回，也不从自己的高处下降，到他那不幸的，无力的弟兄們这里来，也不触及尘世，却只鑽在高超的形象的出世的合唱里。他的出色的运道，是加倍的值得羡慕的，他沉浸于这些之間，如在家眷的摯爱的圈子中；而各到各处，也远远的响遍了他的名望。他用馏香的烟云来蒙蔽人們的眼目，用妖媚的文字来馴伏他們的精神，隐瞞了人生的真实，却只将美丽

的人物給他們看。大家都拍着手追随他的踪迹，欢呼着圍住他的戎車。人們称他为伟大的世界的詩人，翱翔于世間一切别的天才們之上的太空中，恰如大鷲的凌駕一切高飞的禽鳥一样。他的姓名已足震动青年的热烈的心，同情的泪在各人的眼睛里发閃……在力量上，沒有人能够和他比并——他是一个神明！但和这相反，敢将随时可見，却被漠視的一切：絡住人生的无謂的可怕的汙泥，以及布滿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冷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都显現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划，使它分明地，凸出地放在人們的眼前的作者，那运道可是完全两样了！他得不到民众的高声的喝采，沒有感謝在眼泪中閃出，沒有被他的文字所感动的精魂的飞揚；沒有热情的十六岁的姑娘滿怀着英雄的惆悵来迎接他；他不会从自己的箜篌上編出甜美的声音来，令人沉醉；他还逃不脫当时的审判，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是将涵养在他自己溫暖的胸中的創作，称为猥琐，庸俗，和空虛，置之于侮辱人性的作者們的劣等之列，說他所写的主角正是他自己的性格，从他那里搶去了心和精魂和才能的神火；因为当时的审判，是不知道照見星光的玻璃和可以看清微生物的蠕动的玻璃，同是值得惊奇的，因为当时的审判，是不知道高尙的欢喜的笑，等于高尙的抒情底的感动，和市場小丑的搔痒，是有天渊之别的。当时的审判并不知道这些，对于被侮蔑的詩人，一切就都变了罵詈和譴責：他不同意，不回答，不附和，象一个无家的游子，孤另另的站在空街上。他的

事业是艰难的，他觉得他的孤独是苦楚的。

　　凭着神秘的运命之力，我还要和我的主角携着手，长久的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誰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覽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至于崇高的灵感的别一道喷泉，恰如暴风雨一般，从閃鑠的，神圣的恐怖中抬起奋迅的头来，使大家失色的傾听着别的叙述的庄严的雷声，却还在較远的时候……

　　向前走！向前走！去掉你的阴郁的脸相，去掉你的刻在額上的憤激的皺紋。使我們和一切你的无声的喧譁和鈴鐺声，再浸在人生里：我們来看看乞乞科夫在做什么罢。

　　乞乞科夫是刚刚醒来的，他欠伸了一下，覺得睡的很舒暢。他再静静的仰臥了两三分鐘，就使他的指头作响，一想到自己快要有了将近四百个魂灵，他的脸便也开朗起来了。他于是跳下眠床来，不照鏡子，也不向自己的脸去看一眼，他原是很爱自己的脸的，尤其是下巴，因为他每有机会，总对着他的朋友們称揚，特别是在刮脸的时候。“瞧一下罢，”他常常說，“我有多么出色的圓下巴呀。”于是就用手去摸一摸。但今天，对于下巴，对于脸孔却連一眼也不看了，倒赶紧穿起綉花的摩洛哥皮长靴来。这在妥尔勖克[①]市卖的很多，因为合于我們俄国的嗜好，是一笔大生意。其次是他只穿一件短短的苏格兰样小衫，頗为老練的用脚后跟点着地板，勇敢的跳了两跳。这之后就立刻去做

① Torshok，那时有名的，以买卖米麦和皮革制品为主的市場。——譯者。

事：他走到箱子前面，恰如廉洁的地方法官在下了判决之后，要去用膳似的，做了一个满足的手势，于是弯向箱子上面去，取出一小包紙片来。他想要毫不拖延，把这事情办妥。于是决計亲自来写注册的呈文，以省付給代書的費用。公文的格式，他是很熟悉的；首先就用笔势飞动的大字，写好一千八百多少年；随后再用小字写下：地主某某，以及别样必要的种种。两个鐘头，一切就都功行圆满了。当他接着拿起名单来，一看那些确是活着过，操劳过，耕作过，喝过酒，拉过車，騙过他的主人，或者也許是簡单的老实人的农奴們的名字的时候，就起了一种奇特的不舒服的感觉。每条仿佛都有它特殊的性格，农奴們都在自己发揮着一种固有的特征。屬于科罗晞契加的农奴，是誰都带着一个什么諢名的。潑留希金的名单，却显出文体之簡洁；往往只写着本名和父称的第一个字母，底下是点两点。梭巴开維支的目录，则以他的出格的詳細和完备，令人惊奇；連极細微的特性，也无不很注意的加以記載：对于其中之一，写的是："优秀的木匠，"别一个是："他懂事，不喝酒。"而且連各人的父母以及品行如何，也写得詳詳細細。只在菲陀妥夫名下，注有备考道："父亲不明，母亲是我的一个使女，名凱必妥里娜，但品行方正，不偷盜。"所有一切細目，都給全体以新鮮之气。令人觉得这些农奴們，仿佛昨天还是活着似的。

乞乞科夫再細心的熟讀了一回那名字。一种奇特的感动抓住了他了，他叹息一声，低低的自言自語道："我的上

帝，这里紧挤着多少人呀！你們在一生中，做了些什么事呢，可爱的家伙？你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于是他的眼睛，不知不觉的看在一个名字上面了。那就是曾經屬于女地主科罗皤契加的，已經說过的彼得·蔭惠略夫·內烏伐柴衣—科卢以多。他就禁不住又喊了一声：“我的上帝，这可眞长，得占滿一整行哩！你先前是怎样的人呀？是你的手艺的好手，还是个平常的农夫，而且是怎么送命的呢？在酒店里，或者是在大路上，給发昏的車子碾死的，你这废物？——斯台班·泼罗勃加，木匠，馴良，寡欲。——哦，你在这里，我的斯台班·泼罗勃加，好个大英雄，天生的禁卫軍哩！你一定是皮带上插着斧头，肩膀上挂着长靴，走遍了許多远路，只吃一戈貝克面包，两戈貝克干魚，但在你的袋子里，却总带着百来个卢布，或者簡直整千的縫在你的麻布褲子里，或是藏在长統靴子里的罢。你死在什么地方的呢？你不过为着賺錢，爬上教堂的圓天井去，还是一直爬到十字架，在蓬架上一失脚，就掉了下来，有一个那里的米哈衣伯伯，只好自己搔搔头皮，同情的唠叨道：‘唉唉，凡涅，你这是怎么的呀？’于是亲自用繩子縛了你的身子，悄悄的拖你回家的呢。——瑪克辛·台略忒尼科夫，靴匠。靴匠嗎？唔？‘靴匠似的喝得烂醉’，諺語里有着的。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我的好乖乖；如果你願意，我就来講你一生的历史給你听。你是在一个德国人那里学手艺的，他供你食宿，用皮条罰你的偸懶，还不准出街，省得你去鬧事。你是一个眞正的古怪脾气人，却不是鞋匠，那德国

人和他的太太或則同业談起你的时候，实在也难以大声的喊出你的好处来。到得学习期满，你就心里想：'现在我要买一所自己的小房子了，但我不高兴象德国人那样，一文一文的来积，我要一下子就成一个有錢人！'于是你将許多貢款付給了主人，自己开了一个店，收下一大批豫約，做起生意来了。你只化了三分之一的价錢，不知道从那里买了半烂的皮来，每逢卖掉一双长靴，却总要賺两倍，然而你的靴子不到两礼拜就开裂了，这回賺来的是对于你的手段的恶駡。你的店因此沒有生意了，你就开始来喝酒，在街上游来蕩去，并且說道：'这世界坏透了！我們俄国人只好餓肚子：害事的第一就是德国人呵！'——唔，这是什么人呢：伊利沙貝士斯·服罗佩以[1]？又見鬼：这是一个女人呀！她怎么跑进这里来的呢？梭巴开維支这流氓，是他偷偷的混在里面的！"乞乞科夫一点也不錯：这确是一个女人。她怎么入了这一伙的呢，只有上帝知道；但她的名字却实在写得又聪明又巧妙，能够令人粗粗一看，覺得也确是一个男子，她的本名，是用男性式結末的：伊利沙貝士斯，却不是伊利沙貝多。然而乞乞科夫不管这一点，只在名簿上把它划掉了。——"还有你，'老是走不到'的格力戈黎，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你是車夫，永是离开了你的老家，你的乡土，用一輛三匹馬拉的席篷車子，載了商人們在市集里跑来跑去的嗎？是你自己的朋友为了一个胖胖的紅面庞

[1] Vorobei，"麻雀"之意。——譯者。

的兵太太，在路上要了你的性命，还是你的皮手套和你的三匹虽然小，却很强悍的馬所拉的車子，中了拦路强盗的意，还是躺在你炕床上，想来想去，忽然无緣无故的跑到酒店去，就在那里的路上，人不知鬼不覚的掉在冰洞[1]里的呢？唉唉，你这我的俄罗斯人呵！你是不喜欢寿終正寝的！——还有你們，我的乖乖，"他向那写着泼留希金的逃走的农奴的名单看了一眼，接着說："你們大約都还活着的，然而又有什么意思呢？你們就象死掉了的一样。你們的飞快的腿，现在把你們运到那里去了呵！你們在泼留希金家里就真的过得这样坏，还是到树林里彷徨，向旅人劫掠，也不过开开玩笑的呢？你們也許坐在监牢里，还是找到了别的主人，現在正給他在种地呢？耶里米・凱路庚，尼启多・服罗吉多[2]，安敦・服罗吉多，其子，只要看你們的名字，人就知道你們是飞跑的好手了；坡坡夫，仆役……一定是一个学者，知道讀書，写字的！他无須手里拿短刀，就会捞到一大批物事。試試看！沒有护照，你又落在警察局长的手里了。你勇敢的对面站立着：'你的主人是誰呀？'那局长訊問說，还看着适宜的机会，在他的話里插下一句厉害的咒駡：——'是地主某人，'你大胆的回答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的？'局长問。'我繳过贖身錢，得了释放的了，'你答得很顺口。'你的护照在那里呢？''在我的主人家，市民批美諾夫那里。'批美諾夫被传来了。'你是批美諾夫嗎？''是

① 在河面凿开冰，以便汲水或洗濯东西的洞穴。——譯者。

② "服罗吉多"，据Otto Buek 譯，是"飞脚"的意思。——譯者。

的。''是他給了你护照的嗎？''不，他沒有給我护照。''你說謊嗎？'局长說，于是又来一句厉害的話。'是的！'你絕不羞愧的回答道：'我沒有把护照放在他那里，因为我回家太晚了，我是交給了打鐘人安替卜·泼罗阿罗夫，托他收管着的。'——'那么，传打鐘人来！他把护照交給了你嗎？''不，我沒有收到他的护照。''你为什么又来說謊的？'局长从新問，而且再来一句厉害的話兒，以見其确凿。'你的护照到底在那里呢？''我相信我是确有护照的，'你切实的回答道，'大約我把它掉在路上的什么地方了。'——'但是你为什么偷了士兵的外套和神甫的錢箱的呢？'局长道，于是又添上一句挺硬的話兒，以見其确凿。'并沒有，'你說，連睫毛也不动一下，'我还沒有偷过东西。''但是人怎么会从你那里搜出外套来的呢？''我不知道，大約是别人把它放在我这里的！'——'阿，你这賤胎，你这畜生！'局长摇着头說，把两手插在腰上。'加上脚鐐，带他到牢监里去。'——'就是啦，我遵命！'你回答道。于是你从袋子里摸出鼻烟壶来，很和气的請那正在給你上鐐的两个伤兵去嗅，还問他們退伍有多么久了，在什么战争上成了残废的呢。之后是你游进牢监，靜靜的坐在那里面，直到法庭来开审你的案件。終于下了判决，把你从札来伏·科克夏斯克监獄解到什么监獄去了。那边的法庭，却又远远的送你到威舍貢斯克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去；你每从这一个监獄游历到别一个监獄，一看你的新住宅，总是說：'哼，还是威舍貢斯克监獄好，那边地方大，够玩一下抛骨兒①，而且伙伴也多呀。'——亚

伐空·菲罗夫么?哪，我的好人，还有你呢?你在什么地方逛蕩？也許因为你爱自由生活，活在伏尔迦的什么处所，做着拉縴的伕子罢?……”到这里，乞乞科夫住了口，有些沉思起来了。他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想着亚伐空·菲罗夫的运命，还是恰如一切俄国人一样，无論他什么年紀，什么身分和品級，只要一想到自由的无拘无束的人生之乐，就自然而然，几乎是无須說明的那种沉思呢?“但現在菲罗夫究竟在那里呀？他一定快活的夹在商人一伙里，高兴的嚷嚷的在碼头上到处閑逛。整一队的拉縴夫，帽子上飾着花朵和緞條，正和頸挂珠圈，发带花条的他們的瘦长的女人和情人作着别，大声的在吵鬧；輪舞迴旋着，清歌嘹亮着，快把整个碼头鬧翻，搬运夫們却在喧嚷，吵鬧，勇猛的叫喊中，用鈎子起了九普特重的包裹，装在脊梁上，把豌豆和小麦倒进空船里面去，还連袋滚下了燕麦和压碎麦；远处是閃鑠着袋子和包裹积叠起来的大堆，好象一座炮弹的金字塔，塞满着空地，这谷麦庫巍然高聳，一直要到帆船和船舶装載起来，那走不完的艦队，和春冰一同順流而去。船夫們呵，你們的工作是很多的，象先前的团結，热心，协力一样，你們至今也还在这么做，汗流被面的拉着船縴，唱着恰如俄罗斯本国一般无穷尽的歌！”

“我的上帝！已經十二点鐘了！”乞乞科夫一看表，忽然喊了起来。“我这許多工夫，尽在耽延些什么呀？我还有

---

① 这是一种游戏，先排小骨成列，再从一定的地方，把一块小骨抛过去，将列中的小骨打倒，打倒得最多者胜。——譯者。

些正經事要做，却先在說傻話，还在做傻梦，我眞是一个傻子！实在的！"他說着这話，就用一件欧罗巴样的换了他那苏格兰样的衣服，把褲子的带扣收紧一点，使他的丰滿的肚子不至于十分凸出，洒了阿兑可倫[①]，将温暖的帽子拿在手里，挾着文件，到民事法厅結束买卖合同去了。他的忽促，并非因为怕太迟——这一点是用不着耽心的，厅长是他的好朋友，可以由他的願意，把办公时間延长或者縮短，恰如荷馬[②]的老宙斯[③]一样，倘要停止他所爱惜的英雄們的斗爭，或者給与一种方法，将他們救出，就使白天延长，或者一早成为黑夜；然而乞乞科夫是自有其急切的希望的，事情要赶紧結束，越快越好；在还未办妥之間，他总觉得不稳当，不舒服；因为他究竟不能完全忘記这在买卖的并不是真正的魂灵，所以这样的一副担子，还是从速卸下的好。他怀着这样的思想，披着熊皮里子的赭色呢的温暖的外套，刚要走出大街去，却就在横街的轉角，和一个也是肩披熊皮里子的外套，头戴連着耳遮的皮帽的紳士冲撞了。紳士发出一声欢呼来——那是瑪尼罗夫。两个人就互相拥抱，在这地方大約这样的过了五分鐘。于是互相接吻，很有劲，很热烈，至于后来門牙都痛了一整天。因为欢喜，瑪尼罗夫的脸上就只剩了鼻子和嘴唇，他的眼睛是

① Eau de Cologne，一种香水。——譯者。

② Homeros，世界上最大的叙事詩人，約二千八百余年前，生于希腊，著有《Iliad》与《Odyssey》二大史詩，今存。——譯者。

③ Zeus，希腊神話上最高的大神，亦見于荷馬的史詩中。——譯者。

簡直不見了。他用两只手握住了乞乞科夫的手。約有十五分鐘之久，一直到乞乞科夫的手热得很。他用了最优美，最亲热的态度，述說了自己怎样为了拥抱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所以飞到这里来，并且用一种恭維話收尾，这一种話，平常是大概請年青女郎一同跳舞才說的。当瑪尼罗夫从他那皮外套里，取出一卷粉紅带子束着的紙来的时候，乞乞科夫可眞不知道应該怎样道謝了，他只不过张着嘴巴。

"这是什么？"

"这是农奴們。"

"哦！"——他連忙打开紙卷，很快的看了一遍，那笔迹的美丽和匀净，眞使他吃了惊了。"这可写得眞好！"他說。"簡直无須謄淸了。而且还画着边綫！画了这出色的边綫的是誰呢？"

"唉，您还不如不問罢，"瑪尼罗夫說。

"您？"

"我的內人！"

"阿呀，我的上帝！这眞叫我抱歉得很，我竟累您們費了这么多的力！"

"为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我們效点力是不算什么的！"

乞乞科夫感謝的一鞠躬。当瑪尼罗夫听到他要到民事法厅去办妥买卖合同的时候，就自己声明，可以做領导。两个朋友就手挽着手，一同走下去。遇見每一个小高处，每一个土岡或者每一个高低，瑪尼罗夫总用手搀着乞乞科

夫，几乎要擎起来，并且愉快地微笑着說，他是不肯使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吃苦的，乞乞科夫頗为惶窘，不知道自己应該怎样感謝，因为他覺得，他实在也并不輕。他們俩这样的互相提携着，一直到那法院所在的广場上——是一所三层楼的大屋子，白得象一块石灰，这大概是象征着在这里办公的人員們的純洁的。广場上的另外的房屋，以大小而論，都卑陋得不能和石造的官厅相比。这是：一間守卫室，前面站着一个拿枪的兵，两三处待雇馬車的停留場，临了是处处还有些上面照例划着木炭或粉笔的書画的长板壁。除此以外，在这冷静的，或者如我們俄国人的說法，是好看的广場上，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从二楼或三楼的窗里，露出几个台弥斯[①]法师的廉洁的头来，但即刻又縮了回去，一定是长官走进这屋子里来了罢。两位朋友同上楼梯去，不是走，却是急急忙忙的跑，因为乞乞科夫不願意瑪尼罗夫用手来扶他，便放快了脚步，但这一面因为不願意乞乞科夫疲乏，便也跑上前去了，于是到得走上昏暗的长廊时，两个人就都弄得上气接不着下气。长廊和大厅的干净，他們都沒有特别詫异。那时是还不很管这些的，龌龊了，就听它龌龊，决不装出很适意，很好看的外观来。台弥斯完全以她的本相見客，穿着常服和睡衣。我們的主角們所走过的办公室，我們原也应該記載一下的，但在凡是衙門之前，作者却怀着一种大大的敬畏。即

① Themis，希腊神話里的法律之神。——譯者。

便有了机会，在最煊赫的时期，去見識和历覽那很华貴的景况，就是上蜡的地板和新漆的桌椅，他也是恭謹的順下眼睛，急忙走过，所以那地方的一切如何出色，如何繁华之类，也还是不会覺得的。我們的主角們，是看見了一大批紙张，空白的和写满的，俯在桌上的腦袋，寬闊的頸子，小地方做的燕尾服和常礼服，或者只是一件普通的淡灰色的小衫，这和别的衣服一对照，就显得非常惹眼，那人却側着头，几乎躺在紙上，用了很流走的笔致，在写一件报告；这大約是关于一宗田产的案件，那平和的所有者，是什么地方的地主，他为此涉了一世訟，也在他的产业的安靜的享用里，生育了兒孙，但現在却要失掉，或者是他的什么地方要被抄沒了。有时也听到一点很短的句子，那是用沙声說出来的："菲陀舍·菲陀舍維支，請您递給我三六八号的文件！您怎么总捞了公家的墨水瓶塞子去！他是在政府里的呀！"間或有一种尊严的声音，分明是长官所发，命令式的叱咤道："喂，再去抄过，要不然，我就把你脫掉靴子，关你六整天沒有东西吃！"

笔尖刮紙的声音，非常之响，那喧鬧，好象几輛装着枯枝的車子，走过一个树林，在道路上，又积着四阿耳申①之高的枯叶一样。

乞乞科夫和瑪尼罗夫走向坐着两个年青官員的第一頂桌子去，探問他們道："請教！您可以告訴我，这里的契据課

① Arshin，一阿耳申約中国二尺余。——譯者。

是在那里么？”

“您什么事呀？”两个官都轉过身来，一齐的說。

“我要递一个請求書。”

“您买了什么了？”

“我先要知道的，是契据課在那里？这里呢，还是别地方？”

“請您先告訴我們您买了什么东西，什么价錢，那么我們就告訴您应該到那里去。这样可是不行的！”

乞乞科夫立刻覺到，这两个也如一切年青的官員們一样，不过是好奇，也想借此把自己和自己的地位弄得紧要一点，显豁一点。

“請您听一下，我的可敬的先生們，”他說，“我知道得很清楚，凡有关于买卖契約的一切事务，是統归一个科里管理的，我在請求您的就是教給我这地方，我应該往那里走；如果您不知道这地方在那里，那么，我們还是去問别人罢！”这时那两个官就一句話也沒有答，有一个只用一个指头指着一間房子，里面坐着一位正在編排文件的老人。乞乞科夫和瑪尼罗夫便从桌子之間，一直走过去。那老人一心不乱的在办公。

“我要請教，”乞乞科夫行一个礼，說，“这里是契据課么？”

那老人抬起眼来，慢吞吞的說道：“不，这里不是契据課。”

“那么，在那里呢？”

“这是契約課管的。”

“但是契約課在那里呢？”

“伊凡·安敦諾維支这里。”

“但伊凡·安敦諾維支在那里呢？”

那老人用指头向别的一个屋角上一指，于是乞乞科夫和瑪尼罗夫便到伊凡·安敦諾維支那里去了。伊凡·安敦諾維支本已用一只眼睛，从旁在瞥着他們了的，但又立刻向着他的紙张，拚命的写起来了。

“我想請教，这里可是契据課呢？”乞乞科夫行着礼，一面說。

伊凡·安敦諾維支似乎沒有听到，因为他只在拚命的办公，并不回答。人立刻可以看出，他已是中年了，不再象那些年青的話匣子和輕骨头。大約伊凡·安敦諾維支是已經上了四十岁的；有一头浓密的黑发，那脸面的中間部，凸得很高，大有集中于鼻子之概；一句話，这样的相貌，我們这里是普通叫作“壶瓶脸”的。

“我想請教，契据課在那里呢？”乞乞科夫再說一遍。

“这里，”伊凡·安敦諾維支說，这时他把高鼻子略略一抬，但即刻又写下去了。

“我来办理的是这样的事情：为了移住的目的，我从这省的几个地主买了一些农奴；合同已經带来了，只要注一注册。”

“出主同来了嗎？”

“有几个在这里了，别的几个我有委托信。”

“您也带了請求書来了？”

“是的，带在这里！我想……我非常之忙……这事情今天就可以办了嗎？”

“哼！今天！不，今天是不行的，”伊凡·安教諾維支說。“也还得調查一下，看看可有已經抵押出去的。”

“不过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这里的厅长，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該肯把这事情赶办一下的罢。”

“但这里可也不只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在办事，还有别的人們呀，”伊凡·安敦諾維支不大高兴的說。

这时乞乞科夫明白其中的底細了，于是說道：“别人大概也肯照应的。我自己就在办公，知道这程序。”

“您还是找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去，”伊凡·安敦諾維支說，和气了一点。“他会派定誰办的。和我們沒有关系。”

乞乞科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鈔票来，放在伊凡·安敦諾維支的面前。那人却毫不在意，立刻用一本書遮上了。乞乞科夫还想通知他，但伊凡·安敦諾維支又把头一摇，告訴他不必如此。

“他領你們到办公室去！”伊凡·安敦諾維支說，还点点头。于是在場的一位大法师，他为了拚命的为女神台弥斯效劳，弄到两袖的肘弯都开了裂，从洞里吐出后面的里子来，但也得了十四等官的品級，就必恭必敬的走到我們的两位朋友跟前，象先前斐尔吉留斯的領导但丁①似的引他們往办公室去了，这里摆着一些寬闊的靠椅，在其中的

一把上，在法鉴[2]和两本厚書之前，巍然的坐着厅长，好象太阳神。一到这里，新斐尔吉留斯便敬畏得連他的脚也重到跨不开了。于是他向后轉，把破得象一片席子上粘着鷄毛的背后，示給了两位朋友。当他們走进屋里时，才看見厅长幷不是独自一个人，旁边还坐着梭巴开維支，完全被法鉴所遮掩。客人的到来，使在場的人发了几声欢呼，厅长的椅子格格的响着，被推到一边去。梭巴开維支也起来了，拖着他的长袖子，整个清清楚楚站在那里。厅长来和乞乞科夫拥抱，办公室里又起了一通朋友的接吻声。他們彼此問过好，由此知道了两个人都腰痛，算是因为生平大抵安坐不动而得的。厅长好象已經从梭巴开維支听到了買产的事情；因为他很誠恳的向乞乞科夫道賀，这使我們的主角有一点窘急，尤其是現在，那两位出主，梭巴开維支和瑪尼罗夫，他原是分头秘密說定的，現在却面对面的站着了。但他还是謝了厅长，于是向着梭巴开維支道：

"您好嗎？"

"謝謝上帝，我不能說坏，"梭巴开維支說，而且实在，他也真的沒有說坏的理由，比起这生得奇特的地主来，倒是一块鉄先会受寒，咳嗽的。

"是的，您的健康，可真是出色，"厅长說。"您那故去

① 但丁(Dante Alighieri) 作《神曲》，自記游历地獄，淨罪，天堂三界，引导他的是罗馬的大詩人斐尔吉留斯 (Virgilius, 70--19 B.C.)。——譯者。

② 帝制时代俄国的官厅里，一定摆設着的东西，是一个三角的尖錐体，每面都貼有彼得一世的諭旨。——譯者。

的令尊，也和您一样结实的。”

“是的，他还独自去打熊哩！”梭巴开維支回答道。

“我想，如果您独自和一只熊交手，您也足够摔倒它的，”厅长說。

“那里，我可不成，”梭巴开維支答道。“我那先父可比我还要强，”于是他叹息着接下去道：“那里，现在可是沒有这样的人了。您就拿我的生活来做例子罢。这是什么生活，不过如此，哼哼……”

“为什么您的生活沒有意思呢？”厅长問。

“沒有，实在不能說是有意思，”梭巴开維支說，摇着头。“您自己想想就是，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我已經五十岁了，沒有遭过一回喉痛，沒有生过一个疮……这可不会有好結果的！这总有一回要算賬的……”說到这里，梭巴开維支就非常忧郁了。

“这家伙……”乞乞科夫和厅长几乎同时想。“那里是不說坏呀！”

“我还带了一封給您的信来呢，”乞乞科夫从袋子里取出泼留希金的信来，一面說。

“誰給的？”厅长問道。他接过信去，开了封，惊奇的叫了起来道：“泼留希金的！他也还生存在这世界上嗎？这也是一种生活呀！先前是一个多么聪明，多么富裕的人呵！但現在……”

“是一匹猪狗了！”梭巴开維支說。“是这样的一个恶棍，使他那所有的人們都餓肚子！”

"可以，很願意！"厅长看过信札之后，大声説。"我很高兴給他代理的！这宗交易，您希望怎么結束呢，現在就办，还是等一下？"

"就办！"乞乞科夫説。"我正想拜托您，費神在今天就办一办。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买卖合同和請求書都带来在这里！"

"好得很，但您明天要走，我們可不能这么早就放你的。注册是馬上就办，您却还得在这里和我們过几天。我就发命令，"他説着，开开了通到办公室的門。那里面滿是官員，象一群蜜蜂的围着蜂房一样，如果可以把文件比作蜂房的話："伊凡·安敦諾維支在这里嗎？"

"有！在这里！"屋子中間，有一个声音回答道。

"来一下！"

讀者已經熟識的壶瓶脸伊凡·安敦諾維支，在官厅里出現了，行一个恭敬的礼。

"伊凡·安敦諾維支，請您拿了这些契約去，并且……"

"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梭巴开維支插嘴道。"請您不要忘記，我們还得要見証呢，至少每一面有两个。請您馬上去邀检事来罢，他沒有什么事，一定坐在家里的：代理的梭罗土哈①，什么事情都替他办掉了；象梭罗土哈那样的大强盗，在这世界上是不会再有的！卫生监督也不大办

---

① Solotucha＝瘰癧病。——譯者。

事，大約总在家里的，如果他不去找熟人打牌的話；哦哦，还有住在近地的一大批人們在这里呢：德魯哈旦夫斯基，培古希金——都是用他們的幽閑，使可爱的大地受不住的人物！”

“不錯！一点不錯！”厅长說着，立刻派一个事务員去邀請他們去了。

“我还要拜托您一件事，”乞乞科夫說，“請您再邀一个女地主的代理人来，我和他也成了一点小交易的——那是住持法师希理耳神甫的兒子；他就在您們这里做事。”

“可以可以，我馬上派人去叫他！”厅长說。“这算是一切都办好了，我只还要拜托您一件事，請您不要給官們什么。我的朋友是用不着破費的。”于是他又向伊凡·安敦諾維支下了一道看来好象实在不大称心的命令。这合同，仿佛对于厅长給了一种很好的印象似的，尤其是当他看見买价将近十万卢布的时候。他凝視着乞乞科夫的眼睛，有几分鐘之久，終于說道：“您看，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您可真的收了一大批了！”

“哦哦，是的！”乞乞科夫回答說。

“这是好事情呀。眞的！这是好事情！”

“对啦，現在我自己想，我也不能做什么更好的事了。无論如何，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什么自由思想家所追寻的荒誕的年青时候的空想，倘不脚踏实地，是决不定終局的方法的。”他趁这机会，不但用几句責备的句子，攻击了青年們和他們的自由主义，并且也是法律上的話。然而，很該

留心的是他的話里总还含着一点不妥之处，仿佛他又就要接着說出来道："哼，什么？乖乖，你說謊而且不輕哩！"真的，他竟不敢向梭巴开維支和瑪尼罗夫看一眼，因为怕在他們的脸上，遇見一种不舒服的表情。但他的忧愁并沒有用；梭巴开維支的脸上毫无变化，瑪尼罗夫却完全被这名言所感动，賞識得只在顚头簸脑，并且那精神的貫注，恰如一个知音者遇到歌女压倒了弦索，发出她那賽过鶯歌的妙音的时候一样了。

"您怎么不告訴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的呢，您究竟买了些什么？"梭巴开維支指点道。"还有您呢，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您竟全沒有問，他买的是些什么嗎？您要知道，那是多么出色的家伙呵！錢算什么！我連做車子的米錫耶夫也卖給他了。"

"眞的？沒有罢？"厅长拦着說。"我知道这米錫耶夫；这人在他的一門，是一个好手；他給我修过一回車子的。但請您原諒一下……这是怎么的呢？……您不是对我說过的嗎，他死了……"

"誰？米錫耶夫死了？"梭巴开維支一点也不惶窘，回問道。"您說的是他的兄弟，那确是死了；这一个却是好好的，象水里的魚一样；比先前还要好。不久以前，还給我做了一輛这样的馬車，您就是到墨斯科去也买不出。这人是可以称为皇家御匠的。"

"不錯，米錫耶夫是一个好手，"厅长接着說，"但我很奇怪，您竟肯这么輕易的把他放掉。"

“是呀，如果单单一个米錫耶夫呢！还有斯台班·泼罗勃加，那个木匠，烧砖头的弥卢錫金，靴匠瑪克辛·台略武尼科夫——他們都去了，我把他們一起卖掉了。”但当厅长問他这些都是家务上有用的工人，为什么竟肯放走的时候，梭巴开維支却做了一个毫不在意的手势，回答道：“我不知道，不过我起了胡涂想头就是！我自己想：唉，什么，我卖掉他們罢，那就胡里胡涂的真的把他們卖掉了！”于是他垂下头去，好象現在倒后悔起来模样，还接着說道：“年紀大了，头发白了，还是不聪明！”

“但請您允許我問一声，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厅长問。“您买了不带田地的农奴，究竟是做什么的呢？莫非目的是在使他們移住么？”

“自然是移住！”

“哦，那自然又作别論了。但移到那里去呀？”

“移到……到赫尔生省去。”

“阿，那是很出色的地方！”厅长說，又称贊了一番那地方的草之好和长。

“您的田地够用嗎？”

“很够——給农奴移住的这一点，是綽綽有余的。”

“那地方也有一条河嗎，还不过一个池子？”

“有一条河。另外也还有一个池子。”說到这里，乞乞科夫不覚看了梭巴开維支一眼，那人虽然照旧的毫无动靜，但乞乞科夫却覚得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出了这样的句子来：“你撒謊，我的宝贝！我就不很相信真的有池子，有河

和一切田地哩。”

在他們繼續着談天之間，見証人漸漸的出現了：首先是检事，就是讀者已經認識，总在眏着左眼的那一位，卫生局监督，还有德魯哈且夫斯基先生，培古希金先生以及别的，即梭巴开維支之所謂用他們的幽閑，使大地受不住的人物。其中的好些位，是連乞乞科夫也还是全不相識的；缺少的証人，就請一两个官員充了数。不但住持法师希理耳神甫的兒子，連住持法师自己也被邀到了。每个見証人，都連自己的一切品級和勛等，在文件上签了名，这一个用圓体字，那一个用斜体字；第三个用的是所謂翻筋斗字，或者洒出俄国字母里从未見过的文字来。那令人佩服的伊凡·安敦諾維支，又敏捷又切实的办妥了一切，契約登記了，日子塡上了，册里存根了，而且又送到該去的地方去了，此外只要付半成的注册費，以及官报上的揭示費就够，乞乞科夫只化了很少的錢。哦，厅长就下命令，注册費只要他付給一半，那别的一半，却算在别个請求人的身上了。这是怎么办的呢，老天爷知道。

“那么，”到諸事全都𡟐當了之后，厅长說，“这事情，我們就只差一个潤一潤了。”

“非常願意，”乞乞科夫說。“时候請您定。如果在这样愉快的聚会里，我这边不肯开一两瓶香檳，那可是一宗罪过哩。”

“不，您弄錯了：香檳我們自己办，”厅长說：“这是我們的义务和責任。您是我們的客人，要我們招待的。您知

道嗎，我的紳士諸君？我們姑且跑到警察局长那里去罢，他是一个眞正的魔术师；如果他到魚市場或者酒鋪子里去走一轉，只要眼睛一眏，就会变出一桌出色的午餐来，可以用这来賀喜。趁这机会，我們还可以打一回牌。”

一个这样有道理的提議，是沒有人能反对的。单是提出魚市場这一句話，就使見証人們的嘴里流滿了唾沫；大家立刻抓起了有边帽和无边帽，公事就这样的收場。当人們走过办公室时，伊凡·安敦諾維支——就是那壶瓶脸——向乞乞科夫謙虛的鞠一个躬，說道：“您买了十万卢布的农奴，我效了力，却只有一张白鈔票①。”

“是的，但那是怎样的农奴呀，”乞乞科夫低声的回答道，“全是些不行的，沒用的人兒，还值不到那价錢的一半哩。”伊凡·安敦諾維支就明白了他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从他那里，自己是再也捞不到什么的了。

“泼留希金卖給您魂灵，是什么一个价錢呀？”梭巴开維支在他的别一只耳朵边悄悄的說。

“但是您为什么把服罗佩以混了进去的？”乞乞科夫回答道。

“那个服罗佩以？”梭巴开維支問。

“就是那个女人，伊利沙貝多呀。您还把語尾改了‘士斯’了。”

“我可不知道这服罗佩以，”梭巴开維支說着，混进别

① 二十五卢布的鈔票。——譯者。

的客人里去了。

大家排成大队，进了警察局长的家里。这警察局长可真是一位魔术师；他刚听到该做的事情，就已經叫了警务員来，是一位穿磁漆长靴的精干的脚色，好象在他耳朵边不过悄悄的說了两句話；于是又簡单的問他道："你懂了嗎？"而当客人們还在摸牌的时候，别一間屋里的桌子上，可早摆出頂出色的东西来了：鱘魚，蝶鮫，熏鮭魚，新的腌魚子，陈的腌魚子，青魚，鯰魚，各种干酪，熏的舌头——这都是从魚市場搬来的食单。此外还添了自家厨房里做出来的几样：魚肉包子，餡是九普特重的鱘魚的軟骨和頰肉做的，磨菇包子，油炸包子，松脆糕餅之类。講老实話，警察局长可确是这市鎮的父母和恩人。他在市民之間，就和在他自己的家族之間一样，他很会替店鋪或布行来安排，也象在自己的仓庫里一样。要而言之，如大家所常說，他是总在他的地位上，尽着下文似的职务的。是他为了他的官而設，还是他的官为了他而設的呢，这可实在很难决定。他极善于做官，所以他的收入虽然比前任几乎要多一倍，却仍被全市鎮所爱戴。先是商人們尤其特别的珍重他，因为他毫不驕傲；而且也实在的，他給他們的孩子行洗礼，自己去做教父，虽然也很挤些他們的血，但連这也做得非常之聪明：或者亲热的拍拍肩膀，向他們微微一笑，或者邀他們去喝茶，招他們去打牌，于是問起生意怎样，万事如何，如果知道誰的孩子生着病，他就会立刻給与忠告，开出适当的藥味来；一言以蔽之，他实在是一

个好脚色。就是坐着馬車，到各处巡視秩序的时候，也总在找人講話："喂，米哈伊支，我們总該玩一下我們的小玩意罢？"——"自然，亚历舍·伊凡諾維支，"那人回答着，脱了帽，"我們自然得玩一下的！""听哪，伊理亚·派拉摩諾維支，什么时候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快馬罢；它跑的比你那匹还要快；之后就駕在赛跑馬車上，我們来看一下究竟怎样！"那酷爱赛馬的商人，便万分滿足的微笑起来，摸着鬍子，說道："好的，我們来看一下，亚历舍·伊凡諾維支！"这时連店員們也都除下了帽子，愉快的凝視着，似乎想要說："亚历舍·伊凡諾維支眞是一个出色的人！"一言以蔽之，他很随俗，商人們对他倒有很佩服的意思，說道："亚历舍·伊凡諾維支确也拿得多一点，但他的話却也靠得住的。"

警察局长看得午餐已經齐备，便向他的客人們提議，还是用膳之后，再来打牌，于是大家就都走进食堂去，从这处所，是早有一股可爱的香味，一直透进邻室来的。这种香味，久已很愉快的引得我們的客人的鼻孔发痒，梭巴开維支也已經从門口望过筵席，把旁边一点的躺在一张大盘子里的鱘魚看在眼里的了。客人們喝过黑綠的阿列布色的烧酒，这种顏色，是只能在俄国用它雕刻图章的透明的西伯利亚的石头上才会看見的，于是用叉子武装起来，从各方面走向食桌去。这时候，眞如諺語所說，誰都現出眞的性格和嗜好来了，这个吃魚子，那个拿鮭魚，第三个弄干酪。对于这些小东西，梭巴开維支却一眼也不看，一径就跑

向邻近的鱘魚那里去，在别人都在吃，喝，談天之間，只消短短的一刻鐘，就吃得干干凈凈，待到警察局长記起了这魚，說道："您尝尝这天然产物罢，看怎样，我的紳士諸君！"一面带領大家，手里都捏着叉子，一同走近鱘魚去的时候，却看見这天然产物只还剩下一个尾巴了；但梭巴开維支却显得和这件事全不相干，走向旁边的一个盘子去，用叉戳着一尾很小的干魚。吃完了鱘魚之后，梭巴开維支就埋在一把靠椅里，什么也不再吃喝，不过还在映着眼睛了。看模样，警察局长是不喜欢省酒的。第一回的干杯，恐怕讀者自己也猜得到，是为了赫尔生省的新地主的健康。第二回，是为了他那农奴們的平安和他的幸福的移住。于是再为他未来的体面漂亮的夫人的健康痛飲，我們的主角就露出快活的微笑来。于是大家都拥到他面前来，劝他在这市里，至少也得再留两礼拜。"不行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刚跨进門，立刻又走，这就是停也不停！不行的，在我們这里再过几时罢！您在这里，我們还要給您做媒哩。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我們来給他找一个太太可好？"

"好的，好的，找一个太太！"厅长附和着說。"就是您用两手两脚来反抗，您也得結亲。我的好人，沒法办！跟着做，跟着走！您也无須多話，我們是不喜欢开玩笑的！"

"怎么，我为什么要用两手两脚来反抗呢？結亲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立刻就……首先得有一个新娘子。"

"有的是新娘子呀！怎么会沒有呢？您要怎么的，就

有怎么的。"

"那么，如果这样子……"

"好极，他停下了！"大家都叫喊起来。"万岁，呼尔啦！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呼尔啦！"于是手里拿着杯子，跑过来要和乞乞科夫碰杯。乞乞科夫对大家都一一的碰过。

"再来一回！"热昏了的人們說，就只好再碰了一回；而且他們还要碰第三回，于是就又碰了第三回。在这暫时之間，大家都非常高兴。厅长在快活的时候，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屡次抱着乞乞科夫，感动之余，吃吃的說道："我的亲爱的心肝，我的亲爱的媽媽子！"真的，他还响着指头，繞了乞乞科夫跳舞起来了，一面唱着有名的民歌道："你这狗入的呀！你这可瑪令斯克的种地的呀！"香檳之后，又喝匈牙利葡萄酒，使景况更加活泼，集会更加愉快了起来。打牌是忘記得一干二净了：大家嚷叫着，争辯着，談論着一切可談和不可談的事情——政治，甚而至于軍事問題，都发表着自由的意見，倘在平常时候，是即使他自己的孩子，也要因此吃一頓痛打的。一大批非常煩难的問題，都在这时机得了解决。乞乞科夫却还不到这么高兴，他觉得自己已經真是赫尔生省的地主，在講各种經济上的革新和改良，三圃制度的耕种法，两个精神的幸福与和合，还对梭巴开維支朗誦了一封維特写給夏綠蒂[1]的押韵的信，但对手却不过睒眼睛，因为他埋在靠椅里，吃了

① 出于歌德(Goethe)所做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譯者。

鳟魚之后，实在想要睡觉了。乞乞科夫也立刻悟到自己不免过了分，就托找一輛車，到底是借了检事的馬車，回到自己的家去。那車夫，从中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老練的能手，因为他只用一只手拉着繮繩，别一只却反过来紧紧的抓住了沉思着摇来晃去的乞乞科夫。他坐着检事的馬車，这样的回到旅館来，还講了許多工夫种种的呆話：講黃头发，紅面庞，右頰有一个酒窝的新娘，講赫尔生省的田产，講資本金以及这一类的許多事。綏里方也奉到各种关于管理田产的命令：例如他应該把新的移住的农奴全体召集，一个一个的来点名。綏里方默默的听了好久，終于走出屋子去了，只先向彼得尔希加說了一声“喂，給老爷去脫掉衣服！”彼得尔希加首先是去替乞乞科夫脫长靴，几乎連他的人也要从眠床上拉下。到底脫掉了，主人就象平常一样，自己脫衣服，再在床上翻滚了几分鐘，翻得眠床都格格的发响，于是乎真的算是赫尔生省的地主而睡去了。其时彼得尔希加便把裤子和发閃的越橘色的燕尾服搬到前房来，挂在木制的鈎子上，用毛刷和衣拍拚命的刷呀拍，弄得一条廊下都好象尘头滚滚。他刚要取下衣服来的时候，却望見綏里方从衖堂走出，那是刚由馬房里回来的。他們的眼睛相会了，也就彷彿出于本能似的，彼此立刻懂得：老爷睡着了，为什么不到那个酒館子里去跑一趟呢？彼得尔希加赶紧又把燕尾服和裤子搬进屋里去，走下扶梯来，关于旅行的目的，一字不提，两个人只談着平常的閑天，走到外面去了。他們的散步，是不必許多时光的，无非穿

过街道，向着一所正和旅館对面的房屋，走进低矮的，熏得烏黑的玻璃門，到了地窖一般的酒館里，在这里，早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人在等候他們了：刮过鬍子和不刮的，穿着皮袍和沒穿的，只穿一件短衫的，也間有穿了外套的。彼得尔希加和綏里方在这里怎样消遣他們的时光的呢，——只有敬爱的上帝知道；够了，一个鐘头之后，他們就臂膊挽着臂膊，默默的走了出来，好象彼此都非常小心，而且大家注意着每一条街的轉角。之后是还是臂膊挽着臂膊，也不肯暂时分离一下，足有一刻鐘之久，这才走完扶梯，好容易到得楼上。彼得尔希加对着他的矮床，站了一会，静静的想着，象在想他怎么才可以睡得最好，于是横着躺下了，两脚都碰在地板上。綏里方也爬到这床上去，他的头就枕了彼得尔希加的肚皮；他已經全然忘記，这并非他自己的臥处，而他的鋪位，是在什么地方的下房里，或是馬房里的馬匹旁边的了。两人立刻睡去了，起了极有力，极壮大的打鼾，那主人却由鼻子里发出一种輕軟的声息，和他們的相和鳴。这之后，全旅館也都寂静了，所有居人，都入了酣睡；只在一个小窗里，还閃爍着微弱的灯光；这地方就住着那从略山到来的中尉，好象对于长靴，是有很大的嗜好的，因为已經定做了四双，現在又在試穿第五双了。他屡次走到床前去，想脫下长靴来睡覺，然而还是决不定：长靴做得真好，他总是翹起了一只脚，极惬意的看着非常等样的靴后跟。

第八章

乞乞科夫的农奴購买，已經成为市鎮上談話的对象了。人們爭辯，交談，还研究那为了移住的目的，来購买农奴，到底是否有利。其中的許多討論，是以确切和客观出色的："自然有益，"一个說，"南省的地土，又好又肥，那是不消說得；但沒有水，可教乞乞科夫的农奴怎么办呢？那地方是沒有河的呀。"——"那倒还不要紧，就是沒有河，也还不算什么的，斯台班·特密式里維支；不过移民是一件很沒把握的事情。誰都知道，农奴是怎么的：他搬到新地方去种地——那地方可是什么也沒有——沒有房屋，也沒有庄园——我对你們說，他是要跑掉的，准得象二二如四一样，系好他的靴子，他走了，到找到他，您得費許多日子！"——"不不，請您原諒，亚历舍·伊凡諾維支，我可全不是您那样的見解。如果您說，农奴們是要从乞乞科夫那里逃走的。一个真的俄罗斯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来，什么气候都住得慣的。您只要給他一双溫暖的手套，那么，您要送他到那里去，就到那里去，就是一直到康木卡太也不要紧。他会跑一下，取点暖，捏起斧头，造一間新屋子的。"——"然而亲爱的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

你可把一件事情完全忘掉了：你竟全沒想到，乞乞科夫买了去的是怎样的农奴。你全忘了，一个地主是决不肯这么輕易的放走一个好家伙的，如果不是酒鬼，醉汉，以及撒野，偸懶的东西，你拿我的脑袋去。"——"是了，这我也同意，沒有人肯卖掉一个好家伙，乞乞科夫的人們大概多半是酒鬼，那自然是对的，但还应該想一想历来的道德：刚才也許确是一条懶虫，然而如果把他一迁移，就能突然变成一个誠实的奴僕。这在世界上，在历史上，也不是初見的例子了。"——"不——不然，"国立工厂的监督說。"您要相信我，这是决不然的，因为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現有两个大敌在那里。第一敌——是和小俄罗斯的各省相近，那地方，誰都知道，卖酒是自由的。我敢对你們断定，只要两礼拜，他們便浸在酒里，成为游惰汉和偸懶的了。第二敌——是放浪生活的习慣和嗜好，这是他們从移住学来的。乞乞科夫必須看定，管住，他应該把他們管得严，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罰得重，什么也不托别人做，都是自己来，必要的时候，就給鞭子，打嘴巴。"——"为什么乞乞科夫要亲自去給鞭子呢？他可以用一个监督的。"——"好，您找得到很合适的监督嗎？那簡直都是騙子和流氓！"——"这是因为主人自己不內行，他們这才成为騙子的。"——"对啦，"許多人插嘴說。——"如果地主自己懂一点田产上的事务，明白他的人們——那么，他总能找到好监督。"然而国立工厂的监督抗議了，以为五千卢布以下，是找不到好监督的。审判厅长却指摘說，只用三千卢

布，也就能够找一个，于是监督質問道："您豫备从那里去找他呢？您能够从您的鼻子里挖出他来嗎？"审判厅长的回答是："鼻子里当然挖不出来的，那不成。不过这里，就在这区里，却是有一个，就是彼得·彼得洛維支·薩木倚罗夫，如果乞乞科夫要他来监督他的农奴，却正是合式的人物！"許多人試把自己置身在乞乞科夫的地位上，和这一大群农奴移住到陌生地方去，就覺得忧愁，眞是一件大难事；大家尤其害怕的是象乞乞科夫的农奴那样不稳当的材料，还会造起反来。这时警察局长注意說，造反倒是不足虑的；要阻止它，謝上帝幸而正有一个权力：就是审判厅长。审判厅长也全不必亲自出馬，只要送了帽子去，这帽子，就足够使农奴們复归于理性，回心轉意，靜靜的回到家里去了。对于乞乞科夫的农奴們所怀抱的造反性，許多人也发表了意见和重要的提議。那想头可实在非常两样。有主张过度的軍营似的严厉和出格的苛酷的，但也有别的，表示着所謂溫和。警察局长便加以注意，乞乞科夫現在是看見当面有着神圣的义务的；他可以作为自己的农奴們的父亲，而且照他爱用的口气說，則是在他們之間，广施慈善的教化。趁这机会，他还把現代教育的兰凱斯太法[①]，大大的称贊了一通。

市鎮里在这样的談論，商量，有些人还因为个人的趣

① 英国人 Lancaster(1778—1838)所提倡，以学生間彼此互习为重的教育法，在十九世紀初的俄国，看作教育界的一种革命，因此而起的議論，非常之多。——譯者。

向，把他們的意見传給了乞乞科夫，供給他妥善的忠告，也有願作护卫，把农奴稳稳当当的送到目的地去的。对于忠告，乞乞科夫很謙恭的致了謝，声明他当随时施用，然而謝絕了护卫，說这完全是多余的事情；由他購买下来的农奴，全是特别馴良的性格。他們自願一同迁移，心里非常高兴。造反，是无論如何不会有的。

凡有这些議論和談天，都給乞乞科夫招致了他正在切望的极好的結果。传說散布开来了，說他是一个百万財产的富翁，不会多，可也不会少。在第一章上我們已經見过，对于乞乞科夫，本市的居民是即使沒有这回的事，原也很是喜欢了他的。况且老实說：他們真的都是好人，彼此和善的往来，亲密的生活，他們的談話上，也都打着极其誠实和温和的印記的："敬爱的朋友，伊理亚·伊理支！""听哪，安諦派多·蘧哈路維支，我的好人！""你撒謊，媽媽子，伊凡·格力戈利也維支！"向着叫作伊凡·安特来也維支的邮政局长，人往往說："司泼列辛·齐·德意支[1]，伊凡·安特来也維支？"

总而言之，那地方是过得很象家族一样的。許多人很有教养：审判厅长还暗記着当时还算十分时髦的修可夫斯基[2]的《路特米拉》，很有些讀得非常巧妙，例如那詩句："森林入睡，山谷就眠"就是，最出色的是从他嘴里讀出"眠"

---

① Sprechen Sie deutsch,德国話，意云"您会說德国話嗎？"因为发音和邮政局长的名字相象，所以用作玩笑。——譯者。

② Shukovski(1783—1852)，俄国的浪漫派詩人。——譯者。

字来，令人觉得好象真的看見山谷睡了觉，为要更加神似起見，到这时候，他还連自已也閉上了眼睛。郵政局长較傾向于哲学，整夜很用功的讀着雍格[1]的《夜》和厄凱支好然[2]的《神奇启秘》，还做了很长的摘录；摘的是些什么呢，当然沒有人能够分明决定。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大滑稽家，他有华丽的言語，据他自己說，也喜欢把他的話"装飾"起来。而且他实在是用了一大批繁文把他的話装飾起来的，例如："亲爱的先生，那是这样的，您可知道，您可明白，您可以想象出来的，大概，所謂"以及别的許許多，他都大有心得；另外他又很适当的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睒眼，来装飾他的話，或者簡直閉上一只眼睛，給人从他那諷刺的比喩里，觉出很凶的表現来。别的紳士們也大抵是很有教养，非常开通的人物：这一个看凱兰辛[3]，那一个看《墨斯科新报》[4]，第三个索性什么也不看。有一个，是大家叫作"睡帽"的，如果要他去做事，首先总得使劲的在他脇肋上冲一下，别一个却簡直完全是懶骨头，一生都躺在熊皮上，想要推他起来罢，什么力气都白費，于是他也就总不起来了。看他們的外观，自然都是漂亮，体面，殷勤足以感人的人物——生肺病的，其中一个也沒有。他們是全屬于这

---

① Young (1826—1884)，德国的感伤派詩人。——譯者。（按：这里指的是英国詩人 Edward Young(1683—1765)。——編者。）

② Eckartshausen (1752—1803)，德国的作家。——譯者。

③ Karamsin (1766—1826)，俄国有名的历史家，也是感伤派的作家。——譯者。

④ 当时的政府的御用报紙。——譯者。

一种人种里面的，在只有四只眼睛的温柔的互相爱抚的时候，往往用这样的話来称女人：我的胖兒，我的亲爱的大肚子，我的盖子，我的壶卢兒，我的叭兒之类。然而大抵是良善的种族，可爱的，大度的人物，一个人如果做过他們的客，或者同桌打过一夜牌，就很快的和他們亲密起来，十之九变成他們之一了。——在擅长妙法的乞乞科夫，就更加如此，因为他确是知道着令人喜爱的秘密的。他們热爱着他，至于使他决不定怎样离开这里的方法；他总只听見："唉唉，只要再一礼拜；請您在我們这里再停一个礼拜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一言以蔽之，如諺語所說，他成为掌珠了。然而出格的强有力，出格的显著，唔，非常之惊人，非常之奇特的，却是乞乞科夫对于閨秀們的印象。要說明一点这等事，我們是应該講講閨秀們本身，以及她們的社会之类，应該用活泼的輝煌的彩色，画出所謂她們的精神的特色来的，然而这在作者，却很难。一方面，是他在高官显宦的太太之前，怀着无限量的尊崇和敬畏的，而别方面……是的，别方面呢……就不过是难得很。却說N市的閨秀們……不，这不能，实在的，我怕。——在N市的閨秀們，什么是最值得注意的呢……不，奇怪得很，笔不肯动，它好象是一块鉛块了。那么，也好：只好把描写她們的性格的事，讓給在他的調色版上，比我更有鮮明灿烂的彩色的精粹的别人去；我們却单說一两句她們的外观，大体的表面就够。N市的閨秀們是原有闊綽之称的，这一点，所有的妇女們可真是取为模范。关于什

么正当的举动，什么美善的調子，礼节，以及态度上的最微妙最幽婉的訓戒，尤其是关于研究时式，連細微末节也不漏之处，她們实在比彼得堡和墨斯科的閨秀們要进几步。她們穿着富于趣味的衣飾，坐着漂亮的馬車，在大街上經过；还依时式带一个家丁，身綴金色絲縧，在踏台上飘来飘去。一张名片，如果那名字是写在忒力夫二或是凱罗厄斯上面的，那就是神圣的物事。[①] 有两位大家閨秀，以前本是很要好的朋友，也是堂姊妹，就为了这样的一张名片彼此完全鬧开——其中之一，沒有去回看别一个。她們的丈夫和亲戚后来用尽心力，想她們从新和睦，却枉然——世界上的无論什么事，都該可以做成了，只有这一件可不成：使因为一面怠于回訪，变成仇敌的两位閨秀从新和睦。于是这两位，用这市里的紳士淑女們的口气来說，就僵在"互加白眼"里了。关于这問題，有誰得了胜，就也会有許多非常动人的場面，那男人們往往为了他們的保护职务，演出极壮大，极勇俠的表現来。他們之間，决斗自然是沒有的，因为大家都是文官；然而他們却彼此竭力来抉发别人的缺点，誰都知道，无論如何，这是比决斗厉害得远的。N市的閨秀們的风气，非常严紧，以高尙的憤怒，来对付一切过失和誘惑，如果給她們知道一种弱点，就判决得极严。如果她們一伙里，自己有了什么所謂这个那个的事呢，却玩得非常之秘密，誰也覚不出究竟有了什么事。

① Treff-Zwei oder Karo-Asz 都是紙牌上的花样，大約名字写在那上面，就算是吉利的。——譯者。

体面总不会损。就是那男人，即使自己觉得了，或者听到了这个那个的事，也早有把握，会引了諺語，簡而得要的回答道："我所不知，我就不管。"这里还該叙述的是N市的閨秀們也如她們那彼得堡的同行一样，在言語和表白上，总是十分留心，而且努力于正当的語調的。沒有人听到过她們說："我醒鼻涕！""我出汗"，"我吐口水"，她們却換上了这样的話："我清了一下鼻子"或則"我用了我的手巾"。无論如何，也总不能說："这杯子或盘子臭，"不能的，連觉得有些这意思的影子的話也不能說，要挑选一句，这样的表現来替代它："这杯子不成样子呵，"或者别的这一类話。因为要使俄国話更加高尚，就把所有言語的几乎一半，都从会話里逐出了，人就只好常常到法国話里去找逃路。这就成了完全两样的事情。用起法国話来，則即使比上面所述的还要厉害的詞句，也全不算什么事。关于N市的閨秀們，就表面上說起来，大略如此。自然，倘使再看得深一点，那就又有完全不同的东西出現的；然而深察妇人的心，危险得很。我还是只以表面为度，再往前去罢。这以前，閨秀們是不大提起乞乞科夫的，虽然对于他那愉快的，体面的交际态度，也自然十分觉得。然而自从他的百万富翁的风传，散布了以来，注意可也移到他另外的性質上去了。这并不是我們的閨秀們利己，或是貪財，罪恶只在百万富翁那一句話——不是百万富翁本身，只是那句話；因为这句話的发音中，除暗示着錢袋之外，也还含有一点东西，对于坏人，对于好人，对于非坏非好人，都給以强有力的

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沒有一个人不受它的影响的。百万富翁有一种便当之处，他能够特别观察那并非出于打算和謀划的非利己的卑屈，純粹的卑屈：許多人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不会从他这里有所得，也全不是向他有所求，然而偏要跑到他面前去，欣然微笑，摘下帽子，或者遇有百万富翁在場的午餐会，便去設法运动也来招待他自己。說这一种对于卑屈的傾向，也染上了閨秀們，那是不可以的。然而在許多客厅里，却确在开始議論起来，說乞乞科夫固不是美男子的标本，但总不失为一个体面人，假使他再胖上一点点，可就沒有这么好看了。当这时候，对于瘦长男子，还来了几句近于侮辱的話：那不过是剔牙杖，不是人。閨秀們的打扮，也留心到各种的装飾了。匹头市場非常热鬧，挤也挤不开。簡直是賽会。許多馬車穿梭似的在跑。有几匹布，是从市集販来，因为价錢貴，至今不能卖掉的，这回却变成繁銷，飞一般的脫手，使商人們也看得莫名其妙。当弥撒之际，看見閨秀們中有一位在衣服下面曳着拖裙，那裙圈胖得很大，至于把整个教堂占領，在場的警察便只好命令人民讓出地方，都退到大門口去，以免損害太太的衣服。連乞乞科夫，終于也不得不被对他的异常的注意，引起一点惊异了。大好天气的一天，他回到家里来，看見写字桌上有一封信。发信的是那里，送来的是誰，全都无从明白；侍者說，送信人不許他說出发信人是誰来。信的开头非常直截爽快，就是这样的句子："不行，我非写信給你不可了！"以下說的是灵魂之間，实有神秘的

交感，因为要使这真理格外显得有力，就用上許多点和横綫，快要占到半行。再下去接續着几句金言，那倒當，眞給人很深的意义，我們几乎負有引在这里的义务的。“什么是人生?——是流寓忧愁的山谷，什么是世界?——是无所感覚的人堆。”发信人于是說到为了去世已經二十五年的弱母，她眼泪滴湿了花箋；并且劝乞乞科夫从此离开拘束精神，閉塞呼吸的都会，跟她到荒野去；一到信的末尾，竟涌出确实的絕望来，用这几行做了結束：

两匹斑鳩兒
載骨到坟头，
彼輩鳴且歌
示君吾深忧。

末一行其实不很順当，然而不要紧：信是完全合于当时的精神的。下面不署名，沒有本名和姓自然也沒有月日和年份。只在附启里，写着乞乞科夫自己的心，会猜出发信的人来，而明天知事家里的跳舞会，这古怪脚色是也要到会的。

一切都很有意思。匿名里面，含有很多的刺戟和誘惑，很多，至于引起了好奇心，使乞乞科夫再拿这信来看了两三遍。終于叫了起来道：“这可是很有意思，如果查出了究竟誰是发信的人！”总而言之，事情确是分明的起了轉变了，他把一个鐘头以上的工夫，化在奇特的揣摩推测里。于是做一个放开不間的姿势，低下头去，喃喃自語道：“但这信有点非常之故意做作！”以后是不說也知道，很

小心的迭好信紙，放在提箱里，和一张戏园广告，以及在那地方已經躺了七年，沒有动过的一张婚礼請帖，做了邻居了。这时可真的送进一张知事家里的跳舞会的請帖来。在省会里，这是有点很普通的：什么地方有知事，就也得有跳舞会，要不然，闊人們是很容易欠缺相当的爱戴和尊敬的。

他立刻放下一切，不再看作一回事，抽出身子，专門去做跳舞会的准备去了；因为这件事实在有許多挑逗和刺戟。即使創造世界，恐怕也用不着化在装飾上的那么多的心力和工夫。单是对着鏡子，檢閱和修炼自己的脸，就要一点鐘。他使自己的脸上显出一大串各种不同的表現：照見忽而正經和威严，忽而含着微笑的恭敬，忽而又是不含那种微笑的恭敬；于是对鏡鞠几个躬，一面吐着含含胡胡的，頗象法国話的声音，虽然乞乞科夫也并不懂得法国話。之后他又装了一通极其討人欢喜的惊愕，揚眉毛，牵嘴唇，連舌头也活动了一两次；你敬爱的上帝呵，如果人独自在那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美丈夫，并且确信沒有人在鑰匙洞里张望的时候，有什么还会做不出来呢。临末他还輕輕的自己摸一摸下巴，說道："唉，唉，你这好家伙！"于是动手穿起衣服来。他始終觉得很高兴：一面套褲带，打領結，一面却在装着胡乱的行礼，优雅的鞠躬，并且跳了一下，虽然他从来沒有学过跳舞。但这一跳，可出了无伤大雅的結果：柜子发抖。刷子从桌上掉了下来了。

他在会上的出現，引起了非常特别的情形。所有在場

的人，都连忙来迎接他，一个还捏紙牌在手里，别一个是正在談天，到了紧要之处，刚說出"您想，地方法官就回答道……"地方法官究竟怎么回答呢，他却不再講下去，直奔我們的主角，去和他打招呼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阿，我的天，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亲爱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可敬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心肝！""您来啦嗎，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他来了哩，我們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您給我拥抱一下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这里来，給我誠心的接吻一下，我的宝貴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觉得，他几乎同时被許多人所拥抱了。他还沒有从审判厅长的拥抱里脫出，警察局长就已經把他囲在他的臂膊里，警察局长又交給卫生监督，监督交給燒酒专卖局长，燒酒专卖局长交給建筑技师……那知事，这时正和一对閨秀們站在一起，一只手拿一张糖果的包紙，别一只手抱一匹波罗革那的小狗，一看見乞乞科夫，就把两样——包紙和小狗——都抛在地板上，至于使小狗大声的嗥起来……总而言之，来客是散布着快活和高兴的。并未愉快得发光的脸，或者并未反映一点一般的高兴的脸，竟一个也沒有。官們的脸，在他們的上司前来检閱下属的政績之际，就这样的发光：这时最初的恐怖消散了，还觉得很得些上司的贊許，竟至于和气的露出一点小小的玩笑来，那就是說几句話，带着愉快的微笑——于是围着他的，跟着他的官們，就高兴的加倍的笑起来了，連話也不大听到，不大明白的官們，也一样的高兴的笑起来了，是

的，連远远的一直站在門口，一生从来沒有笑过，只給百姓看他拳头的警察——也遵照了反射和模拟的永久不变的定律，在他脸上現出微笑来，不过那微笑，却很有些象他嗅了一种强烈的鼻烟，現在刚刚要打嚏。我們的主角和大家招呼，又給各人回答，自己覚得非常的純熟：他向右边弯腰，又向左边弯腰，虽然因为习惯，不免略有一点歪，然而不碍事，还是傾倒了所有在場的人物。閨秀們立刻象絢烂的花环似的来围住他，把他罩在各种香气的云霧里：这一个发着玫瑰味，那一个带来紫罗兰和春天的气息，第三个是滷出强烈的木犀草的芳香。乞乞科夫只是昂起鼻子，吸进香气去。她們的装飾上，也展布着无穷的趣味；所有羽紗，緞子和网綢的顏色，全是最时式的輕淡和榥光的，那細微的差别，单是說說名目也就不容易——这地方的文化和趣味，是已經达到这样的高超和精細了。飘带，結子和花束，以如画的紛乱，在衣服上飞动，虽然这紛乱，是由許多不紛乱的头脑，費过不少的时光。头上的輕装只擱在耳朵上，彷彿想要說："且住！我要飞去了！只可惜不能带了我的美人一同去！"她們都穿着很紧窄的衫子，看起来就显出挺拔和合适的丰姿。(我应該趁这机会声明，N市的閨秀們是都見得有点兒胖胖的，但她們知道很巧妙的收束起来，于是成了很适宜的姿态，人也不覚得她們的肥大了。)一切都經过深思熟虑：頸子和肩膀露出得刚刚合适，不太少，可也不太多；誰都照了自己的感覚和确信，显示着她的东西，来要一个男人的命；其余的部分，就用了很大的鉴識和意

趣，遮盖起来；或者用一种飘带做成的，比叫作“接吻”的点心还要轻飘飘的围巾，淡烟似的繞在頸子上，或者在背后的衣服下面，衬一条我們乡下大抵称为“卫道”的細麻所做的小小的花紗。这花紗是前前后后，遮到决不使男子再会送命的程度的，然而这正是害事之处的嫌疑，却也就在这里。长手套并不紧接着袖口，显出肘弯以上的臂膊的动人的一段来，有許多还丰滿得令人羡慕；有一些人，因为拉得太高，竟把羔皮手套撕破了——总而言之，好象一切东西，都想要說：“不不，这不是乡下，这是巴黎！”不过有时也突然現出一頂誰也一向沒有見过的包帽，或者跳出一枝孔雀毛，或者反对时髦的别的什么和一种只顧自己的趣味的表示来。然而沒有这些是不行的——这就是省会的特征：总要露一点这样的破綻。乞乞科夫站在閨秀們的面前，心里想：“但究竟誰是发信人呢？”他試在一刹时中，伸出他的鼻子去；却碰着了肘弯，翻領，袖口，飘带，香噴噴的小衫和衣服的一大陣。粗野的迦落巴特① 发狂似的在他眼前奔了过去；邮政局长夫人，地方审判厅长，插蓝毛毛的太太，插白毛毛的太太，乔具亚的公爵咭卜卡咭哩舍夫，彼得堡来的一个官，墨斯科来的一个官，法国人咕咕，沛尔勖諾夫斯基先生和沛来本陀夫斯基先生——都忽然当面在地球上出現，在那里奔騰奋迅了。

“我們这里是——全省都在活动了哩！”乞乞科夫后退

① Galoppade，調子极急的跳舞。——譯者。

着，一面自已說。但当閨秀們散开的时候，他却又重行察看，看他可能从顏面和眼睛的表示上，辨出寄信的人来；然而，顏面和眼睛都不告訴他，寄信人是那一个。各到各处，每张脸上都漂泛着一点依稀的可疑，无限的微妙——唉，多么微妙……！“不成，”乞乞科夫心里說：“女人……就是这样的物事”——这时他做了一个示意的手势——“那簡直是无話可說的！如果誰想把她們脸上閃过的一切这曲折和层叠，再来叙述一下，或者模拟一下罢……也簡直办不到！单是她們的眼睛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国土，倘有人錯走了进去，那就完了！鈎也鈎不回，风也刮不出。誰試来描写一下她們的眼神罢：这温潤，綿軟，蜜甜的眼神……誰知道这样的眼神有多少种呢：刚的和柔的，朦朦朧朧的，或者如几个人所說的‘酣暢的’眼神，而且还有幷不酣，然而更加危险的——那就是簡直抓住人心，好象用箭穿通了灵魂的一种。不成，找不出話来形容的！这是人类社会的‘寻开心的’一半，再沒有别的了！”

唉唉，不对！我不料我們的主角竟滑出一句街坊上的話来。但叫我怎么办呢？这是在俄国的作家的运命！不过倘有一句街坊話混进这書里来，可不是作者之罪，倒是讀者，尤其是上流的讀者之罪：从他們那里，先就听不到合式的俄国話，他們用德国話，法国話，英国話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願退避，連說話的样子也拚命的学来头，存本色：說法国話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說英国話呢，象一只鳥兒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眞象鳥兒的脸相，而且还

要嗤笑那不会学这模样的人。他們所惟一竭力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話——至多，也不过在乡下造一座俄国式的别墅。这样的是上流的讀者，以及一切自以为上流的讀者！然而别一面却又有：那么的严厉，那么的要求！他們简直要最规矩，純粹，高尚的文体来做文章——一句話，是要俄国話自己圓熟完备，从云端里掉了下来，正落在他們的舌头上，只要一张口，教跑出外面去就好了。人类社会的女性的一半，自然是很难猜测的；但我得声明，我覺得可敬的讀者先生，却往往更其难以猜测。

这之間，乞乞科夫越加惶惑，不知道怎么从所有在場的閨秀里，認出发信人来了。他再来一种試驗，用了研究的眼光，去观察她們中的每一个，覺得那些多情的女性的眼睛里，都閃爍着一点东西，是使可怜的凡骨的心中，收得希望和甘甜的痛楚，这使他終于喊起来道："不行，还是枉然的，我看不出！"但这对于他始終如一的大高兴，却并无絲毫影响。还是用他那快活的，无拘无束的态度，和一两位閨秀談几句趣話，开着又快又小的脚步，忽而走向这个，忽而走向那个，輕飄飄的繞着女人，轉来轉去，好象穿高底靴的老花花公子，即俄国一般叫作"耗子公馬"的一样。如果他要迅速稳当的穿过一群人，就鞠一个躬，同时把脚兒伸出一点去，就是所謂螺旋势子或是花花公子画花押。閨秀們都很愉快而且满足，不但是从他这里发見了一大堆可取和有趣的特色了，还在他脸孔的表情上，看出了一点凡有女人們一定非常喜欢的，尊严的，勇敢的，威武

的东西来。真的，为了他，人几乎要吵架了：許多人立刻覺到，乞乞科夫是大抵站在門口近旁的，大家就都要来坐靠近門口的椅子，有一位閨秀比别一位占了先，这时就几乎現出不舒服的局面，有許多自己也想去坐的人，对于这无耻和胡鬧，都气憤得很。

乞乞科夫和閨秀們施展着活泼的談天，其实倒是她們向他来施展着活泼的談天，給了他許多非常微妙和优秀的比喻的話头，全都得加以想象和猜測，弄得他滿头流汗，至于忘記了去尽礼节的义务：就是向这家的主妇問安。直到听見已經对他站了两三分鐘的知事太太的声音，这才記得起来了。知事太太亲密的搖着头，用了柔和的，又有些狡猾的音調，向他說話道："阿，您来啦，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我在这里，不能把知事太太的話完全再現，我只知道她說了几句非常友爱和亲热的句子，就是我們的最高雅的作家們常常写在小說和故事里的，名媛和侠士所說的那一类，他們是特别偏爱描写我們客厅里的生活，而且趁这机会，显出他們是精微的情景的大知識家来的。她說的大約是："人已經这么利害的占領了您的心，里面竟沒有一块小地方，沒有一点小角落，剩給您这么忍心忘却了的别人了嗎？"我們的主角立刻轉向知事太太去，而且已經想好了回答，那回答，比起我們从斯风斯基，林斯基，理定，格来明所写的时行小說里，以及从别的出場人物之类的軍人們那里所听到的来，自然只会好，不会坏，但当他在无意中一抬眼的时候，却忽然遭了打击似的停止了。

知事太太站在他面前，然而并不止她自己：她还挽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年青的姑娘，鮮明的金色发，精致整齐的相貌，尖銳的下巴和卵圓的脸盘，实在可以給美术家去做画圣母的模范，在无論什么东西：山和树林，平野，脸，嘴唇和脚，都喜欢广大的俄国，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当他走出罗士特来夫家的时候，当他的車子，因为車夫发昏或是馬匹的碰巧的冲突，和她的馬具纏繞起来的时候，当米卡衣叔和米念衣叔想来解开这糾紛的結子的时候，他在路上遇見的，就是这金色发。乞乞科夫非常狼狽了，至于嘴里再也說不出有条理的句子来，只吃吃的講了一句痴呆的含胡話，无論是斯风斯基或林斯基，理定或格来明，都决不肯使他滑出口来的。

"您还沒認識我的女兒罢？"知事太太說。"她是刚从女塾里毕业出来的。"

他回答說，他曾經出乎意外地和她有过相見的光荣；以后还想添上几句去，然而完全失败了。知事太太又說了一两句話，就和她的女兒走向大厅的那一头，去招呼另外的客人，乞乞科夫却还生根一般的站着。他在这地方还站了很久的工夫，恰如一个高高兴兴的到街上去散步的人，周围景象，无不浏覽，却突然立住了，因为他想了起来，自己还忘記了什么；恐怕再沒有比这样的人，更加不中用的了：只一击就从他脸上失去了无憂无愁的样子。他竭力的回想，自己究竟忘記了什么呢：手巾么？手巾就塞在衣袋里！他的錢？錢可是也在的！好象什么也沒有缺，然而

总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妖魔，在耳朵边悄悄的告訴他忘記了什么。他只是胡胡塗塗的看着潮涌的人群，尾追的馬車，兵們的枪和帽，店家的招牌之类，心里却并不明白。乞乞科夫也就是这模样，和周围的事情全不相关了。这之間，从女人的发香的口唇里，向他飞过許多柔膩的質問和暗示来。“我們这些可怜的地上居民可以斗胆的問您，您在沉思着什么嗎？”——“您的思想所寄托的幸福的曠野，是在什么地方呢？”——“引您进这快活的瞑想之谷的那人的名字，我們可以知道嗎？”然而他不再看重这些問題了，閨秀們的亲爱的言語，恰如說給了风的一样，是的，他竟这样的疏忽，至于放閨秀們靜靜的站着，自己却跑到大厅的那一边，去探知事太太和她女兒的踪迹去了。但閨秀們却并不肯这么輕易的就放手——各人都暗自下了坚固的决心，要用尽对于我們的心，非常危险的藥味，要用尽她們的极頂强烈的擒人之力。我在这里应該来叙一下，有几个閨秀——我說，有几个，决不是全体——是被一个小小的弱点所累的：如果她觉得自己有一点动人之处，无論前額也好，嘴也好，手也好，就以为这种特色，别人也应該立刻佩服，大家异口同声的贼道：“瞧呀，瞧呀，她有多么出色的希腊式的鼻子呀！”或者是“多么整齐的动人的前額呵！”如果有很美的肩膀呢，她首先就相信一切青年男子，都要給这肩膀所迷，她一走过，就无条件的叫起来道：“阿呀，她有多么出色的肩膀呀！”而对于脸孔，头发，眼睛和前額，却看也不看，即使看，也不过当作不关紧要的东

西。閨秀們中的有几个，是在这样的想的。但这一晚上，却誰都立下誓願，在跳舞之际，要竭力表現得动人，还把自己的最大美艳的特色，显得非常明白。邮政局长夫人在应着音响，跳着华勒支舞之間，把她俊俏的头，非常疲乏的側了起来，令人覚得眞的到了上界。一个非常可爱的閨秀，到会的目的，是完全不在跳舞的，用她自己的話来說，是在右脚的大趾上，有了鷄眼睛模样，豌豆兒大小的不舒服或是不便当，所以她只得穿了絨鞋，——但竟也坐不住了，就穿着她的絨鞋跳了几回华勒支，为的是不过使邮政局长夫人不要太自鳴得意。

然而这些一切，对于乞乞科夫并无豫期的效驗；他几乎不看閨秀們的脚步和身段，只是踮起脚尖，从大家的头上张望着可爱的金头发的所在；忽而又弯低一点，由肩膀和臂膊之間去找寻她；他到底找到她了，他看見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头上儼然的摇动着插在一种东方式包帽上的羽毛。他好象就要向这堡垒冲鋒了。春色恼杀了他，还是有誰在背后推他呢？总之，他就不管一切阻碍，决然的冲过去；烧酒专卖局长被他在肋下一推，好容易才能用一条腿站住，总算幸而还沒有因此撞倒一排人；邮政局长也向后一跳，吃惊的看定他，带着一点微妙的嘲笑；但乞乞科夫却一看也不看，他只为那带着长手套的远地里的金头发生着眼睛，滿心全是飞过場上，直到那边的希望了。这时在別一角落上，已經有四对跳着瑪玆尔加；靴后跟敲着地板，一个陆軍里的大尉，用了肉体和精神，两手和两脚，显出

他們梦里也沒有做过的奇想的姿势来。乞乞科夫几乎踏着了跳舞者的脚，一直跑向知事太太和她的女兒所坐的地方去。然而，待到和她們一接近，他却非常胆怯，也不再开勇往直前的小步，竟簡直有些窘急，在一切举动上，都显出仓皇失措来了。

在我們的主角那里，真的发生了一点所謂恋爱嗎，不能断定；象他那样的人，或者是并不很胖，却也并不太瘦的人，竟会有恋爱的本領嗎，也可疑得很；然而这里却演出了一点連他自己也講不明白的奇特的情景：据他后来自己說，他覚得，仿佛全个跳舞会以及喧嚣和杂沓，在一刹时中，都退到很远的远方，提琴和喇叭，好象在山背后作响，一切全如被烟霧所籠罩，似乎草率地塗在一幅画布上面的平原。而在这朦朧地，草率地塗在画布上面的平原里，却独独鋒利而分明的显着动人的年青的金头发的优美的丰姿：她那出色的卵形的脸盘，她那苗条的充实的体态，这是只在刚出女塾的女孩兒身上，才得看見的，还有她那近乎質朴的洁白的衣服，輕松的裹着娇柔的肢节，到处显出堂皇的精粹的曲綫来。她好象一件象牙雕成的奇特美丽的小玩意；在朦朧昏暗的群集里，惟独她灿然的見得雪白和分明。

这世界上，也会有这等事；乞乞科夫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不过很短的一瞬息，但也成了一下子詩人了；不过詩人的名目，也还过份一点。至少，在这瞬間，他覚得自己象是一个少年人，或者一个时髦的驃騎兵了。那美人兒旁

边恰有一把椅子是空的，他連忙坐下去。談話开首有些不中肯，不久也就滔滔不絕，他而且得意了起来，然而……我应該在这里声明我的很大的惋惜，凡是身負重要的职务，上了年紀，有了品位的人，和閨秀們談天，是有一点不大順口的；説得很流暢的只有中尉，大尉以上的高級軍官就全不行。他們在說什么呢，只有上帝知道；可总不是怎么高明的物事，但年青的姑娘們却笑得抖着肩膀；一个枢密顧問官倒也会对你們講些极頂神妙的东西：說俄罗斯是一个强国，或者說句应酬話，自然并非沒有精神的，不过全都很带着鈔書的味道，倘若他說一点笑話，自己先就笑个不停，比听着的閨秀們还利害。我在这地方加了这样的声明，为的是要使讀者明白，为什么在我們的主角談話中間，我們的金头发竟打起呵欠来了。但我們的主角好象全沒有覺得，仍旧不住的搬出他在各处巳經用过許多回的所有出色的物事来，例如：在洵华尔斯克省的梭夫倫·伊凡諾維支·培斯貝七尼那里，这时住着他的女兒亚孞拉大·梭夫倫諾夫娜和她那三个堂姊妹：馬理亚·喀夫理罗夫娜，亚历山特拉·喀夫理罗夫娜和亚孞拉大·喀夫理罗夫娜；还有，在略山省的菲陀尔·菲陀罗維支·貝来克罗耶夫那里；在喷沙省的弗罗勒·华西理也維支·坡背陀諾斯尼和他的兄弟彼得·华西理也維支那里，这时住着他們的堂姊妹加德里娜·密哈罗夫娜和两个侄孙女：罗若·菲陀罗夫娜和爱密理亚·菲陀罗夫娜；最后是在伐忒卡省的彼得·华尔梭諾夫也維支那里，住着他的兒媳的姊妹貝拉該耶·

雅戈罗夫娜和侄女苏非亚·罗斯諾斯拉夫娜和两个异父姊妹苏非亚·亚历山特罗夫娜和瑪克拉士拉·亚历山特罗夫娜。

乞乞科夫的态度惹起了一切閨秀們的不平。其中的一个故意在他旁边經过，要他悟出这一点来，并且用她展开的裙裾，稍稍卤莽地扫着金头发，一面又整理着在她肩头飘动的围巾，那巾角就正拂在这年青閨秀的脸孔上；也在这时候，别一位閨秀便在乞乞科夫的背后，和从她那里洋溢出来的紫罗兰香一起，嘴里飞出了一句颇为恶毒的辛辣的言辞。然而无論他实在沒有听見，或者不过装作不听見，他的举动在这地方却真的有些不合，因为閨秀們的意見是总該給点尊重的。他也后悔自己的过失，但可惜是在后来，已經到了太晚的时候了。

許多脸上都画出了应有的憤怒。縱使乞乞科夫的名声在交际場里有这么大，縱使誰都确信他拥有百万的家財，縱使他脸上带着威严的，英勇的神气，——但有一件事，是閨秀們决不饒恕男人的，无論怎样，无論是誰，他一定完結。女人和男人比較起来，性格上原也較为沒有力，但到有些时候，她却不但坚强不屈胜于男人，还胜于世界上的一切。乞乞科夫在无意中显了出来的藐視，使那因为椅子事件，几乎破裂的閨秀們复归于平和与一致了。在她們随便說說的不关紧要的言語中，就会突然发見恶毒尖利的嘲諷。完成了这不幸的，是又有一个少年人，做了一两节关于跳舞者的諷刺詩，在外省的跳舞会里，沒有这事是几

乎不收場的。这詩又立刻說是乞乞科夫之作了。憤怒越来越大，閨秀們聚集在大厅的各处角落上，彼此切切私語，还給他几句非常不好的指斥；可怜的金头发也被奚落得半文不值，宣告了她的死刑。

这之間，却有一个极頂恼人的襲击，等候着我們的主角；当他的年青的对手打着呵欠，他向她講述古代各种的故事，說到希腊哲学家提阿改納斯的时候，罗士特来夫却突然上台，就从客厅的一間后房里走出来了。他从休息室里来，还是从那打着大牌的綠色小屋里跳出来的呢，他的出現，是由于自願，还是被人赶出来的呢，总之，他高兴地，非常快活地走进客厅里来了，还挽着检事，他确是已經被拖了好久了的，因为这可怜的检事皺着眉头，看来看去，大約是在設法来摆脫他那亲密的旅行的向导。而且他的境遇，实在也很难忍受的。罗士特来夫拖过两杯紅茶——自然加了蔗酒的——来，一飮而尽；于是又是講大話。乞乞科夫一在远处望見他，就决計牺牲了目前的佳遇，赶紧飞速的走开，因为这会面，是决不会有好事情的。但不幸的是身边竟忽然現出知事来，自說找到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非常高兴，并且将他坚留，請他判断和两位閨秀之間的小小的辯論；因为关于妇女的爱之是否永久，大家的意見还不能相同；但这时候，罗士特来夫却已經看見，一径向他跑来了：

"阿，唷！赫尔生的地主！赫尔生的地主！"他叫喊着跑近来，一面哈哈大笑，笑得他那紅如春日薔薇的鮮活的

面庞，只是抖个不住。"怎么样？你买了許多死人了嗎？您要知道，大人！"于是轉向知事那边，放开喉嚨，喊道："他在做死魂灵的买卖哩！真的，听罢，乞乞科夫！听哪，我是看交情才对你說的，在这里的我們，都是你的好朋友，大人也在这里，我要絞死你，真的，我要絞死你！"

乞乞科夫一点办法也沒有了。

"您不相信我罢，大人！"罗士特来夫接着說。"他对我說的是：'听哪，把您的死掉的魂灵卖給我罢，'我几乎要笑死了。待到我上了市鎮，人們却告訴我說他因为要移住，买了三百万卢布的魂灵，了不得的移住呀！他到我这里就来买过死人的。听哪，乞乞科夫：你是一只猪，天在头上，你是一只猪！大人也在这里，对不对，检事先生？"

然而检事和乞乞科夫都非常失措，簡直找不出答話来；罗士特来夫却有些快活起来了，不管別人，尽說着他的話："哦，哦，我的乖乖……如果你不告訴我为什么要买死魂灵，我是不放开你的。听哪，乞乞科夫，你应該羞；你一定自己也明白，你沒有比我再好的好朋友了。瞧罢，大人也在这里……对不对，检事先生？您不相信罢，大人，我們彼此有怎样的交情，实在的，如果您問我——我站在这里，如果您問我：'罗士特来夫，从实招来，你的亲爷和乞乞科夫两个里，你爱誰呀！'那我就回答說：乞乞科夫！天在头上！……心肝，来呀，讓我和你接一个吻，亲一个嘴。您也許可我和他接一个吻罢，大人。請你不要推却，乞乞科夫，讓我在你那雪白的面庞上，亲一个嘴兒罢！"然而罗士特

来夫和他的亲嘴来得很不象样，几乎是直奔过去的。大家都从他身边退开，也不再去听他了。不过他那买死魂灵的話，却是放开喉嚨，喊了出来的，又带着响亮的笑声，所以連停在大厅的較远之处的客人們，也无不加以注意。这报告来得太兀突，使大家的脸上带着一半疑惑，一半胡涂的表情，一声不响的呆立起来。乞乞科夫并且看見許多閨秀們都在使着眼色，恶意的可憎的微笑着，在有几个的脸上，还看出一点非常古怪的东西和另有意思的东西来，于是更加狼狽了。罗士特来夫是一个說謊大家，那是誰都知道的，从他那里听些胡說八道，也是誰都不以为意的；然而尘世的凡人——唉唉，怎么这凡人竟会这样的呢，可实在很难解：一有极其昏妄，极其无聊的新聞，只要是新聞，他就无条件的散布到别一个凡人那里去，虽然也說："又起了多么大的謠言了呵！"那别一个凡人就尖起耳朵，听得很高兴，后来固然也說道："然而这是一个大謊，完全不必相信的！"于是連忙出外，去找第三个凡人，告訴他这故事，之后又因了义憤，同声叫喊道："多么下賤的謊話呀！"而消息就这样的传遍了全市鎮，所有在此的凡人們，多日談論着这件事，一直到大家弄得厌倦，这才說，这故事是沒有談論的价值的。

这无聊之至的偶然的事故，使我們的主角很是心神不定了。一个呆子的很胡塗，很荒謬的話，也往往会使一个聪明人手足无措。他忽然覺得很不舒服，而且苦恼了，好象穿着擦得光亮的长靴，踏在龌龊的，发臭的水洼里；总而言

之，这不漂亮，很不漂亮！他要竭力的不想它，忘掉它，疏散它。他还坐下去打牌，然而什么都不顺手，象一个弯曲的輪子：他錯抓了两回别人的牌，有一回还至于忘記了并不該他打，却擎起手，打出自己的牌去了。这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是一个好手，并且还可以称为精細的賭客，怎么会犯这样的錯誤，而且連他自說是希望所寄，有如上帝的爿克王也打掉了的呢，审判厅长簡直想不出緣故来。郵政局长，审判厅长，还有警察局长，自然也照例的和我們的主角打趣，說他一定在恋爱，而且他們知道，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是怀着一顆发火的心的。誰使他的心受伤的呢，他們也很明白。然而这并不能給他慰安，虽然他也竭力的装出笑容，用玩笑来回答他們的玩笑。晚餐也沒有使他快活起来。縱使席上非常适意，而且罗士特来夫也因为連閨秀們也說他胡鬧，早已被人赶走了。当跳着珂蒂倫[1]时，他竟忽然坐在地板上，去抓跳舞者的衣裾，照閨秀們的口气說，这实在是大失体統的。晚餐吃得很愉快，在閃耀着三臂烛台，花朵，瓶子和装滿点心的碟子之間的一切脸孔，都为了虛荣的欢喜和滿足在发光。軍官們，閨秀們和穿燕尾服的紳士們，誰都献着出格的殷勤。有一个大佐，竟用出鞘的刀尖，把湯碟子挑到他的閨秀的前面。有了年紀的紳士們，連乞乞科夫也在內，則在热心的討論，一面嚼着硬煮食品的魚或肉，尽量的撒上胡椒末，一面吐出确切

---

[1] Kotillon，大抵是两人一班，四班同起的跳舞，曾經风靡全俄，尤其是外省的。——譯者。

的言語来；人們所爭論的，正是乞乞科夫向来很有趣味的对象，但这一晚上，他却象一个从远道归来，疲乏困頓的人，脑子并不听他的指揮，他也沒有参加的兴致。他竟等不及晚餐散席，大反了往常的习慣，一早就回到家里去了。

在讀者已經很熟悉的門口摆着柜子，角落上窺探着蟑螂的屋子里，他的精神和思想，也如他所坐的桌兀不安的靠椅一样，不大平靜。他的心很沉悶。一种沉重的空虛在苦恼他："鬼捉了玩出这跳舞会的那些东西去！"他憤憤的叫道。"他們为什么要这样的高兴？全省滿是坏收成，物价騰貴和飢荒，他們却玩跳舞会！有什么好处：一大批娘兒們的旧貨。奇怪的是她身上穿着一千卢布以上的东西。归根結蒂，还是农奴們拿他的租錢来付，結果也終于还是我們的。誰都知道，男人們为什么要这么斂錢，納賄的呢：就是为了給他的女人买很貴的圍巾，衣服，以及別的鬼知道叫作什么！这为的是什么呀？为的不过是使放蕩的娘兒們可以說，郵政局长太太有一身好衣服哩，——因此就抛掉一千卢布。于是嚷道：跳舞会，跳舞会，多么愉快呀！媽的这样的跳舞会，我看和俄罗斯精神是一点也不合的，这完全是一种非俄罗斯制度。呸，还有哩：象精赤条条的拔光了毛的魔鬼似的，忽然跳出一个上了年紀的黑燕尾服的汉子来，把腿播来搖去。別一个又和另一个弄在一起，和他談着正經事，一面却又在地板上左左右右，玩出古怪花样来……这都不过是猴子学样；猴子学样罢了。因为法

国人是到了四十岁，还象十五六岁的孩子一样的，所以我們也得这么的来一下！哼，眞的，我觉得每一个跳舞会之后，就总要弄出一件什么坏事情，連想也想不得！脑袋的空虛，就恰如和一个場面上的名人談了天，他說的全是浮面，講的都靠書本；听起来原也很漂亮，有味的，然而听着的人的脑袋，还是先前似的一无所得；其实倒不如和一个簡单的商人去談天，他只知道自己的本行，然而知道得透彻，切实，比起所有这些小摆設来，更要有价值。究竟从这样的跳舞会里能弄出什么来呢？不知道可有一个作家，想照式照样，写出一切情形来的沒有？即使做了書，那跳舞会本身，却还是荒謬胡塗之至的。不知道这究竟有什么影响：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呢？究竟怎样，鬼才知道。人就只要吐一口唾沫，抛掉書！”对于跳舞会，乞乞科夫大概說得这么不合意；但我相信，他的不满，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的。招他憎恨的，其实全不是跳舞会，倒是那情状，当大众之前，忽然来了一道莫名其妙的光，于是他就扮演了很奇特，很曖昧的脚色了。自然，如果他用了明白人的眼睛来看这事故，他是会觉得一切都是小事情，一句呆話也毫无关系的，尤其是在要事已經幸而办妥了的現在。但是——人却有一点希奇：使他很恼怒的正是失掉了这人的寄托，虽然对于这寄托，他自己幷不看重，評的极苛，还为了他們的尙浮华和爱装飾下过很鋒利的攻击。待到經过充足的历練，知道他自己也該負一点罪，那就更加恼怒了。縱使他毫不气恐自己，而且当然还是不錯的。可惜我們誰都有这一个

小小的弱点，就是总要爱护自己，却去找一个邻近的东西，来泄自己的恼怒，或者用人，或者恰巧碰到的下属，或者自己的女人，或者簡直是一把椅子，我們就把它摔到門口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去，碰下它一条腿，或是一个靠手来，給看看我們紳士之流的恼怒。

乞乞科夫也立刻找到一个邻近，应該将自己的恼怒，全都归他負担的来了。这亲爱的邻近就是罗士特来夫，不消說，他就上上下下，四面八方的拚命的痛罵了一通，恰如偷兒的对于村长，車夫的对于旅客，对于远行的大尉，看情形也对于将軍的一样，在許多古典的咒罵上，另外再加上一大批新鮮的，由他自己的发明精神而来的东西。罗士特来夫的整部家譜被拉出来了，他家族里的許多列祖列宗，都遭了利害的玩弄。

但当乞乞科夫为阴郁的思想所苦恼，一睡不睡的坐在他那坚硬的靠椅里，痛責着罗士特来夫和他的全家的时候，当烛光渐渐低微，烛心焦了一大段，脂烛随时怕会熄灭的时候，当窗外的漆黑的暗夜，已由熹微的晨光，轉成莽蒼蒼的曙色的时候，当远处已有一二鷄鳴，在睡着的市鎮的街道上，悄悄的走着一个只知道一条（可惜只是一条）不可拘束的俄罗斯人民所走的道路的，穿着簡单的呢外套的莫辨地位和出身的不幸人的时候——在市鎮的那一头，使我們主角的苦恼的地位更加为难的戏剧，却已經在开幕了。这时候，在远处的大街和小巷里，軋軋的走着一件非常奇特的东西，一下子很难叫出名目，旣不象客車，也不象篷車，

可又不象牛篷車，倒仿佛一个胖面頰，大肚子的西瓜，擱在一对輪子上。这西瓜的面頰，就是車門，还剩有黃顏色的痕迹，但是很不容易关，因为門和鎖都不行了，只用几条繩勉强的縛住。西瓜里面，塞滿着紗枕头，有象烟袋的，有圓的，也有和普通枕头一样的，还有袋子，装着谷物，白面包，小麦面包，捏粉的咸餅干。上面还露着一只塡玉瓜的鷄和玉瓜餡的包子。馬夫台上站着一个人，家丁模样，身穿杂色的手織麻布的背心。他不刮脸，头发是已經花白起来了。这是常見的人物，在我們那里的乡下，普通都叫作"小子"的。这鉄輪皮和銹螺釘的喧鬧惊醒了街的那一头的巡丁，抓起鉞斧，在睡眼惺忪中放声大叫道：誰呀？待到他觉得并沒有人，不过是猛烈的車輪声在远处作响，便伸手在領子上捉住一个小动物，走近街灯去，就在那地方亲手用指甲执行了死刑。于是又放下鉞斧，遵照着他的武士品級的規矩，仍旧熟睡了。馬匹的前蹄时时打着失，因为沒有釘着馬掌，而且也分明因为它們还沒有熟悉这幽靜的市鎮的街道。这輛車又轉过几个弯，从一条街弯进别一条去，終于通过圣尼古拉区教堂旁边的昏暗的小巷，停在住持太太的門口了。从車子里爬出一个姑娘来，头戴包帕，身穿背心，捏起两个拳头，象男人似的使劲的捶門。（那杂色麻布背心的小子，是因为他睡的象死尸一样，后来被拉着脚，从他的位置上拖开了。）狗兒嗥了起来。接着也开了門。好容易总算吞进了这不象样的車輛。車子拉到堆着柴木，搭着許多鷄棚和别的堆房的狹小的前园里；才从車子里又走出一位

太太来；这就是女地主十等官夫人科罗潘契加。我們的主角一走，这位老太太就非常着急，怕自己遭了他的誆騙，在三夜不能睡覺之后，終于決了心，虽然馬匹还未釘好馬掌，也一定亲赴市鎮，去探听一下死魂灵是什么时价，而且她这么便宜的卖掉了，是否归結是上了一个大当。她的到来，会发生什么結果呢，讀者从两位閨秀的談天里，立刻可以知道了。这談天……但这談天，还不如記在下一章里罢。

第九章

有一天早晨，还在N市的訪客时間之前，从一家蓝柱子，黄楼房的大門里，飘出一位穿着豪华的花条衣服的閨秀来了，前面是一个家丁，身穿綴有許多領子的外套，头戴圍着金色錦織的亮晃晃的圓帽。那閨秀急急忙忙的跳下了阶沿，立刻坐进那停在門口的馬車里。家丁就赶紧关好車門，跳上踏台，向車夫喝了一声“走”。这位閨秀，是刚刚知道了一件新聞，正要去告訴别人，急得打熬不住。她时时向窗外探望，看到路不过走了一半，就非常之懊恼。她覺得所有房屋，都比平时长了一些，那小窗門的白石造成的救济所，也簡直显得无穷无尽，終于使她不禁叫了起来道：“这該死的屋子，就总是不会完結的！”車夫也已經受了两回的命令，要他赶快：“再快些，再快些，安特留式加！你今天真是赶的慢得要命！”到底是到了目的地了。車子停在一家深灰色的木造平房的前面，窗上是白色的雕花，外罩高高的木格子；一道狭窄的板墙围住了全家，里面是几株細瘦的树木，蒙着道路上的尘埃，因此就見得雪白。窗里面有一两个花瓶，一只鸚鵡，用嘴咬着干子，在向籠外窺探，还有两只叭兒狗，正在晒太阳。在这屋子里，就住着刚才到

来的那位閨秀的好朋友。对于这两位閨秀，作者該怎样地称呼，又不受人們的照例的斥責，却委实是一件大难事。找一个随便什么姓罢——危险得很。縱使他选用了怎样的姓——但在我們这偌大的国度里的那里的角落上，总一定会有姓着这姓的人，他就要真的生气，把作者看成死对头，說他曾經为了探訪，暗暗的来旅行，他究竟是何等样人，他穿着怎样的皮外套散步，他和什么亚格拉菲娜·伊凡諾夫娜太太有往来，以及他爱吃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說出他的官位和头銜来——那你就更加危险了。上帝保佑保佑！現在的时候，在我們这里，对于官阶和出身，都很神經过敏了，一看見印在書上，就立刻当作人身攻击：現在就成了这样的风气。你只要一說：在什么市鎮上，有一个傻家伙——那就是人身攻击，一轉眼間，便会跳出一位一表非凡的紳士来，向人叫喊道："我也是一个人，可是我也是傻的嗎？"总而言之，他总立刻以为說着他自己。为豫防一切这种不愉快的未然之患起見，我們就用N市全部几乎都在这么称呼她的名目，来叫这招待来客的閨秀罢，那就是：通体漂亮的太太。她的得到这名目，是正当的，因为她只要能够显得极漂亮，极可爱，就什么东西都不可惜，虽然从她那可爱里，自然也时时露出一点女性的狡猾和聪明，在她的許多愉快的言語中，有时也藏着极可怕的芒刺！对于用了什么方法，想挤进上流来的人物，先不要用話去伤她的心。但这一切，是穿着一套外省所特有的細心大度的形式的衣裳的。她的一举一动，都很有意思，喜欢抒情詩，而且也懂

得，还把头做梦似的歪在肩膀上，一言以蔽之，誰都覺得她确是一位通体漂亮的太太。至于刚才来訪的那一位閨秀，性格就沒有那么复杂和能干了，所以我們就只叫她也还漂亮的太太罢。她的到来，惊醒了在窗台上晒太阳的叭兒狗：簡直埋在自己的毛里面了的獅毛的阿发来和四条腿特別細长的雄狗坡忒浦兒丽。两匹都卷起尾巴，活泼的嗥着冲到前厅里，那刚到的閨秀正在这里脫掉她的外套，显出最新式样，摩登顏色的衣服和一条繞着頸子的长蛇①。一种浓重的素馨花香，散滿了一屋子。通体漂亮的太太一知道也还漂亮的太太的来到，就也跑进前厅里来了。两位女朋友握手，接吻，叫喊，恰如两个刚在女塾毕业的年青女孩兒，当她們的母亲还沒有告訴她这一个的父亲，比別一个的父亲穷，也不是那么的大官之前，重行遇見了的一样。她們的接吻就有这么响，至于使两匹叭兒狗又嗥起来，因此遭了手帕的很重的一下，——那两位閨秀当然是走进淡蓝的客厅里，其中有一张沙发，一頂卵圓形的桌子，以及几张窗幔，边上綉着藤蘿；獅毛的阿发来和长脚的胖大坡忒浦兒丽，也就哼着跟她們跑进屋子里。"这里来，这里来，到这角落上来呀！"主妇說，一面請客人坐在沙发的一角上。"这才是了，这才对了！您还有一个靠枕在这里呢！"和这句話同时，又在她背后塞进一个綉得很好的垫子去；綉的是一向綉在十字布上的照例的騎士；他的鼻子很象一道楼梯，嘴唇是方

① Boa．指女人用的做成蛇形的皮围巾。——譯者。

的。"我多么高兴呵，一知道您……我听到有誰来了，就自己想，誰会来的这么早呢？派拉沙說恐怕是副知事的太太罢，我还告訴她哩：这蠢才又要来使我討厌了嗎？我已經想回复了……"

那一位閨秀正要說起事情，摊出她的新聞来，然而一声喊，这是恰在这时候，从通体漂亮的太太那里发出来的，就把談話完全改变了。

"多么出色的，鮮明的細布料子啊！"通体漂亮的太太喊道，她一面注意的檢查着也还漂亮的太太的衣服。

"是呀，很鮮明，灵动的料子！但是普拉斯科夫耶·菲陀罗夫娜說，如果那斜方格子再小些，点子不是肉桂色的，倒是亮蓝色的，就見得更加出色了。我給我的妹子买去了一件料子；可真好！我簡直說不上来！您想想就是，全是頂細頂細的条紋，在亮蓝的底子上，細到不过才可以看得出，条紋之間可都是圈兒和点兒，圈兒和点兒……一句話，真好！几乎不妨說，在这世界上是还沒有什么更好看的。"

"您知道，亲爱的，这可显得太花色了。"

"阿呀，不的！并不花色！"

"唉唉，真是！太花色的利害！"

我应該在这里声明，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是有些近乎唯物論者的，很傾于否認和怀疑，把这人生的很多事物都否定了。

但这时也还漂亮的太太却解說着这并不算太花色，而

且大声的說道："阿呀，眞的，幸而人們沒有再用折叠衣边的了！"

"为什么不用的？"

"現在不用那个，改了花边了！"

"阿唷，花边可不好看！"

"那里，人們都只用花边了，什么也赶不上花边，披肩用花边，袖口用花边，头上用花边，下面用花边，一句話，到处花边。"

"这可不行，苏菲耶·伊凡諾夫娜，花边是不好看的！"

"但是，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好看呀，眞是出色的很，人們是这么裁縫的：先叠两叠，叠出一条闊縫来，上面……可是您等一等，我就要說給您听了，您会听得出惊，并且說……眞的，您看奇不奇：衫子現在是长得多了，正面尖一点，前面的鯨鬚撑的很开；裙子的周圍是收紧的，象古时候的圓裙一样，后面还塞上一点东西，就簡直à la belle femme ① 了。"

"不行，您知道，这撑的太开了！这可是我要說的！"通体漂亮的太太喊了起来，还昂着头一摇，傲然的覚得自己很严正。

"一点不錯，这撑的太开了，我也要这么說！"也还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

① 法国話，可解作"成为美妇人"的意思。——譯者。

"那倒不，敬爱的，您要怎么着，就怎么着罢，我可不跟着办！"

"我也不……如果知道什么都不过是时行……什么也都要完的！我向我的妹子討了一个紙样，只是开开玩笑的，您知道。家里的眉兰涅，可已經在做起来了。"

"什么，您有紙样嗎？"通体漂亮的太太又喊了起来，显出她心里分明很活动。

"自然。我的妹子送了来的！"

"心肝，您給我罢，謝謝您！"

"可惜，我已經答应了普拉斯科夫耶·伊凡諾夫娜的了。等她用过之后？"

"什么普拉斯科夫耶·伊凡諾夫娜穿过之后，誰还要穿呀？如果您不給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倒先去給了一个外人，我看您实在特别得很！"

"但她是我的叔婆呀！"

"阿唷，那是怎样的叔婆？不过从您的男人那边排起来，她才是您的亲戚……不，苏菲耶·伊凡諾夫娜，我不要听这宗話——您安心要給我下不去，您已經討厌我，您想不再和我打交道了……"

可怜的苏菲耶·伊凡諾夫娜竟弄得完全手足无措。她很知道，自己是在猛火里面燒。这只为了夸口！她想用針来刺自己的胡塗的舌头。

"可是，我們的花花公子怎么了呢？"这时通体漂亮的太太又接着說。

"阿呀，真的，真的呀。我和您坐了这么一大片工夫。一个出色的故事！您知道么，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我給您带了这样的新聞来了？"这时她才透过气来，言語的奔流，从舌头上涌出，好象鹰群被疾风所驅，要赶快飞上前去的一样。在这地位上說話，是她的极要好的女朋友也屬于人情之外的强硬和苛酷的了。

"您称贊他，捧得他上天就是，随您的便，"她非常活泼的說。"可是我告訴您——就是当他的面，我也要說的，他是一个沒有价值的人；沒有价值的，沒有价值的人！"

"对啦，但是您听着罢，我有事情通知您！"

"人家都說他好看，可是一点也不好看，一点也不——他的鼻子——他就生着一个討厌的鼻子。"

"但是您讓我，您讓我告訴您，心肝，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您讓我来說呀。这眞是好一个故事，我告訴您，一个'Ss'konapell istoar'① 的故事，"那女朋友显着完全絕望的神情，并且用了恳求的声音說。——当这时候，写出两位閨秀用了許多外国字，并且在她們的会話里夹进长长的法国話語去，大約也并非过份的。然而作者对于为了我們祖国的利益，爱护着法国話的事，虽然怀着非常的敬畏，对于我們的上等人为了祖国之爱和它的統一，整天用着这种話的美俗，虽然非常之尊敬，却总不能自勉，

① 夹着俄国語法的錯誤的法国語，意思是"所謂历史的事件"。——譯者。

把一句外国話里的句子，运进这純粹的俄罗斯詩篇里面去，所以我們也还是用俄国話写下去罢。

"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唉唉，我的亲爱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您可知道我現在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呀！您想想看，今天，住持夫人，那住持的太太，那希理耳神甫的太太，到我这里来了；哪，您想是怎么样？我們这文弱的白面書生！您早知道的，那新来的客人，您看他怎么样？"

"怎的？他已經爱上了住持太太了嗎？"

"那里那里！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要是这样，还不算很坏哩！不是的，您听着就是，那住持太太对我怎么說！'您想想看，'她說，'女地主科罗博契加忽然闖到我这里来了，青得象一个死人，还对我說，哦，她对我說什么，您簡直不会相信。您听着就是，她对我說的是什么！这簡直是小說呀！在半夜里，全家都睡觉了，她忽然听到一个怪声音，这可怕是說也沒有法子說，使尽劲道的在敲門，她还听到人声音在叫喊：开門！开門！要不，我就捣毁了……'唔，您以为怎么样？您看我們的花花公子竟怎么样？"

"哦，那么，那科罗博契加年青，漂亮嗎？"

"唉唉，那里！一个老家伙！"

"这倒是一个出色的故事！那么他是爱弄老的？哪，我們的太太們的脾气也真好，人可以說。一下子就着了迷了。"

"这倒并不是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和您所想象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您想想看，他忽然站在她面前了，連牙齿也武装着，就是一个力那勒陀·力那勒提尼[①]，并且对她吆喝道：'把灵魂卖給我，那些死掉了的，'他說。科罗皤契加自然是回答得很有理：'我不能卖給您；他們是已經死掉的了。'——'不，'他喊道，'他們沒有死。知道他們死沒有死，这是我的事，'他說，'他們是沒有死的，沒有死的！'他叫喊着。'他們是沒有死的！'总而言之，他鬧了一个大乱子，全村都逃了，孩子哭喊起来，大家嚷叫着，誰也不明白誰，一句話，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您簡直不能知道，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当我听了这些一切的时候，我有多么害怕。'亲爱的太太，'我的瑪式加对我說。'您去照一照鏡子罢！您发了青了！''唉唉，現在照什么鏡，'我說，'我得赶快上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那里去，去告訴她哩。'我立刻叫套車。我的車夫安特留式加問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却說不出一句話兒来，只是白癡似的看着他的脸。我相信，他一定以为我发了疯了。唉唉，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如果您能够知道一点我怎么兴奋啊！"

"哼！真是奇怪得很！"通体漂亮的太太說。"死魂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老实說，这故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懂，簡直一点也不懂。我听說死魂灵，現在已經是第二回

---

① Rinaldo Rinaldini，有名的强盜故事中的主角。——譯者。

了。我的男人說，这是罗士特来夫撒謊！但一定还有什么藏在里面的！”

“不不，您就单替我設身处地的来想一想罢，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当我听了的时候，我是怎样的心情呵！‘現在呢，’科罗曙契加說，‘我全不知道应該怎么着了！他硬逼我在什么假契据上署名，’她說，‘并且把一张十五卢布的鈔票抛在桌子上。我，’她說，‘是一个不通世故的，无依无靠的寡妇，这事情什么也不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呀！阿唷，如果您能够知道一点我怎么的兴奋呵。”

“不不，您要說什么，說您的就是！这并不是为了死魂灵呀！有一点完全别样的东西藏在这里面的。”

“老实說，我也早就这么想的，”也还漂亮的太太說，有一点吃惊。她又立刻非常焦急，要知道究竟藏着什么了，于是漫然的問道：“但从您看来，那里面藏些什么呢？”

“但是，您怎么想呀？”

“我怎么想？……老实說，我好象在猜謎。”

“但我要知道，您究竟是什么意見呢？”

然而，也还漂亮的太太却什么也想不出，所以就不开口。对于事物，她只会兴奋，至于仔細的想象和綜合，却并不是她的事，因此她比别人更极需要細膩的朋友，給她忠告和帮忙。

“那就是了，我来告訴您，这死魂灵是有什么意思的，”通体漂亮的太太說，她的女朋友就傾听，而且还尖着耳朵；她的耳朵好象自己尖起来了。她抬起身，几乎要离开

了沙发，她虽然有点茁实的，但好象忽然瘦下，輕如羽毛，看来只要有一陣微风，便可以把她吹去似的了。

一样情形的是俄国的貴公子，他是一个爱养狗，爱打猎，也爱游蕩的人，当他跑近森林时，从中正跳出一只追得半死的兎子，于是策馬揚鞭，赶紧換上弹藥，接着就要开火。他的眼睛看穿了昏沉的空气，决不再放松一点这可怜的小动物。縱使当面是雪花旋舞的广野，用了成束的銀星，射着嘴巴和眼睛，鬍鬚，眉毛和値錢的獺皮帽，他也还是不住的只管追。

"死魂灵是……"通体漂亮的太太說。

"怎样？什么？"那女朋友很兴奋的夹着追問道。

"死魂灵是……！"

"阿唷，您說呀，看上帝面上！"

"不过一种虛构，也无非是一个假托。其实是为了这件事：他想誘拐知事的女兒。"

这結論实在很出意料之外，而且无論从那一点来看，也都觉得离奇。也还漂亮的太太一听到，就化石似的坐在她的位置上；她失了色，青得象一个死人，这回可眞的兴奋了。"阿呀，我的上帝！"她叫起来，还把两手一拍。"这是我梦也沒有做到的！"

"我还得說，您刚刚开口，我就已經知道，那为的是什么了，"通体漂亮的太太回答道。

"这一来，那么，对于女塾的教育，人們会怎么說呢？这可爱的天眞烂熳的！"

"好个天真烂熳！我听过她講話了！我就沒有这勇气，敢說出这样的話来。"

"您知道，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現在的风俗坏到这地步，可眞的教人伤心呀。"

"然而先生們还都迷着她哩。我可以說，我是看不出她一点好处来。……她做作得可怕，簡直做作得教人受不住。"

"唉唉，亲爱的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她冷得象一座石象，脸上什么表情也沒有。"

"不不，她多么做作，多么做作得可怕，我的上帝，多么做作呵！她从誰学来的呢？不过我从来沒有見过一个女孩子，有这么装腔作势的脾气的。"

"亲爱的，她是一个石象，蒼白的象死尸。"

"唉唉，請您不要这么說罢，苏菲耶·伊凡諾夫娜，她是搽胭脂的，紅到不要脸。"

"不的，您說什么呀，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她白的象石灰一样，簡直象石灰。"

"我的亲爱的，我可是就坐在她旁边的呢，她面庞上搽着胭脂，眞有一个指头那么厚，象墙上的石灰似的一片一片的掉下来。这是她的母亲教她的。母亲原就是一个精制过的騷貨，但女兒可是賽过母亲了。"

"不不，請您原諒，不不，您只說您自己的，我可以打賭，只要她用着一点点，一星星，或者不过一絲一毫的紅顏色，我就什么都輸出来，我的男人，我的孩子，所有

我的田产和家財！”

“阿呀，您竟在說些什么呀，苏菲耶·伊凡諾夫娜，”通体漂亮的太太把两手一拍，說。

“那里，您多么奇特呵！真的我只好看看您，出惊了！”也还漂亮的太太也把两手一拍，說。

两位閨秀对于几乎同时看見的，簡直不能一致，讀者是不必詫异的。在这世界上，实在有很多东西，带着这种希奇的性質；一位閨秀看作雪白，别一位閨秀却看作通紅，紅到象越橘一样。

“那么，再給您一个証据罢，她是蒼白的，”也还漂亮的太太接着說。“我还記的非常清楚，好象就在今天一样，我坐在瑪尼罗夫的旁边，对他說道：‘您看哪，她多么蒼白呵！’真的，倘要受她的迷，我們的先生們还得再胡塗一点呢。还有我們的花花公子先生……我的上帝，这时候，他多么使我討厌呵！您是簡直想象不来的，他多么使我討厭呵！”

“但有几位太太，对于他可也并非毫无意思的。”

“您說我嗎，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这您可不能这么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我可并不是說您，世界上也还有别的女人的呀！”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請您允許我通知一句，我是很明白我自己的；这和我不相干；但别的太太們，那些装作难以亲近的样子的，却难說。”

"那里的話，对不起，請您給我說一句，我可一向沒有鬧过这样的丑故事。别人会这样也說不定，然而不是我，这是您应該許可我通知您的。"

"您为什么这么发恼呢？您之外，也还有别的太太們在那里的，她們爭先恐后的去占靠門的椅子，为的是好坐得和他近一点。"

人也許想，也还漂亮的太太一說这些話，接着一定要有一陣大雷雨了；但奇怪的是两位閨秀都突然不說話，預期的风暴并沒有来。通体漂亮的太太恰巧記得了新衣服的紙样还沒有在她的手中，也还漂亮的太太也知道还沒有从她最好的朋友听过新发見的底細，因此这么快的就又恢复了和平。况且这两位閨秀們，不能說她天性上就有散布不乐的欲望，性情原也并不坏，不过当彼此談天的时候，总是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覺的願意給对手輕輕的吃一刀；那两人中的一人，間或因此得点小高兴，而这女朋友，有时是会說很亲暱的話語的："这是你的！拿了吃去罢！"男性和女性，心里的欲望就如此的各式各样。

"我只还有一件事想不通，"也还漂亮的太太說，"那乞乞科夫，他不过是經过这里，怎么能决定一件这样駭人的举动来呢。他总該有一个什么帮手的。"

"您以为他是沒有的嗎？"

"您看怎么样，誰能够帮他呀？"

"是罗，譬如——罗士特来夫！"

"您眞的相信——罗士特来夫？"

"怎么不？他什么都会做的。您莫非不知道，他还想卖掉他的亲爷，或者說的正确一点，是拿来做賭本哩。"

"我的上帝，我从您这里得了多么有趣的新聞呵！罗士特来夫也夹在这故事里，我眞的想也想不到。"

"我可是馬上就想到了！"

"这眞敎人觉得世界上无所不有！您說罢，当乞乞科夫初到我們这市鎮里来的时候，誰料得到他会鬧这样的大乱子的呢？唉唉，安娜·格力戈利也夫娜，如果您知道我怎样的兴奋呵！倘使我沒有您，沒有您的友情和您的好意……我眞要象站在深坑边上一样……我得向那里去呢？我的瑪式加凝視着我，觉得我白的象死人，对我說道：'亲爱的太太，您白的象一个死人了！'我还告訴她說：'唉唉，瑪式加，我現在想的却完全是别的事情呢！'眞的，就是这样！而且罗士特来夫也伏在那里面！好一个出色的故事！"

也还漂亮的太太很焦急，要知道关于誘拐的詳情，就是日期，时間，以及别的种种，然而她渴望的太多了。通体漂亮的太太不过极簡单的声明，她一点都不知道。況且她是从来不撒謊的：一种大胆的推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这也只以那推测根据于甚深的內心的确信为限；眞的一有这內心的确信，这閨秀可也就挺身而出，那么，即使有最伟大的律师，且是著名的辯才和异論的征服者，去和她論爭一下試試罢：这时候，他这才明白：內心的确信是怎样的东西了。

这两位閨秀們把先前仅是推测的事情，后来都成为确信，那是毫不足怪的。我們这些人，簡洁的說，就是我們，我們称之为聪明的人們，那办法就完全一样，我們的学者的討論，就是最好的証据。一位学者，对于事物，首先是象眞的扒手一样，非常小心，而且近乎胆怯的来开手的，他提出一个极謙和稳健的問題："此国之得名，是否自地球上之某处而来？"或是"此种記載，能或传于后世，将来否！"或是"吾等不应解此民众为如何如何之民众乎？"于是他立刻引据了古代的作家，只要发見一点什么暗示，或者只是他算作暗示的暗示，他就开起快步来了，勇气也有了，隨便和古代的作家談起天来，向他們提出質問去，接着又自己来回答，把他那由謙虛稳健的推测开手的事一下子完全忘記了；这时他已經好象一切都在目前，非常明白，以这样的話，来結束他的观察道："而是乃如此。此民众应作如此解。此乃根据，应借以判别此对象者也！"于是儼然的在講座上宣揚，給大家都听得見——而新的眞理就到世界上去游行，以贏得新的附和者和贊叹者。

当我們的两位閨秀用了許多銳利的感覚，把这么錯杂糾纏的事件，順順当当的解释清楚了的时候，那检事，却和他的永久不动的脸孔，浓密的眉毛和眏着的眼睛，走进客厅里来了。两位閨秀便馬上报告他一切的新聞，講述購买死魂灵，講述乞乞科夫誘拐知事小姐的目的，而且講的这么长，一直弄到他莫名其妙。他迷惑似的永是站在老地方，眏着左眼睛，用一块手帕揩掉鬍子上面的鼻烟，听到

的話却还是一句也不懂。当这时机，閨秀們便放下他不管，跑了出去，各奔自己的前程，到市里去发生骚扰去了。这計划，不过半点多鐘就給她們做到。市鎮由最內部开始，什么都显了很野的激昂，一下子就沒有人还知道别的事。閨秀們是善于制造这种烟雾的，使所有的人，尤其是官員，都几乎茫然自失。她們的地位，开初就象一个中学生，用紙片卷了鼻烟，就是我們这里叫作"驃騎兵"的，探进睡着的同窗的鼻孔里面去。那睡着的人呼吸有些不通暢了，一面却以打鼾的全力，吸进鼻烟去，醒了，跳了起来，瞪着眼睛，看来看去，象一个傻子，却不明白他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但接着又覚到了射在墙上的太阳的微光，躲在屋角里的同窗的笑声，穿窗而入的曙色，已經清醒的森林，数千鳥声的和鳴，在朝阳下发閃，在蘆葦間曲折流行的小河，那明晃晃的波中，有无数稀濕的兒童在嬉游，叫人去洗澡——这时他才覚得，他鼻子里原来藏着驃騎兵。我們的市鎮里的居民和官員的景况，开初就完全是这样的。誰都小羊似的呆站着，而且瞪着眼睛。死魂灵，知事的女兒和乞乞科夫；这一切都糾纏起来，在他們的脑袋里希奇古怪的起伏和旋轉；待到最先的迷惘收了場，他們这才来区别种种的事物，将这一个和那一个分开，要求着清賬，但到他們覚得关于这事件簡直不能明白的时候，他們就发恼了。"这算是什么比喻，哼，眞的，死魂灵是什么昏話呢？这故事和死魂灵，有什么邏輯关系呢？那么，人怎么会买死魂灵？那里会有这样的驢子来做这等事？他用什么呆錢来买死魂灵？他拿

这死魂灵究竟有什么用？况且：知事的女兒和这事件又有什么相干？如果他眞要誘拐她，为什么他就得要死魂灵？如果他要买死魂灵，又何必去誘拐知事的女兒？莫非他要把死魂灵来送知事的女兒嗎？市里流传着怎样的一种胡說白道呵！多么不象样：人还来不及回头看一看，这胡塗話就已經說給别人了……如果这事件还有一点什么意义呢！……但别一面也許有什么藏在那里面，否則也不会生出这种流言来。总該有什么緣故的。但死魂灵能是緣故的嗎？什么混帳緣故也不是。这实在就象'一个木雕的馬掌'，'一双煮軟的长靴'或是'一只玻璃的义足'一样！"总而言之，凡是說話，閑談，私語，以及全市里所講述的，都不外乎死魂灵和知事的女兒，乞乞科夫和死魂灵，知事的女兒和乞乞科夫，一切东西，全都动弹起来了。好象一陣旋风，吹过了沉睡至今的市鎮。所有的懶人和隐士，向来是終年穿着睡衣，伏在火爐背后，忽而归罪于靴匠，說把他的长靴做得太小了，忽而归罪于成衣匠或者他的喝醉的車夫的，却也都从他們的巢穴里爬了出来，連那些久已和他的朋友断絕关系，只还和两位地主熊皮氏先生和負爐氏先生相往来的人們（两个很出名的姓氏，是从"躺在熊皮上"和"背靠着爐后面"的話制成，在我們这里很爱說，恰如成語里的"去訪打鼾氏先生和黑甜氏先生"一样，那两人是无論側臥，仰臥，以及什么位置的臥法，都能死一般的熟睡，从鼻子里发出大鼾，小鼾，以及一切附屬的声音来的）；連那些請吃五百卢布的魚羹和三四尺长的鱘鰉魚、还有只能想

象的入口即化的饅头，也一向不能誘他离家的人們，也絖絖出現了；一言以蔽之，好象是这市鎮显得人口增多，幅員加广，到处是令人心滿意足的活泼的交际模样。居然泛起一位希梭以•巴孚努且維支先生和一位麦唐納•凱尔洛維支先生来了，这是先前毫沒有听到过的；忽然在客厅里現出一个一臂受过弹伤的长条子，一个眞的巨人来了，这大块头，是一向沒有看見过的。街上是只見些有蓋的馬車，大洪水以前的板車，嘎嘎的叫的箱車，轟轟的响的四輪車——乱七八遭。在别的时候和别的景况之下，这流言恐怕絕不会被注意，但N 市久已沒有了新聞。从最近的三个月以来，在都会里几乎等于沒有所謂談柄，而这在都市里，是誰都知道，那重要不下于按时輸送粮食的。忽然間，这市鎮的居民分为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見的，两个完全相反的党派了：男的和女的。男人們的意見胡塗之至；他們只着重于死魂灵。女党則专管知事女兒的誘拐。这一党里——为閨秀們的名誉起見，說在这里——用心，秩序和思虑，都好得差远。这分明是因为女人的定命，原在成为賢妻，到处总在給好秩序操心的。在她們那里，一切就立刻获得一种确凿而生动的外观，显豁而切实的形状，无不明明白白，透彻而且清楚，好象一幅完工的鉤勒分明的图画。現在这事情了然了，說是乞乞科夫原是早已爱上了那人的，說是她也到花园里在月下去相会，說是倘使沒有乞乞科夫的前妻夹在这中間（怎么知道他巳經結过婚的呢，誰也說不出），知事也早把他的女兒給乞乞科夫做老婆了，因为他有錢，象犹

太人一样，說是那女人的心里还怀着絕望的爱，便写了一封很动人的信給知事，又說是乞乞科夫遭了她父母的坚决的拒絕，便决計来誘拐了。在許多人家里，这故事却又說得有点不同：乞乞科夫并沒有老婆，但是一个精細切实的汉子，他要得那女兒，就先从母亲入手，和她有了一点秘密的事，这才說要娶她的女兒，母亲可是怕了起来，这是很容易犯罪，违背宗教的神圣的禁令的，便为后悔所苛責，一下子拒絕了，那时乞乞科夫才决了心，要把女兒誘拐。也还有一大批說明和修正，那流言传得愈广，一直侵入市边和小巷里，这些說明和修正也发生得愈多。在我們俄国，社会的下层，是也极喜欢上等人家的故事的，所以便是那样的小人家，也立刻来談这丑聞，虽然毫不知道乞乞科夫，却还是馬上造成新的流言和解释。这故事不断的加上兴味去，逐日具备些新鮮的和一定的形态，終于成为完全确切的事实，传到知事太太自己的耳朵里去了。知事太太是一家的母亲，是全市的第一个名媛，为了这故事，非常苦恼，况且她真的想也想不到，于是就大大的，也极正当的憤激了起来。可怜的金头发，是挨了一場十六七岁的女孩兒很难忍受的极不愉快的面諭。質問，指示，譴責，訓戒和威吓的洪流，向这可怜的娃兒直注下来，弄得她流泪，嗚咽，一句話也不懂；門丁是受了严厉的命令，无論怎样，也决不許再放进乞乞科夫来。

閨秀們彻底的干了一通这位知事太太，完成了她們的使命之后，便去拉男党，要他們站到自己这面来。她們說

明，死魂灵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手段，因为要避去嫌疑，容易誘拐閨女，所以特地造出来的。男人們里的許多便轉了向，加进閨秀們的党里去，虽然蒙了他們同志的指摘和非难，称之为罗袜英雄和娘兒衫子——这两个表号，誰都知道，对于男性是有着实在給他苦痛的意义的。

然而男人們縱使这么的武装起来，想頑强的来抵抗，他們这党里却总是缺少那些女党所特出的秩序和紀律。他們全都不中用，不切实，不合式，不調和，不正当；脑袋里滿是混杂和紛乱，思想上是纏夹和胡塗——一言以蔽之，就是把男人的倒楣的本性，粗鲁，拙笨，迟鈍的本性，既不会齐家，又沒有确信，不虔誠，又懶惰，被永是怀疑和顧忌恐怖所攪坏的本性，很确切的暴露出来了。据男人們說，誘拐一个知事的女兒，驃騎兵比文人还要擅长，乞乞科夫未必来做这种事，不要相信女人，她們統統是胡說白道的，女人就象一只有洞的袋子，装进什么去，也漏出什么来；那应該着眼的要点，是死魂灵，虽然只有鬼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也确有什么很不好，很討厌的东西藏在那里面的。为什么男人們会覚得藏着什么很不好，很討厌的东西的呢——我們不久就知道。这时恰恰放出一个新的总督到省里来了——这分明就是使官員們陷于不安和激昂情状的事件：于是永远要有各种查考和叱責了，于是头要洗得干净，摆得規矩了，于是上司照例办給他的下屬的一切的羹湯，大家就总得喝尽了。——"上帝呀！"官員們想，"只要他一知道市鎮上传播着这样的流言，他就不会当作笑話，可真的要

发怒的啊。"卫生监督忽然完全发了青，他把这解释的很可怕了，怕"死魂灵"这句話，也許暗示着近来生了时疫，却因为办理不得法，死在病院里和别地方的許多人，怕乞乞科夫到底是从总督衙門里派出来的一个官，先来这里暗暗的探訪一下的。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訴了审判厅长。审判厅长說不会有这等事，但自己也立刻发了青，因为起了这思想：然而，如果乞乞科夫所买的魂灵确是死的呢？他不但許可了买卖契約，还做了泼留希金的証人。万一传到总督的耳朵里去了呢，那可怎么办？他把自己的忧虑去通知别几个，别几个也都忽然发青了：这忧愁刹时散布开去，比黑死病传染得还快。誰都在自己身上找出了并未犯过的罪案。"死魂灵"这句話显着很广泛的意义，至于令人疑心到它也許指着新近埋掉两个人的那两件事了。那两件案子都了結的还不怎么久。第一件，是几个梭耳維旦各特的商人們鬧出来的，他們在市鎮的定期市集上，做过生意之后，就和几个从烏斯德希梭里斯克来的熟識的商人們来一桌小吃。俄国式的小吃，但用德国式的手段：曙水烧酒，檸檬香糖热酒，藥酒，以及别的种种。这小吃，自然照例以勇敢的混战收場。梭耳維旦各特的先生們，把烏斯德希梭里斯克的先生們痛打了一頓，虽然这一面在肋肋上也挨着很利害的几下，肚子上又受了伤，証明着陣亡的战士的拳头，有多么非常之大。胜利者中的一个，就象我們的拳斗家的照例的說法，张揚了起来，这就是說，鼻子給打扁了，只剩着一节指头的那么一点点。商人們都認了罪，并且声明，他們也太开了小

玩笑。不久，大家就都說，为了这命案，他們每人出了四张一百卢布的鈔票；此外就全都不了然。但据研訊的結果，烏斯德希棱里斯克的商人們却都是被煤气悶死的了。于是他們也就算是这样的落了葬。别一件，出的还不久，那是这样子的：虱傲村的官家农奴連絡了蟋罗夫村的，以及打手村的官家农奴，好象把一位宪兵，原是陪审官資格，叫作特罗巴希金的，从地上消灭了。这位宪兵，就是陪审官特罗巴希金，非常随便，时常跑到他們的村里去，那情形几乎有疫病一般的可怕。但那原因，大約是在他有一点心腸軟，对于村里的女人实在太热心。这案子也沒有十分明白，虽然农夫們簡直說，这宪兵要鬧的象一匹雄猫，他們逐了他不只一两回，有一回还只好精赤条条的从一家小屋子里赶出。为了他的心腸軟，宪兵是当然要受严罰的，但別一方面，如果虱傲村和打手村的农奴眞的和謀害有关，其专横却也不合道理，难以推諉。事情总是莫明其妙；人看見那宪兵倒在路上；他的制服或是他的长衫，象一堆破衣，相貌也几乎分辨不清了。案件弄到衙門里，終于移在刑事法庭，經私下的豫先商量之后，就发出这样意思来：人們聚集，即成惊人之数，故农奴中之何人，应負杀害宪兵之罪，殊不可知，况在特罗巴希金一方面，已系死人，縱使胜訴，亦屬无聊，但农奴們是还在活着的，所以从寬发落，当有大益，于是下了判决，陪审官特罗巴希金应自負其死亡之責，因为他对于虱傲村和打手村之农戶，加以法外之压逼，而且是在夜間乘橇归家之际，突然中风身故的。这案子好象已經

了結得很圓穩；但官員們却又忽而覺得，这所謂死魂灵者，又即和这事件有关。正値这时候，可又来了一些事，即使沒有这些事，官員們已經够在困苦的地位的了，然而知事又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通知，說据最近的密报，省中有人在造假鈔票，用的是各种不同的姓名。所以应該立即施行严厉的查緝。别一封是邻省知事的关于漏网的强盗的通知，謂在貴省的紳士群中，倘忽見有可疑之人，旣无旅行护照，又无别种正当之証明書，則应請即将此人逮捕。两封信惹起了全体的惶恐；所有先前的豫料和推測，忽然都毫无用处了。这里面，关于乞乞科夫模样的話，自然是一句也沒有的。但大家各自回想起来，却誰也不很明白乞乞科夫究竟是什么人，他自己也不过很含混，很游移的发表过他的身世，他单是說，他生平經历过大难，因为他想給眞理服役，所以只得惹起目前的猜疑。然而这些話还是太朦朧，太含混。而且他又說，他有許多要他性命的敌人，那就更得想一想了：莫非他正有生命的危险，莫非他正在被穷追，莫非他正要开手做什么……那么，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呢？当他制造假鈔票的人，或者竟是一个强盗，那自然是不能的——他有一副那么堂堂的相貌；但首先是：他实在是何等样人呢？到这时候，官員諸公这才起了开初就該发生的疑問，就是在这詩篇的第一章里，就該发生的疑問了。大家又决定到卖給他死魂灵的人們那里，去研究几件事，至少，是想知道那交易是怎样的情形，死魂灵究竟該作怎样的解释，以及乞乞科夫是否在偶然間，或者滑了口

走漏过一点他的計划和目的，或者对他們講过他是什么人。最先是到科罗皤契加那里去，但所得并不多：他用十五卢布买了死魂灵，也还要买鳥毛，哦，他还和她約定，竭力来买她另外的一切。他也把脂肪供給国家，所以他的确是騙子；因为先已有人买了她的鳥毛，而且把脂肪供給过国家。他什么利益都垄断，住持太太就給騙去足足一百卢布了。此外也探不出什么来；她說来說去，总只是这几句，于是官員們即刻明白，科罗皤契加簡直不过是一个癡呆的老虔婆。瑪尼罗夫声明，他敢担保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犹如担保自己一样。只要他能有保甫尔·伊凡諾維支那样出众的人格百分之一，他就极情願放弃全部財产；一說到他，他大抵就細起了眼睛，还吐露了一点关于友情的思想。这思想，自然是尽够証明他溫良的心术的；但对于这事件本身，他却并沒有說明白。梭巴开維支回答道：由他看来，乞乞科夫是一个体面的人，他，梭巴开維支，只卖給了他最好的农奴，无論从那一点看，都是壮健活泼的人物；然而他自然不能担保将来就不会出什么事。倘使他們吃不起移住的辛苦，在路上死掉了，那就不是他的罪；这全在上帝的手中，世界上时疫和别的死症多得很，已經有过全村死尽的事实了。官員諸公又用了别一种方法来救自己的急，这实在不能說是高明的，然而也常常使用。他們曲曲折折，使相識的奴僕，去打听乞乞科夫的跟丁，看他們是否知道自己主人的过往經历和生活关系中的一点什么节目。然而打听出来的也很少。从彼得尔希加，除了那一些住房的霉臭之

外，他們毫无所得，綏里方也不过短短的說明道："他先前是官，在稅关上办事的。"这就是一切。这一流人，是有一种希奇古怪的脾气的：如果直截的問他們什么事，他們就什么也說不出。他們不能在自己的脑袋里把这事連結起来，或者只是簡单的說，他們不知道。但倘若問他們别的事，可就什么都搬出来了，只要你願意，而且还講的很詳細，連你从来幷不想听的。官員們所做的一切的調査，只使他們明白了一件事：乞乞科夫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們实在不知道，但他一定总該是什么人。他們終于决定，关于这对象，要有一致的意見，至少是弄出一个切实的判断来，他們怎么办，他們取什么标准，他們該怎样調査，他是什么人，是政治的不可放过，应該逮捕监禁的人，还倒是一个能把他們自己当作政治的不可放过的脚色，加以逮捕监禁的人呢。为了这目的，大家就彼此約定，都到警察局长的家里去，讀者也早經熟識，那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家里去了。

第十章

大家都聚在讀者已經知道他是全市的父母和恩人的警察局长的家里。在这地方，官員們这才得了一个机会，彼此看出他們的面頰，为了不断的愁苦和兴奋，都这么的瘦损了下来。实在，新总督的任命，还有极重要的公文，末后是可怕的愁苦——这些一切，都在他們的脸上留着分明的痕迹，連大家的燕尾服也寬大起来了。誰都显得可怜和困頓。审判厅长，卫生监督，检事，看去都瘦削而且发青，連一个叫作什么綏蒙·伊凡諾維支的，誰也不知道他姓什么，示指上戴一个金戒指，特别爱給太太們看的人，也居然瘦损了一点。自然，其中也有几个大胆无敌的勇士，沒有恐怖，沒有缺点，不失其心的鎮定的，然而那数目少得很；唔，可以算数的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邮政局长。只有他总是平靜如常，毫无变化，当这样的时候也仍然說："明白你的，你总督大人，你还得換許多地方，我在我的邮局里，却就要三十年了。"对于这話，别的官員們往往这样的回报他道："你好运气，先生。""司波列辛·齐·德意支①，

① 見第八章。——譯者。

伊凡·安特来伊支。”“你的差使是送信——你只要把送到的信收下来，发出去；你至多也只能把你的邮局早关一点鐘，于是向一个迟到的商人，为了过时的收信，討一点东西，或者也許把一个不該寄送的小包，寄送了出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然是能唱高調的。但是你到我們的位置上来試試看，这地方是天天有妖魔变了人样子出現，不断的要你在手里玩点把戏的。你自己完全不想要，他却塞到你手里来。你的晦气并不怎么大；你只有一个小兒子。我这里呢，上帝却实在很保佑着我的波拉司科夫耶·菲陀罗夫娜，使她每年总送給我一个波拉司科式加或是彼得魯式加[①]。如果这样，你也就要唱别一种曲子了。”那些官員們这么說。至于不断的抗拒着妖魔，实际上是否办得到呢，这判断却不是作者的事了。在大家聚集起来的这我們的宗务会議上，分明有一种欠缺，就是民众的嘴里之所謂沒有毛病的常識。要而言之，对于代議的集会，我們好象是生得不大恆当的。凡有我們的会議，从乡下的农人团体直到一切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委員会，只要沒有一个指揮者站在上面，就乱得一榻胡塗。怎么会这样的呢，很不容易說；好象我們的国民，是只在午膳或者小酌的集会上，例如德国式的大客厅和俱乐部的集会上，这才很有才能的。无論什么时候，对于任何东西，都很高兴。仿佛一帆风顺似的，我們会忽然設起慈善会，救济会，以及上帝知道是什么的别

---

① 意即每年生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譯者。

样的会来。目的是好的，但此后却一定什么事也沒有。大約我們在开初，就是一早，已經覚得満足，相信这些事是全都做过的了。假如我們举一个要設立什么会，以慈善为目的，而且已經筹了許多款子的来做例子罢，为表揚我們的善举起見，我們就得摆設午醼，招待市里所有的闊人，至少化去現款的一半。那一半呢，是給委員們租一所装汽爐，带門房的闊宅子，于是全部款子，就只剩下五个半卢布来。而对于这一点款子的分配，会里的各委員也还不能一致，誰都要送給穷苦的伯母或嬸娘。但这一次聚集起来的会議，却完全是别一种：逼人的必要，召集了在場人的。所議的也和穷人或第三者不相干，商量的事情，都关于各位官員自己；这是一样的威吓各人的危局，所以如果大家同心协力，正也毫不足怪。然而話虽如此，这会議也还是得了一个昏庸之极的收場。意見的不同和爭論，是这样的会議上在所不免的，姑且不管它罢，但从各人的意見和議論中，却又表現了显著的优柔寡断：一个說，乞乞科夫是制造假鈔票的，但又立刻接下去道："然而也許并不是，"别一个又說，他許是总督府里的屬員，接着却又来改正，說道："不过，魔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的脸上是不写着他是什么的呀。"說他是化装的强盜，却誰也不以为然，大家都佩服他誠实鎮定的风姿，而在談吐上，也沒有会做这样的凶手的样子。許多工夫，总在深思熟虑的邮政局長，却忽然間——因为他发生了灵感，或是为了别样的原因——完全出人意外的叫起来了："你們知道嗎，我的先生們，他是

什么人呀？"他的这話，是用一种带着震动的声音說出来的，使所有在場的人們，也都异口同声的叫起来道："那么，什么人呢？"——"他不是别人，我的先生們，他，最可尊敬的先生，不会不是戈貝金[1]大尉！"大家立刻就問他："那么，这戈貝金又是什么人呢？"邮政局长却詫异的回答道："怎么，你們不知道，戈貝金大尉是什么人嗎？"

大家都告訴他說，他們一向沒有听到过一点关于这戈貝金大尉的事。

"这戈貝金大尉，"邮政局长說，于是开开鼻烟壶，但只开了一点点，因为他怕近旁的人，竟会伸下指头去，而那指头，他以为是未必干净的——他倒总是常常說："知道了的，知道了的，我的好人，您要把您的指头伸到那里去！鼻烟——这东西，可是要小心，要干净的呀，"——"这戈貝金大尉，"他重复說，于是嗅一点鼻烟，"唔——总之，如果我对你們講起他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对于一个作者，簡直就是一篇完整的詩。"

所有在場的人們都表示了希望，要知道这故事，或者如邮政局长所說的这对于一个作者非常有意思的"詩"，于是他开始了下面那样的講述：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2]之后，可敬的先生，"邮政局

① Kopeikin 即从戈貝克（Kopeika）化成，倘譯意，可云"銅子氏"。——譯者。

长說，虽然并不是只有一个先生，坐在房里的倒一共有六个，"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和别的伤兵一起，有一个大尉，名叫戈貝金的，也送到卫戍病院里来了。是一个粗心浮气的朋友，恶魔似的强横，凡世界上所有的事，他都做过，在过守卫本部，受过許多点鐘的禁錮。在克拉司努伊[③]附近，或是在利俾瑟[④]之战罢，那不关紧要，总之是他在战場上失去了一只臂膊和一条腿。您也知道，那时对于伤兵还沒有什么設备；那废兵的年金，您也想得到，說起来，是一直到后来这才制定的。戈貝金大尉一看，他应該做事，可是您瞧，他只有一条臂膊，就是左边的那一条。他就到他父亲的家里去，但那父亲給他的回答是：'我也还是不能养活你；我，'您想想就是，'我自己就得十分辛苦，这才能够維持。'于是我的戈貝金大尉决定，您明白，可敬的先生，于是戈貝金决定，上圣彼得堡去，到該管机关那里，看他們可能給他一点小小的补助，他呢，說起来，是所謂牺牲了他的一生，而且流过血的……他坐着一輛貨車或是公家的驛車，上首都去了，您瞧，可敬的先生，不消說，他吃尽辛苦，这才到了彼得堡。您自己想想看：現在是这人，就是戈貝金大尉，在彼得堡，就是在所謂世上无双的地方了！他的周围忽然光輝灿烂，所謂一片人生的广野，童話样的

---

② 指俄法之战。——譯者。

③ Krasnoje，俄国的市名。一八一二年，俄軍和法軍曾在这附近大战。——譯者。

④ Leipzig，德国的市名，一八一三年，俄德联軍曾在这附近和拿破仑軍大战。——譯者。

仙海拉宰台[1]的一种，您听明白了沒有？您自己想想就是，他面前忽然的躺着这么一条涅夫斯基大街，或者这么一条豌豆街，或者，媽的，这么一条列退那耶街，这里的空中聳着这么的一座塔，那里又挂着几道桥，您知道，一点架子和柱子也沒有，一句話，眞正的什米拉米斯[2]。实在的，可敬的先生！他先在街上走了一轉，为的是要租一間房子；然而对于他，什么都令人疑疑惑惑：所有这些窗幔，卷帘和所有鬼物事，您知道，就是地毯呀，眞正波斯的，可敬的先生……一句話，說起来，就是所謂用脚踏着錢。人走过街上，鼻子远远的就覚得，千元鈔票发着气味；您知道，我那戈貝金大尉的整个国立銀行里，却只有五张蓝鈔票和一两枚銀角子……那么，您很知道，这是买不成一块田地的，也就是說，倘使再加上四万去，却也許买得到；然而有四万，人就先去租法国的王位了。好，他終于住在一个客店'力伐耳市'里，每天一卢布，您知道，午餐两样，一碟菜湯加一片湯料肉……他看起来，他的錢是用不多久的。他就打听，他应該往那里去。'你能到那里去呢，'人們对他說。'长官都不在市里呀。您明白的，都在巴黎。軍队还沒有回来。但这里有一个叫作临时委員会的。您去試試看，'

---

① Sheherazade.《一千一夜》(或称《天方夜談》)里的市名。——譯者。(按：Sheherazade是《一千一夜》里的女主角(講故事的人)，此处意为"奇迹"。——編者。)

② Semiramis，見于童話中的古代阿希利亚的首都。——譯者。(按：Semiramis是传說中的阿希利亚的王后，巴比倫城的建造者。——編者。)

人們对他說，‘在那里您也許会得点什么結果的罢。’——‘那么，好，我就到委員会去，’戈貝金說。‘我要去告訴他們了。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我呢，說起来，是流了我的血，而且牺牲了我的一生的。’于是他，有一天的早晨，起来的早一点，用左手理一理鬍子，于是，您瞧，他到理发店里去了，这是因为要显得新开张的意思，穿好他的制服，用木脚一拐一拐的走到委員会的上司那里去。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他問，上司住在那里呢。人們告訴他說，海边上的那房子，就是他的。眞是一所茅棚，您懂嗎！玻璃窗，大鏡子，大理石，磁漆，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可敬的先生！一句話，令人头昏眼花。金屬的門上的把手，是精致的好东西，好到人得先跑到店里去买两戈貝克肥皂，于是，就这么說罢，来洗一两点鐘手，这才敢于去捏它。甬道前面呢，您瞧，站着一个手里拿着大刀的門丁，一副伯爵相，麻布領子，干干淨淨的象一匹养得很好的布尔狗……我这戈貝金总算拖着他的木脚走进前厅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只因为恐怕那臂膊在亚美利加或是印度上，在鍍金的磁瓶上，您很知道的，碰一下。您瞧，他自然应該等候許多工夫，因为他到这里的时候，那上司呢，說起来，还刚刚起床，当差的正給他搬进什么一个銀的盆子去，您很知道，是洗脸用的。我的戈貝金一直等了四个鐘头之久；当直的官員总算出来了，說道：‘长官就来！’这时屋子里早已充滿了肩章和肩綬。一句話，人們拥挤得好象盘子里的豆子一样。到底，可敬的先生，长官进来了。哪，您自然自己想得到的：是长官自

已呵。唔，自然，他的相貌就正和他的品級和官銜相称，这样的一副样子，您懂了沒有？全是京派的謙虛。他先問这个，然后再問那个：‘您到这里貴干呀？’——‘那么，您呢？’——‘您有什么見教呢？’——‘您光降是为了什么事情呢？’临末也輪到了我的戈貝金：‘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說，‘我流了我的血，一条腿和一只臂膊失掉了，說起来，我已經不能做事，請允許我問一声，我可不可以得一点小小的补助，什么一种安排，算是敎养之用的小奖金或者恩餉呢，您是很知道的。’长官看見这人装着义足，右边的袖子也空空的挂着。‘就是了，’他說，‘請您过几天再来听信罢！’我的戈貝金眞是高兴非凡。‘哪，’他想，‘事情成功了。’他很得意，您想想就知道的；簡直在鋪上直跳。他到巴勒庚酒店去，喝燒酒，在‘倫敦’① 吃中飯，叫了一碟炸排骨加胡椒花苞，再是一碟嫩鷄带各样的作料，还有一瓶葡萄酒——一句話，这是一場闊綽的筵宴，說起来。他在鋪道上忽然看見来了一个英国女人。您知道，长长的，象天鵝一样。我的戈貝金，狂喜到血都发沸了，就下死劲的要用他的木脚跟着她跑，下死劲，下死劲，下死劲；‘唔，不行！’他想，‘且莫忙嫖的什么娘兒們；慢慢的来，等我有了恩餉。我实在太荒唐了。’就在这一天，請注意呀，他几乎化掉了他的錢的一半。三四天之后，您瞧，他就又到委員会里去見长官：‘我来了，’他說：‘为的是等信，如此如此，这般

① 那时在彼得堡的第一流的大飯店。——譯者。

这般，旧病和負伤的結果……說起来，我是流了我的血，您知道的。'說的都是官場話，那自然！'是呀，是呀，'那长官說，'但我先得通知您，您的事情，沒有上司的决定，我可是沒法办理的。您自己看就是，是怎么一个时候。战事是差不多，說起来，还沒有完結。請您再熬一会兒，等到大臣們回来罢。您可以相信，不会忘記您的。如果您沒法过活，就請您拿了这个去……这是已經尽了我所有的力量的……'哪，您知道，他給的自然并不多，不过用得省一点，也还可以将就到决定的日子。然而我的戈貝金不願意这样子。他想，他是到明天就会有一两千的：'这是你的，我的亲爱的，喝一下高兴高兴罢！'他现在却只好等候，而且等到不知什么时候为止了。他的脑袋里，您知道，是接二連三的出現着英国女人，肉湯和炸排骨。他就象一匹猫头鹰或者一只茸毛狗，給厨子泼了一身水，从长官那里跑出来——夹着尾巴，挂下了耳朵。在彼得堡的生活，他有些厌倦了，他也已經这样那样的尝了一下。現在是：瞧着罢，你以后怎么办，一切好东西都沒有路道，您瞧。况且他还是一个活泼的年青人，胃口好，說起来，眞象狼肚子。他怎么不常常走过什么一个飯店前面，現在您自己想想看，厨子是外国人，一个法兰西人，您知道，那么一副坦白的脸，总是只穿着很精致的荷兰小衫，还有一块围身，說起来，雪似的白。这家伙現在站在他的灶跟前，在給你們做什么Finserb或是炸排骨加香菌，一句話，是很好的大菜，使我們的大尉饞的恨不得自己去吃一通。或者他走过米留

丁的店門口：笑嘻嘻的迎着他的是一条熏鮭魚，或者一簍子樱桃——每件五卢布，或者一大堆西瓜，簡直是一輛公共汽車，您知道，都在窗子里，向外面找寻着衣袋里有些多余的百来块錢的呆子；您想想罢，一句話，步步都是誘惑，眞教人所謂嘴里流涎，然而对于他呢：請等一等。現在請您設身处地的来想一想：一面呢，您瞧，熏魚和西瓜，別一面呢，是这么的一种苦小菜，那名目就叫作：'明天再来'。'哼，什么，'他想，'不管他們要怎么样，我到委員会去，和所有的长官鬧一場罢，我告訴他們：不行，多謝，这是不成的！'眞的，他是强横的，不要面子的人——他一出擱楼，胆子就越大——于是他到委員会去了：'唔，你要怎样呢？'人問他，'您还要什么呢，您可是已經得了回信的了。'——'我告訴您，'他說，'我可是不能这么苦熬苦省。我得有我的炸排骨和一瓶法国的紅酒吃中飯，还去看一回戏，高兴一下子，您知道，'他說。——'那可不成，这是只好請您原諒我們的了，'这时长官就說……'要这样子，您是应該忍耐的。您已經得了一点，可以敷衍到得到上头的决定，而且您也可以相信，您总会获得报酬，因为在我們这里，在俄国，如果有一个人，給他的祖国，說起来，是所謂尽了义务，对这样的人，置之不理，是还未有过先例的。但是，如果您现在就要随意的吃炸排骨，上戏园，您知道，那可只好請您原諒。只好請您自己去想法。只好請您自己办。'然而，您只要自己想一想就是，我的戈貝金屹然不动。这些話，象豌豆从墙上一样，都从他那里滚下去了。他大

吗一声，給全体起了一个大乱子。他給所有的科长和秘書一陣眞正的弹雨……‘好，你們这么說，那么說就是，’他說，‘好，你們可眞不知道你們的义务和責任的，你們这些违法者！’一句話，他責駡他們了一通。别的衙門里的一个将軍，也几乎遭殃。連这人也拉上了，您懂了沒有？总之，他闹的乱七八遭。这么一个捣乱家伙，怎么办才好呢？长官看起来，除了用所謂严厉的办法来下場，也再沒有别的路。‘好罢，’他說，‘如果您对于給您的东西还不滿足，又不願意在京里靜候您的事情的决定，那么，我把您送回原籍去就是。叫野战猎兵来，送他回家去罢！’然而那野战猎兵，您很知道，却已經站着，等在門外面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家伙，您知道，簡直好象天造他来跑腿的一样。一句話，是一个很好的拔牙鉗。于是我們这上帝的忠僕就被装在馬車里，由野战猎兵带走了。‘唔，’戈貝金想，‘我至少也省了盘纏錢。这一点，我倒要謝謝大人老爷們的。’他这么的走着，可敬的先生，和那野战猎兵，当他这样的坐在野战猎兵的旁边的时候，說起来，他在所謂对自己說：‘好，’他說，‘你告訴我，我只好自己办，自己想法子！好，可以，’他說，‘我就来想法子罢！’他怎样的被送到他一定的地方，就是他到底弄到那里去了呢，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关于戈貝金大尉的消息，就沉在忘却的河流里面了，您知道，詩人之所謂莱多河[1]。但这地方，您瞧，我的先生們，在这地方，可以

① Letha，希腊神話中的河名，由人間通到地府。——譯者。

說，却打着我們的奇聞的結子的。戈貝金究竟那里去了呢，誰也不知道；然而您自己想想罢，不到两个月，路山的林子里就現出一群强盗来，而这群强盗的头領，您瞧，却并非别的……"

"可是对不起，伊凡·安特来也維支，"警察局长忽然打断他的話，"你自己說过，戈貝金大尉是失了一条腿和一只臂膊的；但乞乞科夫……"

于是邮政局长失声大叫起来，下死劲的在前額上捶了一下，还在一切听众之前，自称为笨牛。他全不明白为什么当这故事的开始，竟沒有立刻想到这事情，而且承認了俗諺之所謂"俄罗斯人事后才聪明"，也实在是真話。但他又馬上在搜索遁辞，想要洗刷了，他于是說，那些英国人，看报章就可以知道，机器是很完全的，有一个竟还发明了装着这么一种机关的木脚，只要在秘密的发条上一碰，那脚便会把人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再也寻不着了。

然而，大家虽然不相信乞乞科夫就是戈貝金大尉，也发見了邮政局长已經离題太远。但他們那一面却也不肯示弱，被邮政局长的玄妙的推測所刺戟，越迷越远了。在他們一流的許多优秀的臆想中，有一种尤其值得注意；这想的很奇特；以为乞乞科夫恐怕就是拿破仑化了装藏在他們的市里的；英国人久已嫉妒着俄国的力量和广大，早經常常表現于漫画上，画的是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英国人談話；英国人站着，用麻繩牵着一只狗，这只狗可就是拿破仑的意思："小心些，"那英国人說，"如果給我一点什么不合意，我就叫这狗

来咬你。"誰知道呢，現在他們也許已經把这狗从圣海倫那[1]放出，装作乞乞科夫模样，到俄国各处来徘徊了，他其实却决不是乞乞科夫。

对于这臆測，官員們自然并不信仰，但他們想来想去，各人都靜靜的研究着这事情，却覚得乞乞科夫的側脸，显然和拿破仑的似乎有些相象。警察局長曾經参加一八一二年的战事，見过拿破仑本人，也承認他的确并不比乞乞科夫高大，脸盘也不見得更瘦，可是別一面又并不見得更肥。許多讀者，也許以为这一切是非常不确的——哦，作者也极願意跟着說，这故事非常不确；但沒奈何的是确曾鬧过我們在这里所說的事情，而这市鎮并非荒僻之处，乃是邻近两大首都的地方，却也尤为奇特。这事即起于对法国人的光荣的战胜之后，是大家还应該記得的。当这时候，所有我們的地主，官僚，商人，掌柜，以及一切有教育的和无教育的人物，在最初的八年間，是都成了俗化的政治家的了。《莫斯科新报》和《祖国之子》被抢夺着看，至于到得末一个讀者的手里，已經变成一团糟，不大看得出。沒有这些問題了：您买这批燕麦是什么价錢呀，先生？——昨天的下雪，您以为怎样呢？——只听到問的是：哪，报上怎么說？——拿破仑沒有跑掉嗎？——而商人們尤其害怕，因为他們很相信一个三年前就下了监獄的前知者的豫言。这新的豫言者，忽然之間——沒有人知道他是从那里来的——脚登草

① St. Helena，拿破仑敗后謫居的地方。——譯者。

鞋，身披非常腥臭的光皮，在市上出現了，并且宣告說，拿破仑是反基督，現在系着石头的索子，困在七重墙和七个海后面，但他馬上就要粉碎他的索子，來征服全世界了。这豫言者就为了他的豫言下了監獄，也为了法律。但却完成了他的传道，商人們因此很失掉一点理性。許久之后，即使有着賺錢的交易的时候，商人們也还跑到客店里去，在那里聚起来喝茶，談着反基督。許多商人們和高尙的貴族，也不自禁的想着这件事，而且在那时支配了一切人心的神秘情調的潮流之下，相信从构成拿破仑这字的每个字母上，会发見一种特別的，大有道理的意义；有許多人竟还想从这里看出《默示录》的数目字来了。[①] 所以即使官員們研究着这一点，实在也毫不足怪的。然而，他們也就立刻省悟过来，覺得他們的幻想太发达了，事情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們这么想，那么想，討論来，討論去，終于决定了去問一問罗士特来夫，倒也許并不坏。他是发表了死魂灵的故事的第一个人，而且据人們說，和乞乞科夫有很密切的关系，应該知道一点他的生活情形的；于是大家决定，先去听一听罗士特来夫怎么說。

这些官大人，眞是古怪非常的人物，他們七顚八倒了：他們很知道罗士特来夫是一个撒謊家，說一句話，做一点

① 据約翰《默示录》說，世界末日，基督便将再临，而这之前，则必有反基督出現。这反基督，《默示录》称之为六六六，即"野兽的数目"。一八一二年拿破仑进攻俄国时，俄国人便把"拿破仑"这字改写为含有数量意义的斯拉夫字，再拉到六六六去，說他就是反基督。——譯者。

事，都相信不得，但他們却到他那里去找自己的活路了！这里就知道人是怎样的！他不相信上帝，却相信把他的鼻子一抓，他就一定会死掉；对于由內心的調和和崇高的智慧所貫注，朗如日光的詩人的創作，他毫不放在心中，却很喜欢一个无耻之徒的产物，向他胡說一些乱七八遭，破坏自然的物事。这时他就张开嘴巴，高声大叫道："瞧罢！这是純粹的心声呀！"他一向輕蔑医生，后来却会跑到一个用祝贊和唾沫給人治病的老婆子那里去，或者簡直自己用什么东西煎起湯藥来，因为他忽然起了胡塗思想，以为这是可以治他毛病的了。官大人和他那困难的处境，大家自然是能够原諒的。人常常說，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会抓一条草梗，他已經来不及想，一条草梗至多也不过能站一匹苍蝇，却禁不起重有四五普特的他；然而如人所常說的那样，当这时候，他簡直想不到这一点，就去抓那草梗了。我們的大人們，也就是这样子，終于向罗士特来夫身上去找活路。警察局长立刻写了一封信，請他到自己家里来吃夜飯，一个高长統靴，通紅面庞的警官就忽忽的登程，用手捏住了他的指揮刀，跑到罗士特来夫那里去送信。罗士特来夫正在办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他已經四天不出屋子了，不見人，連中飯也从窗口递进去——一句話，他瘦得很，脸上也几乎发了青。这事情必須极大的注意和小心：是从六十副花样相同的紙牌里，选出一副紙牌来。但那花样必須极其分明，要象好朋友似的可以憑信。这样的工作，至少要化两礼拜工作。在这期間，坡尔菲里就得用一种特別

的刷子給小猛狗刷肚臍，还用肥皂一天洗三次。他的独居受了攪扰，罗士特来夫很气恼，他先罵警官一声鬼，但到明白了警察局长当晚有一个小集会，席上还有什么一个新脚色的时候，他却立刻軟下来了；他赶紧鎖了門，很忽忙的穿好衣服，就到警察局长家里去。罗士特来夫的陈述，証明和推測，却和官大人的恰恰相反，把他們那些极其大胆的猜想，完全推翻了。他实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簡直沒有含胡，也沒有疑問；他們的推測愈游移，愈愼重，他的就愈坚固，愈确实。他毫不吞吞吐吐，立刻来回答一切的問題。他說，乞乞科夫买了一两千卢布的死魂灵，而他，罗士特来夫自己，也卖給他的，因为他毫不見有不該出卖的道理。对于他是否是一个偵探，到此嗅来嗅去的問題，罗士特来夫答道：他自然是一个偵探；大家同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就得了奸細的諢名，所有同学，自己也在內，还因此痛打了他一頓，至于后来单在太阳穴上，就得摆上二百四十条水蛭去①——他原想只說四十条的，但二百条却自己滑出来了。——对于他是否制造假鈔票的問題，罗士特来夫答道，他自然制造。趁这机会，罗士特来夫还講了一个乞乞科夫的出人意外的干練和敏捷的故事：他的家里藏着二万假鈔票，給人知道了。于是封閉了屋子，路上站一个哨兵，門口站两个兵士；但乞乞科夫却在夜里把所有鈔票掉換了一下，到第二天启封的时候，都是真的鈔票了。

---

① 这是放在打扑伤上，使它吸血，借以去瘀消肿的。——譯者。

关于这問題：乞乞科夫是否眞有誘拐知事的女兒的目的，而他，罗士特来夫，是否也眞在帮他的忙呢，那回答是：他的确在帮他，如果他不在內，事情是要全盘失敗的。这时他却有些吞吞吐吐；他明知道这謊不得，而且很容易因此惹出麻烦来，但也禁不住自己的嘴。况且这也不是小事情，因为他的幻想，逼出了很有趣的詳細事，想要完全消掉，实在也是一件难事了：他还說出拟去結婚的教堂所在的村子来；那就是德卢赫瑪由夫加村，牧师名叫齐陀尔长老，結婚費是二十五卢布，如果乞乞科夫不加以恐吓，說要告发他給面粉商人米哈罗和一个亲戚結了婚，教士是不肯答应的；而他，罗士特来夫，还借給他們自己的馬車，准备着每一站就換馬。他已經講进很細微的节目去了，竟至于說出馬夫的名字来。这时有人提起了拿破仑，然而只落得自己沒趣，因为罗士特来夫所說的全是胡說白道，不但和眞实全不相象，而且連联接也联接不起来的，于是使官員們到底只好站起身，叹着气走散；独有警察局长还注意的听了他許多工夫，想得到一点什么，然而他也終于装一个沒有希望的姿势，只說道："呸，見鬼！"所有在場的人全都明白，再来費力，实在也只等于試在公牛身上挤奶了。我們的官員的景况，于是比先前就更坏，决定了毫不能查出乞乞科夫是什么人。这里又分明的显出了人是怎样的物事：他处置别的人們的事情，是聪明，淸楚，智慧的，但对于他自己却不行。只在你們陷于困难的境地时，他才有很切实，很周到的忠告！"多么精明的脚色呀！"大家叫喊道，

"多么不屈的性格呀！"但只要使什么不幸来找一下这"精明的脚色"，使他自己进一回困难的境地里——他的性格就立刻不会动！这不屈的人物毫无希望的站着，他变了可怜的乏人，柔弱的，啼哭的孩子，或者如罗士特来夫所爱說的說法，簡直变成一个豚头东西了。

所有这些講說，风聞和推測，不知为什么緣故，竟給了可怜的检事一个很大的印象。这印象很有力，至于使他回到家里，就沉思起来，而且就此沉思下去，在一个好天气的日子，竟忽然間，也說不出为什么，躺倒，死掉了。得了中风，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呢，总之，他从椅子上跌下来，就长长的躺在地板上。一有这样的事，大家便照例的吓得失声，两手一拍，叫喊道："阿呀上帝，阿呀上帝！"去邀医生来，給他放血，而終于决定了检事已經不过是一个沒有魂灵的死尸。这时候，大家这才来怜惜死者实在有过一个魂灵，虽然因为他的謙虛，沒有使人覺得。然而死的出現，在这里的可怕，是虽在一个渺小的人物，也正如伟大的闊人的：他，不久以前还是活着，动作，玩牌，竭力在种种文件上签字，常常和他那浓眉毛和鬼䀹眼在官員們里逗留；他現在躺在台子上，左眼也不再䀹了，惟独一只眉毛吊起了一点，使臉上显出一种奇特的，疑問的表情。浮在他嘴唇上面的，究竟是怎么一个問題呢？莫非他要知道他为什么而生，或者为什么而死——这只有上帝知道罢了。

"然而这可是不会有的，这是簡直不近情理的！这怎么能呢，官員們竟会这么恐怖，这么胡塗，离眞实到这么

远，就是小孩子，也知道应該怎么办的呀！”許多讀者会这样說，并且責备作者，說他做了荒唐无稽之談，或者称那可怜的官員們为傻子，因为人是很爱用“傻子“这个字，每天总有二十来次，把这尊号抛在邻近的人們的头上的。人即使有十件聪明的性質，只要其中有一件胡塗，便要被称为傻子。讀者坐在幽靜的角落里，从自己的高处，俯視着广远的下方，就很容易断定人只知道近在鼻子跟前的物事。在世界史的編年录里，就有許多世紀，是簡直可以抹杀，并且定为多余的。世界上的錯誤也眞多，而且竟是現在連小孩子也許就知道免掉的錯誤。和天府的华貴相通的大道，分明就在目前，但人类的向往永久的眞理的努力，却选了多么奇特的，蜿蜒的曲径，多么狹窄的，不毛的，难走的岔路啊。大道比一切路径更广闊，更堂皇，白昼为日光所照临，夜間有火焰的晃耀；常有天降聪明，指示着正路，而人类却从旁岔出，迷入阴惨的黑暗里面去。但他們这时也吓得倒退了，他們从新更加和正路离开，当作光明，而跑进幽險荒凉的处所，眼前又籠罩了别一种昏暗的浓霧，并且跟着騙人的磷火，直到奔向深渊中，于是吃惊的問道：“桥梁在那里，出路在那里呢？”这些一切，使我們分明的知道了古往今来的人性。詫异那錯誤，嗤笑古人的胡塗，却沒有看出这編年录乃是上天的火焰文字所書写，每个字每都宣示着眞理，說所有書頁上的警告的指头，就指着自己，指着我們現存的人性；然而現在的人性却在嗤笑着，驕傲着，他自己又在开始造出一批給后人一样的傲

然微笑的錯誤来。

所有事情，乞乞科夫都不知道；仿佛故意似的，他这时恰巧受了一点寒，引起了腮帮子肿和輕微的喉痛，这样的毛病，許多我們的省会的气候，在居民之間是很适于蔓延的。要靠上帝保佑，他的生活并不就完，还有工夫慭他的子孙，他就决計躲在家里三四日。在这时候，他用牛乳漱口，里面浸一个无花果，漱过就喝掉，又把一个装着加密列草和樟脑的小袋子，貼在面頰上。因为散悶，他造起一个新买的农奴的詳細的表册，还看看从箱子里找出来的一本講拉瓦梨尔公爵夫人的什么書，又把提箱里的小紙片，小物事，都檢查了一番，有許多还再讀了一遍，一直到連这些也覺得无聊之至。沒有一个这市的官員来問候他的健康，他簡直不明白是什么道理，略略先前，是总有一輛車子停在他的門外的——忽而检事的，忽而邮政局长的，忽而审判厅长的。他不断的聳着肩膀，一面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終于覚得好一点了，一到更加恢复，能去呼吸新鮮空气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他毫不迁延的就化装，打开箱子，玻璃杯里倒上一点溫水，取了肥皂和刷子去刮臉，日子眞也隔得长久了，因为手一摸着他的下巴，向鏡子一照，他就叫起来道："这簡直是树林子呀！"而且实在的：即使并非树林子，也不失为种子在下巴和面頰上密密的抽了芽。他刮过臉，赶紧穿衣服，眞的，他几乎是从褲子里跳出来的。到底穿好了；洒一点可倫香水，溫暖的裹好了外套，走到街上去，还先用一条围巾小心的包住了面頰。他最初的出

行——正如所有恢复了的病人一样——真有些象喜庆事。凡有他所看見的一切，都仿佛在向他欣然微笑，連街上的房屋和农奴，但他們的态度，其实是显得很严紧的，其中的許多人，还已經打过他的兄弟一个耳刮子。他最初的訪問，总該是知事。他在路上，起了各式各样的想头：忽而想到年青的金头发了，真的，他的空想实在有一点过度，他还自己笑起自己，自己戏弄起自己来了。他以这样的心情，忽然在知事的門前出現。他已經跨进了門口，刚要脫下外套来，門丁却突然走了过来，用这样的話吓了他一跳："我受过命令，不放您进去！"

"怎的？你說什么？你不認得我嗎？看清楚些！"乞乞科夫詫异着說。

"我是認得您的！我看見您也不只一两回了，"那門丁道。"只有您一个我不能放进去；别人都行，只有您不！"

"唔，怎么？为什么只有我不，为什么不？"

"是命令这么說；他总有他的緣故的，"門丁道，还添上一声"嗐"，就摆出放肆模样，把他拦住，不再有先前巴結的給他脫外套时候那样殷勤的微笑了。他好象自己在想着："哼！如果大人先生們不准你进門，那么你一定是个下等人！"

"奇怪！"乞乞科夫想，立刻去訪审判厅长去；但厅长一見他的面，就非常狼狈，至于吃吃的講不出两句話，大家說了些无謂的攀談，弄得彼此都很窘。乞乞科夫走掉了，他在路上竭力的思索，要猜出厅长是什么的意見，他的話

里含着怎样的意义来，但是什么也沒有做到。他于是再去訪别人：訪警察局长，訪副知事，訪邮政局长，然而并不招待他，或者給他一种非常奇特的招待，說些莫名其妙的話，令人很发煩，要以为他們实在有点不清醒。他又訪了一个人，还找着几个熟識者，想知道这变化的緣故，却仍然不得手。他仿佛半睡似的在街上徘徊，决不定是他自己发懵呢还是官員們失了神，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梦呢还是比梦更无味的，荒謬胡塗的眞实。迟到晚上，已經黑下来了，他这才回到他高高兴兴的出了門的自己的旅館去，叫人备茶，来排遣煩悶和无聊。他沉思的推察着他这奇怪的景况，斟出一杯茶来的时候，突然間，房門开处，走进他万料不到的罗士特来夫来了。

"俗諺里說过的，为朋友不怕路远，"那人大声說，除下了帽子。"我刚刚走过这里，看見你的窗子里还亮。'他大約还沒有睡觉，'我想，'我得跑上去瞧一瞧。'阿唷！这可是好极了，你有茶，我很願意喝一杯：今天吃了各式各样的东西，我的肚子里在造反了！給我装一筒烟罢。你的烟筒在那里？"

"我可是不吸烟的，"乞乞科夫不大理会的說。

"胡說，你是一个大罐头的吸烟家，还当我不知道。喂！你的用人叫什么呀？喂，瓦赫拉米，听哪！"

"他不叫瓦赫拉米，他叫彼得尔希加。"

"怎么？你先前不有一个瓦赫拉米嗎？"

"我这里可并沒有！"乞乞科夫說。

"不錯，眞的。那是台累平的，他有一个瓦赫拉米。你想，台累平有多么好运道：他的嬸娘和自己的兒子吵架，因为他和婢女結了婚，她就把全部財产都送給台累平了。这才有意思哩，如果我們这边有这样的一位嬸娘，你知道，那才是好出息，对不对？告訴我，朋友，为什么你忽然这么的躱了起来，大家簡直不再看見你了！我知道，你是在研究学术上的物事的，書也看的很多。（罗士特来夫从那里决定，我們的主角是在研究学术上的物事，而且書也看的很多的呢，我們只好声明我們的抱歉，可惜不能泄漏，然而乞乞科夫却更不能。）听哪，乞乞科夫！如果你单是看見……也就該有益于你那諷刺的精神了——（为什么乞乞科夫会有一种諷刺的精神呢——可惜也簡直不明白。）你想想看，好朋友，新近在商人列哈且夫那里，我們去打牌，呵，可是笑得可以。貝来本含夫，就是和我同在那里的，总是說：'如果乞乞科夫在这里，他就用得着这些了！'（乞乞科夫却一向沒有和貝来本含夫見过面。）哦，招認罷，乖乖，那一回你可实在玩的沒出息，你还記得嗎，我們下棋的时候？我确是贏了的……然而你簡直誆騙我！但是，媽的，我是不会惱的怎么久的。新近在厅长那里……哦，不錯，我还得告訴你：市里是誰都和你决裂了！他們相信，你造假鈔票……大家忽然都找着我——哪，我自然遮住你，好象一座山——我对他們說：我們是同学，我認識你的父亲；总而言之，我狠狠的騙了他們一下子！"

"我造假鈔票？"乞乞科夫叫喊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但是你为什么也使他們这样的吃惊的?”罗士特来夫接着說。“他們实在是吓得半疯了：他們当你是偵探和强盗。——檢事就因为受惊，死掉了……明天下葬。你預备去送嗎？老实說，他們是怕新总督，还怕因为你再鬧出什么故事来；关于总督，我自然是这样的意見，如果他太驕傲，太摆架子，和貴族們是弄不好的。貴族們要亲热，对不对？自然也可以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一个跳舞会也不开，然而这有什么用？更沒有好处。但是，听哪，乞乞科夫，你可是真的在干危险事情呀！”

“怎样的危险事情？”乞乞科夫不安的回問道。

“哪，誘拐知事的女兒。老实說，我是料到了的，天在头上，我是料到了的！我在跳舞会上一看見你：‘哪！’我就心里想，‘乞乞科夫在这里还有緣故哩……’但是你沒有眼睛；我从她那里簡直找不出一点好处来。另外有，毕苦梭夫的亲戚，他的姊妹的女兒，那可是一个美人兒！这才可以說：就是一个出色！”

“你在說什么废話？誰要拐知事的女兒？你什么意思？”乞乞科夫不懂似的凝視着他，說。

“不要玩花样了，好朋友：好一个秘密大家！我明白的說出来罢，我就是为了这事，跑到你这里来的，要給你出一点力。我可以帮你結婚，并且把我的車子和馬匹借給你去誘拐，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得借我三千卢布。我正在一个沒法的景况中，就是要用。”

在罗士特来夫的这些胡說白道之間，乞乞科夫擦了好

几回眼睛，查考他是否在做梦。假鈔票，知事的女兒的誘拐，原因該起于他的检事的死亡，新总督的到任，这些一切，都使他吃惊不小。“唉，糟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想，“我可迁延不得了，我应該赶紧走。”

他設法把罗士特来夫从速支使出去，立刻叫了綏里方来，命令他一到天亮就得准备妥当，因为明早六点鐘就要从这市上出发。他又嘱咐他检查一遍，車子上是否添好了油，等等，等等。綏里方单是說：“知道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却在門口站了一会，动也不动。主人又命令彼得尔希加立刻从臥床底下，拖出那积滿了灰尘的箱子来，和那小子动手收拾他所有的物件；这幷不費事，他只是什么都随手抛进箱子里面去：袜子，小衫，干淨的和龌龊的衬衣，靴楦，一个日历之类。这些都收拾的很忽忙，因为他要在这一夜里全都整好，以免明天早上白費了时光。綏里方还在門口站了一兩分鐘，于是走掉了。以总算还在意料之中的謹愼和緩慢，把他那湿的长靴的印子留在踏坏了的梯級上，走下楼梯去。他在那里又站了不少的功夫，搔着后脑壳。这举动，是什么意思？它所表示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在懊恼和那里的一个也是身穿破皮袍，腰系破皮带的伙伴，明天同到什么御酒館里去的約定，因此不成功；还是在这新地方已經发生了交情，舍不得一到黄昏，紅小衫的青年們在宫女面前弹起巴罗拉加来，人們卸下白天的重担和疲劳，低声談天时候的門前的佇立，和殷勤的握手——还是不过因为要离开那穿了皮袍，坐在那里的厨房里的爐边的暖热

之处，京里才有的白菜湯和軟饅头的同人，从新在雨雪之下，去受旅行的顛連和辛苦，所以覺得苦痛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誰願意猜，猜就是。俄国的人民一搔后腦壳，是表示着很多意思的。

第十一章

出現的却完全是乞乞科夫意料以外的事。首先是他醒得比想定的太晚了——这是第一件不高兴——他一起来，就叫人下去問車子整好了沒有，馬匹駕好了沒有，一切旅行的事情，是否都已經准备停当，但恼人的是他竟明白了馬匹并沒有駕好，而且毫无一点什么旅行的准备——这是第二件不高兴。他气憤起来了，要給我們的朋友綏里方着着实实的当面吃一拳，就焦灼的等着，不管他来說怎样的謝罪的話。綏里方也立刻在門口出現了，这时他的主人，就得受用凡有急于旅行的人，总得由他的僕役听一回的一番話。

“不过馬匹的馬掌先得釘一下呀，保甫尔·伊凡諾維支！”

“唉唉，你这賤胎！你这昏蛋，你！为什么你不早对我說的？你沒有工夫嗎？”

“唔，对，工夫自然是有的……不过輪子也不行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总得換一个新箍，路上是有这么多的高低，窟窿，不平得很……哦，还有，我又忘記了一点事：車台断了，摇摇摆摆的，怕挨不到两站路。”

“这恶棍！”乞乞科夫叫了起来，两手一拍，奔向綏里方去，使他恐怕要遭主人的打，吓得倒退了几步。

“你要我的命嗎？你要謀害我嗎？是不是？你要象拦路强盗似的，在路上杀死我嗎？你这猪猡，你这海怪！三个礼拜，我們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只要他来說一声，这不中用的家伙；他却什么都挨到这最末的时光！現在，已經要上車，动身了，他竟对人来玩这一下！什么……？你早就知道的罢？还是沒有知道？怎么样？說出来？唔？”

“自然！”綏里方回答說，低了头。

“那么，你为什么不說的？为什么？”对于这問題，沒有回答。綏里方还是低了头，站在那里，好象在对自己說：“你看见这事情闹成怎样了嗎？我原是早就知道的，不过沒有說！”

“那就立刻跑到铁匠那里去，叫了他来。要两个鐘头之內全都弄好，懂了沒有？至迟两个鐘头！如果弄不好，那么——那么，我就把你捆成一个結子！”我們的主角非常憤怒了。

綏里方已經要走了，去奉行他的主人的命令；但他又想了一想，站下来說道：“您知道，老爷，那匹花馬，到底也只好卖掉，真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那真是一条恶棍……天在头上，那么的一匹坏馬，是只会妨碍趕路的！”

“哦？我就跑到市場去，卖掉它来罢。好不好？”

“天在头上，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它不过看起来有劲

道；其实是靠不住的，这样的馬，簡直再沒有……”

“驢子！如果我要卖掉，我会卖掉的。这东西还在这里說个不完！听着：如果你不給我立刻叫一两个鉄匠来，如果不給我把一切都在两个鐘头之内办好，我就給你兜鼻一拳，打得你昏头昏脑！跑，快去！跑！”綏里方走出屋子去了。

乞乞科夫的心情非常之恶劣，恨恨地把長刀拋在地板上，这是他总是随身带着，用它恐吓人們，并且保护威严的。他和鉄匠們爭論了一刻多鐘，这才說定了价錢，因为他們照例是狡猾的贼胚，一看出乞乞科夫在赶忙，就多討了六倍。他很气恼，說他們是贼骨头，是强盗，是拦路贼，他們也什么都不怕；他只好詛咒，用末日裁判来吓他們；然而这对于鉄匠帮也毫无影响，他們一口咬定，不但連一文也不肯讓，还不管两个鐘头的約定，化去整整五个半鐘头，这才修好了馬車。这之間，乞乞科夫就只得消受着出色的时光，这是凡有出門人全都尝过的，箱子理好了，屋子里只剩下几条繩子，几个紙团，以及别样的废物，人是还沒有上車，然而也不能靜靜的停在屋子里，終于走到窗口，去看看下面在街上經过，或是跑过的人們，談着他們的銀錢，抬起他們的呆眼，詫异的来看他，使不能动身的可怜的旅人，更加焦急。一切东西，凡是他所看見的：面前的小舖子，住在对面的屋子里，时时跑到挂着短帘的窗口来的老太婆的头——无不使他討厌，然而他又不能决計从窗口离开。他一步不移，沒有思想，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周围，只等着立

刻到来的切实的目的。他麻木的看着在身边活动的一切，結果是懊恼的捺杀了一匹在玻璃上叫着撞着、投到他指头下面来的蒼蝇。然而世間的事，是总有一个結局的，这渴望着的时刻到底等到了。車台已經修好，輪子嵌了新箍，馬匹也喝过水，鉄匠們再数了一回工錢，祝了乞乞科夫一路平安之后，走掉了。終于是馬也駕在車子前面了；还赶忙往車里装上两个刚刚买来的热的白面包，坐到車台上去的綏里方，也把一点什么东西塞在衣袋里，我們的主角就走出旅館，来上他的車，欢送的是永远穿着呢布礼服的侍者，摇着他的帽子在作别，还有来看客人怎么出发的，本館和外来的几个僕役和車夫，以及出門时候总不会缺的一切附屬的事物；乞乞科夫坐进篷車里面去，于是这久停在車房里，連讀者也恐怕已經覚得无聊起来的熟識的鰥夫的車子，就往門外駛出去了。"謝謝上帝！"乞乞科夫想，并且画了一个十字。綏里方鳴着鞭，彼得尔希加呢，先是站在踏台上面的，不久就和他并排坐下了，我們的主角是在高加索毯子上坐安稳，把皮靠枕垫在背后，紧压着两个热的白面包，那車子就从新迸跳起来了，多謝鋪石路，可真有出色的震动力。乞乞科夫怀着一种奇特的，莫名其妙的心情，看着房屋，墻壁，篱垣和街道，都跟着車子的迸跳，显得一起一落，在他眼前慢慢的移过去。上帝知道，在他一生中，可还能再見不能呢？到一条十字路口，車子只得停止了，是被一个沿着大街，蜿蜒而来的大出丧遮了道。乞乞科夫把头伸出車子外面去，叫彼得尔希加問一問，这

去下葬的是什么人。于是知道了这人是检事。乞乞科夫滿不舒服的連忙縮在一个角落里，放下車子的皮帘，遮好了窗幔。当篷車停着的时候，綏里方和彼得尔希加都恭恭敬敬的脫了帽，留心注視着行列，尤其有味的是車子和其中的坐客，还好象在数着坐車的是多少人，步行的是多少人；他們的主人吩咐了他們不要和別人招呼，不要和熟識的僕役話別之后，也从皮幔的小窗洞里在窺探着行列。一切官員都露了頂，恭送着灵柩。乞乞科夫怕他們会看見自己的篷車；然而他們竟毫沒有注意到。当送葬之际，他們是連平时常在爭論的实际問題也沒有提一句的。他們的思想都集中于自己；他們在想着新总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怎样的办这事，怎样的对他們。步行的官員們之后，跟着一串車子，里面是閨秀們，露着黑色的衣帽。看那手和嘴唇的动作，就知道她們是在起劲的談天：大約也是議論新总督的到来，尤其是关于他要来开的跳舞会的准备，而且現在已在愁着自己的新的裙紐和发飾了。馬車之后，又来了几輛空車子，一輛接着一輛的，后来就什么也沒有了，道路曠蕩，我們的主角就又可以往前走。他拉开皮幔，从心底里叹出一口气来，說道："这是检事！他做了一辈子人，現在可是死掉了！現在是报上怕要登載，說他在所有屬員和一切人們的大悲痛之下，长辞了人間，他，是一位可敬的市民，希有的父亲，丈夫的模范；他們怎不还要大写一通呢；恐怕接下去就說，那寡妇孤兒的血泪，一直送他到了坟头；然而如果接近的看起事情来，一探他的底

細，除了你的濃眉毛之外，你可是毫沒有什么动人之处了。”于是他吩咐綏里方赶快走，并且对自己說道：“我們遇着了大出丧，可是好得很，人說，路上看見棺材，是有运气的。”

这之間，車子已經通过了郊外的空虛荒僻的道路，立刻看見两面只有显示着街市尽头的延长的木栅子了。現在是鋪石路也已走完，市門和市鎮都在旅人的背后——到了荒凉的公路上。車子就又沿着驛道飞跑，两边是早就熟識了的景象：路标；站长；井；車子；貨車；灰色的村庄和它的茶炊；农妇和拿着一个燕麦袋，跑出客栈来的活泼的大鬍子的汉子；足登破草鞋，恐怕已經走了七百維尔斯他的巡行者；热鬧的小鎮和它那木造的店鋪，粉桶，草鞋，面包和其余的旧貨；斑駁的市門柱子；正在修繕的桥梁；两边的一望无际的平野；地主的旅行馬車；騎馬的兵丁，带一个滿装枪弹的綠箱子，上面写道：送第几炮兵連！田地里的綠的，黃的，或則新耕的黑色的长条；在平野中到处出沒，从远地里传来的忧郁的歌曲；淡烟里的松梢；漂到的鐘声；蝇群似的烏鴉队；以及无穷无尽的地平綫……唉唉，俄国呀！我的俄国呀！我在看你，从我那堂皇的，美丽的远处在看你了。貧瘠，很散漫和不愉快是你的各省府，沒有一种造化的豪放的奇迹，曾蒙豪放的人工的超群之作的光荣——令人惊心悅目的，沒有可見造在山石中間的許多窗牖的高殿的市鎮，沒有如画的树木和繞屋的藤蘿，珠璣四濺的不竭的瀑布；用不着回过头去，去看那高入云

际的岩岫；不見葡萄枝，藤蔓和无数的野蔷薇交織而成的幽暗的长夹道；也不見那些后面的聳在銀色天空中的永久灿烂的高峰。你只是坦白，荒凉，平板；就象小点子，或是細綫条，把你的小市鎮站在平野里；毫不醒一下我們的眼睛。然而是一种什么不可捉摸的，非常神秘的力量，把我拉到你这里去的呢？为什么你那忧郁的，不息的，无远弗届，无海弗传的歌声，在我們的耳朵里响个不住的呢？有怎么一种奇异的魔力藏在这歌里面？其中有什么在叫唤，有什么在呜咽，竟这么奇特的抓住了人心？是什么声音，竟这么柔和我們的魂灵，深入心中，給以甜美的拥抱的呢？唉唉，俄国呀！說出来罢，你要我怎样？我們之間有着怎样的不可捉摸的联系？你为什么这样的凝視我，为什么怀着你所有的一切一切，把你的眼睛这么滿是期望的向着我的呢？……我还是疑惑的，不动的站着，含雨的阴云已經盖在我的头上，而且把在你的无边的广漠中所发生的思想沉默了。这不可測度的开展和广漠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你自己是无穷的，就得在这里，在你的怀抱里，也生出无穷的思想嗎？空間曠远，可以施展，可以迈步，这里不該生出英雄来嗎？用了它一切的可怕，深深的震动了我的心曲的雄伟的空間，吓人的籠罩着我；一种超乎自然的力量，开了我的眼……唉唉，怎么的一种晃耀的，希奇的，未知的广远呵！我的俄国！……

"停住，停住，你这驴子！"乞乞科夫向綏里方叫喊道。

"我馬上用这刀砍掉你！"一个飞馳的急差吆喝着，他

鬍子長有三尺多。"你不看見嗎，这是官車？媽的！"于是那三駕馬車，就象幻影似的在雷和烟云中消失了。

然而这两个字里可藏着多么希罕的，神奇的蠱惑：公路！而且又多么的出色呢，这公路！一个晴天，秋叶，空气是凉爽的……你紧紧的裹在自己的雨衣里，帽子拉到耳朵边，舒服的縮在你的車角上！到得后来，寒气就从肢节上走掉，涌出温暖来了。馬在跑着……有些瞌睡了起来。眼瞼合上了。朦朧中还听得一点"雪不白呀……"的歌兒，馬的鼻息和輪子的响动，終于是把你的邻人挤在車角里，高声的打了鼾。然而你現在醒来了，已經走过了五站；月亮升在空中；你經过一个陌生的市鎮，有旧式圓屋頂和昏沉的尖塔的教堂，有阴暗的木造的和雪白的石造的房屋；处处有一大条閃爍的月光，白麻布头巾似的罩在墙壁和街道上，漆黑的阴影斜躺在这上面，照亮了的木屋頂，象閃閃的金屬一般的在发着光；一个人也沒有：都睡了觉。只有一个孤独的灯，还点在这里或是那里的小窗里：是居民在修自己的长靴，或则面包师正在爐边做事罢？——你不高兴什么呢？唉唉，怎样的夜……天上的力！在这上面的是怎样的夜呀！唉唉，空气，唉唉，天空，在你那莫測的深处，在我們的上头，不可捉摸的明朗地，响亮地展开着的又高又远的天空！……夜的凉爽的呼息，吹着你的眼睛，唱着使你入于甜美的酣睡；于是你懵騰了，全不自覺，而且打鼾了——然而被你挤在車角上的可怜的邻人，却因为你这太重的負担，忿忿的一搖。你又从新醒了轉来，你的面前就又是田

地和平原；只見无际的野地，此外什么也沒有。路标一个个的跑过去；天亮了；在蒼白的，寒冷的地平綫上，露出微弱的金色的光芒，朝风冷冰冰的，有力的吹着耳朵。你要裹好着外套！多么出色的寒冷呵！又来招你的睡眠可多么希奇！一震又震醒了你。太阳已經升在天頂了。“小心，小心！”你的旁边有人在喊着，車子馳下了陵坡来。下面等着一只渡船；一个很大的清池，在太阳下，銅鍋似的发閃；一个村庄，坡上是如画的小屋；旁边閃爍着村教堂的十字架，好象一顆星；蜂鳴似的响着农夫們的起劲的閑談，还有肚子里的熬不下去的飢餓……我的上帝，这是很远很远的旅行的道路，可是多么美丽呵！每当陷沒和沉溺，我总是立刻縋住你，你也总是拉我上来，寬仁的抓着我的臂膊！而且由这样子，又产生了多少滿是神异的詩情的雄伟的思想和梦境，多少幸福的印象充实了魂灵！……

这时候，我們的朋友乞乞科夫的梦想，也不再这样的全是散文一类了。我們且来看一看他起了怎样的感情罢！首先是他簡直毫无所感，单是不住的回过头去看，因为要断定那市鎮是否的确已經在他的背后；但待到早已望不見，也沒有了打鉄店，沒有了磨粉作，以及凡在市旁边常常遇着的一切，連石造教堂的白色塔尖也隐在地平綫后的时候，他却把全盘注意都向着路上了；他向两边看，把N市忘得干干净净，好象他在很久，很久之前，还是早先的孩子时代，曾在那里住过似的。終于也遇到了使他覺得无聊的路，他就略閉了眼睛，把头靠在皮枕上。作者应該声明，

到底找着了来說几句关于他那主角的話的机会，这是他覚得很高兴的，因为直到現在，实在总是——讀者自己也很知道——忽而被罗士特来夫，忽而被什么一个跳舞会，忽而被閨秀們或者街談巷議，或者是許多別的小事情所妨碍，这些小事情，要写进書里去，这才显得它小，但还在世界上飞揚之际，是当作极其重大，极其要紧的事件的。現在我們却要放下一切，专来做这工作了。

我很怀疑，我这詩篇里的主角，是否中了讀者的意。在閨秀們中，他完全沒有被中意，是已經可以断定的——因为閨秀們都願意她們的主角是一位无不完全的模范，只要有一点极小的体質上或是精神上的缺点，那就从此完結了。作者更深一层的映进了他的魂灵，当作鏡子来照清他的形象——这人在她們的眼睛里也还是毫无价值。乞乞科夫的肥胖和中年，就已經該是他的非常吃亏之处，这肥胖，是沒有人原諒的，許多閨秀們会輕蔑的轉过脸去，并且說道："呸，多么討厌！"唉唉，眞是的！这些一切，作者都很明白，但話虽如此——他却还不能选一个正人君子来做主角……然而……在这故事里，可也許会听到未曾弹过的弦索，看見俄罗斯精神的无限的丰饒，一个男子，有神明一般的特长和德性，向我們走来，或者一个出色的俄国女兒，具有女性的一切之美，滿是高尙的努力，甘作伟大的牺牲，在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别个种族里的一切有德的男男女女，便在他們面前褪色，消失，恰如死文学的遇見了活言語一样！俄罗斯精神的一切强有力的活动，就要

朗然分明……而且要明白了别国民不过触着浮面的，斯拉夫性情却抓得多么深，捏得多么紧……然而，为什么我应該来叙述另外还有什么事呢？已經到了男子的成年，鍛炼过內面生活的严厉的苦功和孤独生活的清净的克己的詩人，倒象孩子似的忘其所以，是不相称的。各个事物，都自有它的地位和时候！然而也仍不选有德之士为主角。我們还可以說一說他为什么不选的原因。这是因为已經到了給可怜的有德家伙休息的时候；因为"有德之士"这句話已經成了大家的口头禅；因为人們已經将有德之士当作竹馬，而且沒有一个作家不騎着他馳驅，还用鞭子以及天知道另外的东西鞭策他前进；因为人們已經把有德之士驅使得要死，快要連道德的影子也不剩，他身上只还留下几条肋骨和一点皮，因为人們簡直已經并不尊重有德之士了。不，究竟也到了把坏人駕在車子前面的时候了！那么，我們就把他来駕在我們的車子前面吧！

我們的主角的出身，是不大淸楚的。他的两亲是貴族，世袭的，还不过是本身的貴族呢——却只有敬爱的上帝明白。而且他和父母也不相象，至少，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在場的亲戚，是生得很小俏的太太，我們乡下称为野鴨的，就抱着孩子，叫了起来道："阿呀，我的天哪！这可和我豫料的一点不对呀！我想他是該象外祖母的，那就很好，不料他竟一点也不这样，倒如俗語里說的：不象爷，不象娘，倒象一个过路少年郎。"一开头，人生就偏执地，懊恼地，仿佛通过了一个遮着雪的昏暗的窗門似的

來凝視他了；他的兒童时代，就沒有一个朋友，也沒有一个伙伴！一間小房子，一个小窗子，无論冬，夏，总是不开放；他的父亲是一个病人，身穿羊皮里子的长外褂，赤脚套着編織的拖鞋；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叹着气，把唾沫吐在屋角的沙盂里，孩子就得永远坐在椅子上，捏着笔，指头和嘴唇沾滿了墨水，当面学着不能規避的字："汝毋妄言，应敬尊长，抱道在躬！"拖鞋的永久的拖曳和蹣跚，熟識的永久的森严的言語："你又发呆了嗎？"如果孩子厌倦了練习的单調，在字母上加一个小鉤子或者小花紋，就得接受这一句；于是，是久已熟識，然而也总是痛苦的感覺，跟着这句話，就从背后伸过长指头的爪甲来，把耳輪擰得非常之疼痛。这是他最初的做孩子的景象，只剩下一点模胡的記忆了的。然而人生都变化得很突然和飞快：一个好天气的日子，春日的最初的光綫刚刚温暖了地面，小河才开始着潺湲，那父亲就携着他的兒子的手，上了一輛四輪車，拉的是在我們馬业們中，叫做"喜鵲"的小花馬；一个矮小的駝背的車夫赶着車，他是乞乞科夫的父亲所有的惟一的一家农奴的家长。这旅行几乎有一日半之久，在路上过了一夜，渡过一条小河，吃着冷饅头和烤羊肉，到第三天的早晨，这才到了市鎮上。意外的輝煌和街道的壮麗，都給孩子一个很深的印象，使他詫异到大张了嘴巴。后来"喜鵲"和車子都陷在泥洼里了，这地方是一条又狹又峭，滿是泥濘的街道的进口，那馬四脚滿是泥汙，下死劲的掙了許多工夫，靠着駝背車夫和主人自己的策励，这才終于

把車子和坐客从泥濘中拉出，到了一个小小的前园；这是站在小岡子上面的；旧的小房屋前面有两株正在开花的苹果树，树后是一片簡陋的小园，只有一两株野薇，接骨木，和一直造在里面的小木屋，盖着木板，有一个半瞎的小窗。这里住着乞乞科夫的亲戚，是一位老得打皺的老婆婆，然而每天早晨还到市場去，后来就在茶炊上烘干她的袜子。她敲敲孩子的面頰，喜欢他长得这么胖，养得这么好。在这里，他就得从此住下，去进市立学校了。那父亲在老婆婆家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又上了路，回到家里去。当他的兒子和他作别的时候，他并沒有淌下眼泪来：他給了半卢布的銅元，做做另用，更其重要的倒是几句智慧的教訓："你听哪，保甫卢沙，要学正經，不要胡塗，也不要胡鬧，不过最要紧的是要博得你的上头和教师的欢心。只要和你的上头弄好，那么，即使你生来沒有才能，学問不大长进，也都不打紧；你会賽过你所有的同学的。不要多交朋友；他們不会給你多大好处的；如果要交，那就拣一拣，要拣有錢有势的来做朋友，好帮帮你的忙，这才有用处。不要乱化錢，滥請客，倒要使别人請你吃，替你化；但頂要紧的是：省錢，积錢，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这却不能不要的。朋友和伙伴会欺騙你，你一倒运，首先抛弃你的是他們，但錢是永不会抛弃你的，即使遭了艰难或危险！只要有錢，你想怎样就怎样，什么都办得到，什么都做得成。"給了这智慧的教訓之后，那父亲就受了他的兒子的告别，和"喜鵲"一同回去了。那兒子就

从此不再看見他，然而他的言語和教訓，却深刻的印进了魂灵。

到第二天，保甫卢沙就上学校去了。对于規定的学科，他并不見得有特别的才能；优秀之处倒在肯用功和要整洁；然而他立刻又迸出另外一种才能来：很切实的智力。他立刻明白了办法，和朋友交际，就遵照着父亲的教訓，那就是使他們請自己吃，給自己化，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破费，而且有时还得到贈品，后来看着机会，仍旧卖給原先的贈送者。事事俭省，是他孩子时候就学好了的。从父亲得来的半卢布，他不但一文也沒有化，在这一年里倒还增加了数目，这是因为他显出一种伟大的創业精神来：用白蜡做成云雀，画得斑斓悅目，非常之貴的卖掉了。后来有一时期，他又試办着别样的投机事业，用的是这样的方法：他到市場上去买了食物来，进得学校，就坐在最富足，最有錢的人的旁边；一看出一个同学无精打采了——这就是觉得肚餓的征候——他就装作并非故意模样，在椅子下面，給他看見一个羌餅或者面餅的一角。待到引得人嘴饞，他于是取得一个价錢，并无一定，以饞的大小为标准。两个月之久，他又在房里不断的訓練着一匹关在小木籠里的鼠子；到底練得那鼠子听着命令，用后脚直立，躺倒，站起了，他就一样的卖掉，得了大价錢。用这样的法子，积到大約五个卢布的时候，便縫在一个小袋里，再重新来积錢。和学校的上头的关系，他可更要聪明些。誰也不及他，能在椅子上坐得鼠子一般静。我們在这里应該声

明一下，教师是最喜欢安静的人，而对于机灵的孩子却是受不住的；他觉得他們常常在笑他。一个学生，如果先被認作狡猾，愛鬧的了，那么，他只要在椅子上略略一动，无意的把眉头一皺，教师就要对他发怒。他毫不寬假的窘迫他，責罰他。“我要教好你的驕傲和反抗！”他叫贼着説。“我看得你清清楚楚，比你自己还清楚！跪下！你要知道肚子餓是什么味道了！”于是这孩子就应該擦破膝盖，挨餓一天，連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本領，資質，才能——这都是胡説白道！”教师常常說。“我頂看重的是品行。一个彬彬有礼的学生，就是連字母也不認識，一切学科我还是給他很好的分数；但一給我看出回嘴和笑人的坏脾气——就給一个零分，即使他有一个梭倫①藏在衣袋里！”所以他也很忿忿的憎恶克理罗夫②，因为这人在他的寓言里說过：“喝酒毫不要紧，但要明白事情！”他又时常十分滿足的，臉上和眼里全都光輝灿烂的，講述他先前教过的学校，竟有这么安静，連一个蝇子在屋里飞过，也可以听出来，整整一个年，学生在授課时間中敢发一声咳嗽，醒一下鼻子的，連一回也沒有，直到搖鈴为止，誰也辨不出教室里有沒有人。乞乞科夫立刻捉着了教师的精神和意思，懂得这好品行是什么了。在授課时間中，无論別人怎么来擰他，来抓他，他連一动眼，一皺眉的事，也一回也

① Solon (640—559 B. C.)，希腊七賢之一，也是有名的雅典的立法者。——譯者。

② Ivan Krilov (1768—1844)，有名的俄国的寓言作家。——譯者。

沒有；鈴声一响，乞乞科夫可就沒命的奔到門口去，为的是爭先把帽子遞給那教师——那教师戴的是一頂普通的农家帽；于是首先跑出了教室，設法和他在路上遇到好几回，每一回又恭恭敬敬的除下了帽子。他的办法得了很出色的效驗。自从他入校以来，成績一直都很好，毕业是优等的文憑和全学科最好的分数，另外还有一本書，印着金字道：“敦品励学之賞”。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經是一个有着必須常常修剃的下巴的一表非凡的青年了。这时就死掉了他的父亲。他留給自己的兒子的是四件破旧的粗呢小衫，两件羊皮里子的旧长褂，以及全不足道的一点錢。那父亲分明是只会說节俭的好教訓，自己却儲蓄得很有限的。乞乞科夫立刻把古老的小屋子和連带的房地一起卖了一千个卢布，把住着的一家农奴送到市里去，自己就在那里住下，給国家去服务了。这时候，那最着重安静和好品行的可怜的教师，不知道为了他沒本領，还是一种別的过失呢，却失了业；因为气憤，他就喝起酒来；但又立刻沒有了錢；生病，无法可想，連一口面包也得不到，他只好长久餓在一間冰冷的偏僻的擱楼里。那些先前为了頑皮和乖巧，他总是斥为頑梗和驕傲的学生們，一知道他的景况，便赶紧来募集一点錢，有几个还因此卖掉了自己的缺少不得的物件；只有保甫卢沙·乞乞科夫却推托了，說他一无所有，单捐了一枚小气的五戈貝克的銀錢，同学們向他說了一句：哼，你这吝嗇鬼！便拋在地上了。可怜的教师一知道他先前的学生的这举动，就用两手掩了脸；象一个孱弱

的孩子，眼泪滔滔不絕，涌出他昏浊的眼睛来，“在临死的床上，上帝还送我这眼泪！”他用微弱的声音說；到得知道了乞乞科夫怎样对他的时候，他就苦痛的叹息，接着道：“唉唉，保甫卢沙，保甫卢沙！人是多么会变化呵！他曾是怎样的一个驯良的好孩子呀！他毫不粗野，軟得象絲絹一样。他騙了我了，唉唉，他眞的騙了我了！……”

但也不能說我們的主角的天性，竟有这样的冷酷和頑固，感情竟有这样的麻木，至于不知道怜憫和同情。这两种感情，他是都很覺得的，而且还准备了帮助，只因为他不能动用那決計不再动用的款子，所以也不能捐很多的錢；总而言之，父亲的“要省錢，积錢”的忠告，是已經落在肥地上了。不过他也并非为錢而爱錢；吝啬还不全是支配他的发条。不是的，这并非指使他的原动力；他所企慕的是无不舒服的安乐富足的生活，車馬，整頓的家計，美味的飯菜——这才是占領了他，驅策着他的东西。所以他要刻苦了自己和別人，一文一文的省錢，积錢，直到尝飽了这一切闊綽的时候。倘有一个有錢人坐了华美的輕車，駕着馬具輝煌的高头大馬从他旁边經过，他就生根似的站下来，于是好象从大梦里醒来一样，說道：“而且他是一个普通的助理，却燙着蜷头发！”凡有显示着豪富和安乐的，都給他一个很深的印象，連他自己也不很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出了学校以后，他一刻也沒有安靜过：希望很强，要赶快找一种职业，給国家去服务。然而，虽有优等的文憑，却不过就了財政厅里的一个不相干的位置；沒有奧援，是弄不到很远的窠

兑的！終于他又找着了一点小事情，薪水每年三四十卢布。但他决計献身于这职务，把所有障碍都打退，克服。他眞的显出未曾前聞的克己和忍耐来了，用最要的事情来节制了自己的需要。从早晨一早起到很迟的晚上止，总是毫不疲倦的坐在桌子前面，傾注精神和肉体的全力，写呀写呀，都化在他的文件上，不很回家，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有时就和当差的和管門的一同吃中飯，而且知道頂要紧的是干淨的，高尙的外观，衣服象样，脸上有一种令人愉快的表情，还要从举动上，显出他是一位眞正的上等人。这里应該說，財政厅的官員，是尤以他們的質朴和討厌見长的。所有脸孔，都象烤得不好的白面包；一边的面頰是鼓起的，下巴是歪的，上唇肿得象一个水泡，而且还要开着裂；总而言之，他們都很不漂亮。他們都用一种很凶的言語，声音很粗，好象要打人；在巴克呼斯大仙[1]那里，他們献了很多的牺牲，在証明斯拉夫民族里，也还剩着不少邪教的残滓；唔，他們还时常有点醉醺醺的来办公，使办公室实在不愉快，至少也只好称这里的空气为酒香。在这样的官員里，乞乞科夫当然是惹眼的了，一切事情，他几乎和他們完全相反；他的相貌是动人的，他的声音是愉快的，而且什么酒类都不喝。然而他的前途还是很暗淡。他得了一位很老的科长来做上司，是石头似的沒感觉和不搖动的好模范；总是不可亲近，脸上从来沒有显过一点笑影，

---

① Bacchus，希腊神話上的酒神。——譯者。

对人从来沒有給过一句亲热的招呼，或者問一問安好。在家里或在街上，誰也沒有見过他和老样子有些不同；他从不表示一点兴趣或者似乎对于别人的命运的同情；沒有見过他喝醉和醉得呵呵大笑；沒有聞过强盗在酩酊时候似的豪兴；——而且連一点影子也找不出。他是出于善恶之外的，然而在这絕无强烈的感情和情热中，却藏着一点可怕。他那大理石脸孔上，找不出什么不匀称的特征，但也記不起相象的人脸，綫条都凑合得很草率。不过一看許多瘡痕和麻点，却是屬于那魔鬼在夜里来撒了豆的脸孔一类的。和这样的人物去亲近，想討他的欢喜，人总以为决非一切人力所能及的罢；然而乞乞科夫竟去尝試了。他先从各种瑣細的小事情上去迎合他；他悉心研究，科长用的鹅毛笔是怎样削法的，于是照样的削好几枝，放在他容易看見的处所，把他桌子上的尘沙和烟灰吹掉，擦去；給墨水瓶換上一块新布片；記住了他的帽子挂在那里——那世界上最討人厌的帽子，每当散值之前，就取来放在他的旁边；如果他的背脊在墻壁上摩白了，就替他去刷，而且很赶紧。然而这些都絲毫沒有效驗，仿佛简直并无其事一样。乞乞科夫終于打听到他那上司的家族情形了：他知道他有一个成年的女兒，那脸孔也生得好象“在夜里撒了豆”。于是他就准备从这一边去攻城。他查出了每礼拜日她前去的是那一个教堂；每回都穿得很漂亮，很整齐，衬着出色的笔挺的硬胸衣，站在她对面，这事情有結果：严厉的科长軟下来了，邀他去喝茶！馬上見了大进步，乞乞科夫就搬到

他的家里去，于是又立刻弄得必不可缺；他买面粉和白糖，象自己的未婚妻似的和那女兒来往，称科长先生为"爸爸"，在他的手上接吻。衙門里大家相信，在二月底，大精进日之前，是要举行婚礼的，严厉的科长就替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出力，不多久，乞乞科夫自己就当了科长，坐在一个刚刚空出的位置上了。这大約正是他亲近老科长的主要目的，因为这一天，他就悄悄的把行李搬回家里去，第二天已經住在别的屋子里了。他中止了尊科长为"爸爸"和在他手上接吻，婚礼这件事是从此永远拖下去，几乎好象簡直并沒有提起过似的。然而他如果遇見科长，却仍旧殷勤的搶先和他握手，請他去喝茶，使这老头子虽然很麻木，极冷淡，也每次摇着头，喃喃自語道："他騙我，这恶鬼！"

这是最大的难关，然而現在通过了。从此就很容易，一路更加順当的向前进。大家尊重他起来了。他具备了凡有想要打出这世界去的人們所必需的一切：愉快的态度，优美的举动，以及办事上的大胆的决断。用了这手段，不久就补了一个一般之所謂"好缺"。大家应該知道，在这时候，是开始严禁了收賄的。但一切規条都吓不倒他，倒时常利用它来收自己的利益，而且还显出了每当严禁时候，却更加旺盛的眞正俄罗斯式的发明精神来。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倘有一个請願人出現，把手伸进衣袋里，要摸出一张誰都极熟的在我們俄国称为"呵凡斯基公爵紹介信"① 的

① 即鈔票，那上面有呵凡斯基（Chovanski）的签名。——譯者。

来——他就馬上显出和气的微笑，紧紧的按住了請願人的手，說道："您以为我是……不必，眞的！不必！这是我們的义务和責任，就是沒有报酬我們也应該办的！这一点，您放心就是。一到明天早上，就什么都妥当了！我可以問您住在那兒嗎？您全不必自己费神。一切都会替您送到府上去的！"吃惊的請願人很感动的回到家里去，自己想道："这才是一个人！唉唉，要多一点，这才好，这是眞的宝石呵！"然而請願人等候了一天，等候了两天，却还是总不見有他的文件送到家里去。到第三天也一样。他再上官厅去一趟——簡直还沒有看过他的呈文。他再去找他的宝石。"阿呀，对不起，对不起，"乞乞科夫优雅的說，一面握住了那位先生的两只手："我們实在忙得要命，但是明天，明天您一定收到的！这眞連我自己也非常过意不去！"和这些話，还伴着蠱惑的态度。如果这时衣角敞开了，他就連忙用手来整好，这样的敷衍了对手。然而文件却仍旧沒有来，无論明天，后天，以至再后天。請願人于是要想一想了："哼，恐怕一定有些别的緣故罢？"他去探問，得了这样的回答："書記得要一点！"——"当然，我怎么可以不給他呢：他們照例有他們的二十五个戈貝克，可是五十个也可以的。"——"不，那可不行，您至少得給他一张白票子[①]"——"什么？給書記一张白的？"請願人吓得叫了起来。"是的，您为什么只是这么的出惊呢？"人回答他說。"書記确是只有

① 白色的鈔票是二十五卢布。——譯者。

他們的二十五戈貝克的，其余的要送到上头去！"于是麻木的請願人就敲一下自己的头，忿忿的詛咒新規則，詛咒禁收賄和官場的非常精炼的交际式。在先前，人們至少是知道办法：給头兒放一张**紅的**票子[①] 在桌子上，事情就有了着落，現在却要牺牲一张**白的**了，还要化掉整整一礼拜工夫，这才明白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媽的这大人老爷們的廉洁和清高！請願人自然是完全不錯的：可是現在也不再有收賄：所有上司都是正經的，高尚的人物，只有書記和秘書还是恶棍和强盗。但不多久，乞乞科夫的前面展开一片活动的大場面来了：成立了一个建筑很大的官家屋宇的委員会。在这委員会里，乞乞科夫也入了选，而且是其中的一个最活动的分子。大家立刻来办公。給这官家建筑出力了六年之久，然而为了气候，或者因为材料，这建筑簡直不想往前走，总是跨不出地基以外去。但会里的委員們，却在市边的各处，造起一排京式的很好看的屋子来了，大約是那些地方的地面好一点。委員老爷們已經开始在享福，并且立了家庭的基础。到現在，乞乞科夫这才在新的景况之下，脫离了他那严厉的禁制和克己的重担的压迫。到現在，他这才对于向来看得很重的大斋[②] 規則，决計通融办理，而且到現在，他才明白了对于人还不能自主的如火的青年时代力加抑制的那些享乐，他也并不是敌人。他竟闊綽起来了，雇厨子，买漂亮的荷兰小衫。他也

① 十卢布的鈔票。——譯者。

② 耶穌复活节之前的四十日間的节食。——譯者。

买了外省无法买到的，特别是深灰和发光的淡紅颜色的衣料，也办了一对高头大馬，还自己来操縱他的車，捏好繮繩，使边馬出色的馳騁；現在也已經染上用一块海綿，蘸着水和可倫香水的混合物，来拭身体的习惯了，已經为了要使自己的皮肤轗滑，購买重价的肥皂了，已經……

但那老废物的位置上，忽然换了新长官，是一个严厉的軍人，賄賂系統和一切所謂不正和不端的死敌。到第二天，他就使所有官員全都惶恐了起来，直到最末的一个；要求收支賬目，到处发見了漏洞，看起来，什么总数都不对，立刻注意到京式的体面屋子——而且接着就执行了調查。官員們被停职了；京式屋子被官家所沒收，变作各种慈善事业机关和新兵的学校了；所有官員們都受了严重的道德的訓斥，而尤其是我們的朋友乞乞科夫。他的臉虽然有愉快的表情，却忽然很招了上司的憎厌——究竟为什么呢——可只有上帝知道；这些事是往往并无緣故的——总之，他討厌乞乞科夫得要死。而且这鉄面无私的长官，发起怒来也可怕得很！然而他究竟不过是一个老兵，不明白文官們的一切精致的曲折和乖巧，别的一些官就仗着相貌老实和办事熟練的混騙，蒙恩得到登用了，于是这位将軍就馬上落在更大，更坏的恶棍的手里，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竟还在滿足，自以为找着了好人，而且認真的自负，他怎样的善于从才能和本領上，来辨别和鉴定人。官員們立刻看透了他的性格和脾气。他的下属，就全是激烈的眞理疯子，对于不正和不法，都毫不寬容的懲罰；无論那

里，一遇到这等事，他們就穷追它，恰如漁人的捏着魚叉，去追一条肥大的白鯨魚一样，而且实在也有很大的結果，过不多久，每人就都有几千卢布的財产了。这时候，先前的官員也回来了很不少，又蒙寬恩，仍見收录；只有乞乞科夫独沒有再回衙門的运气；虽有将軍的秘書长因为一封呵凡斯基公爵的紹介信的督促，很替他出力，替他設法，这人，是最善于控御将軍的鼻子的——然而他什么也办不成。将軍原是一个被牵着鼻子跑来跑去的人（他自己当然并不覺得的）；但倘若他的脑袋里起了一种想头，那就牢得象一枚鉄釘，决非人力所能拔出。这聪明的秘書长办得到的一切，是消灭先前的齷齪的履历，然而也只好打动他的长官，是訴之于他的同情，并且用浓烈的色采，向他画出乞乞科夫的悲惨的运命，和他那不幸的，然而其实是幸而完全沒有的家族罢了。

"怎么的！"乞乞科夫說。"我釣着的了，拉上来的了，可是这东西又断掉了——这沒有話好說。就是号啕大哭，也不能使这不幸变好的。还不如做事情去！"于是他决計从新开始他的行径，用忍耐武装起来，甘心抑制他先前那样的闊綽。他决計搬到一个别的市上去，在那里博得名声。然而一切都不十分順手。在很短的时光中，他改换了两三回他的职业，因为那些事情，全是齷齪而且討厌的。讀者应該知道，在閑雅和洁净上，乞乞科夫是这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人。开初虽然也只得在不干净的社会里活动，但他的魂灵却总是純洁，无瑕的，所以他在衙門的公事房里，桌子也

喜欢磁漆，而且一切都見得高尙和精致。他决不許自己的談吐中，有一句不雅的言語，别人的話里倘有疏忽了他的品級和身分的句子，他也很不高兴。我相信，这大約是讀者也很贊成的罢，如果知道了他每两天换一次白衬衫；夏天的大热时候，那就每天换两次：些微的不愉快的气味，他的灵敏的嗅覚机关是受不住的。所以每当彼得尔希加进来替他脱衣服，脫长靴，他总是用两粒丁香塞在鼻孔里；而且他那神經之娇嫩，是往往賽过一位年青小姐的；所以要再混进誰都发着燒酒气，全无礼貌的一伙里而去，真也苦痛得很。他虽然勉力自持，但在这样的逆境和坏运道之下，竟也瘦了一点，而且显出綠瑩瑩的脸色来了。当讀者最初遇見，和他相識的时候，他是正在开始发胖，成了圓圓的，合式的身样了的；每一照鏡，他已經常常想到尘世的快乐：一位漂亮的夫人，一間住滿的孩子房，于是他脸上就和这思想一同露出微笑；但現在如果偶向鏡子一瞥，就不禁叫喊起来道："神圣的圣母，我是多么丑了呵！"他从此长久不高兴去照鏡子了。然而我們的主角担受着一切，坚忍地，勇敢地担受着——于是他到底在稅关上得了一个位置。我們应該在这里說明，这样的地位，本来久已是他的秘密希望的对象。他看見过稅务官員弄到怎样的好看到出奇的外国貨，把怎样的出色的麻紗和磁器去送他的姊妹，教母和嬸娘。他屡次叹息着叫喊道："但願我也去得成：国界不远，四近都是有教育的人，还能穿多么精致的荷兰小衫呀！"我們还应該附白一下，他也还想着使皮肤浩白柔軟，使面頰鮮活发

光的一种特别的法兰西肥皂；这是什么商标呢，上帝知道，总之，他推测起来，是只在国界上才有的。所以，他虽然久已神往于税关，但从建筑委員会办事所发生出来的目前的利益，却把他暫时按下，他說得很不錯，当建筑委員会还总是手里的麻雀时，税关也不过是屋頂上的鴿子罢了。現在他却已經决定，无論如何要进税关去——而且也眞的进去了。他用了眞正的火一般热心去办事。好象命里也注定他来做税务官吏似的。三四个礼拜后，他已經把税关事务練习得这样的熟悉，从头到底什么都明白了：他全不用称，也不用量；因为他只要一看发票，立刻知道包裹里有几丈匹头；只消用手把袋子一提，就說得出有多少重量；至于检查，那是他呢，恰如他自己的同事所說一样，簡直是"一条好猎狗似的嗅覚"；这也实在很奇怪，他会耐心的去瞎查每个紐扣，而且都做得絕頂的冷静，又是出色的文雅的。就是那被检查的不幸的对手气得发昏，失了一切自制的力量，恨不得在他愉快的脸上，重重的給一个耳刮子的时候，他也仍然神色自若，总是一样的說得很和气："您肯賞光，劳您的駕，站起一下子来罢！"或是："您肯屈駕，太太，到間壁的屋子里去一下么？那里有一位我們公务人員的夫人，想和您談几句天呢，"或者"請您許可，我在您那外套的里子上，用小刀拆开一点点罢。"和这話同时，他就非常冷静的从这地方拉出头巾，围巾以及别的东西来，簡直好象在翻自己的箱子一样。連上司也說，这是一个精怪，不是人。他到处搜出些东西：車輪間，車轅中，馬耳朵里，

以及上帝知道什么另外的处所，这些处所，沒有一个詩人会想到去搜寻，只有稅务官員这才想得出来的。那可怜的旅客通过了国境之后，很久还不能定下心神来，揩掉从一切毛孔中涌出的大汗，画一个十字，喃喃的說道："阿唷，阿唷！"他的境遇好象一个逃出密室来的中学生，教师叫他进去听几句小教訓，却竟是完全出于意外的挨了一頓痛打。

对于他，私贩子一时毫沒有法子想：他是所有波兰一带的犹太人帮的灾星和恶煞。他的正直和廉洁是无比的，而且也是出乎自然以上的。他从那些因为省掉无謂的登記，就不再充公的沒收的貨品和截留的东西上，决不沾一点光。

办事有一种这样的毫不自私自利的热心，当然要惹起大家的惊异，終于也传到长官的耳朵里去了。他升了一級，并且赶紧向长官上了一个条陈，說怎样才可以捕获全部偸运者，加以法办。在这条陈上，还請給他以实行方法的委任。他立刻被任为指揮长，得了施行一切調查搜检的絕对的全权。他所要的就正是这一件。在这时候，私贩們恰恰也成立了一个大团体，做得很有心計，也很有盘算：这无耻的勾当，准备要賺錢一百万。乞乞科夫是早巳知道了一点的，但当私贩們派人来通关节时，却遭了拒絕，他很冷淡的說，时候还沒有到。一到掌握了一切关鍵之后，他便使人去通知这团体，告訴他們道：現在是时候了。他算得很正确。只在一年里面，他就能够賺得比二十年的热心办公还要多。他在先前是不願意和他們合作的，因为他还不象一个棋中之帅，所以分起来也很有限。現在可是完全不同

了，現在他可以对他們提出条件去了。因为要事情十分稳当，他又去引別一个官吏加入自己这面来，这計划成功了，那同事虽然头发已經雪白，竟不能拒絕他的誘惑。契約一結好，团体就进向了实行。他們的第一番活动，是見了冠冕堂皇的結果的。讀者一定已經听到过关于西班牙羊的巧計的旅行这一个有名的，时常講起的故事了的罢，那羊外面又蒙着一张皮，通过了国境，皮下面却藏着值到一百万的孛拉彭德① 的花边。这事情就正出在乞乞科夫做着税务官的时候。如果他自己不去参加这計划，世界上是沒有一个犹太人办得妥这类玩意的。羊通过了国境三四回之后，两个官員就各各有了四十万卢布的財产。哦，人們私議，是乞乞科夫怕要到五十万的了，因为他比别一个还要放肆点。只要沒有一匹該死的羊捣乱，上帝才知道这大財是会发到怎么一个值得贊叹的总数呢。恶魔来攪扰这两位官。公羊触动了他們，他們无緣无故的彼此弄出事来了。正在快活的談天的时候，乞乞科夫也許多喝了一点酒罢，就称那一个官为教士的兒子，那人虽然确是教士的兒子，但不知怎的却非常的以为受辱，就很激烈，很鋒利的回过来。他說道："你胡説！我是五等官，不是教士的兒子。你倒恐怕是教士的兒子！"因为要給对手一个刺，使他更加懊恼，就再添上一句道："哼，一定是的！"他虽然把加在自己头上的坏話，回敬了我們的乞乞科夫，虽然那"哼，一定是的！"的

---

① Brabant，是跨荷兰和比利时两国的平野地方，以出产极貴的花边著名。——譯者。

一轉，已經够得利害，他却另外还向长官送了一个秘密的告发。听人説，除此之外，他們俩原已为了一个活泼茁壮的女人，正在爭风吃醋了的，那女人呢，用官們的表現法来説，那就是"切实"到象一个蘿卜，哦，那人还雇了两个很有力气的家伙，要夜里在一条昏暗的小巷里把我們的主角狠命的打一通；然而到底也还是两位老爷們发胡塗，該女人是已經被一位昰瑪哈略夫大尉弄了去的了。那实情究竟怎么样呢，可只有上帝知道。总之，和私販們的秘密关系是传揚开来，显露出来了。五等文官立刻翻筋斗，但他拉自己的同事也翻了一个筋斗。他們被传到法庭上去，他們的全部財产都被查抄，就象在他們的負罪的头上来了一个晴天霹靂。他們的精神好象被烟霧所籠罩，到得清楚起来，这才栗然的明白了自己犯了什么事，五等文官禁不起这运命的打击，在什么地方穷死了，但六等文官却沒有倒运，还是牢牢的站着。縱使前来搜查的官們的嗅覚有多么細致，他也能稳妥的藏下了財产的一部分；他用尽了一切凡有識得透，做得多的深通世故的人的策略和口实：这里用合式的态度，那里用动人的言語，而且用些决不令人难受的諂媚，博得官們的帮忙，有时还塞給他們一点点，总而言之，他知道把他的事情怎么化小，縱使无論如何逃不出刑事裁判，至少，也不象他的同事那样沒面子的收場。自然：財产和一切出色的外国貨是不見了；这些东西，都跑到别个賞鉴家的手里去了。剩在这里的，是他从这大破綻里救出来的，藏着应急的至多一万卢布，还有两打荷兰

小衫，一辆年青独身者所坐的小馬車，以及两个农奴：馬夫綏里方和跟丁彼得尔希加，此外是因为稅务官員的純粹的好心，留給他的五六块肥皂，使他把他的脸好弄得長是干淨和光鮮——这就是一切。我們的主角，現在又一下子陷在这样的逆境里了！忽然来毁坏了他的，是多么一个吓人的坏运道！他称这为：因眞理而受苦。人們也許想，在这些变动，历練，运命的打击和人生的恶趣之后，他会带了他那最后的伤心的一万块，躲到外省的平安的角落里，从此在那里鏽下去：身穿印花的睡衣，坐在小屋的窗口，看着农夫們在礼拜天怎样的打架，或者也許为了保养，到鷄棚那边去走一趟，查一下那一只可以烧湯，那么，他的生活就眞的很閑靜，而且为他設想，也并非过得毫无意思的罢。然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于我們的主角的不屈不挠的性格之坚强，人只好又說他不錯。經过了够使一个人縱不灭亡，但遇事总不免沉靜和馴良下去的一切这些打击之后，在他那里却仍沒有消掉那未曾前聞的热情。他懊恼，他憤怒，唠叨全世界，駡运命的不公平，恨人們的奸恶，然而他不能放掉再来一个新的尝試。总而言之，他显出一种英雄气概来了，在这前面，那发源于迟鈍的血液循环的德国人的萎靡不振的忍耐，就縮得一无所有。乞乞科夫的血液，却是火一般在脉管里流行的，倘要駕御一切要从这里迸进出来，自由活动的欲望，必须有坚强的，明晰的意志。他这样那样的反省了許多时，而且总反省出一些正当。为什么我竟这样子？为什么現在不幸应該闖到我的头上来？

那么，現在誰得了职业？人都在图謀好处。我沒有陷害过什么人，沒有搶掠过一个寡妇，沒有弄得誰去做乞丐，我不过取了一点余剩，别人站在我的地位上，也要伸下手去的。我不趁这机会揩点油，别人也要来揩的。为什么别人可以称心享福？为什么我却应該蛆虫似的烂掉？我現在是什么东西？我还有什么用处？我現在怎么和一个体面的一家之父見面呢？如果我一想到空活在这世界上，能不覺得良心的苛責嗎？而且将来我的孩子們会怎么說呢？——“看我們的父亲罢，”他們会說，“他是一只猪，毫不留給我們一点財产。”

我們已經知道，乞乞科夫是很担心着他的后代的。这是一件发痒似的事情。假使嘴唇上不常涌出这奇特的，渺茫的“我的孩子們会怎么說呢？”的問題来，許多人就未必这么深的去撈别人的袋子了。未来的一家之父却赶忙去撈一切手头的东西，恰如一匹謹愼的雄猫，惴惴的斜覷着两边，看主人可在近地：只要看到一块肥皂，一枝蜡烛，一片脂肪，爪下的一只金絲雀，他就全都抓来，什么也不放过。我們的主角在这么的慨叹和訴苦，但他的头却不断的在用功。他固执的要想出一些什么来；只还缺新建設的計画。他又縮小了，他又开始辛苦的工作生活，他又无不省儉，他又下了高尙的和純淨的天，掉在齷齪和困苦的存在里了。在等候着好机会之間，总算得了法院代書人的职务，这职业者，在我們这里是还沒有爭得公民資格，非忍受各方面的打和推不可，被法院小官和他們的上司所輕蔑，

判定了候在房外，并挨各种欺侮呵斥的苦恼的。然而艰难使我們的主角炼成一切的本領。在他所委托执行的許多公务中，也有这样的一件事：是有几百个农奴到救济局里来做抵押。那些农奴所屬的土地，已經成为荒場。可怕的家畜传染病，奸恶經理人的舞弊，送掉頂好的农奴的时疫，坏收成，以及地主的不小的胡塗，都使这成为不毛之地。主人往墨斯科造起时髦房子来，装飾的最新式，最适意，但却把他的财产化得不剩一文錢，至于連吃也不容易。于是他只好把还剩在他手里的惟一的田地，拿去做抵押了。向国家抵押的事，当时还不很明白，而且試办未久，所以要决定这一步，总不免心怀一点疑惧。乞乞科夫以代書人的資格，先来准备下一切；他首先是博得所有在場人的欢心（沒有这豫先的調度，誰都知道是連簡单的訊問也輪不到的——总得每人有一瓶瑪兌拉酒才好），待到确实的籠絡住了所有官員之后，他才告訴他們說：这事件里还有一点必須注意的情形："农奴的一半的已經死掉了的，要防后来会有什么申訴……"——"但他們是还写在戶口調查册上的罢，不是嗎？"秘書官說。"自然，"乞乞科夫回答道。——"那么，你还怕什么呢？"秘書官道。"这一个死掉，别一个会生，并无失少呀，这么样就成。"誰都看見，这位秘書官是能够用詩来說話的。但在我們的主角的头里，却閃出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天才的思想来了。"唉，我这老实人！"他对自己說。"我在找我的手套，它却就塞在自己的腰带上！趁新的人口調查还沒有造好之前，我去买了所有死掉了的人們来；一

下子弄它一千个，于是到救济局里去抵押；那么，每个魂灵我就有二百卢布，目前足可以弄到二十万卢布了！而且現在恰是最好的时机，时疫正在流行，靠上帝，送命的很不少！地主們輸光了他的錢，到处游蕩，把財产化得一点不剩，都想往彼得堡去做官；抛下田地，經理人又不很帮他們，收租也逐年的难起来；单是用不着再付人头税，就不知道他們多么願意把死掉的魂灵讓給我呢，唔，恐怕我到底只要化一两个戈貝克就什么都拿来了。这自然是不容易的，要費許多力，人只好永远在苦海里漂泛，掉下去，又从此造出新的历史来。然而人究竟为什么要他的聰明呢？所謂好事情，就是很不真实，沒有人真肯相信的事情。自然，不連田地，是不能买，也不能押的；但我用移住的目的去买，自然，移住的目的；滔律支省和赫尔生省的荒地，現在几乎可以不化錢的去領；那地方你就可以移民的，心里想多少就多少！我簡直送他們到那地方去：到赫尔生省去；使他們住下！移民是要履行法律的程序，遵照設定的条文，經过裁决的。如果他們要証明書，可以，我不反对。为什么不可以？我也能拿出一个地方审判厅长亲笔署名的証明書来的。这田地，就叫做'乞乞科夫庄'，或者用我的本名，称为'保甫尔村'罢。"在我們的主角的头里建設了这奇特的計画；讀者对于这，是否十分感謝呢，我毫不知道，但作者却觉得应該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感謝的；无論如何，假使乞乞科夫沒有发生这思想——这詩篇也不会看見世界的光了。

他依照俄国的习惯，划过一个十字之后，要实行他的大計划了。他要撒着謊，他是在找寻一块可以住下的小地方，还用許多另外的口实，到我們国度里的边疆僻壤去察看，尤其是比别处蒙着更多的灾害之处，就是：荒歉，死亡以及别的种种。一言以蔽之，是給他极好的机会，十分便宜的买到他所需要的农奴的地方。他决不随便去找任何的地主，却从他的口味来挑选人，这就是，須是和他做成这一种交易，不会怎样的棘手。他先設法去和他接近，賺得他的交情，使农奴可以白白的送他，自己无須破費。在我們这故事的进行中，出现的人物虽然总不合他的口味，但讀者却也不能嗔怪作者的：这是乞乞科夫的錯；因为这里他是局面的主人公，他想往那里去，我們也只好跟着他，如果有人加以責备，說我們的人物和性格都模胡，輕淡，那么，我們这一面也只能总是反复的說，在一件事情的开初，是不能測度它的全部情状，以及經过的广和深的。坐車到一个都会去，即使是繁华的首都，也往往毫无趣味。先是什么都显得灰色，单調。无边际的工厂和熏黑的作場干燥无味的屹立着。稍迟就出现了六层楼房的屋角，体面的店鋪，挂着的招牌，街道的长行和鐘楼，圓柱，雕象，教堂，还有街上的喧嚣和灿烂，以及人的手和人的精神所創造的奇迹。第一回的購买是怎样的成交，讀者已經看見了；这事件怎样地展开，怎样的成功和失败等候着我們的主角，他怎样地打胜和克服更其艰难的障碍，还有是强大的形象怎样地在我們前面开步，极其秘密的杠杆怎样地使

我們这泛滥很广的故事运行，水平綫怎样地激蕩起来，于是迸为堂皇的抒情詩的洪流呢，我們到后来就看見。一位中年的紳士，一輛年青独身者常坐的馬車，跟丁彼得尔希加，馬夫綏里方和駕車的三头駿馬，从議員到卑劣的花馬，是我們已經紹介过了的，由这些編成的我們的旅团，要走的是一条远路。于此就可見我們的主角的生涯。但也許大家还希望我用最后的一笔，描出性格来罢：从他的德行方面説起来，他是怎样的人呢？他并不是具备一切道德，优长，以及无不完善的英雄——那是明明白白的。他究竟是怎样的人？那就是一个恶棍了罢？为什么立刻就是一个恶棍？对于別人，我們又何必这么严厉呢？我們这里，現在是已經沒有恶棍的了。有的是仁善的，坚定的，和气的人，不过对于公然的侮辱，肯献出他的脸相来迎接頰上的一击的，却还是少得很。这一种类，我們只能找出两三个，他們自然立刻高声的談起道德来。最确切是称他为好掌柜或是得利的天才。得利的欲望——是罪魁禍首，它就是世間称为“不很干凈”的一切关系和事务的原因。自然，这样的性格，是有一点招人反感的，就是讀者，即使在自己的一生中，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引他到自己的家里来，和他消遣过許多愉快的时間，但一在什么戏曲里，或者一篇詩歌里遇見，却就疑忌的向他看。然而什么性格都不畏懼，倒放出考察的眼光，来把握他那最內部的欲望的弹鐀的人，是聪明，聪明，第三个聪明的；在人，什么都变化得很迅速；一瞬息間，內部就有可怕的虫蛆做了窠，不住的生长

起来，把所有的生活力吸得干干净净。还有已經不只发現过一回的，是一个人系出高門，不但是剧烈的热情生长得很强盛，倒往往因为一种可怜的渺小的欲望，忘却了崇高的神圣的义务，向无聊的空虛里，去找伟大和尊荣了。象海中沙的，是人的热情，彼此无一相象，开初是无不柔顺，听命于人的，高超的也如卑俗的一样，但后来却成为可怕的暴君。恭喜的是从中选取最美的热情的人：他的无边的幸福逐日逐时的生长起来，愈进愈深的他进了他的魂灵的无际的天国。然而也有并不由人挑选的热情。这是和人一同出世的，却沒有能够推开它的力量。它所驅使的是最高的計划，有一点东西含在这里面，在人的一生中决不暫时沉默，总在叫喚和招呼。使下界的大竟走場至于完成，乃是它的目的，无論它以朦朧的姿态游行，或者以使全世界发大欢呼的輝煌的現象，在我們面前經过——完全一样——它的到来，是为了給人以未知之善的。在驅使和催促我們的主角乞乞科夫的，大約也是发源于热情的罢，这非出于他自己，是伏在他的冰冷的生涯中，将来要令人向上天的智慧曲膝，而且微如尘沙的。至于这形象，为什么不就在目下已經出世的这詩篇里出現呢，却还是一个秘密。

但大家不滿足于我們的主角，并不是苦楚；更其苦楚和伤心的倒是这：我的魂灵里生活着推不开的确信，是无論如何，讀者竟会滿足于这主角，滿足于就是这一个乞乞科夫的。如果作者不去洞察他的心，如果他不去攪起那瞞

着人眼，遮盖起来的，活在他的魂灵的最底里的一切，如果他不去揭破那誰也不肯对人明說的，他的秘密的心思，却只写得他象圣市鎮里，瑪尼罗夫以及所有别的人們——那样子，——那么，大家就会非常滿足，誰都把他当作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的罢。不过他的姿态和形象，也就当然不会那么活泼的在我們眼前出現，因此也沒有什么感动，事后还在振撼我們的魂灵，我們只要一放下書本，就又可以安詳的坐到那圣俄之乐的我們的打牌桌子前面去了。是的，我的体面的讀者，你們是不喜欢看人的精赤条条的可怜相的："看什么呢？"你們說。"这些有什么用呢？难道我們自己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卑鄙和胡塗嗎？即使沒有这書，人也常常看見无法自慰的物事的。还是給我們看看惊心动魄的美丽的东西罢！来帮帮我們，还是使我們忘記自己罢！"——"为什么你要来告訴我，說我的經济不行的呀，弟兄？"一个地主对他的管家說。"沒有你，我也明白，好朋友；你就竟不会談談什么别的了嗎？是不是？还是帮我忘記一切，不要想到它的好——那么，我就幸福了。"錢也一样，是用它来經营田地的，却为了忘却自己，用各种手段化掉。連也許能够忽然发見大富源的精神，也睡了覚了；他的田地拍卖了，地主为了忘却自己，只好去乞食；带着一个原是出奇的下賤和庸俗，連自己看見也要大吃一吓的魂灵。

对于作者，还有一种别样的申斥；这是出于所謂爱国者的，他們幽閑的坐在自己的窠里，做着随随便便的事

情，在别人的粮食上，抽着好签子，积起了一批财产；然而一有从他們看起来，以为是辱沒祖国的东西，即使不过是包含着苦口的眞实的什么書一出版——他們也就象蜘蛛的发見一个蒼蝇兜在他們的网上了的一般，从各处的角角落落里爬出来，揚起一种大声的叫喊道："唔，把这样的物事发表出来，公然叙述，这是好的嗎？写在这里的，确是我們的事——但这么办，算得聪明嗎？况且外国人会怎么說呢？听别人說我們坏，覺得舒服嗎？"而且他們想：这于我們有沒有損呢？想：我們岂不是爱国者嗎？对于这样的警告，尤其是关于外国人，我找不出适当的回答。有一件这样的事：在俄国的什么偏僻之处，曾經生活着两个人。其一，是一个大家族的父亲，叫作吉法·摩基維支；他是温和，平静的人，只爱舒适和幽閑的生活。他不大过問家务；他的生涯，倒是献給思索的居多，他沉潛于"哲学的問題"，照他自己說。"拿走兽来做例子罢，"他时常說，一面在房里走来走去。"走兽是完全精赤条条的生下来的。为什么竟是精赤条条？为什么不象飞禽似的再多一些毛？为什么它，譬如說，不从蛋壳里爬出来的？唉唉，眞的，奇怪得很……人研究自然越深，就知道得越少！"市民吉法·摩基維支这样想。然而这还不是最关紧要的。别一位市民是摩基·吉法維支，他的亲生的兒子。他是一个俄国一般之所謂英雄，当那父亲正在研究走兽的产生的时候，他那二十来岁的广肩闊背的身体，却以全力在傾注于发展和生长。无論什么事，他不能輕易的，照常的就完——总是折

断了誰的臂膊，或者給鼻子上肿起一大块。在家里或在邻近，只要一望見他，一切——从家里的使女起一直到狗——全都逃跑，連在他臥房里的自己的眠床，他也捣成了碎片。这样的是摩基·吉法維支，除此之外，他却是一个善良的好心的人物。但这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告訴你，吉法·摩基維支老爷，"自家的和别人的使女和家丁都来对父亲說，"你那摩基·吉法維支是怎样的一位少爷呀？他給誰都安静不来，太捣乱了！"——"对的，对的，他眞也有些胡鬧，"那父亲总是这么回答着，"但有什么办法呢？打他是已經不行的了，大家就都要說我严厉和苛刻，他却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如果我在别人面前申斥他呢——他一定会小心的；但也忘不了当場丢脸——这就着实可怜。市里一知道，他們是要立刻叫他畜生的。你們以为我不会覺得苦痛的嗎？你們以为我在研究哲学，再沒有别的工夫，就不是他的父亲了嗎？那里的話，你們弄錯了。我是父亲呀，是的，我是父亲呀，媽的会不是。摩基·吉法維支——是深深的藏在我这里的心里的。"吉法·摩基維支用拳头使劲的捶着胸膛，非常憤激了："即使他一世总是一匹畜生，至少，从我的嘴里是总不会說出来的；我可不能自己来給他丢脸！"他这样的发揮了父亲的感情之后，是一任摩基·吉法維支仍旧做着他的英雄事业，自己却回到他心爱的对象去，其間忽然提出这样的問題来了："哼，如果象是生蛋的，那蛋壳应該不至于厚到沒有什么炮弹打得碎罢？唉，唉，現在是到了发明一种新

火器的时候了！"我們的两位居民，就是这样的在平安的地角里过活，他們，在我們这詩篇的完結之处，突然好象从一个窗口来窺探了一下，为的是对于热烈的爱国者的申斥，給一个平稳的回答，他們爱国者，就大概是一向靜靜的研究着哲学，或者他們所热爱的祖国的富的增加，不管做着坏事情，却只怕有人說出做着坏事情来的。然而爱国主义和上述的感情，也并不是这一切責备和申斥的原因。还有完全两样的东西藏在那里面。我为什么該守秘密呢？除了作者，誰还有这义务，来宣告神圣的真实呢？你們怕深刻的，探究的眼光射到你們的身上来。你們不敢自己用这眼光去看对象，你們喜欢瞎了眼睛，毫不思索，在一切之前溜过。你們也許在心里嗤笑乞乞科夫；也許竟在称贊作者，說，"然而，許多事情，他实在也观察得很精細！該是一个性情快活的人罢！"这話之后，你們就以加倍的驕傲，回到自己的本来，脸上显出一种很自負的微笑，接下去道："人可是应該說，在俄国的一两个地方，确有非常特別和可笑的人的，其中也还有实在精炼的恶棍！"不过你們里面，可有誰怀着基督教的謙虛，不高声，不明說，只在万籟俱寂，魂灵孤独的自言自語的一瞬息間，在內部的深处，提一个問題来道："怎么样？我这里恐怕也含有一点乞乞科夫气罢？"怎么会一点也沒有。假如迎面走过了一个官，是中等品級的汉子——他就会立刻触一触他的邻人，几乎要笑了出来的样子，告訴他道："看呀，看呀，这是乞乞科夫，他走过去了！"他还会忘記了和自己的身分和年龄

相当的礼仪，孩子似的跟住他，嘲笑他，愚弄他，并且在他后面叫喊道："乞乞科夫！乞乞科夫！乞乞科夫！"

然而我們話講的太响，竟全沒有留心到我們的主角在講他一生的故事时睡得很熟，現在却已經醒来，而且要隐約的听到有誰屡次的叫着他的姓氏了。他这人，是很容易生气，如果毫不客气的在講他，也是极不高兴的。得罪了乞乞科夫沒有，讀者自然覚得并无关系；但作者却相反，无論如何，他总不能和他的主角鬧散的：他还有許多路，要和他携手同行；还有两大部詩，摆在自己的前面，而且这实在也不是小事情。

"喂，喂！你在鬧什么了！"乞乞科夫向綏里方叫喊道。"你……？"

"什么呀？"綏里方慢吞吞的問。

"什么呀？你問！你这昏蛋！这是什么走法？前去，上紧！"

实在的，綏里方坐在他的馬夫台上，久已迷蒙着眼睛了。他不过在半醒半睡中，間或用繮繩輕輕的敲着也在睡覚的馬的背脊。彼得尔希加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落掉了帽子，反身向后，把头擱在乞乞科夫的膝髁上，吃了主人的許多有力的敲击。綏里方鼓起勇气来，在花馬上使劲的抽上一两鞭，馬就跑开了活泼的步子；于是他使鞭子在馬背脊上呼呼发响，用了尖細的声音，唱歌似的叱咤道："不怕就是了！"馬匹奋迅起来，曳着輕車，羽毛似的前进。綏里方单是揮着鞭子，叫道："嚇，嚇，嚇！"一面在他的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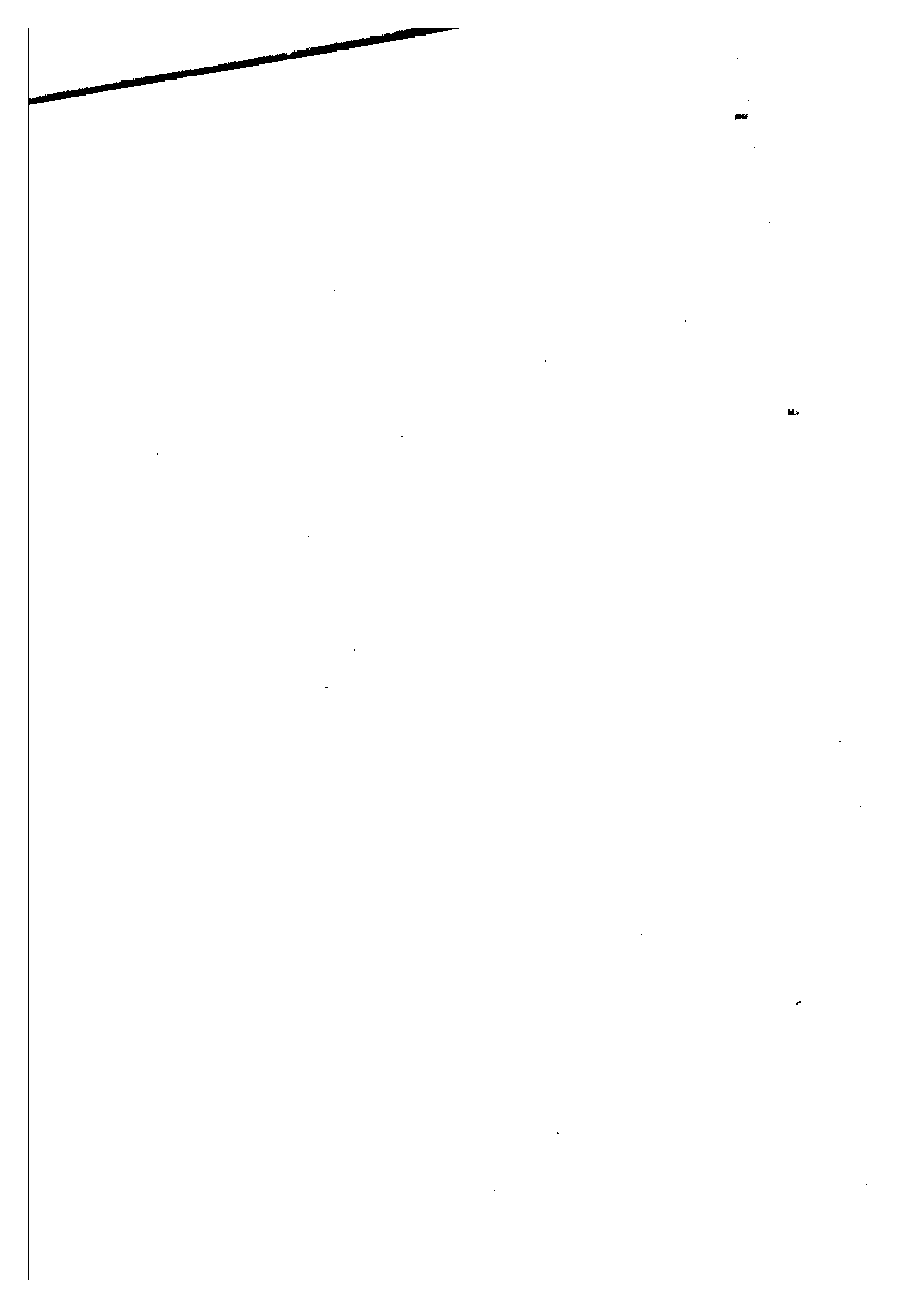
台上很有規律的顚来簸去，車子就在散在公路上的山谷上飞馳。乞乞科夫靠在坐子上，略略欠起一点身子来，愉快的微笑着！因为他是喜欢疾走的。那一个俄国人不喜欢疾走呢？他的魂灵，无时无地不神往于懵朧和顚倒，而且时常要高声的叫出“管他媽的”来，他的魂灵会不喜欢疾走嗎？倘若其中含着一点很神妙，很威幸的东西，他会不喜欢嗎？好象一种不知的伟力，把你载在它的翼子上，你飞去了，周围的一切也和你一同飞去了：路标，坐在車上的商人，两旁的种着幽暗的松树和樅树，听到斧声和鴉鳴的树林，很长的道路，都飞过去了——远远的去在不可知的远地里；而在这飞速的閃爍和动蕩中，却含有一种恐怖，可怕，一切飞逝的对象，都沒有看清模样的工夫，只有我們头上的天，淡淡的云，上升的月亮，却好象不动的靜靜的站着。我的三駕馬車呵，唉唉，我的鳥兒三駕馬車呵！是誰发明了你的呢？你是只从大胆的，勇敢的国民里，这才生得出来的——在不爱玩笑，却如无边的平野一般，展布在半个地球之上的那个国度里：試去数一数路标罢，可不要閃花了眼睛！眞的，你不是用鉄鏁来鈎連起来的，乖巧的弄成的車子。却是迅速地，随随便便地，单单用了斧凿，一个敏捷的耶罗斯拉夫的农人做你成功的。駕駛你的馬夫并不穿德国的长統靴，他蓬着鬍子，戴着手套，坐着，鬼知道是在什么上；他一站起，揮动他的鞭子，唱起他的无穷尽的歌来——馬就旋风似的飞跑。車軸閃成一枚圓圓的平板。道路隆隆鳴动。行路人吓得发喊，站下来仿佛生了

根。——車子飞过去了，飞呀飞呀！……只看見在远地里好象一陣浓密的烟云，后面旋轉着空气。

你不是也在飞跑，俄国呵，好象大胆的，总是追不着的三駕馬車嗎？地面在你底下揚尘；桥在发吼。一切都留在你后面了，远远的留在你后面。被上帝的奇迹所震悚似的，吃惊的旁观者站了下来。这是出自云間的閃电嗎？这令人恐怖的动作，是什么意义？而且在这世所未見的馬里，是蓄着怎样的不可思議的力量的呢？唉唉，你們馬呵！你們神奇的馬呵！有旋风住在你們的鬃毛上面嗎？在每条血管里，都顫动着一只留神的耳朵嗎？你們傾听了头上的心爱的，熟識的歌，現在就一致的挺出你們这黃銅的胸脯的嗎？你們几乎蹄不点地，把身子伸成一綫，飞过空中，狂奔而去，簡直象是得了神助！……俄国呵！你奔到那里去給一个回答罢！你一声也不响。奇妙地响着鈴子的歌。好象被风所攪碎似的，空气在咆哮，在凝結；超过了凡在地上生活和动弹的一切，涌过去了；所有别的国度和国民，都对你退避，閃在一旁，讓給你道路。

附　录

德国　沃多·培克　编



一 《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

一八四六年

作者告讀者

无論你是怎样的人，亲爱的讀者，无論你居于怎样的地位，任着怎样的官职，不問你是有着品級和勛位，是一个普通身分的平常人，倘由上帝授以讀書識字的珍貴之賜，又因偶然的机緣，手里玩着这本書，那么，我請你帮助我。

在你面前的書，大約你也已經看过那第一版，是描写着从俄国中間提了出来的人的。他在我們这俄罗斯的祖国旅行，遇見了許多种类，各样身分，高貴的和普通的人物。他从中选择主角，在显示俄国人的恶德和缺失之点，比特长和美德还要多；而环繞他周围的一切人，也选取其照見我們的缺点和弱点，好的人物和性格，是要到第二部里这才提出的。这書里面所叙述的，有許多不确之处，而在俄罗斯祖国所实現的事物，也并不如此，这是因为我实在沒有能够深通一切的緣故。尽一生之力，来研究我們的故乡的現状，就是百分之一也还是做不到的。加以还会有我自己的草率，生疏和悤促，混入許多错誤和妄断，至使

这書的每一頁上，无不应加若干的修改，所以我悬求你，亲爱的讀者，請賜我以指正。你不可輕視这劳力。縱使你的教养和生活是怎样的高超，并且觉得我的書是怎样的輕微和不足道，加以訂正和指点，在你是怎样的瑣細和无聊，我却还是悬求你，請你做一下。但是还有你，亲爱的讀者，就是平常的教养和普通的身分，也不要以为一无所知，就不来教导我。每一个人，只要生在世間，見过世界，遇着过許多人，即一定会看出許多别人之所失察，懂得許多别人之所不知。所以我不願意放弃你的指导。只要你細心的看过一遍，对于我的書的什么地方会沒有話要說，这是决不至于的。

假如罢，只要人們中有一个人，知識广博，經驗丰富，熟悉我們描写的人們的地位，記下他对于全書的指示来，而且閱讀之际，仅有手里一枝笔和他放在面前的桌上一张紙，这是多么的好呢。如果他每回讀完一两頁之后，就一想他一生的經历，他所遭遇的一切人，他所目睹的一切事，以及他所亲見亲聞的种种，看和描写在我的書中的事件是否相象，或者簡直相反——而且如果他細細写下他的記忆来，寄給我每张写滿的紙，这样的一直到讀完了全書，这又是多么的好呢。他給了我怎样的一个很大的实惠呢。文章的风格和詞藻是不必介意的；这里所处置的只在事情本身和它的眞实，并不是为了风格。如果加我指摘，給我譴責，或者要置之危险，使我毁伤，說我做了一件事情的誤謬的叙述，也都用不着顧忌，但願有用和改善，乃

是我真正的目的。对于这一切，我是統統真心感謝的。

更好的事，是如果有一个地位很高的人，那各种关系——从生活以至教养——都和我的書中所描写的地位相差甚远，然而明白他自己所屬的地位的生活，而且这样的人肯打定主意，一样的把我的書从头看起，使一切地位很高的人們在他精神的眼目之前一一經过，并且严密的注意，看各种地位不同的人們中是否有一点什么相通的东西，看大抵出现于下等社会中者，是否也有时再見于上流社会；并且把想到的一切，就是把出于上流社会的各种事故，和拥护或排斥相关的这思想，写得十分詳細，恰如他所观察一样，不忘記人物本身和他的脾气，嗜好和习惯，也不放过他們周围的无生物，从衣服起，下至器具以及他們所住的房屋的墙。我必須知道代表着国民的精华的这上流社会。在我明白了俄国的各方面的生活之前，至少，在具备了我的作品所必要的分量之前，我是不能把我那作品的末一部发表出去的。

这也不坏，如果有一个人，具备着丰富的幻想和才能，活泼的想象着一切人間的关系，并且到处从各种生活状态上来观察人，——一句話，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知道深入他所閱讀的作者的精神，或者引申和开拓他的思想——把見于我的書中的各人物，細心的追究下去，还肯告訴我在这种或那种景况中，他們应該怎样的举动，从开端来加推断，在故事的进行中他該有怎样的遭遇，由此能够际会到怎样一种新的情形，以及我还应該把什么添在我的著作里；凡

此一切，到我的書印成一本新的，較好和較出色的本子，显在讀者面前的时候，我都要郑重的加以考虑的。

还有一件，是我真心的悬求那肯以他的指点，使我欣悦的人：他写起文字来，不要以为写的是給和自己有同等的教养，和自己有一样的趣味和一样的思想，許多事情是不必詳說也会了然的人去看的文字；倒要請他写得好象是給教养全不能和自己相比，几乎毫无知識的人去看似的。如果他不算写給我，却当作写給一个一生都过在那里的，穷乡僻壤的野人，那就更其好，对于这等人，倘要說明一点小事情，使他懂得，略有印象，是几乎象对孩子一样，用不着出于他的程度之上的言語的。如果誰都把这一点永是放在心中，如果誰准备写給我关于我的書的指示，永是把这一点放在心中，則这指示之有意思和有价值，还在他自己之所意料以上；他給我一个很大的实惠了。

如果我的讀者肯顧全和充滿我的真心的希望，如果其中真有一两个人秉着非常的好意，要回答我的悬求，那么，可以用这方法把你的指示寄給我：把写着我的地址姓名的封筒，套在另一个封筒里，寄給下列的人們：圣彼得堡大学校长彼得·亚历山特洛維支·普来德納夫大人收（地址是圣彼得堡大学）或者墨斯科大学教授斯台班·彼得洛維支·綏惠略夫先生收（地址是墨斯科大学），看那一处和寄信人相近。

临末，对于批評和議論我这書的記者和作家全体，还要声明我的率直的感謝；虽有不少天然的过份和夸张，但

給我的心和精神，却指示了很大的决断和益处，所以我懇求他們这回也不要放下他們的批評。我可以預先坦白的說，只要是給我启发和教导，我全都很感激的接受的。

二　关于第一部的省察

市鎮的观念——他們的現状的极度的空虛。出于一切范围之外的閑談和密告。这些一切，怎样地从閑暇发生，演成最高度的笑柄，以及原是聰明的人，怎样地終于弄到犯了很大的愚蠢。

閨秀們的会話的細目。怎样地在一般的閑談里，又夹进私心的閑談去，以及于是怎样地不再寬恕别人。风聞和猜測怎样地造成。这猜測怎样地达到滑稽的极頂。大家怎样地不知不覚的来参加这閑談，以及綉鞋英雄和娘兒奴才① 怎样地造就。

生活的虛脫，安逸和空虛，怎样地由幽暗的，一言不发的死来替換。这可怕的事件怎样地木然的进来而且过去。什么也不动。死来恐吓这完全不动的生活。对于讀者，却应該使生活的死一般的麻木，見得更其可怕。

生活的怕人的昏暗揭去了，其中藏着一种深的神秘。这岂不是有些很可怕嗎？这人立而跳的，搗乱的，閑暇的生活——岂不是一个現象，由可怕的伟大而来的嗎？……

① 蝟女人，或怕老婆汉子的意思。——譯者。

生活！……在跳舞装，在燕尾服，在談閑天和交换名片的地方——沒有一个人相信死……

細目。閨秀們立刻因此爭吵起来，因为这一个願意乞乞科夫是这样，而别一个却同时希望他有些那样——所以她們就只采取些合于自己的理想的风聞。

别的閨秀們登場。

通体漂亮的太太有一种偏于物欲的脾气，而且要說她有时怎样地仗着自己的理性之助，来克服这脾气，以及她怎样地懂得和男人們保着若干的距离。但也真的出过这事情，而且用着很单純的方法。沒有一个人近得她，那簡单的緣由，是因为她在年青时代已經和一个守夜人有过很相类似的事情，虽然她这么漂亮，还有一切她的好性質。——“唉唉，我的亲爱的，您知道，先把一个男人引一下，于是推开他，于是再去引一下，我覺得可很好玩呢。”在跳舞会里，她也这样的来处置乞乞科夫。别人都以为自己也应該这么办。有一位走得很規矩。有两位閨秀是挽着臂膊，走来走去，竭力引长了声音笑起来。于是她們忽然发見乞乞科夫不成样子了。

通体漂亮的太太爱讀关于跳舞会的記載。維也納的集会的記事她也覺得很有味。此外是这位閨秀很留心于打扮，这就是說，她喜欢查考别的閨秀們，那打扮好，还是坏。

当她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就观察着进来的人們。“N簡直全不知道打扮，真的，她不知道。那围巾是和她一点

也不相称的。"——"知事的女兒穿的多么出色呵。"——"但是，亲爱的，她可是穿的不象样呀。"——如果真的这样子————

全市鎮乱七八遭的縱横交错着閑談和密告——这是他們一群中的人生的安逸和空虛的本相。到处是胡說白道，大家只是竭力的和这联成一气。跳舞会的要点。

第二部中的反对的本相，着力在打破和撕裂的安逸。

怎样地才能够把全世界的安逸和閑暇的一切玩意拉下来，到市鎮的閑暇的一种，怎样地才能够把市鎮的閑暇提上去，到全世界的安逸和閑暇的本相。

这必須总括一切类似的特征，也必須在故事里有一个切实的繼續。

三　第九章結末的改定稿

他們想了一通，終于决定去問那和乞乞科夫交易，他买了这疑問的死魂灵去的出主。检事所得的差使，是訪梭巴开維支去，幷且和他談談，审判厅长却自願到科罗皤契加那里去。我們也还是一同起身，跟着他們去看看，他們在那里究竟打听了些什么罢。

第……章

梭巴开維支和他的夫人住在一所离嚣尘較远的屋子里。他选定了造得很坚固的房屋，用不着怕屋頂要从头上落下来，可以舒适幸福的过活。这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商人，叫作科罗蒂尔庚，也是一位很茁实的汉子。梭巴开維支只同了他的女人来，孩子們却沒有带在一起。他已經覚得无聊，快要回去了，只还等着这市里的三个居民向他租来种蘿卜的一块地皮的租錢，以及他的女人向裁縫师定下，立刻可以做好的一件时式的棉衣服。他早已有些不耐煩，坐在靠椅里，不断的罵着别人的欺騙和胡鬧，一面那眼光却避开了他的夫人，看着火爐角。正在这时候，检事走进屋子里来了。梭巴开維支說一声“請”，略略一站，就又坐了下

去。检事走向菲杜略·伊凡諾夫娜，在她的手上接过吻，也立刻坐在一把椅子上。菲杜略·伊凡諾夫娜受了吻手之后，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三把椅子都油着綠釉，角上描着黃色的腄道，是外行人的乱塗乱画。

“我这来，是为了要和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检事說。

“心肝，回你的房里去罢！恐怕女裁縫正在等你呢。”

菲杜略走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检事开始了这样的話：“請您允許我問一問：你把怎样的农奴卖給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了？”

“您在說什么呀：怎样的农奴？”梭巴开維支說。“我們立过买卖契約的；是些怎样的人，都写在那上面，一个是木匠……”

“但市里却流传着……”检事有些惶窘了，說……“市里却流传着风聞呢……”

“市里昏蛋太多，总会造出一些风聞来的，”梭巴开維支安静的說。

“不的，不的，米哈尔·綏米諾維支，这是很特別的风聞，令人要胡塗起来的，說的是买卖的全不是农奴，也并非为了移住，而且人們說，这乞乞科夫就是一个簡直是謎一样的人物。于是起了极可疑的猜測，市里只在說这一件事……”

“請您允許我問一問：你莫非是一个老婆子嗎？”梭巴开維支問道。

这問題使检事狼狽之至。他是还沒有自問过，他是老

婆子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的。

“您提出这样的問題，还要到我这里来，是在侮辱我呀，”梭巴开維支接着說。

检事吃吃的認了几句錯。

“您还是到那些坐在紡綫机后面，夜里講着鬼怪和魔女的吓人故事的饒舌婆子那里去罢。如果您不想靠上帝帮助，想出点好的来，那您还不如和孩子們玩擲骨游戏去。您怎么竟来攪扰一个正經人呢？莫非您当我是爱开玩笑的，还是什么嗎？您竟不大留心您的职务，也不大想給祖国出力，給您的邻人得益，爱护您的同僚呀。只要有什么一匹驢子推您到什么地方去，您总想是首先第一，立刻跑出来。留心些罢，您会一回一回的枉然墮落下去，什么好紀念也不留一点，不象样子的完結的。”

检事大碰了一个釘子，竟毫不知道应該怎么回答这道德的教訓了。他受着侮辱和輕蔑，离开了梭巴开維支。但主人还在背后叫喊道：“滚你的罢，你这狗！”

这时候进来了菲杜略。“检事为什么馬上就走了呢？”她問。

“这东西起了后悔，跑掉了，”梭巴开維支說。“你在这里就又看見了一个例子，心肝。这样的一个老少年！已經有白头发了，但我知道，他却还是总不給别人的太太們得一点安靜。这些人都是这一类：他們彼此統統是狗子。亲爱的大地背着他們的安閑，还不够受嗎，他們是应該統統塞在一只袋子里，抛到水里面去的！全市鎮就是一个强盗

策。我們在这里已經沒有什么好找。我們要回家去了。"

梭巴开維支太太还要抗議，說她的衣服还沒有做好，而且她还得买一两个庆祝日所用的头巾上的带結，但梭巴开維支却开导道："这都是摩登貨，心肝；后来还有坏处的。"他命令准备启程；自己和一个巡官到市上的三个居民那里，收了种蘿卜的地租，又繞到女裁縫家，取回那未曾完工，还要再做的衣服，連針綫都在內，以便回家后可以做好，于是立刻离开市鎮了。在路上他不住的反复着說，到这市鎮里来，簡直是危险的事，因为这里是这一个恶棍和騙子坐在别一个恶棍和騙子头上的地方，而且也容易和他們一同陷在大泥塘里的。

别一面，检事对于梭巴开維支为他而設的款待，也狼狽得非常。他很迷惑，至于想不明白应該怎样向审判厅长去报告他的訪問的結果。

然而关于事件的解释，审判厅长所得的也不多。他先坐着自己的車子到得鎮上，由此跑进一条又狹又脏的小巷去，在一路上，車輪总是左左右右的高低不定。先是他的下巴和后脑壳很沉重的撞在自己的手杖上，并且衣服都濺滿了泥污。車子嘖嘖的发着响，搖擺着，在泥濘中进行，終于到了住持长老的处所，在这里先受着接連不断的活潑的猪叫的欢迎。他叫停車，步行着經过各种堆房和小屋，到了大門口。在这里他先借一块毛巾，揩了一回脸。科罗晞契加全象对乞乞科夫一样的来迎接他，脸上也显着那一种阴郁的表情。她頸子上圍着一条好象法兰絨布似的东西，

屋子里飞鸣着无数队的蒼蝇，桌子上摆着难以指名的食餌，分明是藥它們的，然而它們似乎也已經习慣了。科罗睎契加請他坐。

厅长先从自己和她的男人相識談起，于是突然轉到这問題："請您告訴我，这是眞的嗎，新近有一个人拿着手枪，夜里跑到您这里来，威吓着您，說是如果不肯把鬼知道什么魂灵卖給他，他就要謀害您了？您可以告訴我們，他究竟是怀着什么目的嗎？"

"当然，我怎么不可以呢！請您站在我的位置上来想一想：二十五卢布的票子！我实在不明白，我是寡妇，什么也不懂得；要騙我是很容易的，况且又是一件我一向不知道的事情，先生。大麻値什么价錢，我知道，脂油我也卖过的，还有前……"

"不不，請您詳細的講一講。那是怎样的呢。他眞的拿着一枝手枪嗎？"

"沒有的，先生。靠上帝保佑，手枪我可沒有見。可是我不过是一个寡妇——我实在不能知道，死魂灵該値多少錢。对不对，先生，請您照顧一下，告訴我罢，給我好知道一个眞实的价錢。"

"什么一个价錢？什么一个价錢嗎，太太？您說的是什么的价錢呀？"

"死魂灵的价錢呀，先生！"

"她生得呆，还是发了瘋呢？"厅长想，一面注視着她的脸。

“二十五卢布？我实在不知道，也許要值到五十卢布呢，或者竟还要多。”

“請您把鈔票給我看一看，”厅长說，并且向光去一照，查考这是否假造的。然而是一张完全平常的真鈔票。

“但是您只要講这交易怎么一个情形，他从您这里究竟买了什么就是。我还不明白……我簡直一点也不懂……”

“他确是从我这里买了这去的，”科罗皤契加說，“然而您为什么总不肯告訴我，死魂灵要值多少，給我好知道他真实的价錢呢。”

“請您原諒，您在說什么呀？有誰听到过卖死魂灵的嗎？”

“为什么您簡直不肯告訴我价錢呢？”

“那里的話，价錢！請您原諒，这怎么能講到价錢呢？还是老实的告訴我罢，这事情是怎样的。他用什么威吓了您嗎？他想来引誘您嗎？”

“沒有的事，先生，您講的是什么！……现在我看起来，您也是一个商人。”——于是她猜疑的看着他的眼。

“唉唉，那里的話！我是审判厅长呀，太太！”

“不不，先生，您要怎么說，說就是，您一定也想……您也有这目的……来騙我的。不过这于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只会得到坏处的。我很願意卖給您絨毛；一到复活节，我就有出色的絨毛了。”

“太太！我对您說，我是审判厅长。我拿您的絨毛做什么呢，您自己說罢！我什么也不要买。”

“不过这倒是完全合于基督教的事情，先生，”科罗皤契加接着說。“今天我卖点什么給您，明天您卖点什么給我。您瞧，如果我們彼此你騙我，我騙你，那里还有正义呢？对于上帝，这是一件罪业呀！”

“不过我可并不是做买卖的，太太，我是审判厅长！”

“上帝知道，也許您眞的是审判厅长。我可是知不淸。那又怎么呢？我是一个孤苦零丁的寡妇！您为什么要問我这些呢？唔，先生，据我看来，您自己……也是……要买这东西的。”

“太太，我劝您去看一看医生，”审判厅长气恼的說。“您的这地方，好象实在很不清楚了。”——他一面用手指向自己的前額一指，一面接着說。和这話同时，他也就站起身来，走了出去了。

科罗皤契加却站着沒有动，还象她一向的对付商人一样，不过看得这些人現在竟这么的不和气，会发恼了，很覚得希奇，而且一个孤苦零丁的寡妇，活在这世界上眞也不容易。厅长在路上折断了一个輪子，从上到下都濺滿了泥污，总算艰难困苦的回了家。如果不算他在下巴上給自己的手杖撞出来的一块肿，那么，这些就是这沒兴头，沒結果的旅行的成績。在自己的家的附近，他遇見了坐着馬車，迎面而来的检事。检事好象很不高兴，垂着头。

“哪，您从梭巴开維支打听了些什么呀？”

检事低着头，回答道：“我一生中还沒有吃过这样的亏……”

"这是怎的?"

"他踢了我一脚,"检事显着意气消沉的样子,說。

"怎么样呢?"

"他对我說,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不配做我的职务;而且我还沒有检举过自己的同僚。别的检事們每礼拜总写出检举文来,我可是每一件公事上写一个'閱'字,自然是在我有报告同僚的义务的时候。——我也沒有把一件事情故意压起来。"

检事全然挫折了。

"那么,关于乞乞科夫,他說了些什么呢?"厅长問。

"他說了些什么?他說我們都是老婆子,胡涂虫。"

厅长沉思起来了。但这时来了第三辆車:是副知事。

"我的先生們,我通知你們,大家应該小心了。人們說,我們这省里恐怕真的任命了一个总督。"

厅长和检事都张开了嘴巴,审判厅长还自己想:"我們办在那里的恶魔倒很感謝的羹湯,現在是快到自己来喝下去的时候了。如果他知道了这市里是多么乱七八糟!"

"打击上面又是打击!"完全失望的站在那里的检事,心里想。

"您可知道做总督的是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种性格嗎?"

"这可是什么也还沒知道,"副知事說。

这瞬間来了邮政局长,坐着馬車。

"我的先生們,新总督要到任了,我給你們賀喜。"

“我們已經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不过还沒有明白底細，”副知事說。

“那里，已經明白了的，那是誰。”郵政局长回答道。“阿特諾梭罗夫斯基·水門汀斯基公爵。”

“那么，人怎么談論他呢？”

“他大概是一位很严厉的人物，”郵政局长說，“一位性格剛强的很是明亮的人。他先前是督办过什么一个公家的建筑委員会的，您懂了沒有？有一回，出了一点小小的不規則。那么，您以为怎么样，可敬的先生，他把什么都搗烂了，他把大家都弄得粉碎了，弄得他們簡直連什么也不剩，您瞧。”

“但在这市鎮上，却用不着严厉的規則的。”

“哦，是啦，他是一位学問家，亲爱的先生！一位很博大的人物！”郵政局长接着說。“曾經有过一回什么……”

“然而我的先生們，”郵政局长道，“我們竟停了車子，在路上談天。我們还不如走……”

这时候，紳士們才又清醒了过来。街道上却已經聚集了許多看客，张着嘴巴，在看这四位先生坐在自己的車子里，大家在談話。馬夫向馬匹吆喝一声，于是四輛車子就接連着駛往审判厅长的家里去了。

“鬼竟也在不湊巧的时候把这乞乞科夫送到我們这里来！”厅长在前厅里脫着泥污一直濺到上面的皮外套，一面想。

“我头里是什么都胡里胡塗，”检事說着，也一样的脫

了皮外套。

"对于这事情，我可不明白了，"副知事說，一面脫着他的皮外套。

邮政局长却什么話也不說，单是对于脫下他的外套来，覺得很滿足。

大家走进屋子去，立刻就搬出一餐小酌来了。外省的衙門里，是决不能沒有小酌的，如果两个省里的官員聚在一起，那么，小酌就自然会作为第三个，前来加入了联盟。

审判厅长走到桌子前，自己斟出一小杯苦味的艾酒，說道："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这乞乞科夫是什么人。"

"我更有限，"检事說。"这样糾紛錯杂的事件，是自从我任事以来，还沒有出現过的。我实在再沒有办这事情的胆量了。"

"然而！虽然如此，那人却有着怎么一种世界人物的洗練呵！"邮政局长說，一面先斟一杯淡黑色的蔗酒，再加上一两滴蔷薇色的去，使两样混合起来。"他一定到过巴黎。我极相信，他是一个外交官之流。"

这时候，那警察局长，那全市的无不知道而且大受爱戴的恩人，商人社会的神象，闊綽的早餐夜膳以及别的筵宴的魔术师和安排者，走进屋子里来了。

"我的先生們，"他叫了起来，"关于乞乞科夫，我一点也不能知道。他的紙片，我不能去翻检；他也总不离开他的屋子，好象生病似的。我也打听他的人，問了他的僕人彼得尔希加和馬夫綏里方。第一个有点喝得烂醉，还好象什

么时候都是这副模样。"說到这話，警察局长便走向小食桌，用三种燕酒做起混合酒来。"彼得尔希加說，他的主人和各种人們往来，我看他举出来的，全是上等人，例如乍列克罗耶夫……他还說出一批地主来——都是六等官或者竟是五等官。綜里方講，大家都把他看作一个能干的人，因为他办事实在又稳当，又出色。他曾在税关上办公，还进过一个公家的建筑委員会！是什么委員会呢，他可是說不清。他有三匹馬：'一匹还是三年前买来的，花馬是用别一匹一样毛色的馬换来的，第三匹也是买来的……'他說。他很切实的講，乞乞科夫确是名叫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是六等官。"

"一个上等人，而且还是六等官，"检事想，"却决心来做这样的事情！誘拐知事的女兒，起了胡塗思想，要买死魂灵，还在深夜里，和睡着的地主老婆子去搗乱——这和驃騎兵官是相称的，和六等官可不相称！"

"如果他是六等官，他怎么会决計来做这样的犯罪的事情，假造鈔票呢？"自己也是六等官，爱吹笛子的副知事想，他的精神，是傾向艺术远过于犯罪的。

"要說什么，說就是，我的先生們，不过我們应該給这事情有一个結束！要来的，来就是！您們想一想罢，如果总督一到任，鬼才知道我們会出什么事哩！"

"那么，您以为我們得怎么办呢？"

警察局长說道："我想，我們先应該决計。"

"您說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决計？"厅长問。

“我們应該逮捕他，当作一个犯了嫌疑的人。”

“是的，但怕不行罢？如果倒把我們当作犯了嫌疑的人，逮捕起来呢？”

“什……么？”

“哪，我想，他也許是派到这里来，有着秘密的全权的！死魂灵？哼！不但說他要买是一句假話，也是为了查明那个死人的假話，那报告上写了死得‘原因不明’的。”

这番話使大家都沉默了。检事尤其害怕。还有审判厅长，虽然是自己說出来的，却也在深思默想。两个人……

“那么，我的先生們，我們該怎么办呢？”那警察局长，即全市的恩人，商家的宝貝，說，一面灌下甜酒和苦酒的奇异混合酒去，还在嘴里塞了一点食物。

侍役搬进一瓶瑪竟拉酒和几个杯子来。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該怎么开手了！”厅长說。

“我的先生們，”邮政局长喝干一杯瑪竟拉，吞下一片荷兰干酪，加奶油的一块鱘魚之后，于是說道，“我是这样的意見，我們应該把这件事彻底的探索一下，我們应該把它彻底的研究一下，共同 in corpore① 的商量一下，这就是說，我們总得大家聚集起来，象英国的議院那样，您懂了罢，来测量对象，明白透彻它一切細微曲折的詳情，您懂了沒有？”

“我們自然得在什么地方聚集一下的，”警察局长說。

---

① 英語，也是“共同”或“合为一体”之意。——譯者。

"好的，我們来集会罢，"厅长說，"共同决定一下，这乞乞科夫是什么人。"

"好的，这才是聪明法子哩——我們应該决定一下，乞乞科夫是什么人。"

"我們要問問各人自己的意見，于是决定一下，乞乞科夫是什么人。"

一說这些話，大家就立刻覺到一种不再着急的心情，喝了一两杯香檳酒。人們走散了，滿足得很，以为会議就会給他們分明切实的証据，乞乞科夫究竟是什么人。

四之A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第一次的草稿）

“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貴重的先生，”郵政局长說，虽然并不是只有一个先生，房里在場的倒一共有六个，“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和别的伤兵一起，一个大尉，名叫戈貝金的，也送到卫戍病院里来了。这是在克拉斯努伊附近，或是在利俾瑟之战罢，那不关要紧，亲爱的先生，总之是他在战場上失去了一只臂膊和一条腿。您也知道，那时对于伤兵还沒有什么設备，那废兵的年金——您也想得到——說起来，是一直到后来这才制定的。我們的戈貝金大尉一看，他应該做事，可是您很知道，他只有一条臂膊，就是那左边的一条。他就到他父亲的家里去，但那父亲給他的回答是：‘我也还不能养活你。’您想想就是！‘我自己就得十分辛苦，这才能够維持。’您瞧罢，貴重的先生，于是我的戈貝金决定，上彼得堡去，到該管机关那里，看他們可能給他一点小小的补助：他呢，說起来，是所謂犧牲了他的一生，而且流过血的……他坐着一輛貨車或是公家的驛車，上首都去了，可敬的先生，他吃尽辛苦，这才到了彼得堡。您自己想想看：現在是这人，就是戈

貝金大尉，在彼得堡，就是在所謂世上无双的地方了！他的周围一下子就光輝灿烂，所謂一片人生的广野，童話样的仙海拉宰台的一种，您听明白了沒有？您自己想想就是，他面前忽然的躺着这么一条涅夫斯基大街，或者这么一条豌豆街，或者，媽的，这么一条列退那耶街，这里的空中聳着这么的一座塔，那里又挂着几道桥，您知道，一点架子和柱子也沒有；一句話，真正的什米拉米斯，可敬的先生，实在的！他先在街上走了一轉，为的是要租一間房子；然而对于他，什么都令人疑疑惑惑：所有这些窗幔，卷帘和所有鬼物事，您知道，就是地毯呀，真正波斯的，可敬的先生……一句話，是大家都在用脚踏着錢。人走过街上，鼻子远远的就覺得，千元鈔票发着气味；您知道，我那戈貝金大尉的整个国立銀行里，却只有五张蓝鈔票，这就是一切，您懂了沒有。于是他終于住在一个客店力伐耳市里，每天一卢布。您知道：午餐两样，一碟菜湯，加一片湯料肉。他看起来，他在这里是不能十分揮霍的。他就决定，明天到大臣那里去，可敬的先生。皇上那时候沒有在首都，因为軍队还沒有从战地上回来，那是您自己也想得到的。于是他，有一天的早晨，起来的早一点，用左手理一理鬍子，于是您瞧，他到理发店里去了，这是因为要显得新开张的意思，穿好他的制服，用木脚一拐一拐的走到大臣那里去。現在您自己想想就是，他先去問一个警察，那里是大臣的住宅。‘那边’，那人回答着，并且指示了邸宅区海岸边的一所房子，好一所精致的茅棚

呀，我可以对您說！大玻璃窗，大鏡子，大理石和到处的金屬，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可敬的先生！这样的門的把手，您知道，人得先跑到店里去买两戈貝克肥皂，于是，就这么說罢，来洗一两点鐘手，这才敢于去捏它！一句話，什么都是紫檀和磁漆，要令人头昏眼花，可敬的先生！甬道上呢，您知道，站着一个門丁，真正的大元帅：这样的一副伯爵相，手里拿着刀，麻布領子，媽的！好象一匹养得很好的布尔狗。我的戈貝金总算拖着他的木脚走进前厅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只因为恐怕那臂膊在一个亚美利加或是印度上，在鍍金的磁瓶上碰一下，您知道。您瞧，他自然应該等候許多工夫，因为他到这里的时候，那大臣說起来还刚刚起床，当差的正給他搬进什么一个銀的盆子去，您很知道，是洗脸用的。我的戈貝金一直等了四个鐘头之久，副官或是一个别的当直的官員总算出来了，說道：大臣就来。但在前厅里人們已經挪挤得好象盘子里的豆子一样，純粹是四等官呀，大佐呀这些大官，有几处还有一个带肩綏的白胖大好佬，您知道，一句話，就是簡直是所謂将校团。大臣到底也走进屋子里来了，可敬的先生！您自己想得到的：他先問这个，然后再問那个：您到这里貴干呀？那么，您呢？您有什么見教呢？临末也輪到了我的戈貝金，他鼓起全身的勇气，說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流了我的血，一条腿和一只臂膊失掉了，說起来，我已經不能做事，所以不揣冒昧，来求皇上的恩典的。'大臣看見这人裝着义足，右边的袖子也空空的挂着。

'就是了，'他說，'請您过几天再来听信罢。'哪，这么着，可敬的先生，过不了四五天，我的戈貝金就已經又在大臣那里出現了。大臣立刻認識了他，您知道。'阿呀！'他說，'可惜这回除了請您等到皇上回来之外，我不能給您别样的好消息。到那时候，对于伤兵和廢兵总該会給些什么的，不过倘沒有陛下的圣旨，說起来，我什么也不能替您設法。'于是他微微的一鞠躬，謁見就算完結了。您自己想得到的，当我的戈貝金从大臣那里出来的时候，真的沒有了主意；說起来，他是沒有得到許可，可也沒有得到回絕。然而首都的生活，对于他自然一天一天的难起来，那是您很能明白的。于是他自己想，'我要再去見一見大臣，对他說：請您随便帮一下，大人，我立刻要什么也沒得吃了；如果您不帮助我，說起来，我就只好餓死了。'然而他到得大臣那里时，却道是：'那不行，大臣今天不見客，您明天再来罢。'到第二天——一样的故事，那門丁連看也不大願意看他了。我的戈貝金只还有一枚五十戈貝克的銀元在衣袋里。先前呢，他还可以买一碟菜湯加上一片湯料肉，現在他却至多只能在那里买这么一点青魚或者一点腌王瓜和几文錢的面包——一句話，这可怜的家伙可实在挨餓了，然而他却有狼一般的胃口。他常常走过什么一个飯店前面，現在您自己想想看：那厨子，是一个鬼家伙，一个外国人，您知道，总是只穿着很精致的荷兰小衫，站在他的灶跟前，在給你們預备什么 Finserb 或是炸排骨加香菌，一句話，是很好的大菜，使我們的大尉饞的恨不得自己去吃一通。或者他走

过来留丁的店門口：笑嘻嘻的迎着他的是一条熏鲑魚。或者一籃子樱桃——每件五卢布，或者一大堆西瓜，簡直是一輛公共汽車，您知道，都在窗子里，找寻着衣袋里有些多余的百来块錢的呆子，您想想罢，一句話，步步都是誘惑，眞敎人所謂嘴里流涎，然而对于他呢：請等到明天。現在請您設身处地的来想一想：一面呢，您瞧，熏魚和西瓜，别一面呢，是这么的一种苦小菜：‘明天再来’。这可怜的家伙終于熬不下去了，决計无論如何再去謁見一下子。他站在甬道上等候着，看可还有一个什么請願人出現；他終于也跟着一个将軍，您知道，走进宅子去，用他的木脚拐进了前厅。大臣照平常的出来会客了：‘您有什么事呢？您有什么見教呢？’‘哦，’他一看見戈貝金，就叫起来，‘我可已經告訴过您了，您得等着，等到您的請求得到决定。’——‘我請求您，大人，我什么也沒得吃了，說起来……’——‘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替您办，只好請您自己办，只好請您自己去想法。’——‘但是，大人，这是您可以自己所謂判断的，我沒有了一只手和一条腿，怎能給自己想什么办法呢。’他还想添上去道：‘用鼻子是我可什么法子也沒有，这至多只能醒一下鼻涕，然而就是这也还得买一块手巾。’但是那大臣，您瞧，亲爱的先生，——也許是覺得戈貝金太麻煩了，或者他眞的要办理国事——总之，那大臣是，您自己能明白的，非常生气了。‘您出去！’他大声說，‘象您似的人这里还多得很，您出去，靜靜的去等着，到輪到您了的时候！’——然而我的戈

貝金却回答道——飢餓逼得他太利害了，您知道——：‘随您的便，大人；在您給我相当的吩咐之前，我在这里是不动的。’这可是，亲爱的先生，您自己可以知道，那大臣簡直气得要命。而且实实在在，象一个什么所謂戈貝金，敢对大臣来这么說，到現在为止，在世界史的記录上确也还不曾有过前例的。您自己可以知道，怎样的一位会恼怒的大臣，但說起来，这可是所謂国家的大員呀。‘您这不成体統的人！’他叫喊說。‘野战猎兵在那里？叫野战猎兵来，送他回家去罢！’然而那野战猎兵，您很知道，却已經站着，等在門外面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家伙，您知道。簡直好象天造他来跑腿的一样。一句話，是一个很好的拔牙鉗。于是我們这上帝的忠僕就被装在馬車里，由野战猎兵带走了。‘唔，’戈貝金想，‘我至少也省了盘纏錢！这一点，我倒要謝謝大人老爷們的。’他这么的走着，可敬的先生，和那野战猎兵，当他这样的坐在野战猎兵的旁边的时候，說起来，他在所謂对自己說：‘好，’他說，‘大臣告訴我，我只好自己办，自己想法子！好，可以，’他說，‘我就来想法子罢！’他怎样的被送到他一定的地方，就是他到底弄到那里去了呢，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关于戈貝金大尉的消息，就沉在忘却的河流里面了，您知道，詩人之所謂莱多河。但这地方，您瞧，我的先生們，在这地方，可以說，却打着我們的奇聞的結子的。戈貝金究竟那里去了呢，誰也不知道；然而您自己想想罢，不到两个月，略山的林子里就現出一群强盗来，而这群强盗的头領，您瞧，却并

非别的，正是戈貝金大尉。他招集了种种的逃兵，把他們組織了一个所謂强盜团。这时候是，您也明白，刚在战爭之后，大家都还是过慣了沒拘束的生活，您知道——那时性命差不多只值一文錢；自由，不羈，我对您說，大家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总而言之，可敬的先生，他带領着一枝軍队了。沒有一个旅客能够平安的通过，不过說起来，却单是对于国帑。如果有人过路，只为了自己的事情——哪，他們就单是問：'您去干什么的？'于是放他走。对国家的輸送：粮秣呀，金錢呀的办法可是相反了——总之一句話，只要是带着所謂国家这一个名目的——那就对不起。那么，您自己就知道，他根本的搶着国帑的袋子。或者他一听到納稅的期限已在眼前了——他就馬上到了这地方。他立刻叫了村长来，喊道：'拿年貢和租稅来。'哪，您可以自己想到的，乡下人一看：'这么的一个跛脚鬼，他的衣領是紅紅的，还发着金光，象一匹菲涅克斯①的毛羽，媽的，要尝耳刮子味道的，''在这里，收去罢，老爷，但請您放我們平安。'他自然心里想：'这該是那里的一个地方法官，或者也許是說起来，还要利害的脚色。'然而那錢呢，可敬的先生，那当然是他收去了，全象自己的一样，还給乡下人一个收条，使他們可以在主人面前脫掉干系，表明他們的确付过錢，完清了租稅，征收的却是这个人，就是戈貝金大尉；哦，他竟还盖上一个自己的印章哩，一句話，可

① Phönix，希腊神話中的怪鳥，每五百年自焚一次，轉成年靑。——譯者。

敬的先生，他就是这一种样子的搶劫。也派了許多回兵，要去捉拿他，可是我的戈貝金怕什么鳥。这些都是眞正的亡命之徒。您知道，这些聚在这里的……但到他看見这已經不是玩笑，所謂弄坏了好菜的时候，到底也眞的着了急；刻刻总在追捕，不过他自己却已經积起很大一批的錢的了，亲爱的先生，哪，于是他說起来，有一天就跑到外国去了，到外国，可敬的先生，您很知道，那就是到合众国。他从那边写了一封信給皇帝，您自己也想得到的罢，是一封措辞最精，文体极整的信，您几乎要出于意料之外的。所有古时候的柏拉图呀，迪穆司台納斯呀——比起他来就簡直是孱头或者奴僕：'你不要相信罢，陛下呵，'他写着。'以为我是这样那样的……'总而言之，他每段都用这話来开头——眞出色！'只有必要是我的举动的原因，'他說，'我說起来，是流了我的血，而且所謂不惜生命的，而现在呢，您只要想想就是，再也沒法生活了。''我請求你，释放我的伙伴，不加責罰，'他說，'他們无罪，因为是我把他們所謂加以誘引的，請垂仁慈，并且降旨，倘将来有战事上的伤兵回来，'您自己想想就是，'所謂給他們設法……'一句話，这封信是极其精練整齐的，哪您自己想想就是，皇上自然是被感动了。他的龙心起了怜憫，虽然他是罪人，而且說起来是所謂要处死刑的，哪，而且他看起来，一个好人也会成为罪犯，这是应該算作不得已的犯罪，給以寬恕的——况且在不太平的时候，也不能什么全都顧虑到——只有上帝，人可以說，完全沒有缺点——一句話，亲爱的

先生，这一回是皇上开了所謂仁厚的圣意的前古未聞的例子了：他下諭旨，不再追捕犯人，接着又下严紧的諭旨，設起委員会来，专办保护伤兵的事务，說起来，这就是……可敬的先生——就是廢兵年金的基础的一个动机，由此成了現在的所謂伤兵善后，相象的設施，实在是連英国和此外一切的文明国度里都沒有的，您自己想想就是。这样的是戈貝金大尉，可敬的先生。但現在我相信这样的事：他一定是在合众国把所有的錢都化光了，就回到我們这里来，要再試一回所謂新計划，虽然說起来，他也許做不到。”

四之B　戈貝金大尉的故事

（被审查官所抹掉的原稿）

“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可敬的先生，”邮政局长說，虽然并不是只有一个先生，坐在房里的倒一共有六个。“在一八一二年的出兵之后，和别的伤兵一起，有一个大尉名叫戈貝金的，也送到卫戍病院里来了。这是在克拉斯努伊附近，或是在利俾瑟之战罢，那不关紧要，总之是他在战場上失去了一只臂膊和一条腿。您也知道，那时对于伤兵还沒有什么設备；那废兵的年金，您也想得到，說起来，是一直到后来这才制定的。戈貝金大尉一看，他应該做事，可是您瞧，他只有一条臂膊，就是左边的那一条。他就到他父亲的家里去，但那父亲給他的回答是：‘我也还是不能养活你；我，’您想想就是，‘我自己就得十分辛苦，这才能够維持。’于是我的戈貝金大尉决定，您明白，可敬的先生，上彼得堡去，到該管机关那里，看他們可能給他一点小小的补助。如此如此，他呢，說起来，是所謂牺牲了他的一生，而且流过血的……他坐着一輛貨車或是公家的驛車，上首都去了，您瞧，可敬的先生，不消說，他吃尽辛苦，这才到了彼得堡。您自己想想看：現在是这人，就是戈貝

金大尉，在彼得堡，就是在所謂世上无双的地方了！他的周围忽然光輝灿烂，所謂一片人生的广野，童話样的仙海拉宰台的一种，您明白了罢。您自己想想就是，他面前忽然躺着这么一条涅夫斯基大街，或者这么一条豌豆街，或者，媽的，这么一条列退那耶街，这里的空中聳着这么的一座塔，那里又挂着几道桥，您知道，一点架子和柱子也沒有，一句話，眞正的什米拉米斯。实在的，可敬的先生！他先在街上走了一轉，为的是要租一間房子；然而对于他，什么都令人疑疑惑惑：所有这些窗幔，卷帘和所有鬼物事，您知道，就是地毯呀，眞正波斯的，可敬的先生……一句話，是大家都在用脚踏着錢。人走过街上，鼻子远远的就覚得，千元鈔票发着气味；您知道，我那戈貝金大尉的整个国立銀行里，却只有十张藍鈔票……够了，他終于住在一个客店力伐耳市里，每天一卢布。您知道，午餐两样，一碟菜湯，加一片湯料肉……他看起来，他的錢是用不多久的。他就打听，他应該往那里去。人們对他說，有这样的一个最高机关，說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所謂委員会，上头这样这样的en chef[①]的是將軍。皇上呢，您总該知道，那时候还沒有在首都，还有軍队，您自己可以明白的，也还沒有从巴黎回来，一切都还在外国。于是我的戈貝金有一天的早晨起来的早一点，用左手理一理鬍子，于是你瞧，他到理发店里去了，这是因为要显得新开张的意思，穿好他的制服，

---

① 法語，这里可譯作"做督办"。——譯者。

用木脚一拐一拐的走到委員会的上司那里去。您只要自己想想就是！他問，上司住在那里呢。'那边，'人回答着，并且指示了邸宅区海岸边的一所房子。好一所精致的茅棚呀，您明白的。窗上是几尺长的玻璃，我可以告訴您，瓶子和别的一切东西，凡是在屋子里面的，全显在外面的人的眼前，令人覺得这些好东西仿佛都摸得到；墙壁是貴重的大理石，您知道，什么都是金屬做的，这样的一个門上的把手，您自己想想罢，人得先跑到店里去买两戈貝克肥皂，于是就这么說罢，来洗一两点鐘手，这才敢于去捏它。而且什么都用磁漆来漆过的，一句話，令人头昏眼花。門丁恰如大元帅：这样的一副伯爵相，手拿一把金色的刀，麻布領子，媽的，好象一匹养得很好的布尔狗。我的戈貝金总算拖着他的木脚走进前厅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只因为恐怕那臂膊在亚美利加或是印度上，在鍍金的磁瓶上，您很知道的，碰一下。您瞧，他自然应該等候許多工夫，因为他到这里的时候，那将軍呢，說起来，还刚刚起床，当差的正給他搬进什么一个銀的盆子去，您很知道，是洗臉用的。我的戈貝金一直等了四个鐘头之久；副官或是什么当直的官員总算出来了，說道：'将軍就来！'但在客厅里人們已經拥挤得好象盘子里的豆子一样。都是四等呀五等的高等官，并不是我們这样的可怜的奴隶，倒統統是大員，有几处还有一个带肩綬的白胖大好佬，一句話，簡直是所謂将校团。屋子里忽然起了一种不大能辨的动摇，仿佛是微妙的以太，您知道。处处听得有人叫着嘘……嘘……，于是来了一种

可怕的寂靜，国务大員走进屋子里来了。哪，您自己想得到的，一位国务員，說起来，自然，他的相貌就正和他的品級和官位相称，这样的一副样子，您懂了罢。所有人們，凡是在客厅里的，当然立刻肃然的站了起来，战战兢兢的等候着他的运命的决定，說起来，大臣或者国务員就先問这个，然后再問那个。'您到这里貴干呀？那么，您呢？您有什么見教呢？您光降是为了什么事情呢？'臨末也輪到了我的戈貝金，他鼓起全身的勇气，說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大人，我流了我的血，所謂一只臂膊和一条腿失掉了。我已經不能做事，所以不揣冒昧，来求皇帝的恩典的。'大臣看見这人装着义足，右边的袖子也空空的挂着，您知道。'就是了，'他說，'請您过几天再来听信罢！'我的戈貝金真是高兴非凡：他已經做到了謁見，和国家的第一流勛貴談过天，您自己想想就是，还有那希望，就是他的运命，即所謂关于恩餉的問題到底也要解决了！他非常之得意，我可以对您說。他简直在鋪道上直跳。于是他到巴勒庚酒店去，喝烧酒；在倫敦吃中飯，叫了一碟炸排骨加胡椒花苞，再是一碟嫩鷄带各样的作料，还有一瓶葡萄酒，夜里上戏院——一句話，这是一場闊綽的筵宴，說起来。他在鋪道上忽然看見来了一个英国女人，您知道，长长的，象天鹅一样。我的戈貝金，狂喜到血都发沸了，就下死劲的要用他的木脚跟着她跑，下死劲，下死劲，下死劲，'唔，不行！'他想，'且莫忙嫣的什么娘兒們；慢慢的来，等我有了恩餉。我实在太荒唐了。'三四天之后，我的戈貝金又在大臣那里

出现了。大臣走了进来。'如此如此，'戈貝金説，'我来了，为的是問問您大人对于生病和負伤的运命，要怎样的办理……还有这一些，您自己想得到的，自然是公家的实信！'那国务大員，您想象一下罢，立刻認識他了。'哦，好的，'他説，'可惜这回除了請您等到皇上回来之外，我不能給您别样的好消息；到那时候，对于伤兵和废兵总該会給些什么的，不过倘沒有陛下的圣旨，説起来，我什么也不能替您設法。'于是他微微的一鞠躬，謁見就算完結了，您懂了罢。您自己想得到的，我的戈貝金可真的沒有了主意。他已經打算过，以为明天就会付給他錢的。'这是你的，我的亲爱的，喝一下高兴高兴罢！'他現在却只好等候，而且等到不知什么时候为止了，于是他就象一匹猫头鹰或者一只茸毛狗，給厨子泼了一身水，从长官那里跑出来——夹着尾巴，挂下了耳朵。'不成，'他想，'我还要去一回，对大臣説，我立刻要什么也沒得吃了，如果您不帮助我，説起来，我就只好餓死了。'总而言之，亲爱的先生，他就再到邸宅区海岸边去問大臣，'那不行，'就是，'大臣今天不見客，您明天再来罢。'到第二天——一样的故事，那門丁連看也不大願意看他了。我的戈貝金只还有一张蓝鈔票在衣袋里，您知道。先前呢，他还可以买一碟菜湯加上一片湯料肉，現在他却至多只能在那里买这么一点青魚或者一点腌王瓜和几文錢的面包——一句話，这可怜的家伙可实在挨餓了，然而他却有狼一般的胃口。他常常走过什么一个飯店前面，現在您自己想想看，那厨子——是这么的一个外国人，一个法

兰西人，您知道，那么一副坦白的脸，总是只穿着很精致的荷兰小衫，还有一块围身，說起来，雪似的白，这家伙現在站在他的灶跟前，在給你們做什么Finserb或是炸排骨加香菌，一句話，是很好的大菜，使我們的大尉饞的恨不得自己去吃一通。或者他走过米留丁的店門口：笑嘻嘻的迎着他的是一条熏鮭魚，或者一籃子櫻桃——每件五卢布，或者一大堆西瓜，簡直是一輛公共汽車，您知道，都在窗子里，向外面找寻着衣袋里有些多余的百来块錢的呆子；您想想罢，一句話，步步是誘惑，真教人所謂嘴里流涎，然而对于他呢：請等到明天。現在請您設身处地的来想一想：一面呢，您瞧，熏魚和西瓜，别一面呢，是这么的一种苦小菜，那名目就叫作'明天再来'。这可怜的家伙終于熬不下去了，决計去所謂突击一回堡垒，您懂得罢。他站在甬道上等候着，看可还有一个什么請願人出現；不錯，他等到了，跟着一个将軍，用他的木脚拐进了前厅。国务大員照平常的出来会客了：'您有什么見教呢？那么，您呢？''哦！'他一看見戈貝金，就叫起来，'我可已經告訴过您了，您得等着，等到您的請求得到决定。'——'我請求您，大人，我什么也沒得吃了，說起来……''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替您办，只好請您自己办，只好請您自己去想法，'——'但是，大人，这是您可以自己所謂判断的，我沒有了一只手和一条腿，怎能給自己想什么办法呢？'——'但您得明白，'大臣說，'我可不能拿我的东西来养您呀，我們还有許多伤兵，都可以有这一种要求的。您用忍耐武

装起来罢。我給您一个我的訾言：如果皇上回来，他就有恩典，不会把您置之不理的。'——'但是我等不下去了，大人，'戈貝金說，并且他实在已經所謂莽撞起来了。可是国务大員有些发了恼，您知道，而且在实际上：周围都站着将軍們，在等候一句回答或者一个命令；这里是在处理所謂国家大事，办事要神速的——空費一点时光就有影响——，可是来了这么一个会糾纏的恶魔，拉住人不放，您想想就是，——'对不起，我沒有工夫——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比和您說話更其要紧的，'他說得很所謂体面，是正到了他該跑掉的时候了，您懂得的罢。然而我的戈貝金回答道——飢餓逼得他太利害了，您应該知道。'随您的便，大人，在您給我相当的吩咐之前，我在这里是不动的。'哪，您自己想想看，对一位国务大員，只要用一句話，就会把人抛向空中，連魔鬼也无从找着的人，竟这样的答話……如果有一个官，比我們不过小一級，要是对我們这么說話，就已經算是无礼了。然而現在您自己想想罢——这距离，这非常的距离！一个将軍 en chef 和什么一个戈貝金！九十卢布和一个零。那将軍，您懂么，只向他瞪了一眼——所謂簡直是炮击：沒有一个会不手足无措，魂飞魄散的。然而我的戈貝金，您自己想想就是，却在那地方一动也不动，站着好象生了根。'唔？您在等什么？'将軍說着，用两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但是，老实說，他对他是还算有些仁厚的，要是别人，会嘖罵得他三天之后，所有的街道还是翻了面，而且带着他打旋子，說起来，然而他不过說：

'好罢，如果您覺得这里的生活太貴，又不能在京里靜候您的运命的决定，那我用官費送您回家去就是了。叫野战猎兵来，遞解他回家去罢！'然而那野战猎兵，您很知道，却已經站着，等在門外面了：这么一个高大的家伙，您知道，簡直好象天造他来跑腿的一样。一句話，是一个很好的拔牙鉗。于是我們这上帝的忠仆就被装在馬車里，由野战猎兵带走了。'唔，'戈貝金想，'我至少也省了盘纏錢。这一点，我倒要謝謝大人老爷們的。'他这么的走着，可敬的先生，和那野战猎兵，当他这样的坐在野战猎兵的旁边的时候，說起来，他在所謂对自己說：'好，'他說，'你告訴我，我只好自己办，自己想法子，好，可以，'他說，'我就来想法子罢！'他怎样的被送到他一定的地方，就是他到底弄到那里去了呢，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关于戈貝金大尉的消息，就沉在忘却的河流里面了，您知道，詩人之所謂莱多河。但这地方，您瞧，我的先生們，在这地方，可以說，却打着我們的奇聞的結子的。戈貝金究竟那里去了呢，誰也不知道；然而您自己想想罢。不到两个月，略山的林子里就現出一群强盗来，而这群强盗的头領，您瞧，却并非別的……"

一。死魂灵第一部，在一八三五年后半年开手，一八四一年完成。出版于一八四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二日）。审查官的签字并带日期：一八四二年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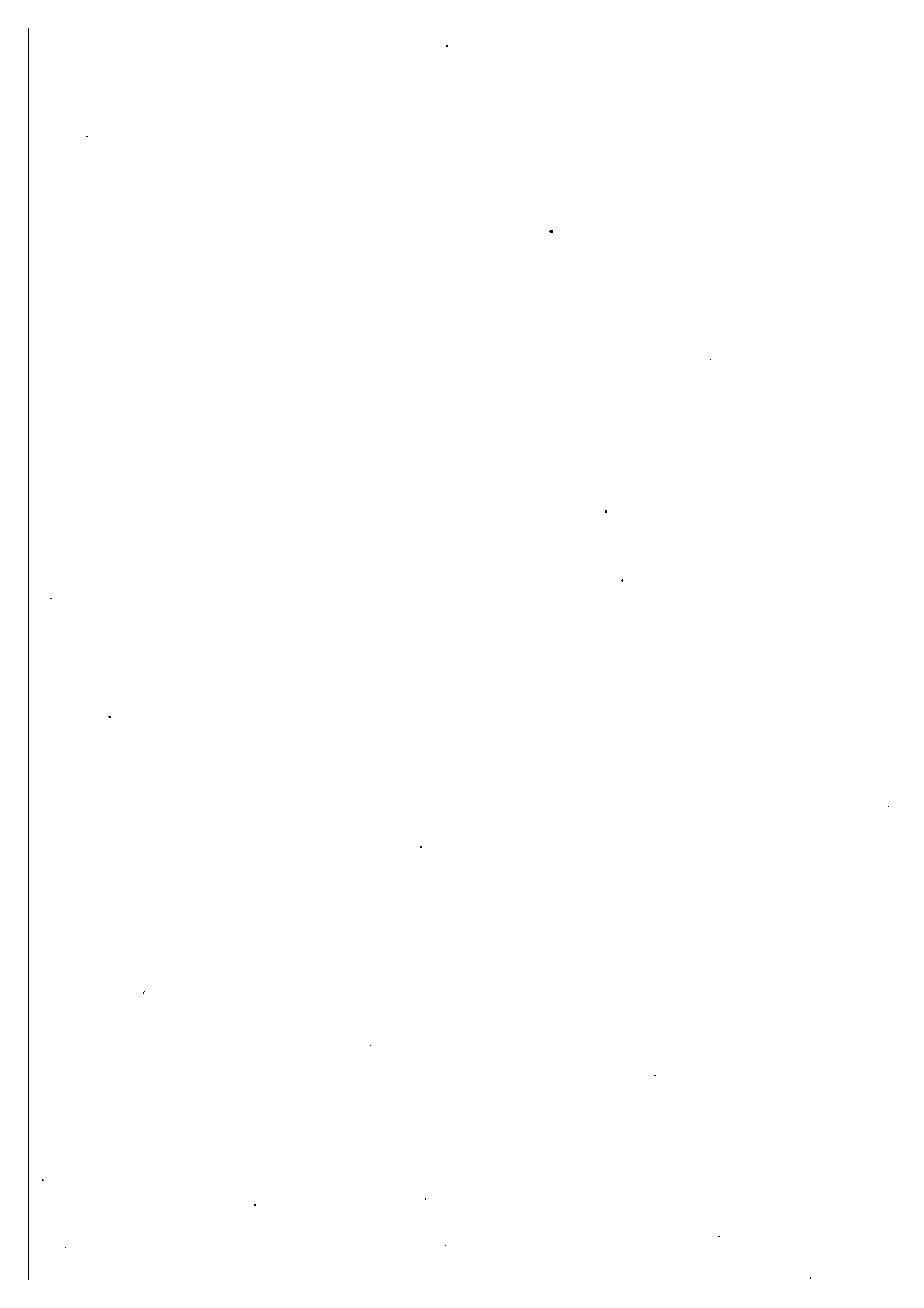
月九日（五月二十一日）。被审查官所删的"戈貝金大尉的故事"，由作者在一八四二年五月五日至九日（十七至二十一日）的五日間改訂。

二。死魂灵第一部第二版序文在一八四六年七月末起草，九月完成。即与这部詩篇的第二版一同发表。审查官的签字所带的日期是：一八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六日）。

三。关于死魂灵第一部的省察似是一八四六年作。

四。第九章結末的改定稿大約作于一八四三年。

五。戈貝金大尉的故事，别稿A成于一八四一年八月，被审查官所抹掉的别稿B成于一八四一年十一月。这德文版所据的底本，是謫丰拉服夫（N. S. Tichonravov）和显洛克（V. I. Schenrock）編的俄文版。



第二部残稿

第 一 章

为什么我們要从我們的祖国的荒僻和边鄙之处，把人們掘了出来，拉了出来，单将我們的生活的空虛，而且专是空虛和可怜的缺点，来公然展覽的？——但如果这是作者的特性，如果他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就只会这一件事：从我們的祖国的荒僻和边鄙之处，把人們掘了出来，来描写我們的生活的空虛，而且专是空虛和可怜的缺点，那又有什么法子呢？于是我們又跑到荒僻之处的中心，又闖进一个寂寥的，凄凉的窠里来了。而且还是怎样的一个窠，怎样的一个荒僻之处呵！

恰如带着炮塔和角堡的无际的城墙一样，一座不断的連山，联綿曲折着有一千維尔斯他之远。它倨傲的，尊严的聳在无边的平野里，忽而是精光的粘土和白堊的断崖，忽而是到处开裂的崩墜的絕壁，忽而又是碧綠的山頂模样，被着从枯株上发出的新丛，远望就象柔軟的羊皮一样，忽而終于是茂密的，幽暗的森林了，奇怪得很，还沒有遭过斤斧。那溪流呢，到处在高岸間潺湲，跟着山蜿蜒曲折，只有几处离开了它，飞到平野和牧場那里去，流作

閃閃的弯曲，突然不見了，还在白樺，白楊，或者赤楊的林中，映着輝煌的阳光，灿然一閃，但到底又胜利的从昏暗中出現，受着每一曲折之处的小桥，水磨和堤防的相送，奔波而去了。

有一处地方，是險峻的山地，特别滿飾着新的綠树的螺发，仗着山地的不一律，由人力的树艺，南北的植物都聚起来了。槲树，枫树，梨树和柳丛，蔞蒿和白樺，还有繞着蛇麻的山薇，这边协力着，彼此互助着滋生，那边妨碍着，挤得紧紧的，都滿生在險峻的山上。山頂上面，在碧綠的枝梢間，夹杂着地主老爷的紅屋頂，藏在背后的农家的屋角和屋梁，主邸的高楼和它那雕花的露台和半圓的窗戶——再在这挨挤的房屋和树木的一团之上，是一所旧式的教堂，将它那五个貼金的光輝灿烂的閣頂聳在天空中。这閣頂上装飾着金的雕鏤的十字架，是用同一質料的也施雕鏤的鎖索，系在圓頂格上的，远远一望，令人覺得好象空气被毫无支架，浮在蔚蓝的天宇中的发光的鑄了鏤的黃金，燒得紅光閃閃。而这树木，屋頂和十字架的一团，又出色的倒映在溪水里，这里有高大的不等样的楊柳，一部分剩在岸上，一部站在水中，把它那糾纏着碧綠的，粘膩的水草和茂盛的睡蓮的枝叶浸入溪流，仿佛在凝眺这輝煌的景象。

这风景实在很出色，然而从高处向着山谷，从府邸的高楼向着远方的眺望，却还要美丽得多。沒有一个宾客，沒有一个訪問者能够淡然的在露台上久立，他总是惊异得

喘不出气来，只好大声叫喊道：“天哪，这里是多么旷远和开展呵！”一片无边无际的空闊，在眼前展开：点綴着小树林和水磨的牧場后面，聳立着郁蒼的森林，象一条微微发光的綠带；森林之后是在漸远漸昏的空际，隐現着閃閃的黃色的沙丘；接着这就又是森林，青蒼隐約，恰如辽闊的大海或者平远的烟靄；后面又是沙丘，已經沒有前一道的清楚了，然而还是很分明的在黃蒼蒼的空气中发閃。在远远的地平綫上，看見山脊的輪廓：这是白垩岩，虽在极坏的天候，也自灿然发白，似乎为永久的太阳所照射。在这一部分是石膏岩的山脚下，由雪白的質地衬托出几个烟霧似的依稀的斑点来：这是远处的乡村，却已不是人的目力所能辨别——但見一个教堂的金色的尖頂，炎炎的火花似的忽明忽灭，令人覚得这該是住着許多人們的較大的村庄。但全体却沉浸于深的寂靜中，絕不被在澄淨的大气里飄揚，忽又在遙远的寥廓里消失的隐約可聞的空际歌人的歌詞所妨碍。总而言之，是沒有一个宾客和訪問者能在露台上靜下来的；如果站着凝眺了一两点鐘，他就总是反复着这句話：“天哪，这里是多么曠远和开展呵！”

然而这宛然是不可攻取的城寨，从这方面并无道路可通的田庄的居人和地主，是什么人呢？人应該从别一方面去——那地方有許多散种的槲树，在欣欣然迎接漸漸临近的行人，远伸着寬闊的枝条，象一个朋友的臂膊，把人一直引到邸宅那里去，那屋頂，是我們已經从后面看見过了的，現在却完全显現了，在一大排农人小屋，带着雕刻的

屋栋和屋角，以及它那十字架和雕鏤的悬空的鎖索，都在发着金光的教堂的中間。

这是C莱瑪拉罕斯克省的地主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的地方。这福人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青的汉子，而且还沒有結过婚。

这地主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又是何等样人呢？是什么人物？特質怎样，性格如何？——那我們可当然应該去打听亲爱的邻人了，好心的讀者女士們。邻人們中的一个，是退伍佐官和快乐主义者一流，現在是已經死掉了，往往用这样的話来說明他道："一匹极平常的猪狗！"一位将軍，住在相距大約十維尔斯他的地方，时常說："这小伙子并不蠢，但是他脑袋里装得太多了。我能够帮助他，因为我在彼得堡有着一点連絡，而且在……"将軍从来沒有說完他的話。地方审判厅长的回答却用了这样的形式："明天我要向他收取还沒完清的税款去了！"一个农夫，对于他的主人是何等样人的問題，簡直什么回答也沒有。总而言之，邻人們对他所抱的意見，是很不高妙的。但去掉成見的来說，安特来·伊凡諾維支却实在并不是坏人，倒仅仅是无所为的活在世上的一个。就是沒有他，无所为的活在世上的家伙也多得很，为什么田退德尼科夫就不該这么着呢？至于其余，我們只将他每天相同的一天的生活，給一个簡短的摘要，他是怎样的性格，他的生活，和圍繞着他的天然之美相关到怎样，請讀者由此自去判断就是了。

每天早上，他照例醒得很晚，于是坐在床上，很久很

久的擦眼睛。晦气的是他的眼睛小得很，所以这工作就需要很多的时光。在这施行期間，有一个汉子，名叫米哈罗，拿着一个面盆和一条手巾，站在房門口。这可怜的米哈罗在这里总得站个点把鐘，后来走到厨房里去了，于是仍复回轉来；但他的主人却还是坐在床上，尽在擦他的眼睛。然而他終于跳起来了，洗过手脸，穿好睡衣，走进客厅里去喝一杯茶，咖啡，可可，或者还有鮮牛奶。他总是慢吞吞的喝，一面胡乱的撒散着面包屑，漠不关心的到处落着烟卷灰。单是吃早餐，他就要坐到两点鐘，但是这还不够。他又取一杯凉茶，慢慢的走到对着庭园的窗口去，在这里，是每天演着这样的一出的。

首先，是侍者性質的家丁格力戈黎，和管家女貝菲利耶夫娜吵架，这是他照例用了这样的話来道白的："哼，你这賤貨，你这不中用的雌兒的你！你还是閉了嘴的好，你这野种！"

"你要这样嗎？"这雌兒或是貝菲利耶夫娜給他看一看捏紧的拳头，怒吼着，这位雌兒，虽然极喜欢鎖在自己箱子里的葡萄干，果子酱和别的甜东西，但是并非沒有危险，态度也实在很粗野，勇壮的。

"你还和当差的打过架哩，你这沙泥，輕賤的，"格力戈黎叫喊道。

"那当差的可也正象你一样，是一个賊骨头呀，你想是老爷不知道你嗎？他可是在那里，什么都听見。"

"老爷在那里呀？"

“他坐在窗口，什么都看見。”

一点不錯，老爷坐在窗口，什么都看見。

还有来添凑这所多瑪和哥摩剌①的，是一个孩子在院子里放声大叫，因为母亲給了他一个耳光，还有一匹猎狗也一下子坐倒，狂吠起来了；厨子从窗口倒出沸水来，把它燙坏；总而言之，是一切都咆哮，喧嚷得令人受不住。那主人却看着一切，听着一切，待到这吵閙非常激烈，快要妨碍他田退德尼科夫的无所为了，他这才派人到院子里来，說道，但願下面閙得**輕**一点。

午餐之前的两点鐘，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是坐在書房里，做着一部伟大的著作，要从所有一切的立場，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和宗教的，来把捉和照見全体俄罗斯；并且解决时代所給与的困难的悬案和問題，分明的决定俄国的伟大的将来，是在那一条道路上；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现代人才能够計划出来的著作。但首先是关于他那主意的杰构的布置：咬着笔干，在紙上画一点花兒，于是又把一切都推在一边；另外拿起一本書，一直到午餐时候不放下。一面喝羹湯，添酱油，吃燒肉以及甜点心，一面慢慢的看着这本書，弄得别的殽饌完全冰冷了，有些还簡直沒有动。于是又喝下一杯咖啡去，吸起烟斗兒，独自玩一局象棋做消遣。到晚餐时候为止，此外还做些什么呢——

① Sodom i Gomorrah 是兩个古市名，見于《旧約》，大約有近死海南界，后来就用它来喻风俗紊乱的都市了；这里是以比下面的胡閙和騷喧的。——譯者。

可实在很难说。我想，大概是什么也不做了。

这三十三岁的年青人，就总是穿着睡衣，不系領带，完全孤独而且离开了世界，消遣着他的时光。散步和奔波，他不喜欢，他从来不高兴到外面去走走，或者开一扇窗戶，把新鮮空气放进房里来。乡村的美丽的风景，宾客和訪問者是不胜其叹賞的，但对于主人自己，却仿佛一无所有，讀者由此可以知道，这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是屬于在俄国已經絕迹，先前是叫作眠帽，废料，熊皮等等的一大群里面的，現在我可实在找不出名目。这样的性質，是生成的，还是置身严厉的环境里，作为一个悲凉的生活关系的出产，造了出来的，是一个問題。要来解答，也許还是講一講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童年和学齡的故事，較为合适罢。

开初，是大家都說他会很有些聰明的。到十二岁，有一点病态和幻想了，但以神經銳敏的兒童，进了一个学校，那校长，是一位当时实在很不平常的人：是少年們的偶象，所有教师們的惊奇的模范，亚历山大・保甫洛維支①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覺。他多么熟悉俄国人的性質呵！他多么知道孩子的心情呵！他多么懂得引导和操縱兒童呵！刁滑的和搗乱的如果鬧出事情来，沒有一个不自己去找校长招認他的胡行和坏事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他受了严重的責罰，但小滑头却并不因此垂头丧气，反比先前更加昂

① 据原文，应为"亚历山大・彼得洛維支"。——編者。

然的走出屋子来。他的脸上有着新鲜的勇气模样的东西，一种心里的声音在告訴他道："前去！快点站起，再靜靜的立定罢。虽然你跌倒了。"校长对于他的少年們从不多講好规矩。他单是常常說："我只希望我的学生一件事：就是他們伶俐和懂事，此外什么也沒有！誰有想要聪明的雄心，他就沒有工夫胡鬧；那胡鬧也就自然消灭了。"而且也真是这样子，胡鬧完全消灭了，一个不肯用功的学生，只好受他的同窗的輕蔑。年紀大的蠢才和傻子，就得甘受最年幼者給他起的极坏的綽号，不能动一动他們的毫毛。"这太过了！"許多人說。"孩子太伶俐，就会驕傲的。"——"不，毫沒有太过，"他回答道，"資質低的学生，我是不久留在校里的；只要他修完了課程，就足够了；但給資質好的，我却还有别样的科目。"而且实在，資質好的可真得修完一种别样的課程。他許可看許多搗乱和胡鬧，毫不想去禁止它；在孩子的这輕举妄动里，他看見他們的精神活动的滋长的开端，他还声明說，在他，这是少不得的，倒非常必要，恰如一个医生的看疹子——为了精密的調查人的內部，究竟在怎样的发展着起来。

然而孩子們也多么爱他呵！孩子对他的父母，也沒有这样的依恋和亲爱，在不顧前后的年紀，投入怀抱的奔放的情热，也不及对于他的爱的强烈和坚牢。他的感恩的門徒們，一直到入墓，一直到临終，都在他久經死去的先生的生辰，举起酒杯，来作紀念，閉了眼睛，为他下感伤之泪。从他嘴里得一句小小的夸奖，学生們就高兴得发抖，

萌生努力的志願，要胜过所有的同窗。沒有資質的人，他是不給久留在校里的；他們只須修完一种短短的課程；但有資質的，就得做加倍的学业，而全由特选生組成的最高年級，則和别的学校完全不相同。到这一級，这才把别的胡塗虫所施教于孩子的东西，来向学生們施教——就是发达的理性，不自戏弄，然而了然，安受譏笑，寬恕昏愚，力戒輕率，不失坚忍，决不报怨，长保儼然的宁静和坚定的自持；只要遇到可以把人炼成一个强毅的人的一切，就来实行，他自己也和学生們在不断的尝試和实驗。唉唉，他是多么深通人生的科学呵！

他的教师的数目不很多，大部份的学科都由他自己教。他知道不玩学者的排場，不用难懂的术語，不說高远的学說和胖大的空談，而講述学問的精神，就是还未成年的人，也立刻懂得，他将这智識有什么用。从一切学問里，他只选取教人成为祖国的一个公民的东西。他的講义，大半是关于青年的将来的，且又善于将他們的人生軌道的全局，在学生面前展开，使青年們在学校的桌子上，那精神的一切思維和梦想，却已在将来的职务：为国家出力。他对他們毫不遮瞞：无論是起于人生前路的絕望和艰难，无論是算着他們的試炼和誘惑，都以絕无粉飾的裸露，陈在他們的眼前，什么隐諱也沒有。他又熟悉一切官职和职务，好象亲身經历过似的。奇怪得很，也許是他們起了非常强烈的雄心，也許是在这非凡的教育家的眼里，含着叱咤青年"前去"的东西罢——这句話，是俄国人非常

耳熟，也在他們的敏感的天性上，有伟大的神奇作用的——总而言之，青年們就立刻去找寻艰苦，渴望着克服一种困难或者一个障碍，以及显出英毅和神勇的地方。修完了这課程的，固然非常之少，然而也都是坚强的好汉，所謂站在硝烟里面的。出去办公，他們也只得到不安稳的地位，比他們聪明的許多人，已經耐不下去，为了小小的个人的不舒服；就放弃一切，或者行乐，偸懶，落在骗子和强盗的手里了。他們却站得极稳，毫不动摇的在自己的哨位上，还由認識人物和性灵，而更加老練，也将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的影响，給与了不良和不正的人們。

孩子的热烈的雄心，是只为着到底能够編进这学級里去的思想，鼓动了很久的。給我們的田退德尼科夫，人总以为再沒有比这样的教育家更好的了。但不幸的是刚在允許他編入級里的时候——这是他非常想望的——这位非凡的教师竟突然死掉了。对于少年人，这眞是一个大打击，一个吓人的，无可补救的損失。現在是学校立刻两样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維支的位置上，来了一个叫作菲陀尔·伊凡諾維支的人。他首先是定出单管表面的章程和严厉的規則，并且向孩子們督促着只有成年人才能做到的东西。他把自由的解放，看作粗蛮和放縱。恰如反对着他的前任校长似的，在第一天，他就声明在学問上的理解和进步，毫无价值，最要紧的是好品行。然而怪哉！菲陀尔·伊凡諾維支在这么竭力經营的好品行，从他的学生那里却是得不到。他們玩着一切坏道兒，不过很秘密。白天是好象有点

秩序的，但到夜里，可就鬧起粗野的不拘礼节的筵宴和小吃来了。

在学問上也弄得很奇怪，菲陀尔·伊凡諾維支請了有着新的見解和主意的新教师。他們向学生們落下新的言語和术語的很急的雹子来；他們的开講，并不怠慢邏輯的联系，也注意于科学的新进步，又不缺少热烈和精誠——然而，唉唉，他們的学問上，却欠缺真实的生活！死知識講出来有些硬，而且死气沉沉的。一句話，就是什么都顚倒了。对于学校当局和师长的尊敬，完全失墜，大家嘲笑着教师，連校长也叫作菲地加①，起了"打鼓手"以及别样出色的綽号了。暗暗的起了坏风气，簡直毫不再有烂漫的天真，那些学生們就鬧着很狡猾的乱子，令人只好从中开除了許多。两年之間，这学校就几乎面目全非了。

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性質是安静，温和的。他反对同学們在校长住宅的窗前，毫无規矩的留住了一个小妇人，来开不講礼节的夜宴，也不賛成他們的对于宗教的攻击和坏話，只因为偶然有一个真很愚蠢的教士来做教师，他們鬧得过火了。不但如此，他是梦想着自己的魂灵，发源于天国的。这还不至于迷惑他，然而他立刻因此很懊丧。他的雄心巳經覚醒了，可惜的是并无用武之地。这雄心，也許还是沒有起来的好罢。安特来·伊凡諾維支听着教授們在講台上大发气焰，一面就記起了并不这么起劲，却

① 就是菲陀尔的爱称，也是賤称。——譯者。

也总是說得很明白，很易解的先前的先生。他有什么对象和学課沒有听呢！哲学，医学，还有法学，世界通史，詳細到整整三年間，教授总算講完了序論和关于所謂德意志联邦的成立——天知道他什么还沒有听了，然而这些都塞在他脑子里，象一堆歪七竪八的零碎——亏得他天質好，覺到了这并不是正当的教育法，但要怎样才算是正当的呢——他却自己也不明白。他于是时常記起亚历山大·彼得洛維支来，心里沉鈿鈿的，悲伤到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

然而青春还有着将来，这正是它的幸福。到得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很活泼了。他对自己說："这一切可还不是人生，真的人生是要到为国效力这才开始的，那可进了大有作为的时期了。"于是他毫不顧及使所有宾客聳然惊叹的美丽的乡村，也不去拜扫他父母的坟墓，恰如一切雄才大志的人們一样，照着一切青年所抱的热烈的目的，赶忙跑上彼得堡去了，那些青年們，就是都为了給国家去服务，为了賺堂皇的履历，或者也不过为了想添一点我們那冰冷的，沒有颜色的，昏昏沉沉的社会的情态，从俄国的各地，聚到这里来的。然而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雄心大志，立刻被他的叔父，現任四等官阿奴弗黎·伊凡諾維支挫折了，他直捷的說，第一要緊的是写得一笔好字！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相干；要不然，他就沒法做到大官或者得着高級的地位。仗了他叔父的非常的尽力和庇护，总算給他在屬下的衙門里找到了一个小位置。当他跨进那发光的地板，亮漆的桌子的輝煌华丽的大厅，仿佛国家的最

高的勛臣，就坐在这里决定全国的运命的时候，当他看見了漂亮的紳士一大堆，坐着歪了头，笔尖写得颼颼的发响，招呼他坐在一頂桌子前，去抄一件公事的时候（好象是故意給他毫无意思的东西的，只为着三个卢布的訴訟，这么那么的已經抄写了半个年头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来侵袭这未經世故的青年了。环坐在他周圍的紳士們，使他明明白白的記起学校的生徒来。他們中的有几个，在听講义时一心一意的只看翻譯出来的无聊的小說，就使情形更加神似；他們把小說夹在公文的頁子里，装作好象在检查案卷模样，长官在門口一出現，他也就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很詫异，而且总覺得他先前的工作，到底更其有意义，而办公的預备，也远胜于实在的办公。他并神往于自己的学校时代了。亚历山大·彼得洛維支就忽然象活着似的站在他的眼前——他好容易这才熬住了眼泪。

全部的屋子都旋轉起来。桌子和官員，轉得混成一团。他眼前驟然一黑，几乎倒在地上了。“不能，”他一定神，就对自己說，“縱使事务見得这么瑣屑，我可也要办的。”他鼓起勇气之后，就决心象别人一样，把自己的事务安心办下去。

世界那里会毫无快乐？就是彼得堡，表面上虽然見得粗糙和阴郁，却也給人許多乐趣的。外面君临着三十三度的怕人的严寒；风卷雪的巫女，是朔方的孩兒，恰如脫了束縛的恶魔似的，咆哮着在空中奔騰，憤憤的把雪片打着街道，粘住人們的眼睛，还用白粉洒在人的皮袍和外套的

領子上，动物的嘴脸上；但在盘旋交錯的雪花之間，那里的高高的五层楼上，却令人眷念的閃着一个可爱的明窗；在舒适的屋子里，在得宜的脂油烛光和茶炊的沸騰音响的旁边，交换着温暖心神的意見，朗吟着上帝送給他所眷爱的俄国的一大批輝煌超妙的詩篇，許多青年的心，都顫动的潮涌起来，这在广大的南方的天宇下，是决不会有的。

田退德尼科夫立刻慣于他的职务了，然而这并不是他先前所想象的，合于他的宗旨的光荣的事业，倒是所謂第二义。他的办公只不过消磨时光，眞的爱惜的却是其余的閑空的一瞬息。他的叔父現任四等官，刚以为侄子是还会好一点的，然而立刻碰了一个大釘子。我們在这里应該說明，在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許多朋友里面，有两个年青人，是属于所謂"脾气大"的人們一类的。他們俩都是古怪的不平稳的性格，不但对于不正不肯忍受，連对于他們看来好象不正的也决不肯忍受。天性并不坏，但他們的行为却不伶俐，沒秩序，自己对人非常之褊狹，一面却要别人凡事都万分的周詳。他們的火一般的談吐和对于社会的义憤的表示，給了田退德尼科夫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在交际中，他的神經也銳敏起来，覚得到极小的感触和刺戟了。他从他們学习了注意一切小事情，先前是并不措意的。菲陀尔·菲陀罗維支·莱尼金，是設在那堂皇的大厅里的一科的科长，忽然招了他的厌恶了。他覚得这莱尼金和上司說話，就簡直变了一块糖，滿脸浮着討厌的甜膩膩的微笑，但轉过来对着他的屬下，却立刻摆出一副威严脸；而且也如凡

是小人之流，总在留心的一样，有誰在大节日不到他家里去拜訪，他总不会忘記把那人的姓名記在門房里的簿子上。于是他对他起了一种按捺不住的，近于切身的反感。好象有恶鬼在螫他，撩他似的，总想給菲陀尔·菲陀罗維支一个不舒服。他怀着秘密的高兴在等机会，也立刻就得到了。有一回，他对科长很粗暴，弄到当局要他去謝罪，或者就辞职。他就辞了职。他的叔父，现任四等官，駭的不得了，跑到他那里去恳求他道："看上帝面上，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我求你！你这是怎么的？单为了看得一个上司不順眼，你就把你全盘的幸而弄到手里的前程統統玩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呀？如果誰都这么干，衙門里就要一个都不剩了。你明白一点罢……改掉你的虛矫之气和你的自負，到他那里去和他好好的說一說罢！"

"可是完全不是在这一点阿，亲爱的叔父，"那侄兒說。"向他去請求寬恕，我倒是毫不难办的。这实在是我的过失，他是我的上司，我不該向他这么的說話。然而事情却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别样的职务和别样的使命，我有三百个农奴，我的田地出息坏，我的管家又是一个傻子。如果衙門里叫别人补了我的缺，来誊写我的公文，国家的損失是并不很多的，但倘使三百个农奴繳不出他們的捐税，那損失可就很大了。請你想一想罢，我是地主呀，閑散的职业并不是我的事。如果我来用心于委任給我的农人的地位的保护和提高，給国家造成三百个有用的，謹愼和勤快的小百姓——那么，我的事情，还比一个什么科长萊尼金做

得少嗎？”

現任四等官吃了一吓，大张了嘴巴，这样的一番話，他是沒有料到的。他想了一下，这才說出一点这种話：“不过……唉唉，你在怎么想呀？你不能把自己埋在乡下罢？农人可并不是你的前程阿！这里却两样，时常会遇見一个将軍，或者一个公爵的。只要你高兴，你也可以走过那里的一所堂皇高敞的屋子。这里有煤气灯，有欧洲工业，都看得見！那里却只有村夫村妇。为什么你竟要把自己弄到那么无智識的人們里去了？”

然而叔父的这竭力曉諭的抗議和說明，对于侄兒并沒有好影响。他觉得乡村乃是自由的幽栖，好梦和深思的乳母，有用之业的唯一的原野了。他早經收集了关于农业的最新的書籍。总而言之，在这番对話的两礼拜之后，他已在他年青时代曾經生活过的地方，使所有宾客非常惊叹的乡曲的附近了。一种全新的感情来激励他。他的心灵中，又觉醒了旧日的久已褪色的印象。許多地方，他是早經忘却了的，就很詫异的看着一路的美丽之处，仿佛一个生客。忽然間，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他的心剧烈的跳动起来了。但道路进了大森林的茂密所形成的狹窄的隧道里，他只看見上上下下，各到各处，都是要三个人才能合抱的三百年老的槲树，其間夹杂些比普通的白楊长得还高的樅树，榆树和黑楊，他一問：“这森林是誰家的呢？”那回答是：“田退德尼科夫的，”于是道路出了森林，沿着白楊树从，新柳树和老柳树，灌木，以及远处的連山前进，过了

两条桥，时而走在河的左边，时而又在那右边，当旅人一問："这牧場和这水地是誰家的呢？"那回答又是："田退德尼科夫的，"路又引向山上，在高原中展开，經过了禾東，小麦，燕麦和大麦，一面是他曾經經过之处，又忽然远远的全盘出現了，道路愈走愈暗，入了密密的站在綠岗上面的横枝广远的树阴下，一直到了村边；当那飾着雕刻的农家小屋，石造府邸的紅屋頂，亲密的迎面而来的时候，当那教堂的金色屋尖向他发閃的时候，他的猛跳的心，就是并不問，也知道自己是在那里了，——于是他那愈涨愈高的感情，竟迸出这样的大声的話来道："至今为止，我不是一个呆子嗎？运命是选拔我来做世間的天国的主人，我却自貶了去充下賤的眚录，自去当死文字的奴才。我学得很多，受过严密的教育，通晓物情，有大識見，足够督励自己的下屬，改良全体的田地，执行地主的許多义务，是萃管理人，执法官和秩序监督人于一身的！但是我跑掉了，把这职掌托付一个什么沒教育，沒資格的經理！自己却挑选了法院書記的职务，給漠不相識，也毫不知道那資質和性格的别人的訟事去着忙。我怎么能只去办那些单会弄出一大堆胡塗事的，离我怕有一千維尔斯他之远，而我也沒有到过的外省的紙片上的空想的公事——来代我自己的田地的現实的公事呢？"

然而其时在等候他的还有一場别样的戏剧。农奴們一听到主人的归来，就都聚在府邸的大門口了。这些美丽人种的斑斓的围巾，带子，头巾，小衫和茂盛的如画的大鬍

了，挤满了他的周围。当百来个喉嚨大叫道："小爹！你竟也記得了我們了！"而年老的人們，还認識他的祖父和曾祖父的，不由的流出泪来的时候，他也禁不住自己的感动。他只好暗暗的追問："有这样爱！我給他們办了些什么呀？我还沒有見过他們，还沒有給他們出过力哩！"于是他就立誓，从今以后，要和他們分任一切工作和勤劳了。

于是田退德尼科夫就很認真的来管理和經营他的田产。他削減地租，减少服役，給农奴們有为自己做事的較多的时間。胡塗經理赶走了，自己来独当一切。他亲自去到田野，去到谷仓，去到打禾場，去到磨場和河埠；也去看装貨和三桅船的发送，这就已經使懶家伙窘得爬耳搔腮。然而这繼續得并不久。农人是并不愚蠢的，他立刻覚得，主人实在是敏捷，聪明，而且喜欢做出能干的事情来，但还不大明白这应該怎样下手；而他的說話，也太复杂，太有教养。到底就弄成这模样，主人和农奴——这是說过一說的了：彼此全不了解，然而并不互相协同，学走一致的步調。

田退德尼科夫立刻覚察到，主人的田地上，什么都远不及农奴的田地上的收成好；种子撒得早，可是出得迟；不过也不能說人們做得坏。主人是总归亲自站在那里的，如果农奴們特別出力，还給他一杯烧酒喝。但是虽然如此，农奴那边的裸麦早已长足，燕麦成熟了，黍子长得很兴旺，他的却不过种子发了一点芽，穗子也沒有飽滿。一言以蔽之，主人覚得了他对于农奴，虽然全都平等，寬仁，但

农奴对于他，却簡直是欺騙。他試去責备那农奴，然而得到的是这样的答話：“您怎么能这样想，好老爷，說我們沒有替主人的利益着想呢？您亲自看見的，我們怎样使劲的鋤地呀下种——您还給我們一杯燒酒哩。”对于这，他还能回答些什么呢？

“那么，谷子怎会长得这么坏的呢？”主人問了下去。

“天知道！一定有虫子在下面咬罢！况且是这么坏的一夏天：連一点雨也沒有。”

但主人知道，谷物的虫子是袒护农奴的，而且雨也下得很小心，就是所謂条紋式，只把好处去給农奴，主人的田地上却一滴也沒有。

更艰难的是他的对付女人們。她們总在恳求工作的自由，和訴說服役的負担之苦。奇怪得很！他把她們的麻布，果实，香菌，胡桃那些的貢献品，統統废止了，还免掉了她們所有别样工作的一半，因为他以为女人們就会用了这閑空的时間，去料理家务，給自己的男人照顧衣服，开辟自家的菜园。怎样的一个錯誤呵！在这些美人兒之間，倒盛行了懶散，吵嘴，饒舌，以及各种爭鬧之类的事情，至于使男人們时时刻刻跑到主人这里来，恳求他道：“好老爷，請您叫那一个媽的娘兒清楚些！这眞是恶鬼。和她是誰也过活不了的！”

他屡次克服了自己，要用严厉来做逃路。然而他怎么能做得出来呢！如果是一个女人，女人式的呼号起来，他怎么能够严厉呢？况且她又見得这么有病，可怜，穿着非

常龌龊的，討厌的破布片！（她从那里弄来的呢——那只有天晓得！）“去罢，离开我的眼前，給我用不着看見你！”可怜的田退德尼科夫大声說，立刻也就賞鉴了这女人刚出門口，就为了一个蕪菁和邻女争鬧起来，虽然生着病，却极有劲道的在脊梁上狠狠的給了一下，虽是壮健的农夫，也不能打的这么出色的。

很有一些时候，他要給他們办一个学校，然而这却吃了大苦，弄得非常消沉，垂头丧气，后悔他要来开办了。

他一去做調停人和和事老，也即刻觉到了他那哲学教授传授給他的法律上的机微，簡直沒有什么用。这一边說假話，那一边謊也撒的幷不少，归根結蒂，事件也只有魔鬼才了然。他知道了平常的世故，价值远胜于一切法律的机微和哲学的書籍；——他觉察了自己还有所欠缺，但缺的是什么呢，却只有上帝知道。而且发生了常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主人不明白农奴，农夫也不明白主人；而两方面，无論主人或农奴，都把错处推到别人身上去。这很冷却了地主的热中。現在他出去监督工作的时候，几乎完全缺少了先前那样的注意了。当收割牧草之际，他不再留心鐮刀的微音，不去看干草怎样的堆积，怎样的装載，也不注意周围割草工作的进行。——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一看見工作正在那边，那眼睛就在四近去找一种什么对象，或者看看旁边的河流的曲折，那地方有一个紅腿紅嘴的家伙，正在来回的散步——我說的自然是一只鳥，不是人；他新奇的凝視着翠鳥怎样在河边捕了一条魚，銜在嘴里許多工

夫，好象在沉思是否应該吞下去，再細心的沿河一望，就看見远地里另有一匹同类的鳥，还沒有捉到魚的，却在緊张的看着銜魚的翠鳥，或者是閉了眼睛，仰起头，向着蔚蓝的天空，他的鼻子嗅着曠野的气息，耳朵是听着有翼的，愉快的歌人的歌吟，这从天上，从地下，集成一个神奇的合唱，沒有噪音来攪乱那美丽的和諧：鶺鴒在裸麦中鼓翼，秧鷄在野草里鉤輈，紅雀四处飞鳴，一匹水鷸冲上空中，嘎的一声叫，云雀歌囀着，消在蔚蓝的天空中，而鶴唳就象鼓声，高高的在天上布成三角形的陣势。上下四方，无不作响，有声，而每一音响，都神奇的互相呼应……唉唉，上帝呵！你的世界，即使在荒僻的土地，在远离通都大邑的最小的村庄，也还是多么壮美呵！但到后来，虽是这些也使他厌倦了。他不久就完全不到野外去，从此只躲在屋子里，連跑来报告事情的經理人，也簡直不想接見了。

早先还时时有一个邻居到他这里来談天；什么退伍的驃騎兵中尉呀，是一位容易生气的吸烟家，渾身熏透着烟气，或者一位急进的大学生，大学并沒有卒业，他的智慧是从各种应时的小本子和日报上采来的。但这也使他厌倦起来了。这些人們的談話，立刻使他覚得很浅薄；他們那欧式恳切的，伶俐的举动，来敲一下他的膝盖那样的随便，他們的趋奉和亲暱，他看起来都以为太不雅，太显然。于是他决計和他們断絕往来，还用了很粗卤的方法。当一位大佐而且是快乐主义者一类貨色的代表，现在是已經亡

故了的专会浮談的周到的交际家，和我們这里刚刚起来的新思想的先驅者瓦尔瓦尔·尼古拉耶維支·威錫湼坡克罗摩夫两个，同来訪他，要和他暢談政治，哲学，文学，道德，还有英国的經济情形的时候，他派了一个当差的去，嘱咐他說，主人不在家，而自己却立刻輕率的在窗口露了脸。主人和客人的眼光相遇了。一个自然是低声說："这畜生！"别一个在齿縫里，也一样的送了他一个近乎畜生之类。他們的交情就从此完結。以后也不再有人来訪他了。

他倒很喜欢，就潛心思索着他那关于俄国的大著作。怎样做法的呢——那是讀者已經知道的了。他的家里传染了一种奇特的——随随便便的規矩。虽然人也不能說，他竟并无暫时梦醒的工夫。如果邮差把新的日报和杂志送到家里来，他讀着碰到一个旧同学的姓名，或者出仕升到荣显的地位，或者对于科学的进步和全人类的事业有了供献，他的心就隐隐的发生一种幽微的酸辛，对于自己的无为的生活，起了輕柔的，沉默的，然而是严峻的不满。覺得他全部的存在，都恶心，討厌了。久經过去的他的学校时代的光景，历历如在目前，亚历山大·彼得洛維支的形象，突然活泼的在面前出現，他的眼泪就泉涌起来……

这眼泪是表示什么的呢？恐怕是大受震撼的魂灵，借此来发抒他那煩恼的苦楚的秘密，他胸中蘊蓄着伟大高贵的人物，正想使他发达强壮起来，却中途受了窒碍的苦痛的罢？还沒有試和运命的嫉妒相搏斗，他还未达到这样的成熟，学得使自己很高强，能冲决遮拦和妨碍；伟大而高

华的感情的宝藏，未經最后的鍛炼，就烧紅的金屬似的化掉了；对于他，那出色的教师眞是死得太早，現在是全世界已沒有一个人，具备才能，来振作这因怯弱而不絕的动摇，为反对所劫夺的无力的意志，——用一句泼剌的話来使他奋起——一声泼剌的“前去”来号令精神了，这号令，是凡有俄国人，无論貴賤，不問等級，职业和地位，誰都非常渴望的。

能向我們俄国的魂灵，用了自己的高貴的国語，来号令这全能的言語“前去”的人在那里呢？誰通晓我們本質中的一切力量和才能，所有的深度，能用神通的一睒眼，就带我們到最高的生活去呢？俄国人会用了怎样的泪，怎样的爱来酬謝他呵！然而一世紀一世紀的駛去了，我們的男女沉淪在不成材的青年的无耻的怠惰和昏愚的举动里，上帝沒有肯給我們会說这句全能的言語的人！

然而有一件事几乎使田退德尼科夫觉醒过来，在他的性格上发生一个彻底的轉变。这是恋爱故事一类的，但也繼續得并不久。在田退德尼科夫的邻村，离他的田地十維尔斯他之远，住着一个将軍，这人，我們早經知道，批評田退德尼科夫是并不很好的。这位将軍的过活，可眞是一位将軍，这就是說，恰象一位大人物，大开府第，喜欢前来拜訪，向他致敬的邻人；他自己呢，自然是不去回拜的，一口粗嗄的声音，看着許多書，还有一个女兒，是稀奇的，异乎寻常的存在。她非常活泼有生气，好象她就是生活似的。

她的名字叫烏理尼加，受过特别的教育。指授她的是一个一句俄国話也不懂的英国家庭教师。她的母亲很早就死掉了，父亲又沒有常常照管她的余暇。但发疯似的爱着女兒，至于見得一味拚命的趋奉。她什么都惟我独尊，恰如一个放縱长大的孩子一样。倘使有誰見过她怎样忽然发怒，美丽的額上蹙起严峻的皺紋，怎样懊恼的和她的父亲爭論，那是一定要以为她是世界上最任性的創造物的。但她的憤怒，只在听到了一件別人所遭遇的慘事或不平。她决不为了自己来发怒或紛爭，也不为自己来辯解。一看見她所恼怒的人陷入不幸的困苦，她的气恼也就立刻消失了！有人来求她布施，她当即拋出整个的錢袋去，却并不仔細的想一想，这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她有些莽撞，急躁。說起話来，好象什么都在跟着思想飞跑：她那脸上的表情，她的言語，她的举动，她的一双手；連她的衣服的襞褶也仿佛在向前飘动，人几乎要想，她自己也和她的言語一同飞去了。她毫不隐瞞，对誰也不怕說出自己的秘密的思想，如果要說話，世界上就沒有力量能够沉默她。她那惊人的步法，是一种惟她独具的，非常自由而稳重的步法，誰一相遇，就会不由自主的退到一旁，給她讓出道路来。和她当面，坏人就总有些惶恐，沉默了。連最不怕羞的人也說不出話，失了所有的把握和从容，而老实人却立刻极其坦然的和她談起閑天来，仿佛遇到了世間未見的人物，听过一句話，就好象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曾經認識她，而且已在什么地方見过这一个相貌：是在他仅能依稀記得

的童年，在自己的父亲的家里，在快乐的夜晚，在一群孩子高兴的玩着鬧着的当时，——从此以后許多时，壮齢的严肃和成就，就使他觉得凄凉了。

田退德尼科夫和她的关系，是也和一切别的人們完全一样的。一种新的，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感情激励了他，一道明亮的光輝，照耀了他那单調的，凄凉的生活。

将軍当初是很亲爱和誠恳的接待了田退德尼科夫的，但两人之間，竟不能弄到实在的融洽。每一見面，临了总是爭論，彼此都怀着不舒服的感情；因为将軍是不受反对和辯駁的。而田退德尼科夫这一面，可也是有些易于感动的年靑人。他自然也为了他的女兒，常常对父亲讓步，因此久沒有攪乱彼此之間的平和，直到一个很好的日子，有将軍的两位亲戚，一位是伯爵夫人懦尔提来瓦，一位是公爵夫人尤泻吉娜，前来訪問的时候：这两位都曾經做过老女皇的宮中女官，但和彼得堡的大有势力的人物，也还有一点密切的关系的；将軍就竭力活泼的向她們去奏奉。田退德尼科夫觉得她們一到，对他就很冷淡，不大注意，把他当哑子看待了。将軍向他常用居高临下的口气；称他为“我的好人”或是“最敬爱的”，而有一回竟对他称了“你”。田退德尼科夫气恼起来了。他咬着牙齿，然而还知道用非常的自制力，保持着鎮靜，当怒不可遏，脸上飞紅的时候，也用了很和气，很謙虛的声音回答道：“对于您的出格的好意，我是万分感謝的，軍門大人。您用这亲暱的‘你’对我表示着密切的交情，我就对您也有了一样的称‘你’的义务。然而

年紀的悬隔，却使我們之間，完全不能打这样亲戚似的交道呵！"将軍狼狽了。他搜寻着自己的意思和适当的說法；終于声明了这"你"用的并不是这一种意思，老年人对于一个年青人，大約是可以称之为"你"的。关于他的將軍的品級，却一句話也不說。

当然，两面的交际，自从这一事件以后，就彼此断絕了，他的愛情，也一发芽就雕落。暫时在他面前一閃的光明，黯然消灭，現在降临的昏暮，比先前更暗淡，更昏沉。他的生活又回上旧路，成了讀者已經知道的那老样子了。他又整天无为的躺着。家里滿是齷齪和杂乱。扫箒在屋子的中央，終日混在一堆尘埃里。褲子竟会在客厅里到处游牧，安乐椅前面的华美的桌子上，放着几条垢膩的褲带，象是对于来宾的贈品似的。田退德尼科夫的全部生活，就这样的无聊，昏沉起来，不但他的僕役不再敬畏，連鷄也肆无忌憚的来啄他了。他会許多工夫，拿着笔，坐在那里，在摊在面前的一张紙上画着各种图：餅干，房屋，小屋，小車，三駕馬車等。有时还会忘掉了一切，笔在紙上簡直自动起来，在主人的无意中，形成一个娇小的头脸，是优秀动人的相貌，流利探索的眼光和一个微微蜷曲的鬓子——于是画家就惊疑的凝視，这是那人的略画，那肖象是沒有一个美术家能够摹繪的。他心里就越加伤痛起来；他不願意再相信这世界上会有幸福，因此也比先前更其悲哀，更少說話了。这样的是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田退德尼科夫的心情。有一天当他照例的坐在窗前，望着前園时，忽然惊疑不定，

是觉得既不見格力戈黎，也不見貝菲利耶夫娜，下面却只是一种不安和扰动了。

青年的厨子和管家女都跑出去开大門：門一开，就看見三匹馬，和刻在凱旋門上的完全一样的。一匹的头在左，一匹在右，一匹是在中間。这上面高高的君临着一个馬夫和一个家丁，寬大的衣服，头上包一块手帕。两人之后坐着一位外套和皮帽的紳士，满满的围着紅色的圍巾。当馬車停在門口的阶前时，就显出这原来是一輛有弹簧的輕巧的車子。那一表非凡的紳士，就以仿佛軍人似的敏捷和熟練，跳出車子，匆匆的跑上阶沿来了。

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着了急。他以为来客是一位政府的官員。到这里我应該补叙一下，他在年青时候，是受过一件傻事情的連累的。有一对讀过一大批时下小本子的哲学化的驃騎兵官，一位进了大学，却未卒业的美学家，和一个敗落的賭客要設立一个慈善会，会长是一个秘密共济会員，也要打牌的老騙子，然而口才极好的紳士。这会藏着一种非常高尚的目的：就是要使从泰姆士河边到亢卡德加的全人类永远得到幸福。但这須有莫大的現錢，从大度的会員們募集的捐款，是聞所未聞的大。这錢跑到那里去了呢，除了掌握指导之权的会长以外，自然誰也不知道。田退德尼科夫是由两个朋友拉进这会里去的；那两个都是屬于滿肚牢騷类的人，天性是善良的，为了科学为了教化，以及为了給人类服务的他們的未来的壮举，喝了許許多干杯，于是就成为正式的酒鬼了。田退德尼科夫觉察的还早，

退了会。但这会却已經玩了一个上等人不很相宜的另外的花样，招出不愉快的結果来，竟鬧到警察局去了……田退德尼科夫退会之后，就和这些人断絕了一切的交涉，但还不能觉得很放心，也是毫不足怪的：他的良心并不完全清凈。所以他現在瞥見大門一开放，就不能不吃惊。

但当来客几乎出人意外的老練地一鞠躬，一面微微的側着头，作为致敬的表示的时候，他的焦急立刻消散了。那人簡短地，然而清楚地声明，他从很久的以前起，就一半为了事务，一半为了嗜奇，在俄国旅行：即使不計那些有余的产业和多种的土壤，我們的国度里也很富于显著的东西；他是給这田地的出色的位置聳动了，但倘若他的馬車沒有因为这春天的泛濫和难走的道路忽然出了毛病，他是决不敢到这美丽之处来惊动主人的；就为了想借鉄匠的高手給修理一下。然而即使馬車全沒有出什么事，他也还是禁不住要趋前来請安的。

那客人一說完話，就又可爱到迷人的一鞠躬，露出他那珠扣的华美的磁漆长靴来，而且他的身子虽然肥胖，却以橡皮球的弹性，向后跳退了几步。

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早已放心了；他認为这人該是一个好奇的学者或是教授，旅行俄国，在采集植物或者也許倒是稀奇的化石的。他立刻声明了对于一切事情，自己都願意协助，請他用自己的車匠和鉄匠来修理馬車，請他象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在这里休息，請他坐在一把寬大的服尔德式安乐椅子①上，要傾听他那博学的，关于自然科学

的物事的談話了。

然而那客人所講的却多是內心生活的事情。他把自己的生涯，比作一只小船，在大海里，被怕人的风暴所吹送；說，他怎样的屡次变換了职业，他多少次为眞理受苦，以及他怎样的屡次被敌人所暗算，生命几瀕于危险，此外还有許多别的事，于是田退德尼科夫看出来了，他的客人乃是一个实际家。收場是他把一块雪白的麻紡手巾按在鼻子上，大声的醒了一下鼻涕，响到安特来·伊凡諾維支从来沒有听到过。在交响乐里，是往往会遇到这种討厌的喇叭的；如果只有这一声，却令人覚得并不在交响乐里，倒是自己的耳朵在发响。在久經沉睡的府邸中的突然惊醒的許多屋子里，立刻轟传了一样的声音，而立刻也在空气中充满了可倫香水的芳烈的气息，这是由麻紡手帕的輕輕一揮，隐隐約約的散在屋里的。

讀者恐怕已經猜到，这客人并非别个，即是我們那可敬的，长久沒有顧到了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乞乞科夫。他老了一点了：可見他的过活，也并非沒有狂风駭浪。就是他穿着的常礼服，也显得有些穿熟的样子；連那馬夫和篷車，家丁，馬匠和馬具，看去都好象有一点减損和消耗了。他的經济景况似乎也并不很出色。但那臉面的表情，行为的优雅，恰依然全如先前一样。是的，他的应酬，倒比以前更可爱了一些，坐在安乐椅子上的时候，也还是架

---

① 一种寬而深的椅子：法国的作家服尔德(Voltaire, 1694—1778)因病曾用这样的椅子，故名。——譯者。

起了一条腿。談吐近乎更加柔軟，言語之間，也仿佛愈在留心和节制，态度是更聰明，更稳重，在一切举动上，几乎更加能干了。他的衣領和胸衣是雪似的又白又亮，虽然在旅行，外衣上却不沾一粒灰尘：他可以立刻去赴庆祝生日的筵宴。下巴和面頰都刮得极光，只有瞎子，才会不惊叹他那飽滿和圓滑的。

府邸里立刻起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关着外层門，久已躲在昏暗中的一半，突然照得光明耀眼了。在很亮的屋子里，摆起家具来，一切就馬上显得这模样：作为臥室的屋子，陈列着各种夜晚化妆应用的东西，做書房的一間……等一等罢，我們先应該知道这屋子里摆着三张的桌子：一张是沙发前面的書桌，一张是鏡子和窗門之間的打牌桌，还有一张是屋角上的三角桌，正在臥室的門和通到堆积破烂家具，不住人的大厅的門的中間。这大厅，向来是充作前厅之用的，已經整年的沒有人进去过。在这三角桌子上，那旅客从衣箱里拔出来的衣裳就找到了它的位僵，便是：两条配着那件常礼服用的褲子，两条簇新的褲子，两条灰色的褲子，两件絨背心，两件綢背心和一件常礼服。这些都积叠了起来，象一座金字塔，上面盖一块絹手帕。在房門和窗門之間的别一个屋角上呢，排着一大批长靴：一双不很新的，一双完全新的，一双磁漆鞋和一双睡鞋。这些上面也怕羞似的盖着一块絹帕——簡直好象并无其物的一样。書桌上也立刻整整齐齐的摆出这些东西来：小匣子，一个装有可倫香水的瓶兒，一个日历和两种小說，但两种都只

有第二本。干净的小衫裤，是放在臥室里的衣橱里面了；要給洗衣女人去洗的那些，就捆成一团，塞在床底下。連那衣箱，到得发空之后，也塞进床底下去了。为了吓跑强盗和偸兒，一路带着的長刀，也拿进臥室去，挂在靠近眠床的一个釘头上。什么都見得了不得的干淨，异乎寻常的整齐了。那里都找不出一片紙，一根毛或者一粒尘埃了。連空气也显得美好起来：其中散布着一个小衫裤常常替換，礼拜天一定要去用湿海綿洗澡的鲜活而健康的男子汉的令人舒服的气味。在充作前厅之用的大厅里，一时也粘住了家丁彼得尔希加的气息，但彼得尔希加又即搬家，这正和他相称，弄到厨房里去了。

在第一天，安特来·伊凡諾維支很有些为自己的无拘无束担心；他怕这客人会煩扰他，带累他的生活有不惬意的变化，扰乱他自己幸而立定了的日課，但他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們的朋友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却显示了适应一切的簡直非凡的弹性和才能。他称揚主人的哲学气味的悠閑，并且說明这可以使人长寿。关于他的孤独生活，是贊成的說，这对于人，乃是养成伟大思想的。也看了一看图書室，把書籍贊美非常，还指出这可以防人的誤入歧路。他話說的很少，但凡有所說，却无不翼切，而且分明。一切举动，尤其証明着可爱和伶俐。进退都适得其时，不把質問和願望来麻煩主人，如果是这边沉默着，不爱談天的話；也很滿足的来下一盘棋，也很滿足的不开口，当主人把烟草的烟云噴向空中时，他不吸烟，就来找一件相称的事情：举个

例子，就如他从袋子里摸出士拉銀的烟盒来，鉗在右手的两个指头的中間，再用左手的一个指头撥得它飞快的旋轉起来，簡直好象地球的轉着自己的軸子，或者用手指冬冬的敲着盖子，再加口哨吹出諧和的声調。一句話，他一点也不妨碍他的主人，“在一生中，这才看見了一个可以一同过活的人!”田退德尼科夫对自己說。“这种本領，在我們这里实在是很少有的。我們里面有許多人：聪明，有教养，也确是好人，然而永远稳妥的人，可以同住一世紀，并不爭鬧的人——这样的人我却不知道。这一种人，我們这里到底有多少呢？这是我所認識的这类人的第一个。”田退德尼科夫这样的判断着他的客人。

乞乞科夫那一面也很高兴，因为他能够在一个这么温和而恳切的主人家里，寄住若干的时光。流浪人的生活，他实在尝飽了。能够好好的住下一个月，心賞着出色的村庄的风景，田野的气味和开始的春光，就是为痔疮起見，也有大用处和利益的。

輕易就找不出給他休息的更好的地方来。春天战胜了压迫的严寒，驟然展开那全部的华美，幼小的生命到处抽芽了。树林和牧場都閃出淡綠，嫩草的新鮮的碧玉里，明晃晃的抽着蒲公英的黃花，还有紅紫的白头翁花，也温順的垂着纖柔的頸子。成群的蚊虻和許多昆虫，都在沼澤上出現，跟着的是长脚的水黽，于是禽鳥也从各方面来躲在干枯的，可以遮蔽的蘆葦里。一切都潮涌似的聚集在这地方，彼此互相見面，互相亲近了。地上忽然增添了丁口。

树林觉醒起来，牧場上是活泼而且响动。村子里跳着圆舞。还有多少地方是閑空的呢。怎样的明朗的新綠！空气是多么的清新！园里是多少禽鳥的歌吟！万有的天上似的欢呼和高兴！村庄在发声，在歌唱，好象結婚的大宴了。

乞乞科夫时常去散步。出去游行和漫步的机会是多得很的。他直上平坦的高原，可眺望横在下面的谿谷，到处还有嚙岸的洪水所留下的大湖，其中聳着幽暗的，尙未生叶的树林的島屿；或者是穿过暗林的密处和阴地的中間，树木戴着鳥巢，接近的屹立着，烏鴉叫着乱飞起来，好象一片云遮暗了天宇。从燥地上可以一径走到埠头，装着豌豆，大麦和小麦的初次的船刚要开行，流水激着慢慢的轉动起来，水車輪发出震聋耳朵的声响。或者他去看看方才开始的春耕，观察一块新耕的土地，怎样展在原野的碧綠里，还有播种的人，用手敲着挂在胸前的篩子，匀整的撒出种子去，却沒有一粒落在別地方。

乞乞科夫什么地方都走到。他和管家，农夫，磨工样样的議論，談天。他什么都問到，問那里和怎样，还問怎样的营生，卖掉了多少谷子，春天和秋天磨什么谷子，每个农奴叫什么名字，誰和誰有亲，他从那里买了他的公牛，他用什么喂他的猪子，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漏落。他也問出了死掉多少农奴，知道是好象少得很。因为他是聪明人，立刻明白了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家景并不很出色。他到处发見了怠慢，懶惰，偸盗，还有縱酒也很风行，他自己想："田退德尼科夫可多么胡塗呀！这样的产业！却

一点也不管！从这里赚出总额五万卢布来，是可以把得稳的！"

在散步时，他不止一回，起了这样的思想，自己也在什么时候——当然并非現在，却在将来，如果办妥要务，他手里有了錢的話——自己也在什么时候要做一个象这产业的平和的主人。于是不消說，立刻有一个商家的，或是别的有錢人家的，粉面的年青而娇滴滴的女人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現。唔，他竟还梦想她是性情和音乐相近的哩。他也設想着后代，他的子孙，那責任，是在传乞乞科夫氏于无穷：一个泼刺的男孩和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簡直是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当然，三个也可以，由此給大家知道知道，他的确生活过，存在过，至少是并不象一个幽灵或者影子似的在地上逛荡了一下——而且他对于祖国，因此也用不着慚愧了。于是就往往起了这一种思想，那也并不坏，如果他有了头衔的話：例如五等官。这总是一个很有名誉，很可尊敬的称号呀！人如果去散步，是什么都会想起来的：非常之多，至于把人从这无聊的，凄凉的現在拉开，挑拨他的幻想力，加以戏弄，使他活动，縱使他明知道做不到，在他自己却还是覚得甜蜜的。

乞乞科夫的僕役也很中意了这地方。他們很快的习惯了新生活。彼得尔希加立刻和侍者格力戈黎結了交，虽然他們俩开初都很矜持，而且非常之装模作样。彼得尔希加想朦蔽格力戈黎，用自己的游历和世界知識使他肃然起敬；但格力戈黎却馬上用了彼得尔希加沒有到过的彼得堡

制了胜。他还要用那些地方的非常之远来对抗，而格力戈黎可就說出这样的一个地方来，誰都决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而且据說还远在三千維尔斯他以上，弄得保甫尔·伊凡諾維支的家丁无法可想，只好张开了嘴巴，遭所有奴婢的哄笑了。但相处却很合式；两个家丁訂結了亲密的交情。村边有一个出名的小酒店，是一切农奴的老伯伯，秃头的庇門开設的，店名叫作“亚勒苦以卡”。在这店堂里，每天总可以見到他們。所以用人民爱用的話来說，他們是成了酒店的“老主顾”了。

給綏里方却有另外的乐处。村子里是每晚上都唱歌；村里的年青人聚集起来，用歌唱和跳舞来庆祝新春；跳着圆舞，合围了，又忽然分散。在現在的大村子里是已經很少有了的苗条而血統純粹的，招人怜爱的姑娘們，給了他一个强有力的印象，至于久立不动，看得入迷。其中誰最漂亮呢，那可很难說！他們都是雪白的胸脯和頸子，又大又圆的含蓄的眼睛，孔雀似的步子，一条辮发，一直拖到腰带边。每当她那洁白的双手拉着他的手，在圆陣中和她們徐徐前进，或者和别的青年們排成一道墙，向她們挤过去的时候，每当姑娘們高声大笑着，向他們迎上来，并且唱着“新郎在那里呢，主人呀？”的时候，每当周围都沉入黑夜中，那諧調的回声，远从河流的后边，忧郁的反响过来的时候，他就几乎忘却了自己。此后許多时：无論是在早上或是黄昏，是在睡着或是醒着——他总覺得好象有一双雪白的手捏在自己的两手里，和她們在圆陣里慢慢的动弹。

乞乞科夫的馬匹也覺得在它們的新住宅里好得很。青馬，議員，連花馬在內，也以为留在田退德尼科夫这里毫不无聊，燕麦是很出色的，而馬房的形势，也极其适意。每匹都有各自的位置，用隔板和别的分开，然而又很容易从上面窺探。所以也能够看見別的馬，如果从中有一匹，即使是在最末的边上的，高兴嘶起来了，那么，别匹也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回答它的同僚。

总而言之，在田退德尼科夫这里，誰都馬上覺得象在自己的家里了。但一涉及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因此游行着广大的俄国的事务，就是死魂灵，关于这一点，他却縱使和十足的呆子做对手，也格外謹愼和干練了。然而田退德尼科夫总是在看書，在思索，要查明一切現象的原因和底蘊——它們的为着什么和什么緣故……“不，我从别一面下手，也許要好一些罢！”乞乞科夫这样想。他时常和婢僕去談閑天，于是他有一回，知道了主人先前常常到一家邻居——一位将軍——那里去做客，知道了那将軍有一个女兒，知道了主人对于那小姐——而小姐对于主人也有一点……知道了但他們忽然斷絕，从此永远不相来往了。而他自己也早經覺到，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总在用鉛笔或毛笔画着种种头，但是全都見得非常相象的。

有一天，午餐之后，他又照例的用了第二个指头，使銀烟盒依軸而轉的时候，向着田退德尼科夫道：“凡是心里想要的东西，您什么都有，安特来·伊凡諾維支；只是您还缺一样。”

"那是？"这边問，一面在空中噴出一团的烟云。

"一个終身的伴侣，"乞乞科夫說。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沒有回答，于是这回的談話，就此收場了。

乞乞科夫却并不害怕，寻出一个另外的时机来——这回是在晚餐之前——当談天的中途，突然說："真的，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您得結婚了！"

然而田退德尼科夫仍旧一句話也不回答，仿佛他不要这个題目似的。

但是，乞乞科夫不退縮。他第三次选了一个别样的时机，是在晚餐之后說了这些話："唔，真的，无論从那一方面来看您的生活，我总以为您得結婚了！您还会生忧郁症呢。"

也許是乞乞科夫的話这回說得特别动听，也許是安特来·伊凡諾維支这时特别傾于直率和坦白，他叹息一声，并且說，一面又噴出一口烟："第一着，是人总該有幸福，总該有运气的，保甫尔·伊凡諾維支。"于是他很詳細的对他講述了自己的遭遇：他和将軍的結交以及他們的絕交的全部的故事。

当乞乞科夫一句一句的明白了巳經知道的案件，听到那只为一句話兒"你"，却鬧出这么大故事来的时候，他簡直駭了一跳。暂时之間，他查考似的看着田退德尼科夫的眼睛，决不定他是十足的呆子呢，还不过稍微有一点昏。

"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我請教您！"他終于說，一面捏住了主人的两只手："这算什么侮辱呢？在'你'这个字

里，您找得出什么侮辱来呢？”

“这字的本身里自然是并不含有侮辱的，”田退德尼科夫回答道。“侮辱是在説出这字来的意思里，表現里。‘你！’——这就是説：‘知道罢，你是一个无足重輕的东西；我和你来往，只因为沒有比你好的人；現在是公爵夫人尤泻吉娜在这里了，我請你記一記那里是你本来的地位，站到門口去罢。’就是这意思呀！”説到这里，我們的和气的，温順的安特来·伊凡諾維支的眼睛就发光；在他的声音里，顫动着出于大受侮辱的感情的憤激。

“唔，如果竟是这一类的意思呢？——那有什么要紧呀？”乞乞科夫説。

“怎么，您要我在这样的举动之后，还去訪問他嗎？”

“是的，这算得什么举动？这是决不能称为一种举动的，”乞乞科夫极冷静的説。

“怎么会不是‘举动’的？”田退德尼科夫詫异的問道。

“总之这不是举动，安特来·伊凡諾維支。这不过是这位軍門大人的这样一种习惯，对誰都这么称呼。况且对于一位这样的給国家出过力，可以尊敬的人物，为什么不寬恕他一下呢？”

“这又是另一件事了，”田退德尼科夫説，“如果他只是一个老先生或者一个穷小子，不这么浮夸，驕傲和鋒利，如果他不是将軍，那么，就是用‘你’来称呼我，我也很願意寬恕，而且还要恭恭敬敬的应对的。”

“实实在在，他是一个呆子！”乞乞科夫想。“他肯寬恕

一个破烂衣服的家伙，对于一位将軍倒不！”在这料想之后，他就大声的說下去道：“好，可以，就是了，算是他侮辱您罢，但是您也回报他：他侮辱您了，您也还了他侮辱。然而人怎么可以为了一点这样的芥蒂，就大家分开，抛掉个人藏在心里的事情呢？我应該先求原諒，这眞是……如果您立定了目标，那么，您也应該向这奔过去，有什么要来嗎，来就是。誰还留心有人在对人吐唾沫呢？一切的人，都在互相吐唾沫。現在是您在全世界上，也找不出一个人，会不胡鬧乱打，也不对人吐唾沫了。”

田退德尼科夫被这些話吓了一大跳，他完全目瞪口呆的坐着，单是想：“一个太古怪的人，这乞乞科夫！”

“是一个稀奇的家伙，这田退德尼科夫？”乞乞科夫想，于是他放声說下去道：“安特来·伊凡諾維支，請您給我象对兄弟似的来說一說罢。您还毫无經驗。您要原諒我去弄明白这件事。我要去拜訪大人，向他說明，这件事在您这边是由于您的誤会，原因还在您年紀青，您的世界知識和人間知識都很有限。”

“我沒有到他面前去爬的意思，”田退德尼科夫不高兴的說，“也不能托付給您的！”

“我也沒有爬的本領，”乞乞科夫不高兴的回答道。“我只是一个人。我会犯錯誤，但是爬呢——断断不来的！請您原諒罢，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您竟有权利，在我的話里墊进这么侮辱的意义去，我可是沒有料到的。”

“您寬恕罢，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我錯了！”田退德尼

科夫握着乞乞科夫的两只手，感激的說。"我实在幷不想侮辱您。您的好意，在我是极有价值的。我对您起誓。但我們收起这話来，我們不再要来談这件事罢！"

"那么，我也就平平常常的到将軍那里去罢，"乞乞科夫說。

"为什么？"田退德尼科夫問，一面詫异的凝視着乞乞科夫。

"我要去拜訪他！"乞乞科夫道。

"这乞乞科夫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呵！"田退德尼科夫想。

"这田退德尼科夫是一个多么古怪的人呵！"乞乞科夫想。

"我明天早上十点鐘的样子到他那里去，安特来·伊凡諾維支。我想，去拜訪一位这样的人物，表示自己的敬意，还是早一点好。只可惜我的馬車还沒有整頓，我想請您允許我用一用您的車子。我豫备早晨十点鐘就到他那里去的！"

"自然可以。这算得什么！您吩咐就是。您要用那一輛，就用那一輛，都随您的便！"

在这交談之后，他們就走散，各归自己的房子，睡覺去了，彼此也幷非沒有推測着别人的思想的特性。

但是，——这岂不奇怪，当第二天馬車到門，乞乞科夫身穿新衣服，白背心，結着白領带，以軍人似的熟練，一跳而上，駛了出去，拜訪将軍去了的时候——田退德尼科夫就起了一种好象从未体驗过的感动。他那一切生鏽和

昏睡的思想，都不安起来，活动起来。神經性的激情，忽然用了全力，把这昏沉的，浸在舒服和无为中的迷梦，一扫而空了。

他忽而坐在沙发上，忽而走向窗口去，忽而拿起一本書，忽而又想思索些什么事。失掉的爱的苦恼呵！他找不出思想来。或者他想什么也不想。枉然的辛苦呵！一种思想的无聊的零星，各种思想的尾巴和断片，都闖进脑子里，擾扰着他的头顱。“这情形可真怪！”他說着，坐在窗前，眺望道路去了，道路穿过昏暗的槲树林，林边分明有一陣烟尘，是駛去的馬車卷了起来的。但是，我們抛下田退德尼科夫，我們跟定乞乞科夫罢。

第二章

在十足的半个鐘头里，出色的馬匹就把乞乞科夫拉了大約十維尔斯他之远——先过槲树林，其次是横在新耕的长条土地之間的，夸着春天新綠的谷物的田地，其次又沿了时时刻刻展开着堂皇的远景的連山——終于是經过了刚在吐叶的菩提树的寬闊的列树路，直到将軍的領地里。菩提树路立刻变成一条两面白楊的长路，树身都围着四方的篱笆，后来就到透空鑄鉄的大門，可以窺見府邸的八个珂林德式的圓柱，支着华美的破风，雕鏤得非常精美。到处发着油漆气，全部給人新鮮之感，沒有一样东西显得陈旧。前园是平坦而且干淨，令人覚得就要变成地板。当馬車停在門前时，乞乞科夫就十分恭敬的跳了下来，走上阶沿去。他立刻把名片送到将軍那里，而且又即被引进書斎里去了。将軍的威严相貌，可給了我們的主角一个很深的印象。他穿一件莓子紅的一声不响的天鵝絨的睡衣，他的眼色是坦白的，他的脸相是有丈夫气的，他有一大部唇鬚，茂盛而花白的頰鬚和头发，背后剪得很短；他的頸子，又寬又肥，也就是我們这里之所謂“三层楼”，意思是那上面有横走的三条皺，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八一二年頃非常之多的豪华

的将軍标本的一个。这位貝得理錫且夫将軍，是也如我們大家一样，有一大堆优点和缺点的。在我們俄国人里面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两点实在交織的非常陆离光怪：豁达，大度，临到要决断的时候，也果决，明白，然而一到他居高无事，以及沒有事情来惹他了，那就也如沒有一个俄国人能够破例一样，要夹上一大批虛荣，野心，独断和小气。凡有品級超过了他的，他都非常之厌恶，对他們发表一些冷話也似的东西。最遭殃的是他的一个先前的同僚，因为将軍确信着自己的明白和干練，都在那人之上，而那人却超过了自己，已經做了两省的总督。还有一样晦气的事情，是将軍的田产，又正在他的同僚所管的一省里。将軍就屡次的复仇；一有机会，他就講起自己的对手，批評他的一切命令。說明他的一切办公和行政，都是胡塗透頂。他什么都显得有些所謂古怪，尤其是在教养上。他是一个革新的好朋友和前驅；也总在願意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知道得更好，所以他不喜欢知道看一点什么他所沒有知道的东西的人。总而言之，他是很爱夸耀自己的聪明的。他的教育，大半从外国得来，然而又要摆俄国的貴人架子。性格上旣然有这么多的固执，这么多的厉害的冲突，做起官来，自然只好和不如意打仗，終于也弄得自己告退了。閙成这样的罪孽，他却归之于一个所謂敌党，因为他是沒有負点責任的勇气的。告退以后，他仍旧保存着堂堂的威风。无論他穿着一件燕尾服，一件常礼服，或者一件睡衣——他总是这模样。从他的声音起，一直到一举一动，无不是号令和

威严，使他的一切下属，即使并非尊敬，至少也要觉得害怕或胆怯。

乞乞科夫觉到了两样：敬重和胆怯。他恭敬的微歪了头，好象要搬一个载着茶杯的盘子似的，伸出两只手去，用了出奇的熟練，鞠躬快要碰到地面上，并且說道："前来恭候大人，我以为是自己的义务。对于在战場上救了祖国的人們的道德，抱着至高的尊敬，所以使我，使我来拜見您老了。"

这几句开場白，在将軍似乎并沒有什么不滿意。他很和气的点点头，說道："和您相識，我是很高兴的。請，您請坐！您是在那里办公的呀？"

"我的办事的地方，"乞乞科夫說，一面坐在安乐椅子上——但并非中央，却在微微靠边的一面——而且用手紧抓着椅子的靠手，"我的办事的地方，是在国庫局开头的，大人，后来就就过种种的位置；我在地方审判厅，在一个建筑委員会，在税务处，都办过公。我的生涯，就象一只小船，在狂风巨浪中間一样，大人。我可以說，我是用忍耐喂养大的，我自己就是所謂忍耐的化身。我吃了敌人的多少苦呢，这是用言語，就是用艺术家的画笔，也都描写不来的。现在到了晚年，这才在寻一个角落，好做一个窠，給自己过活。这回是就住在您大人的近邻的人家……"

"誰家呢，如果我可以問？"

"在田退德尼科夫家，大人。"

将軍皺起了眉头。

“他是在非常懊悔，沒有向您大人来表示当然的尊敬的。”

“尊敬！为什么？”

“为了您大人的勛业，”乞乞科夫說。“不过他找不出适当的話来……他說：‘只要我能够給軍門大人做点什么……因为我是知道尊重救了祖国的人物的，’他說。”

“我，那么，他想怎样？……我可是毫不怪他呵！”将軍說着，已經和气得远了。“我是真心喜欢他的，还相信他一到时候，会成一个很有用的人呢。”

“說的真对，大人。”乞乞科夫插嘴道。“一个很有用的人；他很有口才，文章也写得非常之好。”

“但我想，他是写着种种无聊东西的。我想，他是在做詩或者这一类罢。”

“并不是的，大人，全不是无聊的东西。他在做一部极切实，极紧要的著作。他在做……一部历史，大人……”

“一部历史？……什么历史？”

“一部历史……”到这里，乞乞科夫停了一下，不知道是因为有一位将軍坐在眼前，还不过是想要加重这事情的力量呢，总之，他又接着道：“一部将軍們的历史，大人！”

“什么？将軍們的？怎样的将軍們的？”

“将軍們一般，大人，就是全体的将軍們……也就是，切实的說起来，是祖国的将軍們的。”

乞乞科夫觉得自己岔得太远了，因此非常惶惑。他恨得要吐唾沫，一面自己想：我的上帝，我在說怎样的昏話

呵。

"請您原諒，我还沒有全懂……那究竟是怎么的呀？那是或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各人的传記呢？还有：写的是現存的所有的将軍們，还是只取那参与过一八一二年的战事的呢？"

"对得很，大人，只是那参加战事的！"一面却自己想道："打死我罢，我可說不清！"

"哦，那么，他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的？我可以給他非常有味的史料哩！"

"他不敢，大人！"

"多么胡塗！为了彼此之間有什么一句傻話……我可全不是这样的人呵。我自己到他那里去也可以的。"

"这他可不敢当，他自己会来的，"乞乞科夫說，他已經完全恢复了元气，自己想道："哼将軍們！可来的眞湊巧；然而这全是我随口滑出来的！"

在将軍的書斋里，听到一种声音。雕花框子的胡桃木門，自己开开了。門背后出現了一个閨女的活泼的姿色，手捏着房門的把手，即使在屋子的昏暗的背景上忽而显出了被灯火映得雪亮的照相也不及这可爱的丰姿的突然涌現，給人这么强有力的印象。她分明是因为要說什么話，走了进来的，但一看見屋子里有一个陌生人……好象和她一同涌进了太阳的光綫，将軍的森严的房屋，也仿佛全部灿烂起来，微笑起来了。在最初的一瞬間，乞乞科夫竟猜不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她是生在那一国度里的呢，

也很难断定，因为这么純净而优美的相貌，是并不能够輕易找到的，即使在古代的浮雕玉石上。她那高华的全体，苗条而輕捷象一枝箭，显得比一切都高一些。然而这只是一种美的錯覚。她其实并不很高大。这种現象，不过由于她的肢体，彼此无不出奇的融洽和均匀。那衣服，她所穿的，也和她的身样非常相称，令人要以为因为想給她做得极好，最有名的裁縫們曾經会議一番的。然而这也只是一种錯覚。她并不考究自己的装飾，什么都好象自然而然的一样：只要在单色的怱怱裁好的布片上，用針縫上两三处，就自然成功了称身的高华的襞褶；倘将这衣裳和它的穿着人一同移在繪画上，那么，一切时髦的年青閨秀，就見得好象花母牛，或是旧貨店里的美人兒了。倘将她連这襞褶和所穿的衣裳一同凿在白石上，那么，人就要称这雕象为天才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她只有一个缺点：是她有些过于瘦弱和纖柔。

"我来給您介紹我的攪家精罢！"将軍說着，轉向乞乞科夫这面去。"还要請您原諒，我还沒有知道您的本名和父称哩……"

"对于一个还沒有表見一点特色和德行的人，也得知道那本名和父称嗎？"乞乞科夫謙虛的歪着头，回答道。

"但是……这一点是总該知道的！"

"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大人！"乞乞科夫說着，一面用了軍人似的熟練，鞠一个躬，又用了橡皮球似的弹力，向后跳了一下。

“烏理尼加！”将軍接着道，“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刚告訴了我很有意思的新聞。我們邻人田退德尼科夫可全不是象我們所想那样的傻子。他在做一部大著作：一部一八一二年的将軍們的历史哩。”

“哦，但是誰說他是傻的呀？”她很快的說。“至多，也不过是你很相信的那个米錫內坡克罗摩夫①会这么說，爸爸，而他却不过一个空虛而卑劣的人呀。”

“怎么就卑劣？他有些浮浅，那是眞的！”将軍說。

“他有点卑劣，也有点坏，不单是浮浅的。誰能这样的对付自己的兄弟，还把他的同胞姊妹从家里赶出去呢，这是一个討厌的，可恶的人！”

“然而这不过是人們講說他的話。”

“人們不会无緣无故的說出这样的事来的。我眞不懂你，爸爸。你有一顆少有的好心，但你却会和一个万不及你，你也明知道他不好的人打交道。”

“你瞧就是，”将軍微笑着对乞乞科夫說。“我們是总在这么吵架的！”于是他又轉向烏理尼加去，接着道：“亲爱的心兒！我可不能赶出他去呀！”

“为什么就赶出去？但也用不着招待得这么恭敬，象要把他抱在你的怀里似的呀！”

到这里，乞乞科夫以为也来說句話，已是他的义务了。

---

① 据原文，即前一章提到的“威錫涅坡克罗摩夫”。——編者。

"每个生物都在求爱，"乞乞科夫道。"这教人有什么办法呢？連兽类也爱人去撫摩它，它从檻房里伸出鼻子来，仿佛想要說：来呀，摩摩我。"

将軍笑起来了。"眞对，就是这样的。它伸出鼻子来，恳求着：在这里呢。摩摩我！哈，哈，哈！不单是鼻子哩，整个人都从龌齪东西里鑽上来，然而他却求人表示所謂同情……哈，哈，哈！"将軍笑得发了抖。他那曾經擱过肥厚的肩章的双肩，在抖动，好象現在也还飾着肥厚的肩章的一样。

乞乞科夫也短声的笑起来，但因为对于将軍的尊敬，他的笑总不张开口：嘻，嘻，嘻，嘻，嘻，嘻！① 他也笑得发了抖，不过肩膀沒有动，因为他幷不綴着肥厚的肩章。

"这么一个先是欺騙和偸窃国家的家伙，却还想人因此来奖励他！倘沒有奖励的鼓舞和希望，誰肯来出力和吃苦呵！"他說。"哈，哈，哈，哈！"

一种悲伤的感情，遮暗了閨女的高华而可爱的脸："爸爸！我眞不懂你怎么就是会笑！这样的坏事和这样的下流，只使我覚得伤心。如果我看見一个人，簡直公然的，而且当众做出欺騙的事情，却沒有得到到处被人輕蔑的报应，我眞要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就要不好起来了；我想呀想呀的……"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但願不要怪我們，"将軍說。"我們和这事情是毫无关

① 原是He, he, he……，一时找不出适当的音譯字。——譯者。

系的。不是嗎？”他一面轉向乞乞科夫，接着說。“哦，現在吻我一下，回你自己的房里去罢，我就要換衣服，因为立刻是午餐时候了。”

“你在我这里吃！”于是他瞥了乞乞科夫一眼，說。

“如果您大人……”

“吃罢，不要客气。这是还能請你的。謝謝上帝！我們今天有菜湯！”

乞乞科夫伸出了他的两只手，敬畏的垂了头，屋子里的一切物事，在眼睛里暫时都无影无踪了，只还能够看見自己的鞋尖。他在这种恭敬态度上，固定了一会之后，才又把脑袋抬起，却已經看不見烏理尼加。她消失了。她的地位上，站着一条大汉，是长着一部浓密的唇鬚和出色的絡腮鬍子的家丁，两手分拿着銀的面盆和水盂。

“你該是准許我在你面前換衣服的罢？”

“您不但可以在我面前換衣服，只要您爱在我面前做什么，都听您的便，大人！”

将軍从睡衣里豁出一只手来，在斗士似的臂膊上，勒高了汗衫的袖口。他动手澡洗了，泼着水珠，哼着鼻子，好象一只鴨。肥皂水濺滿了一屋子。

“哦，哦，他們要一种鼓舞和奖励，”他說，一面細心的周围擦着他的胖頸子……“撫摩他，撫摩他罢。沒有奖励，他們就連偷也从此不听了。”

乞乞科夫起了少有的好心机。他突然得到一种灵感。“将軍是一个快活的，好心的人物！可以試一試的！”他想，

待到看見家丁拿着水㼜走了出去，就大声的說道："大人！您是对誰都很和善，恳切的！我对您有一个大大的請求。"

"怎样的請求？"

乞乞科夫謹愼的向四面看了一看。"我有一个伯父，是一个上了年紀，很是衰弱的人。他有三百个魂灵和二千……而我是他惟一的承繼者。他自己早不能管理他的产业，因为他太老，太弱了，然而他也不肯交給我。他寻了一个万分奇怪的緣由：'我不熟悉我的侄子，'他說，'他也許是一个浪子和废料的。他得先給我看看他是可靠的人，自己先去弄三百魂灵来，那么，我就給他我的那三百了。'"

"您不要見怪！这人簡直是傻的嗎？"

"如果他只是一个傻子，那倒还不算頂坏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的損害。但請您替我来設身处地，大人……您想，他有一个管家女，住在他那里的，而这管家女又有孩子。这就应該留心，怕他会把全部財产都传給他們了。"

"这老傻子发了昏，如此而已，"将軍說。"我怎么帮助您呢，我看是沒有法子的！"他詫异的看定了乞乞科夫，一面說。

"我有一个想头，大人！如果您肯把您所有的一切死掉的魂灵，都讓給我，大人，我想，立起买卖合同来，装得他們还活着一样，那么，我就可以把这合同給老头子看，他也就应該把遺产移交給我了。"

然而现在是将軍很大声的笑起来了，笑得大約还沒有人这样的笑过；很长久，他倒在靠椅上，把头靠在椅背上，

几乎閉了气。整个屋子全都动搖。家丁在門口出現，女兒也吃惊的跑来了。

"爸爸，什么事呀？"她駭怕的嚷着，并且疑惑的看定他。然而許多工夫，将軍还說不出一句話。"放心罢，沒有事，好孩子。哈，哈，哈！回你的房里去就是。我們就来吃中飯了。你不要担心。哈，哈，哈！"

将軍喘息了几回之后，就又用新的力量哄笑了起来；洪亮的响徹了全家，从前厅一直到最末的屋子。

乞乞科夫有一点不安了。

"可怜的阿伯！他要做大傻子了！哈，哈，哈！他要沒有活的庄稼人，却得到死的了。哈，哈！"

"又来了！"乞乞科夫想。"眞会笑！还会炸破的！"

"哈，哈，哈！"将軍接着說，"这样的一匹驢子！怎么竟会这样的吩咐：去，自己先弄三百个魂灵来，那你就再有三百了！他眞是一匹驢子！"

"对了，大人，他眞是一匹驢子！"

"哪，不过你的玩笑开得也不小！請老头子吃死魂灵！哈，哈，哈！上帝在上，只要我能够从旁看見你把买卖合同交給他，我情願給的还要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呀？他样子怎么样？他很老了嗎？"

"八十岁了！"

"他兴致还好嗎？他还很行嗎？他和管家女弄在一起，总該还有力气罢？"

"一点也不，大人！他很不行，好象孩子一样了！"

"这样的一个昏蛋！不是嗎？他是一个昏蛋呀！"

"一点不錯，大人！一个十足的昏蛋！"

"他还出去散步？他去訪人？他的腿倒还好？"

"是的，不过也已經不大好走了。"

"这样的一个昏蛋！然而他倒还有兴致？怎样？他还有牙齿嗎？"

"只有两个了，軍門大人！"

"这样的一匹驢子！請不要生气，最敬爱的——他是你的伯父，但他却是一匹驢子阿。"

"自然是一匹驢子，大人！虽然他是我的家族，承認您說得对，我也有些为难，然而这有什么法子呢？"

好人乞乞科夫說了謊。承認这事，在他是毫沒有什么为难的，因为他大約連这样的一个伯父也未必有。

"只要您大人肯賞光……"

"把死魂灵卖給你嗎？为了这大計划，你可以把他們連地面和他們現在的住房都拿了去！你連全部坟地都带了去也不要紧。哈，哈，哈，哈！唉，这老头子！他要給玩一下子了！哈，哈，哈，哈！"

于是將軍的哄笑，又从新响滿所有的房屋了！

（这里缺掉一大段，是从第二章引渡到第三章去的。——編者① 識。）

---

① 系指原書編者沃多·培克。——譯者。

第 三 章

“如果柯式凱略夫大佐确是发疯的，那就着实不坏了，”当乞乞科夫又到了广宇之下，曠野之上的时候，他説。一切人們的住所，都远远的横在他后面；他現在只看見广大的蒼穹和远处的两朵小小的云片。

“你問明白了到柯式凱略夫大佐那里去的路了嗎，綏里方？”

“您要知道，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我对付車子的事情多得很，分不出工夫来呀。不过彼得尔希加是向車夫問了路的。”

“这样的一匹驢子！我早对你説过，你不要听憑彼得尔希加；彼得尔希加一定又喝得烂醉了！”

“这可并不是大了不得的事情，”彼得尔希加从他的坐位上稍为轉过一点来，向乞乞科夫瞥了一眼，説。“我們只要跑下山，順草地走上去，再沒有别的了！”

“可是你专門喝燒酒！再沒有别的了！你总是不会錯的！一到你，人也可以説：这是漂亮到要吓倒欧洲的家伙哩。”説到这里，乞乞科夫就摸一把自己的下巴，并且想道：“好出身的有教养的人和这样的一个粗俗的下人之間，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时車子已經駛向山下去。又只看見草地和广远的种着白楊树林的处所了。

舒适的馬車在弹鐨上輕輕搖动着，注意的下了微斜的山脚；于是又經过草地，曠野和水磨；車子隆隆的过了几道桥，摇搖摆摆的在远的不平的地面上跳来跳去。然而沒有一座土岡，連打攪我們的旅客的清游的一个道路的高低，也非常之少。这簡直是享福，并不是坐車。

葡萄树丛，細瘦的赤楊和銀色的白楊，在他們身旁很快的飞过去，还用它們的枝条着实打着两个坐在馬夫台上的奴子綏里方和彼得尔希加。而且屡次从彼得尔希加的头上掣去了帽子。这严厉的家丁有一回就跳下馬夫台，駡着混帐树，以及栽种它們的人，但他竟不想縛住自己的帽子，或者用手将它按定，因为他希望这是最末的一次，以后就不再遇到这等事了。不多久，树木里又加上了白樺，有几处还有一株樅树。树根上长着茂草，其間开着蓝色的燕子花和黄色的野生郁金香。树林尽是昏暗下去，好象黑夜籠罩了旅行者。突然在枝条和树榦之間，到处閃出雪亮的光輝，仿佛一面明鏡的反射。树木疏下去了，发光的面积就大起来……他們面前横着一个湖——很大的水面，約有四維尔斯他之广。对面的岸上，現出許多小小的木屋。这是一个村子。湖水中发着大声的叫喊和呼喚。大約有二十个汉子都站在湖水里，水或者到腰带，或者到肩头，或者到頸子，是在把网拉到岸上去。这之間，他們里面竟起了意外

的事情。其中的一个壮大的汉子，和一条魚一同落在网里了，这人几乎身寬和身长相等，看去好象一个西瓜或者象是一个桶。他的景况是极窘的，就使尽力量，大叫道："台尼斯，你这昏蛋！把这交給柯什瑪！柯什瑪，从台尼斯手里接过网头来呀。不要这么推，喂，大个子孚瑪。来来，站到那边去，到小个子孚瑪站着的地方去。畜生！我对你們說，你們还連网都要撕破了！"这西瓜分明并不担心它本身：它太胖，是淹不死的，即使想要沉沒，翻个筋斗，水也总会把它送上来；真的，它的背脊上簡直还可以坐两个人，也能象頑强的猪尿泡一样，浮在水面上，至多，也不过哼上几声，用鼻子吹起几个泡。然而他很害怕网会撕破，魚会逃走，所以許多人只好拉着魚网的索子，要把他拖到岸上来。

"这一定是老爷，柯式凱略夫大佐了，"綏里方說。

"为什么？"

"您只要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身子就是。他比别人白，他的块头也出色，正象一位闊佬呀。"

这之間，人已經把这落网的地主拉得很近湖边了。他一覺得他的脚踏着实地，就站起来，而且在这瞬間，也看見了駛下堤来的馬車和里面的坐客乞乞科夫。

"您吃过中飯了嗎？"那紳士向他們叫喊着，一面拿着捉到的魚，走向岸上来。他还全罩在魚网里，很有些象夏天的閨秀的纖手，戴着鏤空的手套，一只手搭在眼上，仿佛一个遮阳，防着日光，别一只垂在下面，近乎刚刚出浴

的眉提希的威奴斯[1]的位置。

"还沒有呢，"乞乞科夫回答着，除下帽子，在馬車里极客气的招乎。

"哦，那么，您感謝您的造物主罢！"

"为什么呢？"乞乞科夫好奇的問，把帽子擎在头顶上。

"您馬上知道了！喂，小个子孚瑪，放下魚网，向桶子里去取出鱘魚来。柯什瑪，你这悖蛋，去，帮帮他！"

两个漁夫从桶子里拉出一个怪物的头来——"瞧罢，怎样的一个大脚色！这是从河里錯跑进这里来的！"那滚圓的紳士大声說。"您到舍間去就是！車夫，經过菜园，往下走！跑呀，大个子孚瑪，你这呆木头，开园門去！他来带領您了，我立刻就来……"

长脚而赤脚的大个子孚瑪，簡直是只穿一件小衫，在馬車前头跑通了全村。每家的小屋子前面，挂着各种打魚器具，魚网呀，魚簖呀，以及諸如此类；全村人都是漁夫；于是孚瑪开了园的栅門，馬車經过一些菜畦，到了村教堂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在教堂稍远之处，望見主人的府邸的屋頂。

"这柯式凱略夫是有点古怪的！"乞乞科夫想。

"唔，我在这里！"旁边起了一种声音。乞乞科夫向周围一看。那主人穿着草綠色的南京棉布的上衣，黃色的褲

---

[1] 威奴斯是罗馬神話上的美和爱欲的女神，至今还存留着当时的好几种雕象。"眉提希的威奴斯"（Venus de Medici）为克萊阿美納斯（Cleomenes）所雕刻，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間。——譯者。

子，沒有領带，仿佛一个庫必陀[1]似的从他旁边拉过去了。他斜坐在弹鐄馬車里，塡滿着全坐位。乞乞科夫想对他說几句話，但这胖子又即不見了。他的車子立刻又在用网打魚的地方出現，又听到他那叫喊的声音："大个子孚瑪，小个子孚瑪！柯什瑪和台尼斯呀！"然而乞乞科夫到得府邸門口的时候，却大大的吃了一惊，他看見那胖子地主已經站在阶沿上，迎迓着来宾，亲爱的抱在他的臂膊里。他怎么跑的这么飞快呢——却終于是一个謎。他們依照俄国的古礼，十字形的接吻了三回；这地主是一个古董的汉子。

"我到您这里，是来传达大人的問候的，"乞乞科夫說。

"那一位大人？"

"您的亲戚，亚历山大·特米德里維支将軍！"

"这亚历山大·特米德里維支是誰呀？"

"貝得理錫且夫将軍，"乞乞科夫答着，有点錯愕了。

"我不認識他，"那人也詫异的回答道。

乞乞科夫的惊异，只是增加了起来。

"哦，那是怎的……？我的希望，是在和大佐柯式凱略夫先生談話的？"

"不，您还是不希望罢！您沒有到他那里，却到我这

---

[1] Kupido，希腊神話的恋爱之神。——譯者。（按：Kupido是罗馬神話的恋爱之神。——編者。）

里来了。我是彼得·彼得洛維支·胚土赫！胚土赫[1]！彼得·彼得洛維支！”主人回答說。

乞乞科夫惊愕得手足无措。“这不能！”他說，一面轉向一样的张着嘴巴，瞪着眼睛的綏里方和彼得尔希加。一个坐在馬夫台上，别一个是站在車門口。“你們是怎么弄的，你們这驴子！我对你們說过，駛到柯式凱略夫大佐那里去……这里却是彼得·彼得洛維支……”

“你們弄得很好，伙計們！到厨房去；好請你們喝杯烧酒……”彼得·彼得洛維支·胚土赫大声說。“卸下馬匹，就到厨房里去罢！”

“我眞是抱歉得很！閙这么一个大錯！这么突然的……”乞乞科夫吶吶的說。

“一点也沒有錯。您先等一等，看午餐的味道怎么样，那时再說錯了沒有罢。請請，”胚土赫說着，一面拉了乞乞科夫的臂膊，引进宅子里去了。这里有两个穿着夏衣的少年来迎接着他們，都很細长，象一对柳条，比他們的父亲总要高到一阿耳申[2]的样子。

“是我的小兒！他們都在中学里，放暑假回来的……尼古拉沙，你留在这里陪客；你，亚历克賽沙，同我来。”說到这里，主人就不見了。

乞乞科夫和尼古拉沙留下着，寻些話来和他扳談。尼古拉沙是好象要变懶惰青年的。他立刻对乞乞科夫說，进

---

① Petukh的意义是“雄鷄”。——譯者。

② Arshin=2/3 Meter,約中国二尺二寸。——譯者。

外省的中学，全无意义，他和他的兄弟，都准备上彼得堡去，因为在外省过活，是沒有价值的。

“我懂得了，”乞乞科夫想，“馬路边和咖啡店在招引你們呀……”但他就又大声的問道：“請您告訴我，您的父亲的田地，是什么情形呢？”

“我押掉了！”那父亲忽然又在大厅上出現了，就自己回答道：“押掉了許許多。”

“不行，这很不行，”乞乞科夫想，“沒有抵押的田地，立刻就要一点不剩了。要赶紧才好。”……“您去抵押，是应該慢一下子的，”他装着同情的样子，說。

“阿，不的。那不相干！”胚土赫答道。“人說，这倒上算。現在大家都在去抵押，人可也不願意自己比别人落后呀！况且我一生住在这地方；現在也想去看一看墨斯科了。我的兒子們也总在催逼我，他們实在想受些大都会的教育哩。”

“这样的一个胡塗虫！”乞乞科夫想。“他会把一切弄得精光，連自己的兒子也教成浪費者的。他有这么一宗出色的田产。看起来，到处显着好景况。农奴是好好的，主人也不愁什么缺乏。但如果他們一受大菜館和戏院的教育，可就全都一塌胡塗了。他其实还不如靜靜的留在乡下的好，这吹牛皮家伙。”

“您現在在想什么，我知道的！”胚土赫說。

“什么呀？”乞乞科夫說着，有点狼狽了。

“您在想：‘这胚土赫可眞是一个胡塗虫；他邀人来吃

中飯，却教人尽等。'就来，馬上来了，最敬爱的。您看着罢，一个剪发的姑娘还不及赶忙挽好髻子，飯菜就摆在桌上了。"

"阿呀！柏拉图·密哈洛維支騎了馬来哩！"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亚历克賽沙說。

"他騎着他那枣騮馬呢！"尼古拉沙接着道，一面向窗口弯着腰。

"那里？那里？"胚士赫叫着，也跑到窗口去了。

"那是誰呀，柏拉图·密哈洛維支？"乞乞科夫問亚历克賽沙道。

"我們的邻居，柏拉图·密哈洛維支·柏拉图諾夫，一个非凡的人，一个出众的人，"主人自己回答說。

在这瞬息中，柏拉图諾夫走进屋子里来了。他是一个亚麻色卷发的漂亮而瘦长的男子。一匹狗子的精怪、名叫雅尔伯，响着項圈，跟在他后面。

"您已經吃过飯了嗎？"

"是的，多謝！"

"您是来和我开玩笑的嗎？如果您已經吃过，教我怎么办才好呢？"

客人微笑着說道："我可以不使您为难，我其实什么也沒有吃过，我不想吃。"

"您就是瞧瞧罢，我們今天捉到了怎样的东西啊！我們网得了出色的鱘魚！还有出色的鮰魚和鯉魚呢！"

"听您說話，就令人要生起气来的。您为什么总是这

么高兴的？"

"为什么我該阴郁呢？我請教您！"那主人說。

"怎么？为什么嗎？——因为世界上是悲哀和无聊呀。"

"这只因为您沒有吃足。您飽飽的吃一頓試試看。这阴郁和这忧愁，也是一种摩登的发明。先前是誰也不阴郁的。"

"您的圣諭，尽够了！这么一說，好象您就沒有忧愁过似的。"

"从来沒有！我也毫沒有分給忧愁的工夫。早上——是睡着，刚刚睜开眼睛，厨子已經站在面前了，就得安排中餐的菜单，于是喝茶，吩咐管事人，出去捉魚，一下子，就到了中餐的时候。中餐之后，不过睡了一下，厨子可又来了。得准备晚餐，晚餐之后又来了厨子，又得想明天的中餐，教人那里有忧愁的工夫呢？"

当两人交談之間。乞乞科夫就观察那来客，他那非凡的美丽，他那苗条的，合适的体态，他那尚未耗損的青春之力的清新，以及他那絕无小疮損了顏色的处女一般的純净，都使他惊异了。激情或苦痛，連近似懊恼或不安那样的东西，也从沒有碰着过他那年青的純洁的脸，或在平静的表面上，掘出一条皺紋来，但自然也不能使它活潑。他的脸虽然由于嘲弄的微笑，有时見得快活，然而总有些懵懂的样子。

"如果您容許我說几句話，那么，以您們的风采，却

还要悲哀，我可实在不解了！”乞乞科夫說。“人自然由愁生計，也有仇人，……也有誰在想陷害或者竟至于图謀性命……”

“您以为我，”那漂亮的客人打断他道，“您以为我因为要有变化，竟至于在希望什么小小的刺戟嗎？如果有誰要恼我一下，或者有这一类事情的話——然而这事誰也沒有做。生活只是无聊——如此而已。”

“那么，您該是地面不够，或者也許是农奴太少了。”

“完全不是。我的兄弟和我一共有一万頃的田地，一千以上的魂灵。”

“奇怪。那我就不能懂了。但也許您苦于收成不好和时疫？也許您損失了許多农奴罢？”

“倒相反，什么都非常之好，我的兄弟是一个出众的田地經营家！”

“但是您却在悲哀和不舒服！这我不懂，”乞乞科夫說，聳一聳肩。

“您瞧着罢，我們要立刻来赶走这忧郁病了，”主人說，“亚历克賽沙，快跑到厨房里去，对厨子說，他得給我們送魚肉饅头来了。懶虫亚美梁在那里？一定又是大张着嘴巴了。还有那賊骨头，那安多式加呢？他們为什么不搬冷盘来的？”

但这时候，房門开开了。走进懶虫亚美梁和賊骨头安多式加来，挾着桌布，盖好了食桌，摆上一个盘，其中是各样顏色的六瓶酒。繞着这些，立刻攢聚了盛着种种可口

的食品的盘子一大圈。家丁們敏捷的在奔走，总在搬进些有盖的盘子来，人听到那里面牛酪吱吱发响。懶虫亚美梁和贼骨头安多式加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出色。他們的有着这样的綽号，是不过为了鼓励而設的。主人决沒有罵人的嗜好，他还要和善得多；然而一个俄国人，是不能不說一句恶話的。他要这东西，正如他那帮助消化的一小杯燒酒。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的天性，来消遣那沒有刺戟性的食料的！

接着冷盘，才是正式的中餐。这时候，我們的和善的主人，可就化为眞正的专制君主了。他一看見客人里面的誰，盘子里只剩着一块，便立刻給他放上第二块，一面申說道："世界上是什么都成对的，人类，飞禽和走兽！"誰的盘子里有两块，他就去添上第三块，并且注意道："这不是好数目：二！所有的好物事都是三。"客人刚把三块吃完，他又已經叫起来了："您曾見过一輛三輪的車子，或者一間三角的小屋子嗎？"对于四或五这些数目，他也都准备着一句成語。乞乞科夫确已吃了十二块，自己想，"哼，現在是主人一定不会再劝了！"然而他是錯誤的：主人一声不响，就把一大块烤牛排和腰子都放在他的盘子上。而且是多么大的牛排呵！

"这是两个月之間，单用牛奶喂养的，"主人說。"我撫养它，就象亲生兒子一样。"

"我吃不下了！"乞乞科夫呻吟道。

"您先尝一尝，然后再說：我吃不下了！"

“这可实在不成了！我胃里已經沒有地方了。”

“教堂里也已經沒有地方，但警察局长跑来了，瞧罢，总还能找出一块小地方。那是拥挤到連一个苹果也落不到地的时候呢。您尝一尝：这一小块——这也是一位警察局长呀。”

乞乞科夫尝起来，而且的确——这一块和警察局长十分相象，真的找到了地方，然而他的胃也好象塡得滿滿了。

“这样的人，是不能到彼得堡或墨斯科去的，他那闊綽，三年里面就会弄到一文不剩。”然而他还沒有知道：現在已經很不同：即使并不这么請客，在那地方也能把他的財产在三年里——什么話，在三年里！——在三个月里化得精光的。

这之間，主人还不住的斟酒；客人不喝，就得由亚历克賽沙和尼古拉沙来喝干，一杯一杯挨次灌下喉嚨去；这就可以推想，他們将来到得首都，特别用功的是人类知識的那一方面了。客人們几乎都弄得昏头昏脑！他們只好努力蹩出凉台去，立刻倒在安乐椅子上。主人是好容易这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但一坐倒也就睡去了。他那茁壮的自己立刻化为大风箱，从张开的嘴巴和鼻孔里发出一种我們現代的音乐家很少演奏的声音来：混杂着打鼓和吹笛，还有短促的断續声，非常象狗叫。

“您听到他怎样的吹嗎？”柏拉图諾夫說。

乞乞科夫只得笑了起来。

"自然；如果吃了这样的中餐，人还那里来的无聊呢？睡觉压倒他了——不是吗？"

"是的。請您寬恕，但我可眞的不懂，人怎么会不快活，消遣的方法是多得很的。"

"那是些什么呢？"

"一个年青人，什么不可以弄呢？跳舞，音乐……玩一种什么乐器……或者……譬如說，他为什么不結婚的？"

"但和誰呀？"

"好象四近竟沒有漂亮的，有錢的閨女似的！"

"沒有呵！"

"那么，到别地方去看去。旅行一下……"乞乞科夫突然起了出色的想头。"您是有对付忧郁和无聊的好法子的！"他說，一面看一看柏拉图諾夫的眼睛。

"什么法子呢？"

"旅行。"

"到那里去旅行呢？"

"如果您有工夫，那么，就請您同我一道走罢，"乞乞科夫說，并且观察着柏拉图諾夫，自己想道："这眞上算。他可以負担一半用度，馬車修繕費也可以归他独自支付了。"

"您要到那里去呀？"

"目下我并非怎么为了自己的事情，倒是别人的关系。貝德理錫且夫將軍，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他托我去探問几个他的亲戚……探亲戚自然是

很重要的，但我的旅行，可也为了所謂我本身的快乐：見見世面，在人海的大旋涡中混一下——无論怎么說，这是所謂活書本，而且也是一种学問呀。"說到这里，他又想道："真的，这很好。他簡直可以負担全部的用度，我們还連馬匹也可以用他的，把我的放在他这里，好好的养一养哩。"

"为什么我不去旅行一下呢？"这时柏拉图諾夫想。"就是不出去，我在家里也沒有事，管理經济的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我出了門，这些都毫无影响的。为什么我不同去走走呢？"——"您能到我的兄弟那里去做两天客嗎？"他大声說。"要不然，我的兄弟是不放我走的。"

"这可是非常之願意。就是三天也不要紧。"

"那么，約定了。我們走罢！"柏拉图諾夫活潑的說。

乞乞科夫握手为信。"很好！我們走罢！"

"那里去？那里去？"主人剛剛从睡梦里醒来，吃惊的看定了他們，叫喊道。——"不成的呵，亲爱的先生們，我已經吩咐把車輪子卸掉了，还赶走了您的馬，柏拉图·密哈洛維支，离这里有五維尔斯他。不成的，今天你們总得在我这里过夜，明天我們中餐吃的早一点，那么，随便你們走就是了。"

这有什么办法呢？人只好决定留下。但他們却因此无忧无虑的过了可惊的春晚。主人給去游湖了。十二个桨手用二十四枝桨，唱着快活的歌，送他們到了鏡似的湖面上。从湖里又到了河上，前面一望无涯，两面都界着平坦的河

岸。他們逐漸临近那横截河流的大网和张着小网的地方去。沒有一个微波来皺蹙那光滑的水面；乡村的美景，寂无声息的在他們面前連翩而过，还有昏暗的丛树和小林，則以树木的各式各样的排列和攒聚，来聳动他們的視綫。船夫們一律抓住桨，仿佛出于一手似的二十四枝就同时举在空中——恰如一匹輕禽一样，小船就在不动的水面上滑过去了。一个年青人，是强壮的闊肩膀的家伙，舵前的第三个，用出于夜鶯的喉里一般的他那澄凈的声音，开始唱起歌来，于是第五个接唱着，第六个播曳着，响亮而抑揚的瀰滿了歌曲：无边无际，恰如俄罗斯本身。如果合唱队沒了劲，胚士赫也常常自己来出馬和支持，用一种声音，很象公鷄叫。眞的，在这一晚，連乞乞科夫也活泼的覚得自己是俄国人了。只有柏拉图諾夫却想："在这忧郁的歌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不过使巳在悲哀的人，更加悲哀罢了。"

当大家返棹时，黃昏巳經开始。天色昏暗起来；現在是只在不再反映天空的水里打桨。到得岸上，早巳完全昏黑了。到处点着火把，漁夫們用了还会动弹的活鱸魚，在三脚架上熬魚湯。人們都回到家里去了。家畜和家禽久巳归舍，它們攪起的尘头，也巳經平靜，牧人們站在門口，等着牛奶瓶和分来的魚湯。人声的輕微的嘈杂，在夜中发响，还从一个邻村传来了远远的犬吠声。月亮刚刚上升，阴暗处这才籠罩了它的光輝；一切东西，立刻全都朗然晃耀了。多么出色的景象呵！然而能够欣賞的人，却一个也沒有。

尼古拉沙和亚历克赛沙也没有跳上两匹慓悍的駿馬，为了打賭，在夜里发狂的飞跑，却只默默的想着墨斯科，想着咖啡店和戏院，这是一个士官候补生从首都前来訪問，滔滔的講給他們听了的；他們的父亲是在想他怎样来好好的塞飽他的客人，柏拉图諾夫則在打呵欠。乞乞科夫却还算最活泼："唔，真的，我也应該給自己买一宗田产的！"于是他已經看見，旁边一位結实的娘兒們，周围一大群小乞乞科夫們的幻影了。

晚餐也还是吃的很多。当乞乞科夫跨进給他睡覺的屋子，躺在床上，摸着自己的肚子时，就說："簡直成了一面鼓！連警察局长也进不去了！"而且环境也很不寻常，臥室的隔壁就是主人的屋子。墙壁又薄得很，因此什么談話都听得到。主人正在吩咐厨子，安排明天一早开出来的中餐的丰盛之至的飯菜。而且那是多么注意周到呵！連一个死尸也会饞起来的！

"那么，你給我烤起四方的魚肉包子来，"他說，一面高声的啧啧的响着嘴巴，使劲的吸一口气。"一个角上，你給我包上鱘魚的臉肉和軟骨，别的地方就用蕎麦粥呀，蘑菇呀，葱呀，甜的魚白呀，脑子呀以及什么这一类东西，你是知道的……一面你要烤得透，烤得它发黄，别一面可用不着这么烤透。最要紧的是得留心餡子——要拌得极匀，你知道，万不可弄得散散的，却应該放到嘴里就化，象雪一样；連吃的人自己也不大觉得。"說到这里，脛士赫又啧啧的响了几下嘴唇，啧的响了一声舌头。

"見鬼！这教人怎么睡得着，"乞乞科夫想着，拉上盖被来蒙了头，要不再听到。然而这并不能救助他，在盖被下面，他还是听到胚土赫的說話。

"鱘魚旁边，你得围上紅蘿卜的星花，白魚和香菌；也还要加些蘿卜呀，胡蘿卜呀，豆子呀，以及各式各样，这你是知道的；总而言之，添配的作料要多，你听見了沒有？你还得在猪肚里灌上冰，使它胀起一点！"

胚土赫还吩咐了許多另外的美味的食品。人只听得他总在說："給我烤一下，要烤得透，給我蒸一蒸罢！"待到他終于講到火鷄的时候，乞乞科夫睡着了。

第二天，客人們吃得非常之飽，柏拉图諾夫至于再不能騎馬了。胚土赫的馬夫把他的駿馬送到家里去。于是大家上了車。那匹大头狗就懶懶的跟在車后面：它也吃得太飽了。

"唉唉，这太过了！"当大家离开府邸时，乞乞科夫說。

"那人可总是快活！这真恼人。"

"倘使我有你的七万卢布的进款，忧郁是进不了門的！"乞乞科夫想。"那个包办酒捐的木拉梭夫——就有一千万。說說容易，一千万——但我以为是一个数兒呵！"

"如果我們在中途停一下，您沒有什么异議嗎？我还想上我的姊姊和姊夫那里去辞一辞行呢。"

"非常之願意！"乞乞科夫說。

"他是一个极出色的地主。在这四近是首屈一指的。八年以前，收入不到二万卢布的田产，他現在弄到岁收二

十万卢布了！"

"哦，这一定是一位极有意思，极可尊敬的人了！我是很願意向这样的人領教的。我拜托您——您以为怎么样……他的貴姓呢？"

"康士坦夏格罗。"

"那么，他的本名和父称呢，如果我可以問的話？"

"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

"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康士坦夏格罗。我实在极願意認識認識他。从这样的一个人，可学的地方多得很。"

柏拉图諾夫担当了重大的职务，是监督綏里方，因为他不大能够在馬夫台上坐定了，所以要监督。彼得尔希加是已經两回倒栽葱跌下馬車来，因此也要用一条繩，在馬夫台上縛住。

"这猪玀！"乞乞科夫所能說的，只有这一句。

"您看！从这里起，是他的田地了！"柏拉图諾夫說。"样子就全两样！"

实在的：他們前面横着一片滿生嫩林的幼树保护地，——每棵小树，都很苗条，而且直的象一枝箭，这后面又看見第二片也还是幼稚的小树林，再后面才聳着一座老林，滿是出色的樅树，越后就越高大。于是又来了一片幼树保护地，一条新的，之后是一条老的树林子。他們經过了三回树林，好象通过城門一样："这全个林子，仅仅种了八年到十年，倘是别人，即使等到二十年，恐怕也未必长的这么高大。"

“但是他怎样办的呢？”

“您問他自己罢。那是一个非凡的土壤学家——什么也不会白費。他不但很明白土壤，也知道什么树木，什么植物，在什么的近邻，就长得最好，以及什么树木，应該靠近谷物来种之类。在他那里，一切东西都同时有三四种作用。树林是不但为了木料的，尤其是因为这一带的田野，要有許多湿气和許多阴凉，枯叶呢，他还用作土壤的肥料……即使四近到处是旱灾，他这里却什么都很象样；所有的邻居都叹收成坏，只有他却用不着訴苦。可惜我对于这事情知道得很少，講不出来……誰明白他那些花样和玩艺呢！在那里，人是大抵叫他魔术家的。他有什么会沒有呀！……但是呵！虽然如此，也无聊的很！”

“这实在該是一个可惊的人物了！”乞乞科夫想。“可惜这少年人竟这么肤浅，对人講不出什么来。”

村庄也到底出現了。布在三个高地上的許許多农家，远看竟好象一个市鎮。每个岡上，都有教堂結頂，到处看見站着谷物和干草的大堆。“唔！”乞乞科夫想，“人立刻知道，这里是住着一位王侯似的地主的！”农夫小屋都造得很坚牢和耐久；处处停着一輛貨車——車子也都强固，簇新。凡所遇見的农奴，个个是聪明伶俐的脸相；牛羊也是最好的种子，連农奴的猪，看去也好象貴族似的。人們所得的印象，是住在这里的农夫，恰如詩歌里說的那样，在用鏟子把銀子搬到家里去。这地方沒有英国式的公园，以及草地，以及别样旁工尽巧的布置，倒不过照着旧习惯，是一大排

谷仓和工厂，一直接到府邸，給主人可以管理他前前后后的事情；府邸的高的屋頂上有一座灯塔一类的东西；这并非建筑上的裝飾；也不是为主人和他的客人而設，給他們可以在这里賞鉴美丽的风景，倒是由此监視那些在远处的工人的。旅客們到了門口，由机灵的家丁們来招待，全不象永远烂醉的彼得尔希加；他們也不穿常礼服，却是平常的手織的蓝布衫，象哥薩克所常用的那样。

主妇也跑下阶沿来。她有血乳交融似的鮮活的脸色，美如上帝的晴天，她和柏拉图諾夫就象两个蛋，所不同的只是她沒有他那么衰弱和昏沉，却总是快活，爱說話。

“日安，兄弟！你来了，这使我很高兴。可惜的是康士坦丁沒在家，但他也就回来的。”

“他那里去了呢？”

“他和几个商人在村子里有点事情，”她說着，一面把客人引进屋里去。

乞乞科夫好奇的环顧了这岁收二十万卢布的奇特人物的住家，他以为可以由这里窺見主人的性格和特长，恰如从曾經住过，剩着痕迹的空壳，来推見牡蠣或蝸牛一样。然而住家却什么鑰匙也不給。屋子全都質朴，簡单，而且近乎空空洞洞；既沒有壁画，也沒有銅象，花卉，放着貴重磁器的架子，簡直連書籍也沒有。总而言之，这一切，就說明了住在这里的人，他那生活的最大部分，是不在四面墻壁的房子里面的，却过在外面的田野上，而且他的計划，也不是安閑的靠着軟椅，对着爐火，在这里耽乐他的思想

的，却在正在努力做事的处所，而且也就在那里实行。在屋子里，乞乞科夫只能发見一位賢妇的治家精神的痕迹：桌子和椅子上，放着菩提树板，板上撒着一种花瓣，分明是在阴干。

“这是什么废物呀，那散在这里的，姊姊？”柏拉图諾夫說。

“这可并不是废物呵！”主妇回答道。“这是医热病的好藥料。去年我們把所有我們的农夫都用这东西治好了。我們用这来做酒，那边的一些是要浸的。你总是笑我們的果酱和腌菜，但你一吃，却自己称贊起来了。”

柏拉图諾夫走近鋼琴去，看看翻开着的乐譜。

“天哪，这古董！”他說。“你毫不难为情嗎，姊姊？”

“你不要怪我罢，兄弟，我已經沒有潜心音乐的工夫了。我有一个八岁的女兒，我得教导她。难道为了要有閑工夫来弄音乐，就把她交給一个外国的家庭教师嗎？——这是不行的，对不起，我可不这么办！”

“你也变了无聊了，姊姊！”那兄弟說着，走到窗口去：“阿呀，他已經在这里，他来了，他恰恰回来了！”柏拉图諾夫叫喊道。

乞乞科夫也跑到窗口去。一个大約四十岁的男子，浅黑的活泼的脸，身穿駝毛的短衫，正在走向家里来。对于衣服，他是不注意的。他戴一頂沒边的帽子。旁边一同走着两个身分低微的男人，极恭敬的光着头，交談得很起劲；一个只是平常的农奴，别一个是走江湖的乡下掮客，穿着

過膝的長衫的狡猾的家伙。三个人都在門口站住了，但在屋子里，可以分明的听到他們的談話。

“你們所做得到的，最好是这样：把你們从自己的主人那里贖出来。这款子我不妨借給你們；你們将来可以用做工来还清的！”

“不不，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我們为什么要贖出自己来呢？还是請您完全买了我們的好。在您这里，我們能够学好。象您似的好人，全世界上是不会再有的。現在誰都过着困苦的日子，沒有法子办。酒店主人发明了这样的烧酒，喝一点到肚子里，就象喝完了一大桶水似的：不知不覺，把最末的一文錢也化光了。誘惑也很大。我相信，恶在支配着世界哩，实在的！敎农夫們发昏的事情，他們什么不干呢！烟草和所有这些坏花样。怎么办才好呢，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人总不过是一个人——是很容易受引誘的。”

“听罢：要商量的就是这件事。即使你們到我这里来，你們也还是并不自由的呵，自然，你們能得到一切需要的东西：一头牛和一匹馬；不过我所要求于我的农夫的，却也和别的地主不一样。在我这里，首先是要做工，这是第一；为我，还是为自己呢，这都毫无差别，只是不能偷懶。我自己也公牛似的做，和我的农夫一样多，因为据我的經驗：凡一个人只想輕浮，就因为不做事的緣故。总之，关于这事情，你們去想一想，并且好好的商量一下罢，如果你們統統要来的話。”

“我們商量过好多回了，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就是老人們也已經說过：‘您这里的农夫都有錢，这不是偶然的；您这里的牧师也很会体帖人，有好心腸。我們的却滿不管，現在是，我們連一个能給人好好的安葬的人也沒有了。’”

“你还是再向教区去談一談的好。”

“遵您的命。”

“不是嗎，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您已經这么客气了，把价錢讓一点点罢，”在别一边和康士坦夏格罗排着走来的，穿蓝长衫的走江湖的乡下掮客說。

“我早已告訴你，我是不讓价的。我可不象别个的地主，他們那里，你是总在他們应該还你款子的时候，立刻露脸的。我很明白你們；你們有一本簿子，記着欠賬的人們。这简单得很。这样的一个人，是在毫无办法的境地上。那他自然把一切都用半价卖給你們了，我这里却不一样。我要你的錢做什么呢？我可以把貨色靜靜的躺三年；我不必到抵押銀行里去付利息！”

“您說的眞对，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我說这話，不过为了将来也要和您有往来，并不是出于貪得和利己。請，这里是三千卢布的定錢！”一說这話，商人就从胸口的袋子里，拉出一束污旧的鈔票来。康士坦夏格罗极平淡的接到手，也不点数，就塞在衣袋里了。

“哼，”乞乞科夫想，“就好象是他的手帕似的！”但这时康士坦夏格罗在客厅的門口出現了。他那晒黑的脸孔，他

那处处見得已經发白的蓬松的黑头发，他那眼睛的活泼的表情，以及显得是出于南方的有些激情的样子，都給了乞乞科夫很深的印象。他不是純粹的俄罗斯人。但他的祖先是出于那里的呢，他却連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他并不留心自己的家譜；这和他不相干，而且他以为对于經营家业，这是沒有什么用处的。他自認为一个俄国人，除俄国話之外，也不懂别种的言語。

柏拉图諾夫紹介了乞乞科夫。他們俩接了吻。

"你知道，康士坦丁，我已經决定，要旅行一下，到几个外省去看看了。我要治一治我的无聊，"柏拉图諾夫說，"保甫尔·伊凡諾維支已經对我說过，和他一同走。"

"这好极了！"康士坦夏格罗說。"但是您預备到那些地方去呢？"他亲热的轉向乞乞科夫，接下去道。

"我得申明一下，"乞乞科夫說，一面謙恭的側着头，并用手擦着安乐椅子的靠手，"我得申明一下，我旅行并非为了自己的事情，倒是别人的关系：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也可以說，是我的恩人，貝德理錫且夫将軍，嘱托了我，去探問几个他的亲戚。探亲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的旅行，却也为了所謂我本身的快乐，即使把旅行有益于痔疮，不算作一件事：而見見世面，在人海的大旋涡中混一下——这是所謂活書本，而且也是一种学問呵。"

"非常之对！到世界上去游历游历，是很好的。"

"高明的見解！的确得很，实在是好的。人可以看見平常不会看見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还遇見平常恐怕不会碰

到的人物。許多交談，是价值等于黃金的，例子就在眼前，在我是一个很侥幸的机会……我拜托您，最可敬的康士坦丁·菲陀洛維支。請您帮助我，請您教导我，請您鎮撫我的飢渴，并且指示我以进向眞理的道路。我非常渴望您的話，恰如对于上天的曼那[1]。”

“哦，那是什么呢？……我能教您什么呢？”康士坦夏格罗惶惑的說。“連我自己也不过化了几文学費的！”

“智慧呀，尊敬的人，請您指教我智慧和方法，怎样操縱农业經济的重任，怎样賺取确实的利益，怎样获得財富和幸福，而且要并非空想上，却是实际上的幸福，因为这是每个市民的义务，也借此博得同人的尊敬的呵。”

“您可知道？”康士坦夏格罗說，并且深思的向他凝視着。“您在我这里停一天罢。我就給您看所有的設备，并且告訴您一切，您就知道，这是用不着什么大智慧的。”

“当然，您停下罢！”主妇插嘴說；于是轉向她的兄弟，接下去道：“停下罢，兄弟，你是不忙什么的。”

“我都随便。但保甫尔·伊凡諾維支沒有什么不方便嗎？”

“一点兒也沒有，非常之願意……只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一位貝德理錫且夫将軍的亲戚，柯式凱略夫大佐……”

“这人可是发疯的哩！”

“自然是发疯的！我并不要去探問他，然而貝德理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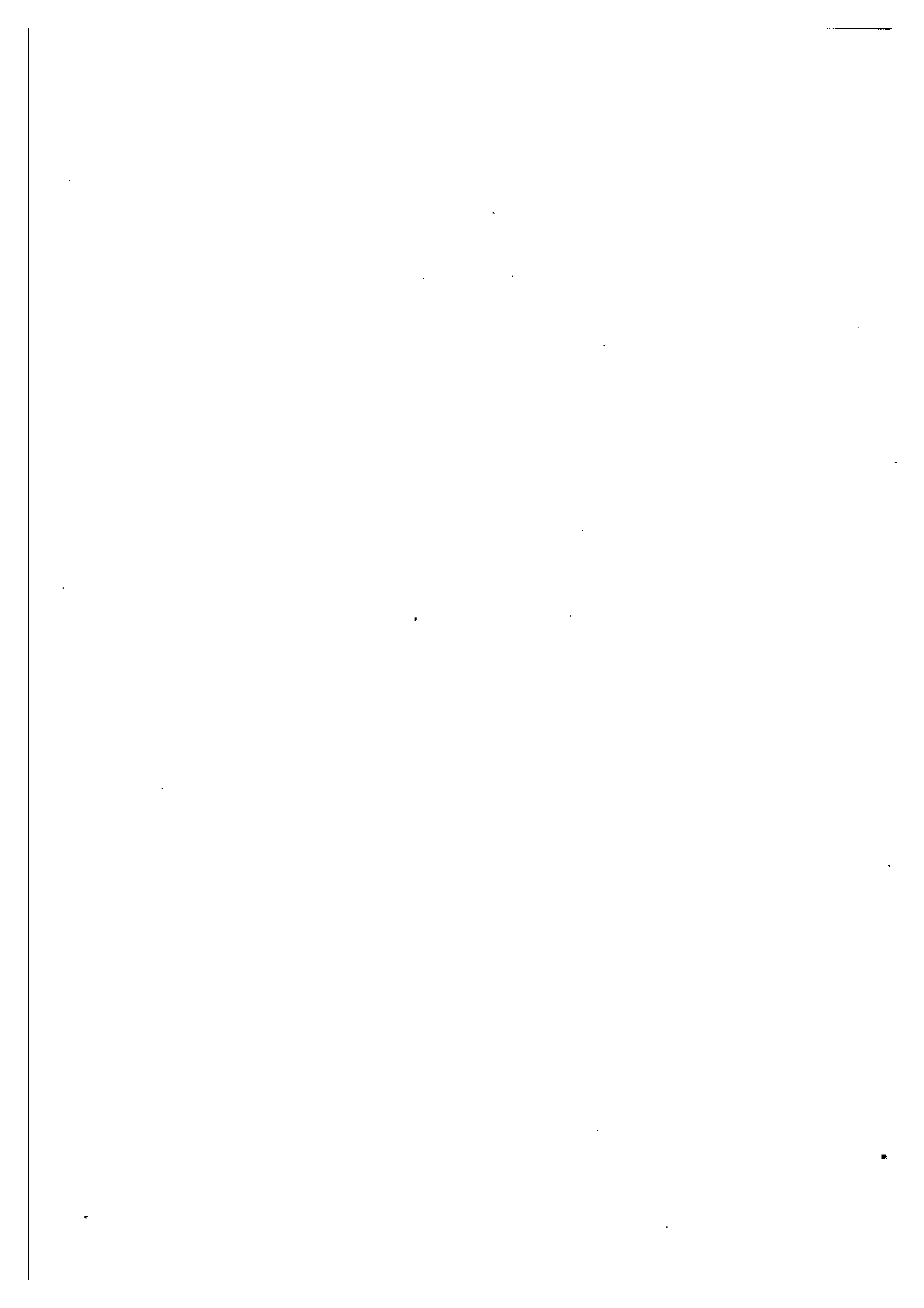
[1] Manna，古代以色列人旅行荒野时所用的食物，以其信为上天所賜，所以也可以譯作“天祿”。——譯者。

且夫将軍，您知道，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所謂我的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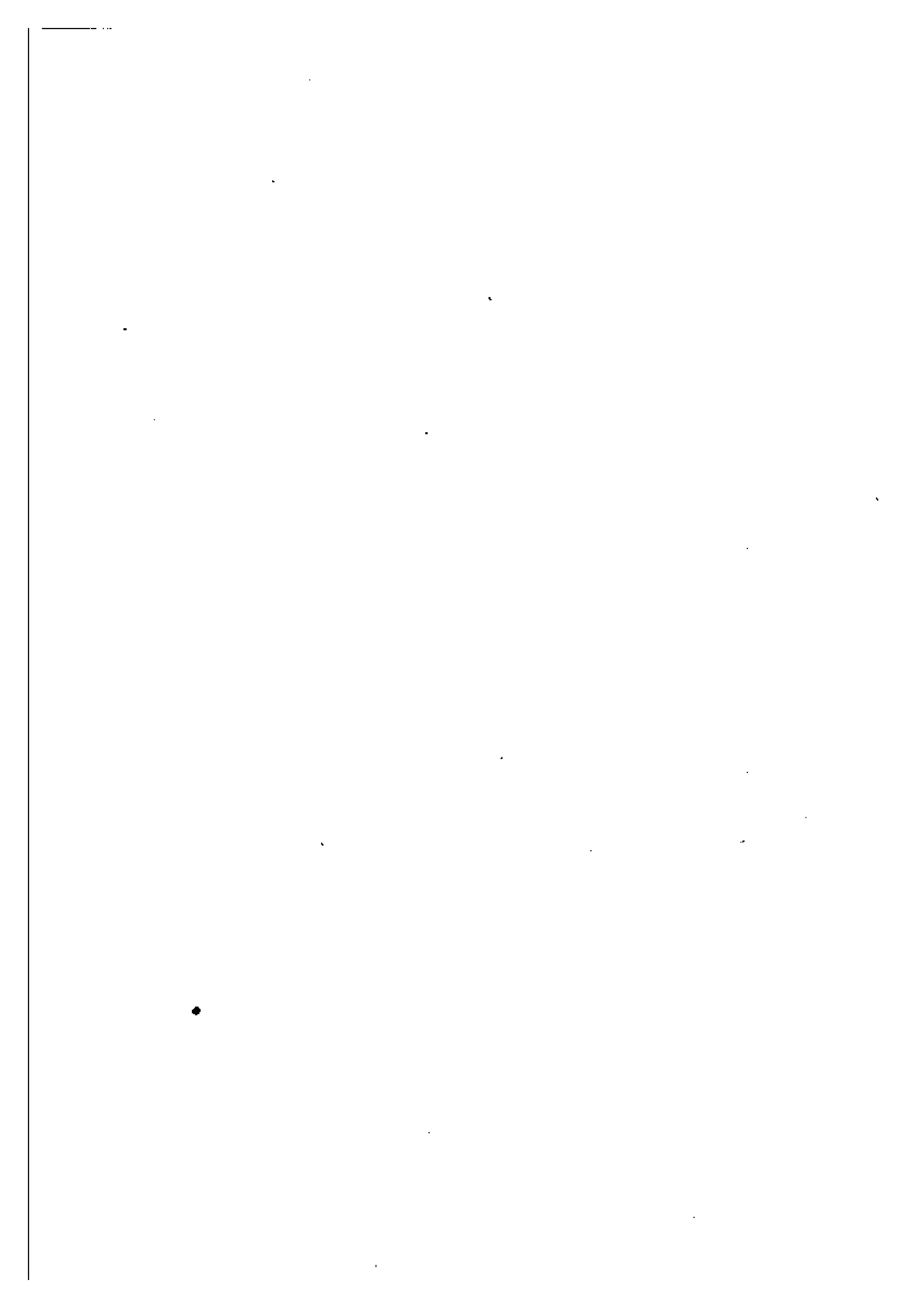
“您可知道？那么，您馬上就去罢，”康士坦夏格罗說：“您馬上到他那里去。他家离这里不到十維尔斯他的。我的車正駕着——您坐了去就是。到喝茶时候，您就可以已經回来了。”

“很好的想头！”乞乞科夫抓起了帽子，大声說。

（未完）



附　录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譯后附記

果戈理(N. Gogol)的《死魂灵》第一部，中国已有譯本，这里无需多說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獄》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連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臨終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沒落者：在諷刺作家果戈理，眞是无可奈何的事。現在所用的底本，仍是德人 Otto Buek 譯編的全部；第一章开首之处，借田退德尼科夫的童年景况叙述着作者所理想的教育法，那反对教师无端使劲，象塡鴨似的来硬塞学生，固然并不錯，但对于环境，不想改革，只求适应，却和十多年前，中国有一些教育家，主张学校应該教授看假洋，写呈文，做挽对春联之类的意見，不相上下的。

載1936年3月16日《譯文》月刊新1卷第1期

《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譯后附記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开始于一八四〇年，然而并沒有完成，初稿只有一章，就是現在的末一章。后二年，果戈理又在草稿上从新改定，謄成清本。这本子后来似残存了四章，就是現在的第一至第四章；而其間又有残缺和未完之处。

其实，这一部書，单是第一部就已經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諷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沒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創造他之所謂好人，就沒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軍貝德理錫且夫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紙上，笔力不讓第一部；而烏理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动，也不象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載1936年5月16日《譯文》月刊新1卷第3期